

刘邓大军风云录

①



刘邓大军风

云录

杨国宇 陈斐琴 王伟 李鞍明 编 ①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期 限 表

请于下列日期前

封面画作者：姜学亮

刘邓大军风云录

(上)

杨国宇 陈斐琴 编
王 伟 李鞍明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9 $\frac{1}{2}$ 字数224千字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0

书号：10132·021 定价：1.15元

KJ66.6
2

252926

人民解放軍魯西南戰役
乃打開了戰略反攻進
長江的前門陣亡將士受
人民紀念永垂不朽

劉伯承敬題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

目 录

(上卷)

序.....	李德生 (1)
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基本命令 (1947年 6月20日)	刘伯承 邓小平 (5)
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作战命令 (1947年 6月26日)	刘伯承 邓小平 (8)
送别.....	海 丰 (10)
南下风云.....	方 德 (13)
随军日记.....	张 勃 (17)
揭开大反攻的序幕.....	李 普 (23)
一纵队在鲁西南战役中.....	潘 焱 (24)
强渡黄河.....	胡 征 (39)
一枚“人民功臣”特级奖章.....	佚 名 (43)
英雄王克勤牺牲前后.....	张老四 (46)
骑上羊腰.....	赵金来 (51)
酣战在羊山脚下.....	郝宝璋 (57)
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 ——纪念羊山战役光荣牺牲的南峰岚同志.....	曾 克 (60)
蒋军一九九旅的溃灭 ——韩楼、前刘庄阻击战.....	黄伟雄等 (68)

访宋瑞珂	王 匡 (71)
鲁西南大捷的重要意义 (1947年8月2日)	刘伯承 (73)
为羊山阵亡烈士纪念塔题词	刘伯承 (75)
向中原挺进	邵文彬 (76)
刘邓大军南征记	唐平铸 (79)
掩护刘邓大军主力南征	程绍祥 (98)
汝河南岸的激战	尤太忠 (106)
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纪实	李德生 (113)
张家店战斗	郑国仲 (129)
二次会面的蒋军八十八师战俘	明 朗 (135)
记高山铺战役	唐西民 (138)
抓住敌人，不让它跑掉！	宗书阁 (146)
捕俘	孙贵昌 (154)
奔袭潜山	李长生 (164)
青峰岭突围	贾来富 (168)
在“老虎洞”里养伤	王自阁 (173)
重返鄂豫边区	郑绍文 (180)
把矛头指向敌最后防线	
——忆坚持襄南的斗争	李人林 (188)
应城之役	张才千 (213)
开辟桐柏山区	胡代耕 (225)
忆少白寺围歼战斗	张世盖 (231)
桐柏山下的兵工厂	张锡海 (235)
在汉江西岸	
——记一个以少胜多的歼灭战和一位优秀指挥员	陆柱国 (238)
大别山前方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	魏锦国 (243)
大别山后方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	杨志宏 (253)
洛阳英雄连 (外三篇)	冯 牧 (261)

双合寨阻击战	李 锋 (271)
侦察大石桥	屈海群 (275)
攻破襄阳城	谭笑林 (277)
炸开康泽司令部	康清林 (283)

序

李德生

《刘邓大军风云录》是继《刘伯承回忆录》、《刘伯承用兵录》、《刘伯承军事生涯》和《刘邓大军南征记》之后，又一部反映战争年代刘伯承、邓小平及其所率部队威武雄姿和战斗风貌的著作。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想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穷的国家；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则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中国的这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内容。

一九四五年九月以后，蒋介石集团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它的军事优势，不断进行挑衅活动，制造事端。我军先后进行了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尽管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军事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蒋介石是不接受教训的。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李先念部，继而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爆发。当时，蒋军的总数是四百三十万人，我军只有一百二

十万人。在蒋军进攻面前，我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由于蒋介石发动的是反人民的反革命性质的非正义战争；而我们进行的是争取人民彻底解放的革命的正义战争。我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而蒋介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打破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为序幕，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又经过一年的大较量，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增加到二百八十万人。蒋军减少到三百六十多万人，其中能用于第一线的部队只有一百七十万人。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反动军队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它的五个战略集团被我军分别牵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充分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力量，毅然抓住了这个战略时机，适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伟大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从而铺平了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全国大陆的胜利道路。在胜利的形势下，我军顺利地进行了渡江战役，进行了战略追击，彻底推翻了蒋家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段历史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转折，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总结它，热情地学习歌颂它。《刘邓大军风云录》就是反映刘邓大军在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这个历史时期，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同其它各路大军一道并肩战斗，夺取全国胜利这一历史史实的文集，所以我觉得编辑这部书十分必要。

这部书的作者，都是身临其事，身在其时的指挥员、战斗

员、记者、作家等，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当时战火纷飞的实录，这是很宝贵的。另外，也有一些文章，是同志们用回忆的形式后来写就的。这些同志怀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态度，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实事求是地回顾昨天的战争，这种态度也令人十分钦佩。不管过去和现在，这些文章都热情地歌颂了党、人民和军队，歌颂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了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卓越的指挥艺术和作战思想；歌颂了千千万万个为国捐躯的烈士及他们的献身精神。因此，该书不但有较好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了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绘出了宏伟蓝图。蓝图是美好的，但是要实现它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我们做出艰苦的努力。当我们开始这种努力的时候，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学习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多走直路，少走弯路，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加快前进步伐，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军队来说，这种总结意义就更重大。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武器装备会日益更新，一些作战思想和原则也会随之改变，但战争的基本规律和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不会有特别重大改变的，我军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建设经验和作战经验，对指导我军今天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我们说，《刘邓大军风云录》的出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一些同志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同时，正在着手进行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研究，该书也为此提供了生动、丰富、可靠的材料。

最后，谢谢出版社的同志，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使我们见到了这本书。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基本命令

(1947年6月20日)

刘伯承 邓小平

第一、敌情见另纸通报及标图。

第二、我军以越过黄河反攻敌人之目的，决定实施鲁西南作战，各部第一步作战任务，分配如下：

甲、冀鲁豫军区独一旅于二十七日夜秘密渡河，驱逐河岸之敌，首先围住肖皮口之敌，使其无法缩回郛城固守。独二旅应于二十七日同时围住或歼击皇姑庵之敌，俟一纵赶到共同歼灭以上各敌。如各该敌事先逃跑，则应集结两个旅机动于野战中捕捉歼击之。独三旅于二十七日夜秘密渡河，驱逐河岸之敌，首先割裂陶楼、张庄、郛城之敌，不使缩集郛城，俟六纵赶到歼灭之。

乙、第一纵队于本（六）月二十五日由现地出动，经指定路线限二十八日夜进至旧范县至孙口段（以一个旅进到旧城集至旧范县段）黄河北岸地带，自行掩护渡河，务使先行梯队于二十九日夜渡河完毕，尔后即直扑肖皮口、郛城之敌，并指挥军区独立第一旅、第二旅各个歼灭之。如该敌事先逃窜，则应迅速南进攻占嘉祥，捕灭巨野、嘉祥线以南地区之敌。

丙、第六纵队于本（六）月二十五日由现地出动，经指定路线限二十八日进至甘露集至旧城集一段（可以一个旅进至坝头至甘露集段）黄河北岸地带，自行掩护渡河，务使先行梯队于二十

九日夜渡河完毕，尔后即直扑鄆城及其附近之敌，并指挥军区独三旅各个歼灭之。如该敌事先逃窜，则应迅速南进，围困菏泽。

丁、第二纵队于本（六）月二十六日由现地出发，经指定路线限二十九日进至白衣阁以西地区，三十日进至旧城至旧范县段，借第一纵队之对敌牵制，自行掩护实施渡河，尔后即直扑定陶之敌而歼灭之。

戊、第三纵队于本（六）月二十六日由现地出动，经指定路线限二十九日夜进至八公桥以西南地区。三十日夜进至坝头至甘露集段黄河北岸地带，借六纵队之对敌牵制，自行掩护实施渡河，以后直扑曹县之敌而歼灭之。

己、各部应事先派出侦察，但必须保证不致泄露秘密，同样在出发地宿营地多方防谍，切勿暴露动向，此点特别重要。

第三、渡河规定：

甲、第一纵队二十九日夜，使用旧城集至孙口段全部渡口和船只（约大船四十只，每只可容二百人，每夜渡河三次），力求于当晚渡过两个步兵旅、全部炮兵及各种火器之弹药携行基数及其必要的指挥人员。辎重缓渡。三十日夜即将旧城集至旧范县段渡口和船只（二十只）拨归第二纵队使用。第一纵队则使用旧范县至孙口段渡口和船只，续渡后续梯队及辎重。

乙、第二纵队至三十日夜起，即使用旧城集至旧范县段全部渡口和船只（大船二十只），直至渡完全纵人员、武器、马匹、辎重。

丙、第六纵队二十九日夜使用坝头集、甘露集以东、李桥（不含）以西段全部渡口和船只（大船四十余只，每只可容二百人，每夜可渡三次）力求于当晚渡过两个步兵旅、全部炮兵和各种火器弹药之携行基数及其必要的指挥人员。辎重缓渡。三十日夜即将坝头集渡口和船只（二十五只）拨归第三纵队使用。第六纵队则使用甘露集以东、李桥（不含）以西段渡口和船只，续渡

后续梯队和辎重。

丁、第三纵队自三十日夜起，全部使用坝头集渡口和船只，直至渡完纵队全部。

戊、各纵队必须组织专门渡河指挥机构，专司船只分配、秩序维持、防空等渡河指挥诸事宜。

己、全军渡河事宜由我们直接指挥之。

第四、后勤设施见另通报。

第五、通讯联络规定见另通报。

第六、这是基本命令，如情况另有新的变化，则另以战斗命令行之。

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作战命令

(1947年6月26日)

刘伯承 邓小平

第一、敌情如图示。

第二、根据鲁西南战役基本命令，我鲁西南作战各军渡河及作战任务，重新调整分配如下：

甲、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及所在军分区武装，应于本(六)月三十日拂晓，以一部秘密至代庙至孙口段黄河南岸地区隐蔽，黄昏时确实到达渡河点，掩护第一纵队渡河。该旅主力则应于同日拂晓后包围封锁郛城及割裂以北地区之敌，勿使缩集郛城固守，俟一、二纵队主力赶到后，分别歼灭该敌。自渡河起，该旅即受杨(勇)、苏(振华)指挥。独立第二旅及所在军分区武装，于本(六)月三十日拂晓以一部秘密至旧城集至临濮集段黄河南岸地区隐蔽，黄昏时确实到达渡河点，掩护第六纵队渡河。该旅主力应于同日拂晓后包围封锁割裂郛城及其以北地区之敌，勿使缩集郛城固守，待第六纵队赶到后分别歼灭该敌。自渡河起，该旅即受杜(义德)、韦(杰)、鲍(先志)指挥。

乙、第一纵队改于本(六)月三十日夜，分经魏山、张堂、林楼(张秋以南二十里)诸渡口实行宽正面渡河，尔后即沿肖皮口直向郛城以东以南地区急进，并与独一旅分别由郛城之东、西、南三面向北兜击上述地区已被包围和割裂之敌，而歼灭之。

丙、第二纵队改于本（六）月三十日夜，分经林楼（旧范县西南）、孙口（寿张以南）诸渡口强行宽正面渡河，尔后即以一个旅直往包围皇姑庵之敌，主力即沿肖皮口、郛城以西地区，分别向东北协同一纵兜击被包围割裂之敌，防其向西南逃走。

第一、二两纵队由黄河南岸之岳庄经黑虎庙到潘溪渡之大堤为分界线，线上属第一纵队。

丁、第六纵队改于本（六）月三十日夜，分经濮县以东南之李桥、于庄、大张村之诸渡口强行宽正面渡河，尔后即在鄄城以北地区分别包围割裂歼灭敌人，防敌向西南逃走。

戊、第三纵队为战役总预备队，于三十日夜进至白衣阁及其东西地区，尔后视渡河情况尾第六纵队或第二纵队之后渡河，适时扩张战果。

第三、敌前强行渡河应遵循事项，如役字第十五号训令所述。

第四、此次作战关键，首在迅速确实，割裂包围散布之敌。各纵队在渡河后，即应不顾疲劳地大胆实施这种割裂和包围，以便各个歼灭之。防止敌人向其西南逃走，纠正任何可能丧失战机的现象。

第五、通讯联络准战字第八号通报执行。

第六、后勤事宜另行规定。

送 别

海 牟

在召开群英大会同时，各连队都象办喜事一样，忙着欢迎和招待来部队探望和送别的战士们的家属。

多少父亲胡须上流着汗，手巾里兜着儿子在家时最喜欢吃的油糕；多少母亲拄着拐杖，挎着盛满礼物的篮子；多少妻子抱着娃娃，怀里放着赶做的新鞋；他们有的徒步，有的骑着毛驴，有的跟在毛驴的后边，来和将要出发大反攻的亲人送别。

三纵八旅二十二团炮兵连的炊事员戴龙保的妻子，一手扯着个刚会跑的娃娃，一手夹着个小花包袱，也来送行了。群英会就是在她的村子里举行的，她曾被请为来宾，胸前挂着金黄色的条条，坐在主席台上，听了好几天反攻的大道理。

戴龙保在连部里看见了妻子和孩子，心里自然很高兴，但是，连部里围了很多，他故意说：

“大热天，你把小孩也领来干啥？”

“听说你不几天就要开走大反攻，我来看看有啥该缝该补的，住上两天，给你打整打整，把他搁家不中呵！”她爽快地回答。

戴龙保很自然地把孩子抱起来，领着妻子到连里准备好的一个房子里去。

吃饭的时候，事务长叫通信员端来好几个菜，一盆面条。孩子看见高兴地叫起来。戴龙保先给孩子盛了一碗面，当他把后来

盛的一碗往妻子脸前头送的时候，发现她低着头，正在用袖子擦发红的眼睛，于是两个人都沉默了。停了一会，戴龙保忍不住问：

“那咋？……？”

她抽咽了一下，没有答话。

“招呼孩子吃饭吧，别烫着他！”戴龙保自己端起个饭碗，用劝慰的语气说。

她把孩子拉到腿边，眼睛里依然噙满了泪。她一面喂孩子，一面自语似的说：

“咱一家几辈子，谁受过这样子的抬举呀！你想想，大前年你叫遭殃军拉去当兵，过大年，家里不能动烟火，我踩着雪去营盘找你，整整在门口站了半天，不满百天的孩子，嘴都冻乌了，没人答理一句，不是碰上你出来倒煤渣，咋能见得上？求爷爷告奶奶，在庄户家住了一天，队伍里连个饭都不管，咱眼看着人家当官的把蒸馍喂洋狗，你把你的一份口粮端出来，一碗半生不熟的小米饭，自己饿上肚子叫我吃！看看如今……”

戴龙保也被这悲惨往事的追述，激动得抬不起筷子了，女人擤了擤鼻涕又说：

“如今人家连长吃小米，给咱吃面，这恩情孩子长大了也报不完……”

她在连部住下来，把小包袱里带来的破补衬，给炊事班的每个同志都补补袜底，每天晚上，夫妇两人躺在床上还不断的互相鼓励着。她征求丈夫对自己担任村妇救会主任的工作意见，戴龙保说：

“大伙推你干，就要好好的干，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干，旧社会里还会显着咱这号人？”

住在旁边一个送儿子参军的老父亲，每天总在向人家顿手跺脚地说：

“不把蒋介石打倒，咱穷人别想过好日子。去年，我才算分了二亩地，种上它，眼看要收庄稼啦，地主又跟还乡团回来，他们把地退走还不算，还叫我在三伏六月天跪在日头地里，头上顶了三块砖……”每逢说到这里，老头子就瞪着仇恨愤怒的眼睛，指着儿子说：

“你记着，送你到解放军来，就是为了打倒反动派，给咱们穷人报仇！”

插着红绿旗的大车，套着三三两两的健壮的牲口，送来太行山全体老百姓的慰劳品，每天从各个专区来到连队的门口。绣着各种美丽而带着鼓舞意义的花或字的慰问袋内，满满的装着太行特产：柿饼，核桃，红枣，花生和一些肥皂，毛巾，牙刷，烟荷包……

太行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把他们对反攻的希望和寄托，都用红线绣在一件件线背心的前胸上，和一些送别的家属所嘱托的话是一样的。当汗水浸湿或血花溅透着背心的时候，这句话会给战士们以更大的勇气，永远在大家的眼前闪光。

“不打倒蒋介石誓不回家！”

南下风云

方 德

从汤阴到郛城这条弧形线上，穿过豫北、直南、鲁西，横截古今两道黄河，人们在这里看到了新生，也看到了死亡。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夜，我作为随军记者，随大部队沿汤阴城北的汤河东行，经隆化乡，隔河相望的南北隆化是土匪韩长胜、王怀明的称霸区。他们各自规划附近几个村庄作为领土，不准两区人民互相往来。但在他们抢掠物资的时候，却强迫自己统治下的人民各带武器随军助战进入异地掳掠，战败的用暗杀来“报仇雪耻”。土匪们除了对外扩张的屠杀外，还进行对内统治的屠杀。挂在他们嘴上的两句话是：“把你装进麻布袋甩到卫河里”，“敲掉你”！

象这样划地而治的“小国家”，在汤阴全县大的有四个，在四个之下又有好几十。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统一军令政令下的中国的一角。刘伯承将军的大军三月西进时经过这里，人民流着眼泪挽留：“您可不要走了！”刘将军答复了人民的要求，在“五一”解放了汤阴，分治的“王国”和残杀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一天午后，我们东入内黄，踏上黄河故道，这里人称“沙区”。沿途皆枣林、梨园，间有迎春柳圈成的一畦一畦的沙田。细雨初晴，人们正在栽红薯，种豆子。解放大军过境，群众满面欢笑，伫立目送。入夜，皓月当空，颇具秋夜清凉之感。所过村镇道路两侧的廊檐下，老乡们袒腹赤膊，恬然静睡。黎明前，过卫

河住高低村，管理员分配我们五人住一个院。进大门洞时，见一老太太睡在这里，里面正屋只余半截，睡一壮年女人；另一厨屋，只容一土坑。老太太把大门洞让给两个通信员，她和媳妇挤在一块儿。我们三个记者只好睡在当院不能伸脚的一块空地上，又热又挤，勉强挨到天明。

后来我问这位老太太：为什么一百五十户人家的村子没住处呢？她说：“俺村本来房子就不多，年头遭殃军三十二师过这儿，带来还乡团，一遭就烧掉两百多间，老百姓都住不下，咱队伍来就更没法子啦！你知道吗？俺村和遭殃军是反牌，凭着两边卫河和龟孙打了一年多，他就不敢占俺这里。俺孩子在枪班，今年二十七岁了，明儿他还要去西北乡捉还乡团哩。”

当我住在四区碾头集时，作过一个极有意义的调查。这是五年来的游击根据地，今年麦头才分罢土地，短短几个月中，她已经作出了这样一些值得骄傲的事情：五年前蒋敌伪当政时，全村只有二百三十四户，八百一十四人；土改中逃荒的回来了，人口激增至二百五十八户，九百七十七人，（其中贫农一百七十八户，六百二十三人）已收回土地一千六百二十一亩零二分，平均每人分得三亩七分。这里庄稼都是麦秋各半，今年群众收到家的麦子每人合老秤三百二十斤，许多人家买（换）了牲口，数量已由原来的四十多头增至六十余头。农会主席满有信心的向我说：

“消灭历年来的白地不成问题。”过去大地主兼土匪头子的曹臣相住在这里时，明要暗抢，群众穷光了，迫使二十至三十五岁的青壮年行劫、偷盗的达六十多人。可是曹臣相却声称什么惩办“盗匪”，活活铡死了两个农民。翻身农民袁同文在会上悲愤地说：“老汪、老蒋弄得我爹养不活孩，娘养不活女，肚里饿得没办法，只好逼得去偷，最后还要用铡刀铡死我们，旧社会真是吃人啊！”当然，被逼得没办法而敢去偷劫的人毕竟不是特别多。农民没活路，只得卖儿卖女。当农民吴兰梦分得土地，收了麦子

时，喜得回家甩了泥菩萨。他说：“信你，信了几辈子没饭吃，没地种。我现在信毛主席才几天就有地种也有饭吃！”他们现在摆脱了死亡、逃荒、劫路、娼妓的苦难和耻辱，已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社会。夏来成很快活地说：“共产党不光叫人有吃有穿，还领导人学好！”

一个下午到了东离清丰十余里的韩村集，这里曾是冀鲁豫某分区抗日游击中心区，是个千户人家的大镇。队伍刚进村，一个壮年人手执大喇叭筒，爬上镇中心高达三丈的木台向四方送话：

“部队到了，烧好水的送到广播台下来，水缸也抬到这里。”不到一分钟，担水的，抬缸的，陆续来了。群众亲切地问：“同志们累了吧，歇歇，喝喝水！”许多老乡为了争取我们的同志喝他的开水，竟象广告宣传员似地解释：“同志，喝我的甘草水，喝了不得病！”“我的放了酸柘，解渴又好喝！”“我的放了枣儿……”村里的老太太，小媳妇，年青活泼的姑娘们，也出来拉住女同志问长道短，谁能说这不是一幅家人欢聚的图画呢？

一个夜晚，我们行至清丰东三十五里的某村。分配我们住的院里的房东老太太气冲冲地说“没有地方！有住处俺老婆儿还躺在地上？你看厨房中就中，不中就上别家去！”说了很多好话，才勉强让出两间房给我们住。第二天，通信员杨来福给她挑水，扎笤帚，磨剪子，又和她拉家常。老太太高兴了，她说：“年头遭殃军捉我小鸡又拿走簸箩，我把遭殃军恨透了。昨夜怪俺老婆眼花没看准是咱自己的队伍！”住了两天出发的时候，老太太叮咛我说：“你下次过路可得进门啊！你记住俺，俺叫戴老婆。”

七月四日十点半，正当美制蒋机无目的地轰炸扫射的间隙，我们横渡黄河了。快船穿破滚滚黄浪，部队登岸南行五里即过里堤，再南行二十里即过南大堤。两道河堤上都掘有向北射击的工事，新旧大小不一，还有交错的道沟，河堤已破碎不堪了。所过据点，围寨有些尚未修成，但就构筑的工事看来已足使人咋舌。

我曾问过十多个向导，他们说：“给遭殃军修围子就没闲过，苦得不用提啦，咱队伍要再迟一点过河，那高粱保险也得被他们逼着拔掉，老百姓还能活下去吗？”

其实，沿途我看到不少的地方已经把挺穗的高粱拔掉了。据老乡说，这是还乡团挨家叫拔的，因为“它障住国军的眼”。农民们一面拔，一面含着眼泪抬头望望黄河北岸。还乡团这批魔鬼们握着枪逼在后面说：“看什么？拔呀！”农民们心里回答：“看八路军啥时候过来！”

解放军过河来了，救活了高粱，也救活了苦难中的人民！

随军日记

张 勃

第 一 日

在时风村赶上了部队，跟着队伍一直向正东前进。此时浮云环绕，一钩新月，晚风微拂驱走暑气，正宜行军。

部队的情绪极为愉快，战士们的脸上都流露着兴奋的笑容，磨了将近一个半月的锋刃，也该请遭殃军尝尝了。因为是在自己根据地行军，所以一路说说笑笑，颇不寂寞，有人还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二排副单调的口琴声，时吹时辍，音调是十分单调的，总是对准一个孔，一呼一呼的吹着，不知是谁的胳膊偶尔碰了他那只拿口琴的手，才把他的嘴唇移到了另外一个孔去，于是音调才改换了一次。

走了三十里，嘴里实在干得要命，又赶上出发前吃的烧饼，“吃了饼，离不开井”，越发想水喝，嗓子里有点冒火，战士们都停止了谈笑，连呼吸都尽量缓慢一点，免得嘴里的水分趁着呼吸蒸发了。二排副的口琴也自然停止了伴奏，大约他也感到渴不可耐，不住的小声督促战士们快走。据说还要走十里路才有水喝，人们渴得舌头反来复去的在嘴里打滚，拚命想挤出一点口水来，好湿润一下干得快要裂了的口腔。

路上小休息，在一间孤独的茅草屋前，我找到了一位小老乡。

小孩光着黝黑的屁股，一蹦一跳地回家找水去了。很快就端出来一大碗水，我停止了呼吸，一口气喝下去。喝完了水，喘气的时候，鼻子才告诉我，气味难闻，又酸又苦，但是也顾不了许多。回头一看六班崔柏根站在我身旁边，流露着无限的羡慕之情，我后悔应该给他留下一点，等他再开口向那位小老乡要水的时候，部队又要出发了。

大休息，要喝水了，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水缸，只等喝水的命令一下，就好解决问题。喝水时，秩序有几分紊乱，水喝完了，二排副的口琴又吹起来了，一切都苏醒了，复活了。

每一个战士都有一颗坚定必胜的心，怀着饱满的战斗情绪，恨不得一步就跨过黄河去。一路行来，不觉东方已白。因为是第一天行军，脚痛掉队的战士还是不少，但由于互助得好，到宿营时也都跟上来了。

第 二 日

晚饭后，部队集合了，军中愉快的号角——二排副的口琴又响起来了。

穿过约莫二十里的沙地，非常吃力，脚使不上劲，一步一步的都留下很深的足迹；二十里沙地，比六十里路还难走，大家的步伐都有些蹒跚踉跄，似乎在走一步退一步。这里的沙地是和尘土混合在一起的，千万只有力的脚把飞沙扬起多高，幸而有月亮，否则真和下浓雾差不多，对面不见人了……。

可憎的沙地终于被突破了，已是鸡鸣破晓的时光了。沙地过完，绿洲在望。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进村子，看见路旁有欢迎八路军的老百姓，调皮的吕红贵总是喜欢和老百姓开玩笑，今天自然不能例外。

“老乡！这儿离俺村还有多远？”

“俺知道你家在啥村啊？！”

吕红贵笑了：

“俺村里有人、有房、有树……”

老乡也笑了：

“俺村里也有人、有房、有树……俺村就是你家！同志！喝口水歇歇吧！”

吕红贵对于老乡的回答，感到满意，一路上都在张着大嘴笑，直到休息睡觉的时候，红贵还在学老乡说话。

第 三 日

吹号集合的时候，我的肚子作起怪来了，匆匆忙忙的去大便，回来找不到集合地点了，幸亏二排副的口琴还在伊呀伊呀的响，顺着琴声才找到了部队。二排副的口琴，是在打汤阴时候得来的，虽然已经有六个孔吹不响了，但他依然爱如珍宝。两个多月以来他没有一天停止演奏过，他和三连的其他战士一样，永远是愉快的，欢天喜地的，对大反攻，具有坚定的信心，什么时候，你听不见口琴的声音了，那一定是二排副感到了口干，或者是疲乏了，要不然就是和谁吵了几句嘴。

夏天夜短，走不了几十里路，天就亮了。今天宿营的地方，去年五月我们在那里整训时住过，很多战士都有自己熟悉的家乡，一进村子，老乡们都出来欢迎了，孩子们都拥上来。这里曾受蒋军蹂躏过五个月，一旦看见了自己这样强大的队伍，好象见了亲人一样倍感亲切，每个战士都被三四个孩子包围着，一只手牵了好几只小手，孩子们抚摸着战士们腰间的手榴弹，感到十分好奇，盆呀罐呀，都盛满开水送来了。老太婆们都在述说蒋军残酷的抢掠，两只小脚，一颠一颠地跑着学蒋军赶猪捉鸡的样子，全村已经没有一只鸡，壮年人都在诉说地主倒算的凶恶，青年人都在追述他们打蒋军和土匪的英勇故事。

直到我们已经入梦乡了，耳边还隐约可以听见老乡们议论的声音。

第 四 日

出发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妇救会、儿童团排着队，打着锣鼓，呼着口号，战士们也以热烈的口号来回答老乡：

——我们要在大反攻中努力杀敌，替老乡们报仇！

——保护胜利果实，消灭蒋介石！

开水一担紧接着一担送来了，喝完了临别的开水，战士们举手道别，老乡们打着锣鼓整队相送。离开村子已经二里路了，老乡们还是恋恋不舍，战士们也在频频回顾。

——老乡们，请回罢！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你们！

离开村子已经三四里路了，还隐隐约约地可以听见老乡们壮烈的口号声：看吧，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新战士赵永则，一路上都在默默地想：

“幸亏我参了军，要不然老蒋打到我家了，我分的果实，我的地，我的牛，我的鸡也都完蛋了。打不垮蒋介石，我分的果实，永远没有保障的，对！干到底！”今天的路很近，只有四十里。

第 五 日

今天休息，战士们都在洗衣服，或躺在树荫下，谈笑、喝水、睡觉……

离黄河只剩下五十里路了。蒋军的飞机不时在蔚蓝的天空出现，有时猖獗地飞得很低，老乡们的鸡，惊得满院乱飞乱叫，我们房东老太婆怕她的鸡叫被飞机听见了，怒气冲冲但却小声地指着鸡骂：

“叫叫，杀了你！”

但是她自己也不敢走出房子，怕她自己也被飞机看见了。

小汤又和老乡开起玩笑来了。

“老乡！你看！都是你的鸡叫，飞机听见了，老在这里飞，不走！”

老太婆对于她的鸡更不满意了。

小汤笑了一阵。我们晚上睡了一个好觉。

第 六 日

今晚靠近了黄河北岸，准备明天渡河。

黄昏以前就出发了，战士们的草帽上，都用树枝柳条和青草伪装起来，蒋机只在远远的河畔，徘徊了一阵，并没有发觉我们，我们依旧向黄河挺进。

入夜，宿营。月光皎洁，群星闪耀，万里无云。各班都在树影下开会，有些战士没有过黄河，都在纷纷猜想他们想象中的黄河的伟大。

大家共同的期望，就是明天快些到来，渡河、杀敌、走出大反攻的第一步，开完了会，大家兴奋得睡不着觉……

第 七 日

清晨。连长宣布：刘伯承将军所部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于昨夜英勇渡过了黄河！三小时内完全突破了蒋军恃为屏障的三百六十里河防。战士们都兴奋地高呼，二排副的口琴又响起来了，居然破例，一连气把嘴唇在几个孔里来回移动，这是兴奋愉快到了极点的表现。

命令我们晚上八点钟以前赶到河边。因此，出发很早，下午五点半就出发了，战士们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防空伪装，炊事班里的大黑锅底上涂满了一层黄泥。半路，蒋机来了，大家都蹲在地上，很整齐的象一排枝叶茂盛的小树。

七点半钟，我们就到达了渡口。部队太多，命令我们最后渡

河。狡猾可恶的蒋机，三架两架轮番在沿河一带轰炸、扫射，一夜未停。对于蒋机，战士们都认为相当“满意”，因为一夜功夫我军并没有伤亡一人。

因为我们是最后渡河，大家都躺在堤旁树林里休息，看飞机扫射。弹尾发出的条形火光，象流星一样。

月已西斜，很快地就要下沉了。看样子今夜轮不到我们渡河了。

第 八 日

昨夜部队都渡过黄河了，只剩下我们一个单位，但是我们需要到另外一个渡口去，照命令规定，这个渡口，今夜该友邻部队渡河了。

两个渡口相距很远，为了及时赶到，我们一清早就出发了。飞机在头上盘旋了两次，但没有轰炸，也没有扫射，我们也没有隐蔽。

入夜，乌云满天，风雨交加，蒋机没有来，河岸一带很静。战士们一排一排坐在河滩沙地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吸烟，二排副的口琴放在嘴唇旁边，也不吹了，大家都在安心等船。河水流的湍急，但并不很宽，只五百米左右。

终于轮到我们渡河了，一个紧跟一个，一班紧跟一班，走进了船舱。因为我们是后续部队，所以并不需要怎样的战斗准备。船篙轻轻的一点河岸，顺着流水，箭似的向南岸驶去，几分钟就接近了南岸。距南岸约百米远，河水很浅，船不能驶近，需要下船涉水上岸。大家走过了两尺深的水滩，胜利地到达了南岸。

上了岸，战士们的心情是紧张的、兴奋的，大家坐在岸边擦枪、整理武装，千万个英雄的战士，千万个枪口，指向蒋军心脏。

不久，大家将要听到胜利的消息了。

（原载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揭开大反攻的序幕

李 普

刘伯承将军麾下大军，已于六月三十日晚在鲁西南地区三百华里宽的正面横渡黄河。将近三百华里的河防战线，全线崩溃。解放军乘胜深入蒋军纵深，截至发电时止，已达一百华里以上。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光荣序幕就此顺利揭开。五十五师和六十八师等河防蒋军，虽经蒋记国防部一再严令坚守，但我解放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勇猛强渡，千军万马声势豪壮，守河蒋军，虚晃三枪回头就跑，不及逃跑者则悉数被歼，只在一地区被歼者即近千人。五十五师师长曹福林和该师一部正被围于郛城孤城中。一八一旅旅长米文和，则于深夜十点钟仓惶放弃郛城，连夜向菏泽逃去。西面解放军进驻郛城后，乘胜长驱直入，于七月一日到达菏泽城郊，该地以北已无敌军踪迹。其他各部解放军正在分头前进中。回忆蒋介石于三月二十日破坏协议、提早在花园口合龙放水，大小喽罗们欢喜如狂，传说其黄河天险等于四十万大军的神话，满以为可以困阻刘将军于北岸。不料为时仅仅三个多月，这所谓四十万神兵就如此迅速和无能地倒在人民解放军脚下，蒋介石的陇海路又一次暴露在解放军面前，更精彩的节目仍在后面。六月三十日晚正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周年纪念日——“七一”前夜，刘伯承常胜军以战胜相当于四十万蒋军的黄河作为给党的献礼，全体指战员莫不兴奋万分。

一纵队在鲁西南战役中

潘 焱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解放区军民正确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歼灭了敌人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奠定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全部歼灭敌人的基础。

在战略态势上，敌人重点进攻所造成的哑铃形越来越对敌人不利。在晋冀鲁豫战场，经我豫北、晋南反攻的重大打击后，敌防御力量大大削弱，更加指望其所谓能代替“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阻挡我军的机动，其十分突出的两翼的主力，与其薄弱的中央晋冀鲁豫战场间的战略协同，愈来愈加困难。

我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毛主席的预定计划，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转入战略进攻，突破敌黄河防线，发起了鲁西南战役。

鲁西南战役，是我野战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时，由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的，在鲁西南地区打的一个大规模歼灭战。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敌黄河防线后，辗转机动割裂包围分散孤立之敌，以连续二十八天的作战，在攻坚和野战中，歼敌九个半旅。这一胜利，配合了山东、陕北我军粉碎敌重点进攻的作战，为我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开辟了道路。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在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的率领

下，参加了这一战役。

飞兵渡黄河

为实施鲁西南战役，我第一纵队在豫北反攻胜利结束后，即以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整训。部队普遍进行了大反攻的形势和任务的学习，开展了立功运动，召开了英模大会，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军事训练，认真学习了野战司令部颁发的“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全纵队上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此时，解放区的广大群众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掀起了支援解放军的热潮，组织了五万余民兵、民工参战。冀鲁豫行署和军区，发动沿河群众，修造了一百二十余只木船，可供部队同时渡过八千人；又组织了渡河指挥部，训练了水手、船工，对预定渡河地区的地形、敌情作了周密调查。

这时，敌人主力正在继续向山东、陕北作重点进攻，在鲁西南及其附近地区之敌均处于防御态势，妄图以黄河天险代替“四十万大军”，阻我南进。从开封至东阿之五百里黄河防线，仅有四绥区刘汝明之五十五师、六十八师共六个旅结合地方团队防守。五十五师师部率二十九旅位于郛城、皇姑庵地区，其四十七旅位于郛城北之肖皮口、蔡家庄、师家集地区，一八一旅位于鄆城、临濮集地区。六十八师师部位于菏泽，其八十一旅位于东明及其以西地区，一四三旅位于菏泽东北之杜集、白庄、刘庄地区，一一九旅位于菏泽西南之毕砦地区。另有七十师（二个旅）位于嘉祥地区机动。从东阿向东经平阴至长清之线，则有敌二十绥区的两个旅防守。豫北地区有敌王仲廉集团九个半旅，豫皖苏地区有敌四个半旅。

以上情况表明，敌在鲁西南地区河防薄弱，战力不强，但邻近地区尚有一定机动兵力，估计战役发起后，当面守敌可能迅速

收缩，坚守郛城、鄆城、菏泽等城，迅速从豫北、豫皖苏等地区抽兵来援，而山东敌人一时则不可能抽兵来援。据此，刘邓首长决心于六月三十日发起战役，首先在三百里宽正面上，突破敌黄河防线，迅速捕歼敌河防部队，尔后适时转用兵力及投入预备队，捕歼援敌，扩大战果。

广阔的原野上，到处飘荡着大反攻的嘹亮歌声。刘邓大军的勇士们，一列列整齐的队伍，夜以继日地急速进军，炎热的太阳照在战士的脸上，脸都晒得红红的，汗珠往下淌着。我们所经过的各个村庄，妇女们都端出茶水来迎接，儿童团和男女学生唱着亲切而愉快的歌声来欢送。热烈的口号声，不时从欢迎的人群里发出来，更给部队带来了无限的兴奋。

六月二十四日，我纵队奉命东进，在司令员杨勇同志的率领下，部队由安阳东南之杨庄、镇抚砦等地区出发，经内黄、清丰、山东省之范县、阳谷、寿张等县，行军五天半，进至张秋镇东南、东北之魏家山、张堂、邵庄集、陶城铺地区展开，准备渡河作战。

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国民党的部队五十五师，其二十九旅驻守皇姑庵、临黄集、卡寺，维护荷（泽）郛（城）交通；第七十四旅驻守王道街、肖皮口、黑虎庙，担任河防；第一八一旅驻守鄆城；敌师部驻郛城。敌五十五师沿河工事设置了不少战斗警戒分队。敌五十五师原属西北军，虽不属蒋军嫡系，但防御时对工事构筑较好，善于阵地防守。敌第五十五师在郛城内，构筑了不少地堡群及暗堡射击孔等，编成据点式阵地，侧斜射击阵地，形成交叉火网，连结交通壕通向纵深；在城门的两侧和内外构有暗堡群，利用城垣外壕，加修成深二至三米、宽三至五米的阻绝外壕，在壕的外缘每隔三至五米设置了三至五道鹿砦，并以火力控制街道，借以在纵深战斗中进行小型反冲锋。敌炮兵常以集中射击破坏与杀伤进攻者的各种工事和集结的部队；当阵地被突破时则封锁

突破口，并支援其步兵预备从两侧实施坚决的、连续的反冲锋，企图阻止对方的扩张。敌军官指挥较机械，士气不高，惧怕近战和白刃格斗。依上述，敌之防御正面宽大而兵力薄弱，我纵能一举突破，尔后可采取分割手段迅速歼敌于郛城地区。若敌退守郛城，该城工事较菏泽城薄弱，利于我之攻击；且有郛张（郛城至寿张）公路直通我后方根据地，便于作战物资器材的运送。

依照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作战命令，我纵队务于六月三十日夜，在黄河南岸之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的配合下，分经魏家山、张堂、林楼诸渡口实行宽正面渡河，尔后迅速分割包围郛城地区之敌。纵队首长决心：在突破黄河后，以一部兵力控制滩头阵地，主力迅速分割敌第二十九、七十四旅于郛城外各个歼灭之。我乃以第一、二十旅由魏家山渡河后，进至师家集、代庙，围歼该地之敌。

当我们率领部队来到黄河北岸时，驻守的敌军竟丝毫没有发现。午夜十二时整，我军大炮开火了。惊雷般的巨响打破了寂静的夜空，河对岸立刻变成了一片火海。渡河的帆船载着我纵指战员杀向南岸。我军以第一梯队三个纵队，选定了敌人防御的翼侧和接合部，从八个地段上发起了强渡黄河作战。敌人虽然利用黄河水流湍急，河床宽阔等自然条件，依靠空军昼夜轰炸进行防御，但在我炮火掩护和南岸部队有力的接应下，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十二万余人，在刘伯承司令、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以突然勇猛的动作在三百余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敌人黄河防线。蒋介石所谓可以代替四十万大军防守的“黄河战略”的神话，只一夜功夫就烟消云散了，也使鲁西南地区之敌，直接暴露在我军强大的突击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也就在这个晚上揭开了。

首战克郛城

我第一纵队强渡黄河之后，很快控制了滩头阵地，继向纵深猛插，并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当即将郛城之敌包围。七月一日拂晓，敌第五十五师已退守郛城。二日，我一纵第一旅逼近郛城西关；第二旅占领了东关、北关；第十九旅及骑兵团进至丁里长地区；完成了对郛城之敌的包围，并肃清了城关之敌。第二十二旅在南关全歼敌第八十七团。至此，强渡黄河后，欲以割裂手段歼敌第五十五师，而演变成对踞守城镇之敌的攻坚战。此时，友邻第二、三、六纵队亦渡过黄河，并先后占领郛城及其以南地区，使郛城之敌完全孤立。

郛城之敌被包围后，积极加修防御工事，固守待援，已处于被动状态。

纵队首长决心以第二十旅配属纵直炮兵营（野炮二门、山炮三门、重炮一门）、第十九旅炮兵连（山炮二门）在南关向城内实施主要攻击；第一旅配属军区榴弹炮兵连（一〇五榴弹二门）在西关向城内行主要攻击；第二旅在北关向城内实施助攻；各旅突破后，迅速向纵深贯穿，割裂敌人而歼灭之。第十九旅主力调郛城东关，接替第二旅第八团阵地，随时准备歼灭向东突围之敌人。

三日，各部队日夜进行周密的攻城准备，各级政治工作干部从上而下地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工作，以鼓舞部队的斗志。

各攻击旅将配属炮兵及本旅的炮兵组成炮兵群，并以迫击炮、轻重机枪组成火力队，准备直接支援突击队的攻击。大部分部队还改造了周围地形，实施了迫近作业，并以城关为依托，大量地构筑交通壕和火器掩壕，以保证部队和火器的隐蔽与机动，使火力队能够迫近城墙五十至一百五十米处，作有效的直接瞄准

射击。同时，各级军事指挥员还进行了突击队的编组（火力、爆破、突击组），发动群众发扬军事民主，开展战地大练兵。

七月四日黄昏，第二十旅向南关发起攻击，经二十多分钟猛烈的炮火轰击，将敌砦墙上面的工事大部摧毁后，我五十八团第二连仅以三分种的工夫，即一举突破围砦。此时，敌守军尚未料到战斗发展得如此迅速，师长曹福林正在召开连以上的军官开会，听到我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乃匆匆下令正参加开会的八十七团军官悉返关内应战，但大半未到达指挥位置即被击毙。八十七团代理团长余克俊刚回到团部，将守卫部队分作三批部署，准备在围墙内的壕沟里对付我军的肉搏冲锋；但布置未完，我六十团的勇士们便一涌冲进了他的团指挥所，将他生俘过来。部分蒋军败退官兵，曾企图通过南门窜进城内，当即遭到城头上面督战队的猛烈扫射，许多人（连工兵营营长张齐贤在内）都被打死在南关大街和城壕内外。不到半小时，南关守敌二十九旅之八十七团，即被我全部歼灭。

全纵队完成攻击之后，于七月二十日开始攻击，经一小时炮火射击与步兵的连续爆破，开辟了冲锋道路。摧毁了敌人前沿阵地的大部分火力发射点，随即发起了冲锋。第二十旅攻上城墙后，遭到敌人的反冲击，未能巩固。第二旅攻击亦未成功。炮战持续达一小时之久，我美式榴弹炮向西南城角蒋军轰击，两发炮弹就把城头上蒋军的两个核心大碉堡完全摧毁；接着一连四五发炮弹，便在城墙上打开一大缺口，将守城之蒋军从城头掀起，抛入天空达三十米。与此同时，担负爆破任务的六连爆破手陈金茂、王春华、顾一德等五个爆破小组，相继以连续不停的爆破，将城壕内外的鹿砦炸开，把一丈八九尺深的陡直的外壕，炸成了斜坡，为步兵扫清了突击道路上的障碍。烟尘未落，四连迅速冲上去，七班长张迪怀第一个登上了城头。几十路健儿随即一涌冲了进去，矛头直指城东北角的教堂——五十五师师部。蒋军虽一

再向突破口发动拚死反扑，但均为我英勇的战士们顽强击退。第一旅第一团由西门南侧二百米处突破，继向两侧和纵深扩张，在我炮火的支援下，该团突击营（第二营）击退敌人十多次的反冲击，在全营干部战士英勇顽强的反击下，巩固了突破口，第一旅第二梯队也迅速向敌两翼及纵深猛插，以打通墙壁、贯穿屋舍、横越街道之小群穿插动作，迅速地包围与分割了西大街至十字街两侧地区的敌人。此时，第二、二十旅亦相继从南关入城。“固守将军”曹福林原躲避于深达十公尺的掩蔽部内，至此，乃仓惶换了便衣，瞒着他的部队率领少数亲信，从地洞窜出东门外，向东南逃命去了。经一夜战斗，到八日拂晓，我全歼敌五十五师师部之二十九和七十四两个整旅，共达一万五千余人。正如战斗结束后刘邓首长给我纵队的嘉奖令所指出的那样，“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旅的先例，争取了大反攻中第一个光荣和重大的胜利。”

郢城战斗是一个进攻中对城市防御突破的攻坚战斗。我纵队采取了多点突破的手段，在主要突击点上，集中优势兵力和兵器突破敌之前沿，尔后大胆地分割而各个歼灭之。掌握了一打必歼的原则。同时，依照当时作战的条件，作了周密的突击组织与准备，成功地运用了刘伯承同志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和所长。

刘司令员经常告诉我们：突击点通常选择在敌人防御的薄弱处。对突破有重要意义的要点也可以选择，而且要选择一至二点，实施多点突破，主要的突击点要有两个。在次要突击点担负助攻的部队也要积极攻击，才能分散敌之力量，有利于我之突破。在攻克郢城战斗中，我第二十旅将突击点选择在南城门，南城门比较大，这里房屋比较多，易于我接近，敌人估计到我们要在南城门突破，因而加强了南城门兵力兵器的配备，所以南城门是敌人防御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要点。因在突击之前，突击队

遭敌猛烈炮火杀伤，突破未能成功，但牵制了敌之主要兵力兵器，增大了第一旅在西城门攻击的突然性。第一旅将攻击点选在西城门南侧二百米处的一个碉堡上，是个薄弱处，这里房子很少，敌人估计我们不容易屯兵，但一旅采取土工作业，挖交通壕的办法，接近敌人的城墙，虽进攻出发地位地形开阔，不便于隐蔽，但便于观察，有利于步炮协同，能发挥炮火威力，该处城墙基本上紧挨城内街舍，突破后，便于巩固突破口和纵深发展，是较为理想的突击点。同时在主要的突击方向上加强了炮兵。榴弹炮、山炮均采用抵近射击的方法，作直接瞄准射击，射击准确，发挥了炮兵的威力。同时，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在炮火射击时，步兵对鹿砦与两道外壕实施连续爆破，开辟出良好的冲锋道路，突击部队即进入冲锋出发阵地；当炮火在城墙上打开约十多米的缺口，使步兵能够跑步登城时，炮火延伸，步兵即发起冲锋，登上城墙。正由于这种紧密有效的协同动作，使冲锋奏效，突击分队不必使用梯子登城，能迅速地控制突破口继续向纵深发展，增大了突击力量和突击速度，并能抗击敌之连续反冲锋，奠定了突击成功的基础。由于正确地选择了突击点和加强了步炮协同，因而在战斗中能致命地打击了敌人，减少了部队的伤亡，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利用夜暗实施机动和攻击，以近战白刃格斗和手榴弹消灭敌人，是刘伯承同志一贯积极主张的战法和我军的传统特长。在郢城攻坚战斗中，我纵队充分地发挥了这一特长。当突破敌前沿阵地向纵深攻击时，根据敌人在街道、巷口防御的特点，部队能大胆猛插，以熟练的小群战斗动作，打通墙壁，逐屋推进，包围与割裂敌人，打乱其街道防御体系，增大了战斗的突然性和积极性；并以刺刀、手榴弹消灭敌人，发挥了短兵火器的威力，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战斗的技巧。这种较成系统的巷战手段，是我纵队多年来村落战斗经验的积累与发挥，尤以第一、四、七、八、

五十九团较为出色。特别是第一团在此次战斗中,由于准备充分,动作勇猛,密切协同,仅三分钟时间即突破敌城垣防御。在巷战中,大胆穿插迂回,分割包围,直捣敌五十五师师部,迅速打乱敌人指挥机关,为全歼守敌创造了条件。此战,一团歼敌二千余人。该团四连荣获“登城立头功”锦旗一面,三连八班被授予“龚子美英雄班”的荣誉称号。同时在战斗中各部队高度发挥近战的突击威力和力求攻击动作的迅速性,因而能一举突破敌人的城垣防御。我纵队采取了战术迫近作业,以三昼夜的时间,挖筑了大量的交通壕与射击掩壕,通过隐蔽地形与开阔地伸向敌人城垣前沿,使兵力兵器巧妙地迫近敌人,能自由地实施机动和突然地发起冲锋。这种迫近作业,成为攻坚和防御的一种战术措施,减少了突击部队与火器部队遭受敌炮火的威胁或破坏,增大了攻击的迅速性和战斗动作的突然性以及协同动作的准确性,使后续突击力量能迅速地投入突击和纵深战斗,它是我纵队攻击郛城战斗的主要形式,也是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每战必须加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带兵打仗的一个特色,也是各级指挥员的楷模。此次攻克郛城的战斗中,我们从战斗准备、实施到全部消灭敌人的全过程中,政治工作始终发挥了其应有的重大作用。在渡河前,部队的立功运动就已深入人心。渡河后,在横渡黄河大反攻的思想基础上,对攻占郛城、开辟鲁西南战场的重大意义,又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政治动员,各级干部深入班、排,以座谈会的形式,具体交代任务,要求“攻得进,站得住”。全体指战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致表示:“决心歼灭敌第五十五师,为大反攻作战打响第一炮”,掀起了新的立功高潮。同时,各级领导充分地发扬了军事民主,突击队、炮兵群、火力队的干部和老战士都反复而详细地侦察了地形,结合任务摆沙盘,“开诸葛亮会”,开展群众性的战地大练兵,发挥了群众的智慧,研究了攻击动作,明

确了步、炮、爆（工）的协同与联络信号。战斗中，群众性的战场鼓动工作的广泛开展，始终激励了积极战斗和白刃格斗的精神，发扬了夜间小群战斗的勇猛、机智、顽强的作风；人人自觉遵守战场纪律和党的政策。这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是郛城战斗胜利的根本因素。

差不多和围歼郛城敌人同时，我向西南猛进的第六纵队，在七月六日收复曹县。强渡黄河，攻克郛城歼敌第五十五师，首告鲁西南战役之捷。这是刘邓首长的正确指挥，友邻纵队的有力配合以及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的结果。此战获捷，更加坚定了全体指战员大反攻的胜利信心，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为当时正在发展着的鲁西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捷六营集

当我军把国民党所谓的“四十万大军”踩在脚下，跨过黄河之后，蒋介石已经心惊肉跳，深切感到他们在津浦路东、山东地区的侧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而只好挖肉补疮，急急忙忙从豫北赶调其三十二师、六十六师向原来盘踞在金乡、嘉祥之间的七十师靠拢，以金乡为依托，形成东翼向我巨野地区前进；又把陇海路上的五十八师调至金乡，把豫东调来的六十三师一五三旅赶到定陶，和原来盘踞曹县以南的六十八师残部形成西翼，企图阻拦我军。可是我军行动神速，一个星期之间，就将其五十五师全歼于郛城，又把一五三旅吃掉于定陶。这样一来，国民党军队上下手足无措，只好把六十六师、三十二师和七十师，在金乡西北和巨野东南的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三个相距不到三十华里的集镇上，犹豫不决的摆成一字长蛇阵，三十二师和七十师是前卫，六十六师是本队。看样子是打算相互策应。当时敌人摸不清

我军的动向，不知我们要从哪里下手。他们对我军的行动毫无所悉，国民党军队军官们上下两眼漆黑，人人皆知“敌”情，但谁也不知解放军意图何在。有人说是：“下郛城取菏泽”，有人说是“下郛城取济宁”，纷纷揣论不休。及至我军形成大包围，把三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切成三块，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才大吃一惊，但“神兵天降”，他们谁也不得而知。中央社七月十四日郑州电所谓：“刘伯承所部渡河以后，忽东忽西，流窜无定”，正是说明国民党军队对我军的行动一点也摸不清楚。等到国民党军队发觉被围，那已经是太迟了。

我第一纵队攻克郛城，在其附近地区稍事整顿并行战斗总结后，即照刘邓首长命令以我一纵插至巨野东南地区，切断敌七十师、三十二师、六十六师的一字长蛇阵，割裂歼灭三十二师。并于七月十日由郛城地区出发，十二日晨三时进至巨野、嘉祥间之卡庄、国庄、黄集、杨家庄、六沟、佃户屯、田庄、孟庄、姚家楼、孟姑集地区，并侦察敌情无变化，立即照刘邓首长意图，迅速展开，实施分割战斗。决心以第一旅进至陶官屯、张家庄、油房、三官庙地区，由西向北协同第二旅包围六营集；第二旅从独山集、六营集之间插入贾营、独山、曹楼、鹿弯地区，切断六营集、独山集、薛扶集之间的交通，割裂敌第三十二师与第七十师；第十九旅从独山集、羊山集间插入，进至狼山（不含）南之邱水口、苑家店、古道店、核桃园地区，割断羊山集至独山集之公路，封锁第三十二师向羊山集的六十六师靠拢；第二十旅（欠一个团）进至十里台、朱家楼、马官屯、下坡地区，并对嘉祥、济宁方向警戒，纵队指挥部率第五十九团、骑兵团进至杨柳桥地区。

十二日夜，我第一纵队利用夜暗从敌侧翼实施穿插，割裂三十二、七十师之纵长部署。第十九旅首先从独山集、羊山集间插入敌人驻地，进至邱水口、古道店、核桃园地区，割裂了独山集与羊山集之敌，并向任楼、任屯、麟山店、柳园之敌进攻。

十三日四时，第一、二两旅均到达指定位置，当即展开战斗。第一旅逼进六营集，在孟庄、甘庄、任官屯、吕庄实施进攻，压缩敌人；第二旅向鹿弯、邱铺、曹楼之敌进攻；战斗至十二时，上述各据点除鹿弯、任官屯外，均为我占领，将敌第七十师压缩于六营集，完成了割裂、即将形成包围态势。此时，敌第三十二师见势危急，企图向第七十师靠拢以共同固守，乃于十四时全部由独山、鹿弯向西北突围；第七十师亦向我第一、二旅阵地连续冲锋，以牵制我之力量，迎接第三十二师。

第三十二师突围后向西北疾进。纵队首长立即命令：第十九旅附骑兵团尾追该敌，求得歼敌一部；封闭通至羊山方向之缺口，以防止敌第七十师向羊山集第六十六师靠拢；第六纵队第十八旅（归纵指挥）由薛扶集方向向东出击，兜击敌人。战斗至二十二时，我在追击中歼敌第三十二师第一三九旅大部，毙其旅长，俘虏参谋长以下一千四百余人，但该师主力已与第七十师会合于六营集。此时，第六纵队主力由薛扶集参加合围；第二十旅已相机占领嘉祥。纵队首长遂令第十九旅进至获林集地区，第二十旅位积粮店、嘉祥为纵队第二梯队。至十四日晨，我完成了对六营集之敌的包围。

敌第三十二师进入六营集之后，两师之众集于一地，兵力拥挤，指挥不统一。六营集村舍较小，又无围砦和较坚固的民房，短时间内不能构筑较坚固之防御设备，且村内饮水缺乏，村外有高苗遮障，不利于固守。故敌积极企图扩张地区或寻求突围，乃向南面我第二旅阵地及东南我第一旅阵地连续反冲锋十余次，战斗达六小时之久，均未得逞。

纵队首长遂下令定于十四日黄昏，以我纵队全部及第六纵队主力由六营集南、北、西、东四面实施总攻击，一举全歼该敌。后来杨勇司令员考虑到：若迫敌为困兽之斗，其兵力火力集中，我付代价必大，则莫如趁敌兵力拥挤混乱、企图突围之际，诱敌突围

于野外歼灭之，更为有利。杨勇司令员就给邓小平政委打了个电话，报告了我之意图，邓政委当即同意。我即改变强攻意图，决心用“围三阙一”的打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将第一、二旅位六营集东部阵地之兵力撤出，置以战斗警戒分队，诱敌向东突围，待敌兵力突出过半时，合围歼灭之。并命令第十九、二十旅在获林集，积粮店地区，准备捕歼诱出之敌；第一、第二旅及第六纵队主力除以积极之攻击压迫敌人外，并准备追捕突围之敌；对兜击突围之敌，要求机动、果敢和猛追、截击，以达迅速全歼。布署就绪后，敌人果然于黄昏占领我预撤阵地，但经我南、北、西三面攻击，虽死命顽抗，而力不能支，于二十一时许，由六营集东侧突出，向东、东南方向逃窜。六营集东南方为一五平方多公里的大洼地，狡猾的敌人也担心遭我预伏部队的攻击，一千多敌军向东试探突围。此时，我们考虑到，被围之敌数万余人，如消灭先行逃窜的一千多名敌军，必然因小失大，致使大股敌军不敢东窜。因而纵队首长命令部队决不允许轻率行动。待敌人确信不会遭我伏击之后，又陆续窜出了五千多敌人，待敌大部兵力进入我预布之野外围歼圈内，我首以第一、二两旅从两侧合围割裂其队形，一战即俘其三千余众，击溃了敌第三十二、七十师的队形。后续突击之敌，茫然四处逃窜，溃散于高苗地内，炮、辎重遗弃满路。我遂在六营集以东、东南之狼山屯、纸坊街、吕村、土桥地区分多路追歼、截击、搜捕溃敌，兵布如网，声势浩大，散敌纷纷向我缴械，就连通信员、炊事员亦俘敌成建制之班、排分队和小群。我纵队指挥所的查线班，在执行查线任务的时候，还俘获了敌人的一个炮兵连。在六营集东南方圆十来里地的大洼里，到处都是被抛弃的人、马、车、炮。蒋军七十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和少将副师长罗哲东，跑得丢掉了帽子，身边仅剩下一个卫士，跑到纸坊街时，也被我预先等候在这里的部队生擒活捉。仅仅一个整夜，蒋军的这两个整编师就被我军全部消灭了。

至十五日八时结束战斗，全歼敌第三十二、七十师(欠一个团)。我纵队俘敌第七十师师长陈颐鼎以下一万一千余人，毙伤敌二千五百余人，缴各式山炮二十五门、战防炮四门、迫击炮三十四门。

然而，国民党中央社七月十四日开封电还在捏造着所谓“鲁西大胜”，说什么“刘伯承所部已在巨野、金乡间为‘国军’捕捉”；十八日更大吹大擂地广播说：“刘伯承所部溃不成军，‘国军’获得空前大捷”。我们的记者曾以此询问七十师师长陈颐鼎有何感想，他的面孔马上涨得通红，连忙说：“中央社从来不说真话，我们谁也不相信它。”

六营集战斗是鲁西南战役中继郛城战捷之后取得胜利的重要一战。敌将三个师摆在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置于我军之侧翼。我纵队在兄弟纵队的协同下，利用夜暗迅速出其侧翼，实施对驻止之敌的分割与合围，将其压缩于一地，并艺术地利用敌人渴求突围的企图，诱于野外歼灭之。在指挥上作到了毛主席所教导的“正确的指挥思想，来源于对敌情特点、企图的正确判断”，决心迅速而果断，诸部队在合围与进攻中，动作勇猛坚决，战术机动能力强。故此次战斗，仅历时三日，即歼敌两个相当于军的整编师，创造了运动战的范例。

战后，全纵队集结于巨野之姚官屯、土山集、狼山屯、代店、三官庙地区，整顿组织，调配武器。由于战斗俘获甚大，增强了步兵与炮兵之火器装备，部队人员足额，士气更为昂扬。

六营集作战后，王敬久集团在万福河以北地区的部队大部被歼，仅有的六十六师一个半旅，已被我兄弟部队包围在羊山集。并于二十八日将敌六十六师全歼，俘敌师长宋瑞珂以下九千余人，毙伤五千余人。

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后，党中央七月二十九日特发来嘉奖令，电文说：“自卫战争第二年第一月作战，除我山东及各战场

均歼灭敌人一部外，我刘邓大军自七月二日到七月二十八日在郛城、巨野、定陶地区连续不停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六万余人^①，战绩甚大，特通令嘉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非常赞赏鲁西南战役。此战我军渡过黄河天险后，经过二十八天连续猛烈的战斗，大获全胜，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举行战略反攻的序幕。

^①后核实为五万六千余人。

强渡黄河

胡 征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是农历五月十一，这天晚上，月亮正明，刘邓大军第六纵队第十八旅，在静寂的冀鲁豫大平原上，迅速地越过一个个的村庄，向黄河北岸挺进。

现在，奔流的黄河，就在他们面前了。

部队急速地准备渡河作战。

一列大炮架在堤岸上。渡河指挥部里坐着颜参谋长。在他的望远镜里，对岸敌河防部队的哨兵，象虫子一样在沙滩上畏怯地蠕动着。沿岸的防线上，五十米一个暗堡，十五米一个单人掩体。暗堡与单人掩体之间，由一条不到一米宽的交通壕联接着。这条壕沟面前，滔滔奔流的便是蒋介石所吹嘘的能抵得上四十万大军的浊浪排空的黄河。

年轻的旅长肖永银，在渡河指挥部的工事里抽着烟，看到时针指到十点三十分的时候，他立刻打电话通知正在待命的突击队：

“五分钟内到达指定渡河点！”

十点三十四分，突击队到达渡河点。这些累立战功的英雄们，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立功计划来的。白天动员的时候，肖旅长对他们的要求是：

“占领交通壕，巩固前沿，只要坚持半点钟，第二梯队就到”。

但是，突击队的计划却是要在半点钟内占领南岸。他们的二

连计划占领东于谷村和营里村；三连计划夺取河堤上的暗堡。二连一排副李祥云，生怕别人抢走自己的敌人似的，最先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计划；

“我要带第一个班，坐第一只船，我头一个开船，头一个下船，头一个登陆，头一个占领暗堡和东于谷，头一个占领河堤上的碉堡……”

不仅我们战斗部队的计划是周密的，就是其他各个参战队伍，都同样作了周密的准备。渡河的船夫——水上的英雄们，同战斗部队一样英勇、神奇，全体水手都挤进了奋勇队的名单，他们声言，为了全区老百姓的翻身，要用一切力量把刘邓大军迅速摆渡到对岸去；并且提出不完成任务不下船。他们中间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十年前弄过舟的，自黄河改道以后，十年来没搞过这玩意儿了。十年前河面比现在窄，划子每次来回需半点钟的时间，这次经过短期训练以后，已缩短到二十分钟了。这天晚上，他们提出只要十三分钟，但事实上他们又都缩短了，来回只用了十二分钟。

正是十点三十六分。各级指挥员简单地接头以后，船只都抵达渡口，都摆好了。一切都在静寂中进行，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船只管理股长陈尚超和营长贾秀山，用手势指挥着船只和部队。部队走出壕沟，走到渡口。二连一排副李祥云按着计划走来了，他带领着十三个勇士和一挺机枪，顺着营长指定的地点，轻快地跨上了小划子。这是聂言金的冲锋船——快艇第一号。把机枪架在船头上，李祥云和聂言金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手一摆，坐下去，船就开动了。当聂言金拨动第二桨时，第二号、第三号……各个小划子和大船都上满了人了。这时候，月亮升至顶空，水声掩盖了一切声音，船的影子在放光的水面上象浮雕一样迅速向前移动，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航迹。人们兴奋的眼睛望着河对岸，每个人的心都紧张地跳动着，汗水从脸上流到脖子上。大船上，水

上英雄们，赤裸着全身，摇起二十斤的长桨，古铜色的身子在明亮的月光中敏捷地闪动。这时从背后的树林吹过来一阵阵的风，推波逐浪地把渡船推向对岸。摇桨的英雄们，象展开了翅膀，乘风破浪，往斜对岸飞驶……。河的宽度是二华里，而四十五度的斜度线，起码要把航程延长半里。

第一只船离岸三分钟，已到河心，这时对岸的敌人叫了一声：

“来了，来了，快去报告！”

话音刚落，就一阵机枪打过来，李祥云的机枪随即打了过去，于是，各船的机枪都响了。机枪一叫，渡河部队就立刻从偷渡转为强渡。颜参谋长发出了口令：

“开炮！”

于是，一排排的大炮，炮口吐着红火，齐声轰击过去。对岸的碉堡、掩体、交通壕，在惊天动地的轰鸣中，突然冒起大火，沙石被哗哗地掀了起来，然后落在河水里。

经过五分钟的炮轰，夜色全变了，云彩迅速地向东南飞去，月亮更高更亮了，敌人的枪声忽然远了，而又很快地停息了。这时候，聂言金的快艇第一号第一个抵岸。当时李祥云第一个跳下去，带领全班第一个登陆，他们扑过交通壕，占领暗堡，再向东南追赶过去。二连、三连的全体英雄，急急地跑过泥水地带，向二里外的一座黑糊糊的树林冲过去。

他们占领了东于谷。这里是敌军五十五师米文和旅的五四三团一个营的据点。团长姓寇，是这天上午才接受了紧急命令从后方赶来的。而现在，在他刚到任不到十一个钟头，就逃跑了。

解放军战士到村以后没有停顿，就又向前追赶。时间正是十点四十八分。这时，从南岸黑糊糊的树林里发出了我军的第一次号声，这是先头部队已占领河堤及堤上碉堡的信号。

在黎明前的两小时，肖旅长和全旅所有的后续部队都出现在

南岸的高堤上。年青的旅长蹲在堤上展开地图，用手电筒照着，寻找敌人的方位，然后向各部队发出紧急命令：

“追！”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于鄆城战地

一枚“人民功臣”特级奖章

佚名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中，收进了这样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夜色苍茫，一只只满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大木船在黄河激流中涌进，精壮有力的黄河艄工，紧握船篙，奋力向前。……这是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转折时刻，黄河儿女支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的动人画面。梁山黄河艄工同士文，就是千万个英雄的黄河艄工之一。他当时担任黄河司令部水兵一连的连长，是一位富有革命斗争精神和丰富的黄河航行经验的老艄工。在解放战争年代，他为我军侦察敌情、积极地渡军过河，立下了功勋，获得了当年冀鲁豫军区授予的“人民功臣”特级奖章。这枚标志着崇高荣誉的奖章，如今已经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教材。

一九四六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冀鲁豫解放区疯狂进攻。一天夜里，我军从前线往后方运送枪支的五辆汽车赶到黄河南岸。这时距尾随而来的敌人只有三里路远，而且越来越近，情况非常危险，同士文和他的战友们刚刚卸完车装好船，只见两架敌机轰隆隆的窜来，丢下了照明弹，黄河上空顿时明如白昼。敌机低空盘旋，向我满装枪支的大板船猛烈射击。敌人的炮弹倾泻在河水里、沙滩上，刹时泥沙飞溅，水柱腾空而起。在这生死关头，同士文同志急中生智，一面命令水兵和汽车立即隐蔽，一面

勇敢地只身跳上船头，开动了机盘，船身起动，冒着敌人的炮火，顺流向北岸驶去，终于在黎明以前胜利地到达北岸，把枪支弹药安全送到了后方。

这一年七月，我军为了打破国民党黄河防线，拔掉南岸敌人安下的据点，上级派遣同士文渡河侦察敌人的河防情况。他利用自己人地熟悉的便利条件，机智地和敌人还乡团、巡逻队相周旋，很快弄清了敌人兵力部署的准确情报。但是，由于敌人河防控制很严，白天他无法返回北岸，便在黑夜里，巧妙地躲过敌人的岗哨，只身泅渡过河，使上级首长准时得到了情报。接着在部队首长的指挥下，由同士文带路，我军七百余人以钳形战术一举包围并歼灭了敌人三个据点和一个巡逻队，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九四七年七月初，我刘邓大军在鲁西南渡过黄河后，作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雄伟壮举，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为了供应前方作战的需要，我军不断从后方把军用物资运往前线。有一天，我军南下的满载弹药的六辆汽车来到黄河边，同士文同志带领全连战士一口气把五辆汽车都渡到了南岸。最后一辆由兄弟连队负责摆渡的汽车刚渡到河心，骤起风浪，一番颠簸之后，汽车竟沉没到了河底。这时同士文驾驶的大板船已到达南岸，他立即带领水兵们抛锚稳船，搭板卸船，然后两只大板船立即赶到失事地点。他毅然跳下河去，凭他多年战斗在黄河上的经验，很快摸到了汽车。他带领水兵们用油丝缆、大梁等把汽车拉出了水面。首先把枪支弹药搬上了船，再把汽车拉到了河岸。由于河岸上泥沙松软，汽车的四只车轮全陷了下去。用四辆汽车同时牵引，又因力量过猛，拉断了油丝缆。怎么办？同士文想出了“妙计”：从附近村庄农民家里借来数十头大黄牛，全部套在汽车上，另外准备三挂鞭炮作信号。一霎间，鞭炮齐鸣，一条条受惊的黄牛猛窜。汽车出泥了，一下子拉了三十多米远。这样，使六辆汽车弹药迅速胜利地送往前线。

黄河艄工同士文就这样饱含着对党对人民军队无限热爱的阶级感情，忘我地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而战斗和工作。在刘邓大军胜利渡过黄河一个星期之后，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在菏泽召开了庆功大会，军区首长在会上隆重授予同士文以“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

英雄王克勤牺牲前后

张老四

我们六纵队把定陶包围起来了。

我们团在离城五里的一个小村子里作攻城的准备工作。那时，我在王克勤排当三班班长。自从我们团接受了主攻任务以后，排长就忙得象筹办什么喜事一样，分别召集老战士、新战士、党员开会动员，帮助各班编好了战斗互助小组。他又反复地问大家：“这是过黄河以后的第一仗，咱们纵队参加大反攻的第一炮，同志们有信心打好吗？”这还用问，我们谁不是劲头十足？只要有上级一道命令，有什么铜墙铁壁攻它不开！再说，排长是我们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跟着他打仗，新兵也能顶老兵用。我们说：“有信心！”排长说：“好！大家的信心就是我的信心，我就敢向上级要任务了。”在全连动员会上，林指导员宣布我们被任命为全团的突击连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全连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等指导员刚讲完话，排长第一个站起来向指导员要求当突击排。二排和三排也不肯让步，于是动员会变成了争任务会了。

排长整天忙着领导我们讨论攻城的打法，找战士个别谈话，检查我们的武器装备，组织老战士给新战士介绍战斗经验，精神挺好的。可是我们都看得出来，排长一天天瘦了，吃饭的时候，每顿只吃半个馍就搁下了碗。给他煮点面条汤，也喝不下几口。我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只说：“头有点疼，不打紧。”过黄

河以后在行军路上，我们就发觉排长吃不下东西，大家争着要帮他背背包，但都被他拒绝了。他不但照样行军，到宿营地后还要照顾全排同志的生活。现在，看样子他的病更重了，可是他一刻也不躺下休息，在全排的党员会议上，我们好几个同志都对他提出了意见，说他不爱护身体。排长摇摇头说：“不碍事，大概是在路上中了点暑热。”停了一会他又说：“我已经直接到营首长那里去要求过三次突击任务了，可是营首长却反过来叫我去住医院。排里这么多新同志，打仗不带着他们能行吗？再说，这一仗还能没有咱的份？毛主席指示咱们要把革命战争推向蒋管区去，我的母亲弟弟都还在蒋管区受罪，不打好这一仗，对不起革命也对不起我的母亲。”接着他就提出别的问题来研究，避免再谈到自己的病。

打仗的前两天，排长兴冲冲地从营部跑回来，一进门就连声嚷着：“同志们，好消息，准啦！”大家忽啦一下子围了上去，他说：“营首长答应了，把突击任务交给咱排”。同志们有的拍手，有的跳起来，各个班都争着向他要求当突击班。他说：“不用争，谁准备得好谁就去！”

我们都积极的做云梯，练习投弹，练习摆队形，突击班的任务终于被我们班夺过来了。打定陶那天，那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排长已经四五天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嘴唇都干枯了，只有那一双大眼睛还很精神，我们几个班长和全排的同志都劝他留在后面，对他说：“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保证不叫咱们排丢脸！”排长满意地扫了大家一眼，笑着说：“劲头足啊！这一仗准会打好，我不能不去，我不能打，还可以指挥大家，帮你们选择冲锋道路，看冲锋信号，我的经验究竟多一些啊！有点小病，一听到枪声就会好的。”我们说不过他，连首长、营首长都没有把他说服，不让他去是不行的。下午六点多钟，我们排出发了，每人手上提着满满一筐手榴弹，象走亲戚家提着什么礼物一样。

我们顺着交通沟运动到定陶城北关外五十公尺的地方去，在预先挖好的堑壕里隐伏起来。敌人从城墙上的各个枪眼里不停地向外射击，我们的各种重火器也开始找目标进行试射。

排长和我蹲在一起，观察前面的地形。城墙有两丈多高，城墙外面有护城壕和鹿砦。他帮我们选择了冲锋道路，又跑到各班检查了一遍，直到每个人都收拾得利利索索，他才放心了。

西边天上的红云越来越暗淡了，天色开始昏黑起来。我们的大炮开了火，排长连忙喊大家张开嘴来，这是他早就教过我们的，听到打炮张开嘴心里才不闷得慌。炮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去，城墙顿时被烟尘和火光吞没了。一发炮弹不偏不斜“轰”的一下把城门楼子打塌了，又连着几发炮弹把城门打了一个大缺口。炮火开始延伸了，排长把小鬼余三虎的手榴弹筐子夺过去，说：“拿来，我帮你提着！”我说：“排长，你千万不能冲啊！要爬那样高的城墙，你有病！”他头也不回地说了声：“我知道！”他一双眼圆盯着我方上空，等待冲锋的信号……一颗红色信号弹升起来了，排长喊：“冲！”他随即一跃冲出战壕，我紧跟在他后面，天完全黑下来了，但还可看见模糊的人影，子弹在身边噓噓的叫着，前后的重机枪象潮水一样倾泼，城墙上还有一些残存的火力点在喷射着火舌。

排长第一个冲过鹿砦，跳过护城壕，到了那城墙缺口下面，他喊了一声：“架云梯！”我们一齐跟着排长向城墙上连着投了两颗手榴弹，副班长陈群和两个战士把云梯竖了起来，排长叫了声：“同志们，冲啊！”他前脚刚踏上梯子，突然一发枪榴弹落在护城壕边上，爆炸声起，排长倒下了。我命令一组长李树仲赶快登城，自己回身去看排长，用手摸到排长的左肋下，热血一股股地往外涌。排长说：“不用管我，冲……冲上去！”我心里象刀扎一样难过，连忙叫陈群给排长包扎好背他下去，回转身我高喊着：“为排长报仇，冲啊！”这时一班和二班也上来了。只听得

排长还在喊：“机枪掩护好，扩大突破口，冲啊！”我们一股旋风似的登上了城，打退了城墙上敌人的反扑。这时该发“登上了城”的信号，可是我想起来了信号枪还在排长那里，怎么办呢？突然两发白色信号弹由城墙下面升起来了，在城头上空闪耀着刺眼的光芒，后面的冲锋号象怒涛般的响起……

排长的血点燃了我们心中的怒火，我们恨不得一下把敌人撕碎。在城里，单我们这一个班就打下了好几个地堡，俘敌一个整连。

当夜，定陶守敌一五三旅全部被我们消灭。

战斗一下来，我们就找陈群打听排长的伤势，问排长在哪里休养，准备去向他报告胜利消息。陈群同志紧皱着眉头，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由于过分激动，他的声音好象失去控制，比平时高了许多，他说：“排长负伤以后，不准背他，坐在地上指挥着战斗，直到他发出信号，才昏迷过去了，到救护所打了针，只清醒了一会，在去医疗所的路上，排长清醒过来，他听到前面还有枪声，就猛然问我：“定陶还没打下来吗”？我说：放心吧，一定能打下来。他在担架上吃力地喘息着，紧咬着牙不让自己哼出声来。停了停，他又缓缓的说：“帮我写信告诉毛主席，告诉他老人家，说我感谢他的教育，党教我成了个人，我为党作的事实在太少了！”排长还说他床头上有个包袱，叫我把包袱里的东西拿出来分给大家，他说：“战斗下来是会缺东西的。排长还叫我转告大家，他住院去了，他永远和我们在一块，叫我们要团结互助，好好干革命。”陈群说着说着，喉咙更发哽，两眼转起泪花来了，全排人都静静的听着，静的似乎连空气都好象要凝固了。停了一会，陈群用力把拳头在空中一晃，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来：“排长没到医院就牺牲了！”一听这句话，我的心猛一震动，象压下了一座山那样沉重，热血在胸膛里直向外冲闯。敌人夺去了排长的生命，能饶过敌人吗？复仇的火焰烧的我浑身象要

爆炸开来。全排同志低下了头，好多小鬼都呜呜地哭出声来。我身旁的李树仲同志眼睛红红的，他迅速擦去脸上的泪水，牙齿咬的吱吱响，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也知道全排同志在想什么。

在全旅追悼排长的大会上，旅首长宣读了刘伯承司令员的唁电，野战军司令部决定，永远命名我们排为王克勤排，一班为王克勤班。排长的英名和精神鼓舞着我们从华北打到江南，从东南打到西南。排长成了我们队伍前面一面光荣的红旗。排长没有死，排长成了我们身上的力量，排长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战斗！

（陶世琼记）

骑 上 羊 腰

赵金来

羊山战斗已经打了十多天了，我们一直在外围打援，心里真憋得慌。一天，营里来电话叫我到前面看地形，我暗暗高兴，心想：“到时候啦！”

吃过午饭，我带着突击排一排长、突击班二班长和通信员小王到前面去。我们顺着交通沟走着。这些天来经常下大雨，交通沟积水很深。虽然战士们不断往外排水，可是在低洼的地方还是能淹到胸部，个子矮的就得游泳通过了。幸好我们有了准备，每人只穿了一条短裤，光着上身，在水里走起来还不觉累赘。只是水太脏，叫太阳一晒，蒸发出一股难闻的敌尸腐臭味，熏得人头晕脑胀。

我们往山上走了一段路。这里地势较高，水都流下去了，所以交通沟里是干的。快到前沿时，远远看见营长站在那里，旁边还有好几个人。我赶紧加快了步子，到营长那里报到。这时我发现除旅长、团长和九连、十一连连长外，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背向着我们，正拿着望远镜在观察。他也和我们一样，光着上身，穿条短裤，太阳晒在他背上冒着热气，短裤全给汗水湿透了。

“这是谁呀？”我心里暗暗猜想。

一会儿，他放下望远镜回过头来。这一下我认出来了，是我们第三纵队陈锡联司令员。

他笑着和我打招呼：“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部队的情绪好不好？还有困难吗？”

我本想敬个礼再报告，猛然想起自己光着脊梁，又没戴帽子，赶忙将抬起一半的手放下来，立正回答了他的问话：“只要首长下命令，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这两句话我说得特别响亮。

他点了点头，转身和旅长说话去了。

“那是谁呀？”一排长拉拉我的手，轻声问道。

“纵队的陈司令员。”

一排长急忙告诉二班长，两个人兴奋得忍不住叽叽咕咕地说起悄悄话来了。

“注意听！”我制止他们开小会。

这时陈司令员对我们说：“现在我们决定先攻羊山，再打羊山集。只要羊山攻下，羊山集的敌人就无法存在。所以说，能不能打下羊山是决定这个战役胜败的关键。”他两眼盯着我们，好象要从我们的脸上看出是否理解了攻占羊山任务的重要。他还说：“攻打羊山要先骑上羊腰，这里是主峰，然后抓住羊头，割羊尾巴就很容易了。”接着，他指示了打“羊腰”的突击方向、冲击道路、炮火支援等等，连突击动作、带什么武器都作了具体的指示。

羊山，真象一只躬着腰趴在那里的羊。山虽然不太高，可是敌人居高临下，依托着日寇遗留下来的许多钢骨水泥工事，顽抗防守。每个人都明确即将开始的总攻击，将是一场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上级给我们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单从这个口号就可以完全理解，未来的战斗需要我们每个人贡献出什么了。决心书一叠一叠地送到连部来，是党员的还预先交纳了党费。战士们的情绪，象推上枪膛的子弹，搭上弓的箭，只等着攻击命令的到来。

第三天下午，纵队宣传部明朗部长来了，后面跟着一个警卫

员挑着一担西瓜，还有十几盒香烟。

“这是纵队首长用津贴费买来送给几个突击连的。这里还有他们亲笔写的一封信。”说着，明部长把信交给了我。

我不知道说什么话好。纵队首长的津贴费不比我们多几个钱，生活也很苦。他们省吃俭用，却都花在战士身上去了。我让副指导员把东西分到各班，要求大家用实际行动来回答纵队首长的关怀和鼓励。

我把战前准备情况简单的向明部长汇报了。

“三班长，史玉伦的伤口怎么样？”明部长关心的问我。

“头上负了一点轻伤，关系不大。只是打了一个来月摆子，至今还没有痊愈。”我嘴里回答，心里很奇怪——史玉伦是在今天早上负的伤，怎么连纵队都知道了！

“叫他留下不行吗？”明部长征求我的意见。

“我和他谈了几次，他总是说：‘这点轻伤算什么？今天晚上这么重大的任务，我不能不参加！’你是知道的，三班第一个向其他班挑战，他自己也和六纵队的英雄王克勤挑过战，不久前王克勤同志在负了重伤以后还捎信说：‘告诉史玉伦，我等着他的竞赛条件啊！’在这种情况下想叫他不参加战斗，恐怕很困难。”

明部长想了想，再没说什么，就到班排里去了。

黄昏，晚霞在天边镶了一道金边，天气很好。交通沟里活跃起来了。战士们不愿意再蹲在交通沟里，大家站起来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望着阵地后面，等着我们的炮响。机枪手已经把机枪挂在肩上，投弹手还在忙着检查每颗手榴弹是否都拧松了盖，他们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检查了，但总有点不放心。

“咚眶”一声爆炸，羊山上升起第一股烟柱。

“开始啦！”战士们高兴地叫起来。

几十门大炮、小炮一起向羊山轰击。烟雾在升腾，泥土在飞溅，那情景就象是一锅翻滚、沸腾的开水。

见到这样猛烈的炮火，战士们忘记了危险，纷纷爬出交通沟，站在山坡上，挥舞双手，大声叫喊着：“打得好啊！”

“狠捶它狗东西！”

我赶紧命令部队回到交通沟里。这时我心里也憋不住想叫几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这样猛烈的炮火啊！可是，我是指挥员，必须稳住战士们的情绪，打仗可不是瞧热闹。我紧张地注视着前面九连的动静。“能不能攻上去就看你们了！很多友邻部队都为你们担心哩！”明部长的声音还在耳边响着。

我们十连跟着九连向前运动。被打昏头的敌人一时没清醒过来，部队前进也较顺利。接近鹿砦时，敌人暗堡、石缝里的火力点复活了，十几挺重机枪在我们面前打成一道火墙。羊头、羊尾的侧射火力也疯狂地向我们射击。

九连在继续前进，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接着往上冲。右手负伤的就用左手扔手榴弹，用牙齿拉开弦。腿上负伤的就用双手往上爬。弹片、尖石划破了手，割伤了腿，浑身鲜血淋淋，却没有一个停下来。“骑上羊腰，消灭敌人！”战士们心里只想着这个任务。

离山头还有几十公尺，九连剩下只二十几个战士。连长张玉喜指挥他们向一座断岩冲锋，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在岩上爆炸，敌人也不断从岩上往下投弹。敌人一个军官挥着手枪督战，不时探出头来往下射击。九连的战士越来越少了。

我一看断岩太陡，冲击困难，于是命令一排长带二班从右侧顺交通沟迂回过去，占领断岩，接应九连。正在这时，一排炮弹正好打在断岩上面，一排长喊了声：“冲啊！”趁着烟雾就往上跑。只听见交通沟里一片喊杀声、爆炸声。九连连长这时也带着十几个战士冲上了断岩。我心里充满胜利的喜悦，只要占领一节交通沟，就可以扩大阵地。我等着一排长报告情况，好让后面的部队继续前进。可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一排长始终没有派

人报告情况。

“怎么搞的？”我心里一急，爬起来就往上跑，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能去，连长！”通信员小王一把拉住我，“后面还有两个排，你要指挥。有命令我去！”

我发觉自己是有点太冲动了。小王带着我的命令飞跑上去。不一会，他爬着回来了，身上满是血。我赶紧上去扶他坐起来。

“你挂彩啦！情况怎么样？”

“我没……关……关系。”他脸色苍白，说话都换不过气来。“一排长……牺……牺牲了，二班控制了……交通沟。”

我叫卫生员赶快用担架把小王抬下山，然后命令：“史玉伦！你代理排长，带一班、三班上去，一定要把交通沟控制起来！”

史玉伦左臂挽着一篮手榴弹，在火力掩护下，一时往前跑几步，一时卧倒摔几个手榴弹，趁着烟雾又往上冲。快接近交通沟时，他站起来，右手举起两颗手榴弹正要甩出，身体猛然一震，摇晃了一下，倒下之前终于把手榴弹扔进了敌阵。我的心往下一沉，眼睛模糊起来。

“为三班长报仇，冲啊！”两个班的战士愤怒了，一个冲锋就打进了交通沟。

这时两边的敌人开始向一排反扑，企图夺回已经失去的一节交通沟。我立即命令二排上去挡住右边反扑的敌人，三排消灭左边反扑的敌人。

我正在指挥部队，忽感右臂一麻，扭头见到右肩在冒血，一颗子弹射穿了肩胛骨。我急忙掏出一块降落伞绸子三把两下缠起来，血还在往外涌。

“连长，你负伤了！”一位战士想劝我下去。

“别管我！”我一咬牙，甩开战士拉我的手，继续带领部队向

前冲。

二排打退了敌人一个连的反扑，又消灭了几个暗火力点。三排也发展顺利。我们沿着交通沟追击敌人，控制的阵地越来越大了。

羊头、羊尾的侧射火力已经大大减弱，想必友邻部队也已攻上山头。

羊山集的敌人一看羊山失守，于是成营成连的往山上涌来，梦想夺回已经失去的山头。这时天已擦黑，只见满山遍野，人影晃晃。这边的山坡也陡，我们依托交通沟狠狠打击敌人。

“手榴弹完了！”不知是谁在喊。

“用石头砸！”我命令道。

于是战士们有的几个人推着一块大石头往下滚，有的抱起石块往下扔。刹那间，只听得轰轰隆隆象滚雷巨响，满山飞沙走石，尘土滚滚，砸得敌人断腿折腰，头破血流，跑慢一点的就和石头一起滚到山脚下，被压成肉饼。

这时营长南峰岚同志带着十一连上来了，他命令我立刻下去包扎伤口。我见指导员、副连长也从后面上来了，山上大局已定，就顺着羊尾下山，中途遇见团长李长林同志带着一营上山。

“伤很重吗？”李团长轻轻摸了摸我的伤口。我强忍疼痛，摇摇头。“阵地能巩固吗？”他又问了一句。

“能巩固，就是缺手榴弹。”

他命令一营跑步前进，随后握着我的手说：“快下去好好休息！”

团长和同志们跑步上山了，羊腰我们是骑上去了！

不久就传来了胜利的消息：我军攻占了羊山集，全歼守敌六六师，师长宋瑞珂和他的部属旅长、团长等，通通都做了俘虏。

酣战在羊山脚下

郝宝璋

雷鸣般的炮火在夜雨里响了一夜。友邻部队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经一夜激战，已完全胜利地控制了整个山头，守山之敌除大部就歼外，剩下少数残敌，被友邻驱下山来，龟缩在羊山村里了。

友邻完全控制山头的胜利消息，经过了各级指挥所的电话线立即传遍了羊山集外围的每一个阵地，尤其是使守卫在羊山东南角一百米远公路两侧阵地内的朱团三营勇士们更为兴奋。

紧张愉快的心情，鼓舞着战士们热情，他们忘却了几夜不睡，雨打风吹的疲劳，也忘记了立在水深腰际的交通沟内的泥泞和潮湿。战士们有的还在互相开着玩笑说：

“咱们是步兵兼水兵。”

炊事班送饭用门板顺交通沟就推下来了，和木筏一样。

“打下山头攻村就不成问题。”

“八连能击溃援兵，咱九连也能堵住敌人。不能放跑一个。”

八班长程文科同志向全班发出了号召。

天渐渐明了，战士们焦急地盼望着发起冲锋的号令。方学文向班长说：

“人家友邻把山都攻下来啦！咱为啥还不冲，再等一会儿就捉不上俘虏啦。”

天已大明了，还是没有冲锋的号令，炊事班又照例顺着小河似的交通沟用木板推来了早饭。炊事员同志们刚把饭轮流送到各

班的工事里，敌人已象决了堤的河水一样，从寨墙的寨门里黄鸭鸭的一群突了出来。连长冯恒玉同志一声喊：

“敌人突围了，同志们冲呀！”

战士们放下碗筷，扔下干饼，一排从右，二排在中间，三排紧跟着指导员谢连喜同志从左边迂回上去迎击敌人。刹那间阵地上机枪、手榴弹，杀声响成一片，八挺重机枪连珠似的怒放，淹没了一切。敌人一批又一批的冒着密集的弹雨企图突出这仅仅五里宽的地段。

敌援兵五十八师当时已进至距羊山集仅五里的杨楼，被我友邻所阻，所以他不顾一切的拚死地往南冲。机枪阵地，炮兵阵地，甚至营的指挥所，到处在激战，到处在厮杀。

小鬼杨照松紧跟着组长冲向敌人。一上去就缴了一支步枪，八个敌人向他们扑过来了，方学文迎上去一刺刀就报销了一个，其余的七个都乖乖地放下了武器。这时一颗流弹飞来，夺去了方学文同志的生命，杨照松也负伤了，为组长复仇的怒火，燃烧着杨照松小小的心灵，他忘记了伤口的疼痛，又单人冲入了敌阵，一个满身是泥的军官突然抓住了小杨的衣服，小杨和身材高大的敌军官扭打起来。正当这紧急的当儿，李水保同志冲过来了，一枪打死敌军官，得到一支崭新的左轮手枪。

八班新同志任福盛和汤阴解放来的祁金富两个人在比赛着缴枪，他们两人都换成了手提式，左冲右突，霎时捉了三十多个俘虏。七班副胡玉生负伤了，任福盛赶快将他扶下来又冲了上去。三排长于泽民两次负伤还指挥全排作战，坚持不下火线，也缴了十几支步枪。机枪班的张宏志见步枪班都缴了枪，眼红了，将机枪交给班长自己冲上去，一会儿笑嘻嘻地扛着一挺捷克式回来了，机枪班完成了换枪的任务。弹药手郭柱得一手拿着油瓶，一手提着手榴弹，又缴了四支步枪，捉了五个俘虏。七班新同志魏山海，在班长负伤以后，一个人坚持战斗，一个敌军官一手拿着

手枪，一手拿着一支水笔跪在地下求饶。魏山海说：“只要你的手枪，不要你的水笔。”他缴到了一支小巧玲珑的手枪，高兴的又冲了上去，后来他和副班长都一齐负伤了，他用最后的一颗炸弹打死企图逃走两个敌军军官。最后，他又看见在一块谷地边上躺着一个留长发的军官，那军官高举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表，嘴里喃喃地哀求着：

“老兄救救命吧！”

魏山海同志告他说：

“解放军不要你的东西，只要你放下武器就不杀你。”

临走时魏山海同志又向他说：

“你别动，等一会让卫生员来给你上药。”

那个军官感动地说：

“我好了再也不来打这个冤枉仗了。”

在战斗结束时，魏山海一个人就缴了二十支步枪。

二班互助组长刘铁则刚吃了半块饼，敌人就突出来了，他含着半块饼随着连长一直向敌人多的地方冲去。一个家伙扛着一挺机枪想钻空逃走，刘铁则一个箭步奔上去就夺来一挺机枪，还缴了三支步枪，他把俘虏和武器就安放在谷地里，让他组一个战士看管，自己一个人安闲地蹲在豆子地边，等待抓俘虏的机会。一会儿过来了三个敌人。当中一个扛着一挺机枪，两边两个都拿着手提式，顺着地边往南跑，刘铁则突然扔出一个手榴弹，手榴弹没有爆炸，但是三个敌人被吓倒了。他趁势冲过去就夺过一挺机枪和两支手提机枪。他一共缴了三挺机枪，四支手提式，六支步枪，战后被选为全连的英雄。

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激烈搏斗之后，企图突围的敌人被全部消灭在羊山脚下了。

羊山集战斗胜利结束了。三营的勇士们押着八百七十多个从战场上俘虏来的蒋军，踏着胜利的步伐愉快地回到了集结地。

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

——纪念羊山战役光荣牺牲的南峰岚同志

曾 克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刚刚歼灭了蒋匪第二快速纵队（四十九旅）后的第四天。我带着要采访那个活捉了敌旅长的主攻连队勇士们的急切心情，直奔十九团第三营的驻村。走到宜沟南十五里地的×村，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了。顺着电线，没有向任何人打听，我找到了一个很象营部住的院子。但，院子里很静，连一个警卫和一个通信人员也没有。只西屋桌子前，有一个人在坐着看报。我习惯地说了一声：“报告！”当桌子前的人抬起头来还没有招呼，我已经走进屋去，并且先开了口：

“请问这儿是营部吧！”

“是的。你找什么人？”

我把介绍信递过去。他看了看，没有让我坐，也没有做自我介绍，更没有因为来了一个女同志而感到局促，只笑着说了简单两句话：

“教导员出去了。咱们就到班上去吧！”

我跟着他走出了屋门。从背后看见他走路一跛一跛的。一直到走进班里去，战士们齐声问：“营长，你的彩口好了吗？”我才知道，这个一双大眼睛里闪着机智和深思光芒的人，就是自己

要会见的南峰岚营长。他在这次战斗中臀部上受了弹伤。他顾不得回答战士们的询问，对大家说：

“要上报的都来！你们谁有啥功，都往外讲吧，咱们的记者同志特意来给你们记录的。”我们两个人立刻被战士紧紧地包围起来。

天黑，我们回营部。刚一进院子，西屋里就跑出来一个高大身材的人，用河北口音责备说：

“老南，你做啥又跑出去了？刚才卫生员来找你换药，可是又提出了批评呵！”

南峰岚同志直往屋里走。他把我的介绍信从裤袋里掏出来，做为对责备者的回答。

“我叫孙坚，是这个营的教导员。”高大身材的同志自我介绍说。

当天夜里，我就住在他们院子北屋老百姓的外间里。临睡觉以前，教导员象带着什么秘密似地对我说：

“你来得正好。明天你给咱看一看，这家老乡里屋到底藏的有啥宝贝？证明证明营长的侦察工作做的怎么样。我们一搬来，营长就觉得房东太太心里有事，不论谁，一迈进她的门限，她就连忙站在里屋门口，生怕人家撞进去。这几天，我们故意逗她的才会说话的小娃娃，娃娃指着屋里叫姐姐。为这，营长已经不让任何人进她的屋了。通讯班的同志，把水缸抬到外边来，帮她家挑水。”

这么一桩有趣的事，南峰岚同志却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插一句话。沉默的人，往往是最会细密地发现和考虑问题的人。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在初识里所留下的鲜明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美术工作者也来了。他们要给英雄们画像。摄影记者，纵队文工队的同志们也都来拍照谈材料。一连四五天，南峰岚同志连我会见他以前的休息也不能保持了。他用着毫无倦

烦的态度，接待任何一个来访的人，跛着腿，亲自带着大家去找谈话或速写的对象。史玉伦模范班要照一个集体像，他认真地指挥着摆起座谈会的样子。给营部英模拍照的光圈距离都已经对好了，他发现绰号叫“白狗”的小通讯员没有到，立即请摄影者等一下，自己去把他找来，并且对所有参观的人说：

“看看谁班上还有漏掉的？流过血的，立过功的，一个也别叫少了！”

但，最后轮着他的时候，他却红着脸，谦虚地推脱说：

“省张底片给战士们吧！”

还是教导员强拖拉着，他才让人家画了一张侧面半身速写像。

和这些事情同时，纵队发了一个通令，其中一项是指明表扬南峰岚同志对兄弟部队团结友爱，主动让出物资的精神。当我看到这个通令向他表示敬意的时候，他的脸又象画像时一样红了，说：

“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应该由上级统一分配，这是三大纪律之一，是人民解放军一个战士都要无条件遵守和执行的。由于争着各自搬抢东西，发生争执是应该受处罚的。我们先制止，是本分，哪里还值得表扬呢？这完全是上级鼓励的意思。”说着，他把那纸通令不好意思地揉进袋子里去了，似乎是再不愿让别人看见它。

我在这充满着和蔼空气的营部里住下来了。他们在认真地检查战场纪律。在一次支部大会上，当很多同志都以自己这次没有到前边去为理由，而不深入一步明确纪律观念的时候，坐在床头上一直没有说话的南峰岚同志，丝毫也没有带出首长的架子，有力的插问了一句：

“同志们，你们猜，我有没有发洋财的思想？”

问得满屋都笑了。他却很幽默地又说：

“那一次上级分配战斗任务，我都希望咱们营能主攻，除了想消灭敌人，还不是想解决解决咱营的困难！这种动机是不够纯呵！”

会议的关键被他这几句简要的反省突破了。

全营的军事整训是同思想教育一样，热烈而紧张的在战争空隙里进行着。南峰岚同志的彩口一点也没有见轻。他反而日夜不停地带着各班排去做搭梯子和夜间攻城的各种演习。他愿意每个战士都能从思想上接受“平日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胜利真理。他去检查一个班做的鹿砦，伸手就抓掉了几根。旁边又一个班修的地堡，还没好便停了工。他并没有立刻激怒，反而把两个班的同志集拢来，一针见血地说：

“为什么大家要欺骗自己？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呢？摸摸谁长着两个脑袋？只有认真的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呵！”说得战士们自动的又拿起工具来。

几个特别不愿意练习刺杀和对挖交通沟极端抵触的同志，南峰岚同志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叫到营部来，用战争的实例向他们说：

“这次咱们检查伤亡，被子弹打挂彩的多不多？有没有不必要的伤亡？”

“比其它的战斗，这次伤亡很小，都是工兵爆破的功劳呵！”

“为什么在进村后纵深发展的时候，有些同志在进胡同或房门时，叫敌人用刺刀刺伤了昵？”

几个同志都被问得哑然了。南峰岚同志接着说：

“平日，咱练习刺杀动作太少了，特别是根据地的新战士。当我们发展到街巷的时候，你不会使用刺刀制死敌人，敌人就会猛不防地给你一下子，我们难道不接受这个血的教训吗？”

由于他真正理解勇猛和机智结合的真理，他把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看得和进攻时一般重要。他给战士们算帐。告诉他们：

怕挖交通沟，平地里运动部队，毫无隐蔽的冲锋，并不是真的勇敢而是愚蠢，即使挖十次八次没有用上，只是化一些时间和体力，一次不挖受了损失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

一天，机炮连的同志们，扛着新缴获的白大林机枪、和闪光的六公分小炮，兴高采烈地到野外试放。南峰岚同志再三交代来请示的连长，每门小炮最多试三发炮弹，机枪每挺不得超过十发子弹。可是，连长刚从营部回去不久，近处象发起一阵冲锋似的，一片枪炮声。他马上跑出去，看见战士们伏倒了一大片，装满子弹的机枪梭子，还正在往枪膛里按。一个炮弹打出去，随着炮弹开花，人们就是一阵掌声。还有的人在发狂似的喊叫：

“喂，叫咱也过个瘾吧！”

“停止！”南峰岚同志从疯狂的人群中挤进去命令着。然后换了一种深沉的声调说：

“不要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呵！你们难道把刘司令员的话忘光了吗？射击不是为着听音乐，而是为着准确的消灭敌人！何况咱们的每发子弹都是血换来的呢？”

没有对革命最大的爱，就不会对敌人有最深的恨。这两句生活的铭言，在南峰岚同志的身上又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在我们相处日渐熟悉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善于用思想解决问题的营长，内心蕴藏着阶级的最真挚的感情。晚上，当一天的工作比较安定下来的时候，他和教导员往往在为难着如何来替牺牲的战士写家书。有一次，他们拆开了一封贴满了邮票从山西武乡寄来的挂号信，上面写着：“福来同志，咱俩虽然是家里订的婚，可是你参加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我愿意和你结成夫妻。村上给你家跟俺家都分了地，等你打败蒋介石回来，咱们结婚，日子一定能过的很美。跟你一块出去的四孩家，添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娃娃，你给他捎个信吧！菊则。”当教导员告诉我们收信的人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时，我们三个人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应该给她去封信，把真实的情形告诉她。看她的来信，可能还是个有政治认识的女子。要强调对她说，她的未婚夫牺牲的很光荣，因为他不但为着自己，而是为着更多的人，将来都把日子过美！”南峰岚同志用发抖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部队一休整，远远近近的战士们的亲属都来了。营部特别通知各连准备一点儿招待费，使父子夫妻兄弟等在战地得到畅欢的团聚。孙坚同志对我说，南峰岚同志还是一个未曾享受过小家庭生活的人，参加革命十多年以来，和远在晋南的父母也完全失掉了联系。但是他却深深的了解，没有一个人的美满和幸福的生活，能够离开革命的胜利而单独存在的。有幸福的人，为着保卫幸福，追求幸福的人，为着早日得到幸福，都在勇猛的战斗，向破坏人类幸福的敌人做决死的战斗。这力量保证着胜利。胜利保证着希望。因此，南峰岚同志最关心地方的优抗工作。太行慰问团来的时候，他要求给战士们第一就报告这桩事情，要比什么礼物都受欢迎。他说：“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具体表现就在这实际问题上。伤好归队战士一回来，就跑到营部说：

“营长，你不知道，后方群众对俺太好啦！住医院鸡蛋挂面吃不完，家里优待的连娶老婆生娃娃的住处衣裳都给分下了。没啥说的，打倒蒋介石俺再没二心！”

南峰岚同志听着，笑的合不拢嘴来。

半个月的休整结束了。五月一日冒着濛濛的雨向汤阴进击。南峰岚同志的伤口依然没有痊愈。接着就是打安阳，十九团担任肃清外围据点的几个任务。南峰岚同志和每一个指战员一样，会见他只有在工事里。

端午节，纵队开盛大的群英会，检阅和准备大反攻的力量。南峰岚同志的名字列在英模的金榜上，还有他那幅侧面半身速写像，也出现在展览馆的墙壁上。但，我在会场上碰见他，他没有戴那朵英雄花，可是脸比花还红。他生怕我向他讲什么赞贺的

话，直向我介绍：

“四十九旅的解放战士，打纱厂当英雄模范的不少呵！半个月的改造，他们已经懂得了谁是反人民和谁是为人民，懂得了救自己的正义战争。”

大反攻的关键——羊山战役，在七月的连阴雨的天气里进行着。十九团担任从东面主攻山腰的重任。而团里又将主攻交给三营。英雄指挥员率领英雄战士们，在满着泥水的工事里已经滚了好几天了。二十六日午后两点钟，他们带着休息了半天恢复了的的精神，最后一次又开入前沿阵地，准备突击，决心攻占山头。我在史玉伦班的工事里见到南峰岚同志，他和全班的战士一样，只穿着裤衩背心。腿上脸上混搅着汗和泥水。这儿离敌人的前沿最多不过五十米远，因为战士们一直向敌人喊话。他们刺刀尖挑着大西瓜，用诱惑性的口气喊：“过来吧！何必要渴死在那呢？”一九九旅旅长王士翘来接你们，半路已叫俺活捉啦！”敌人从金乡城打来的榴弹炮，毫无准头的落在工事前后，也没谁去理会它，大家相信自己在多石的山坡上所构筑的掩体。南峰岚同志咬着刚刚用木板浮送来的大饼，这是他最爱吃的一种饭，甚至在他有病的时候，有了饼就可以。战士们如同点着了火似的，吵着谁先到山顶上插起毛主席的大旗，争读着友邻部队的挑战书，胜利如同已经握在他们手里。

我回到团指挥所里，突击炮响了。从团长的望远镜里，清楚地看见史玉伦班和三营各个勇士，猛虎样的跳出工事，奔向鹿砦内的第一道地堡！

从一直握着的电话听筒上，参谋长发出一声悲叫：

“怎么？史玉伦同志牺牲了？！”人们都抑制不住痛惜，互相看了一下。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参谋长却狂喜地叫了：

“老南带着一连已攻占了山头！”

“有了山头，我们就有了全羊山！”指挥部里只有这一个声

音。部队潮涌一样从山头向羊山集发展。人民勇士冲杀的强大火力，很快就使全羊山集里的敌人的枪声哑了。一个接一个的喜讯传来：活捉了宋瑞珂啊！得了大炮啊！但，意外的，我们从电话里听到孙坚同志那低泣般的报告：

“南营长，被暗堡里藏着的敌人打中，牺牲了！”

我没有见南峰岚同志最后一面，没有听他最后的一句话。但，不足三个月的相识，这位身经百战的营长，从他点点滴滴细微的生活里，给我以教育。他那沉默，朴素，精细，谦虚和处处都表现出来的人民军队新型指挥员的高尚品质，将比他留下的那侧面半身速写像更清晰，更不可磨灭的活在我的记忆里！用他自己的话作为我对他的悼念吧！

“他牺牲得很光荣，因为他不但为自己，而是为着更多的人，将来都把日子过美！”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初稿于巨野李官屯。）

蒋军一九九旅的溃灭

——韩楼、前刘庄阻击战

黄伟雄等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被围困于羊山集之六十六师师长朱瑞珂，命令他的一九九旅旅长王仕翹：“率领全部，排除万难，挺进羊山，牺牲一切在所不惜，否则即以军法从事。”王仕翹接到这个电令，不顾天阴下雨，于当日下午六时，亲自率部向离羊山集仅三里路的韩楼、前刘庄我二、三营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我军健儿守望相助，左右策应，奋勇阻击，并机动掌握战机，向敌人反突击，击伤旅长，击毙团长，将一九九旅全部击溃，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主力对羊山的总攻。

“敌人要拚命的攻，我们要坚决地守，失掉阵地，按级追究责任。”团部规定的任务明确坚决，李有才营长暗暗地想：“多少天了，三营只是行军，没有立功的机会。这次战斗不打好，真没脸面见人了！”

对于防御战说来，前沿的配备、阵地的构筑是很要紧的。李营长细密地侦察了地形，命令战士构筑能够三面发扬火力的重兵器暗堡和单人掩体，清除阵地前妨碍射击的高苗植物，设置鹿砦和防坦克沟。

阵地前有两个坟包。李有才营长认为这两个坟包的得失，是战斗胜败的关键。他决定在这里先部署两个班的兵力，预备队为

一个排。

他命令两个连守阵地，一个连放在纵深，作为机动兵力。轻重机枪、迫击炮、小炮构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副营长巩福振放下耳机，兴奋地说：“好啦！转变战斗作风，打好仗，这次就看咱们三营了。敌人现在已经穿过柳园，找死来了！”他命令部队进入工事，工兵准备好炸药。不一会儿，敌人的炮弹就打过来了。战士们伏在工事里，目不转睛的注视着正前方约三百米外的青纱帐。

敌人露头了，以宽大正面的密集队形压过来。前刘庄的二营首先发起战斗，紧接着坚守韩楼的三营也开火了。

敌人分三路企图夺取韩楼前面的坟包，坚守这个坟包的是九连一班，当敌人进至七十米距离的时候，他们的机枪、步枪集中向敌人扫射，打退了敌人的突击。但敌人不甘心，又组织更大的兵力冲锋，一班寡不敌众，失掉了坟包。

三营整个阵地受到威胁，李营长命令八连增援。

阵地上硝烟弥漫，分不清田地、水洼和道路。接受了任务的冯彬志连长喊道：

“一排跟我来！”

他跃出工事，跳进二三尺深的水洼，战士们也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下去了。水淹过了胸部，李营长急得喊：

“部队统一下，水太深！”

战士们复仇心切，竟象没有听见似的，没有一个回转过来。

在两挺机枪的掩护下，冯连长带领一排通过了深水，冲到距敌三十米的土坎上。这时，坟包附近已经聚集了近百名敌人。一排的正副排长都挂了采，两挺机枪也发生故障，打不响了。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冯连长命令：

“同志们，准备好手榴弹，拚了！”

这不仅是一场火力战，而且也是一场精神战。谁能占据两者

优势，谁就能取胜。结果，刚刚接触，敌人就溃退了。

炮声枪声分不清，一个排的敌人从百十米外的高粱地里拥上来。三营机炮连三班班长王仕勤早就用食指扣好捷克式重机枪扳机，扫了一个扇面，打的敌人滚的滚，爬的爬，倒的倒，乱了一阵，沉静了。过了约莫五六分钟，七八个敌人爬起来，王仕勤又扫了一排子弹。突然，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一旁的战士接过机枪，继续射击。八连冲上去了。

七连副政治指导员李明带二排从右面越过三十余米的水地，向敌展开突击。一排手榴弹打出去，从高粱地里钻出了一个手执小旗的家伙，无疑是个军官。李明机警地从战士手里夺过一支步枪，两发子弹就撂倒了他。这个被击毙的军官，经俘虏证实，是敌五九六团团长王洪绍。

部队接受阻击任务后，模范班长杀敌英雄王老三十分有把握的向大家说：“我们要坚守，敌人就上不来。李胡同阻击战，敌人攻得那么凶都不行。”

当敌人在左侧向三营阵地进攻时，三营的勇士们打得敌人落荒而逃。副连长一声令下：“追！”王老三第一个跳出工事，率领全班追击敌人。

一个小时后，王老三班带着两个俘虏、三支步枪、三箱炮弹归来了。

访 宋 瑞 珂

王 匡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记者于前线某地，会见在羊山集战斗中被俘的蒋军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我与这个“中原停战协定”签字人，同时又是首先撕毁该次协定而忠实执行蒋介石围攻中原的主角，已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间，在汉口商谈中原停战问题的会议上。那时他穿着簇新的美国哗叽军服，金黄色的肩章和领章，闪耀着眩目光彩，装出十分威武的架子。可是眼前这位将军，却在床上盘腿抚膝而坐，面容苍黄憔悴，再无过去那种傲慢与骄横的神态了。“真想不到在这里又会面了。”我对他打了个招呼。

他谈起这次战役，很有顺序地叙述着各个微小战斗经过。他说：“你们（指解放军）包围得太紧了，简直是无路可走。炮火猛烈得使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住的房子里也落了好些炮弹，只差这么一点——他伸开两手比了比——就一切完了。”看他说话时的紧张神色，不难想象这位将军，内心至今犹有余悸。

停了一下他又说：“如果不是抱着‘固守待援’的心理，早就不打了。可是援兵呢？不过是一纸空文。”他随之指责起王敬久的指挥无能来。接着谈到六十六师的命运。他说：“我们原驻平汉南段信阳、广水一带，去年整编后六月底到了路西‘追剿’中原解放军，今年三月间调到郑州，四月间豫北一役，险些被你们歼灭。想不到未及三个月，这次羊山集之役，我们就这样完了。”

我给他计算了一下，这期间恰恰是一年零一个月。他忽然感慨地说：“是的，一年多了，这一年来变化真大，如果双方不打起来，说不定……”他恍然若失地停住了。“但是中原战争就是你开了第一枪。”我不能不提醒他，而且给他指出六十六师去年开始违约攻击中原解放区的罪恶事实。“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在花园广水之间先打响了，……回忆起来自然是……”他无力地低下了头，两腿垂下去，轻轻敲着床沿，再不愿说下去了。

（原载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鲁西南大捷的重要意义

(1947年8月2日)

刘伯承

我军在二十一天内，消灭蒋正规军九个半旅五万余人，其重要意义有二：第一是解放了数百万人民，收复了黄河南岸广大地区，武装掩护了修复河堤；第二是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开辟了鲁西南广大战场，给蒋介石进犯军准备了更好的坟墓。

蒋介石妄想制造黄河水灾，依赖黄河救命，未免太荒唐了。自从我军南渡黄河天险以来，蒋介石那种黔驴技穷、手忙脚乱的蠢相，实在令人好笑。

我军首先于七月七日在郛城消灭刘汝明集团的整五十五师，蒋介石连忙赶调豫北王仲廉集团的残兵败卒增援，并且特别从山东将王敬久调来指挥。不料王敬久刚一出手，跟着整六十三师之一五三旅就被消灭，他们又把三个师送到我们的口袋里，我们以神兵天降之势，把他们套住了，他们还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其中整三十二师和整七十师，随即被我干脆消灭，整六十六师被围不能动，作了我们钓鱼的钓饵。蒋介石惊慌万状，赶忙飞到开封，亲自部署，结果是把整六十六师的一九九旅送来上钩。现在蒋介石又东拉西凑，从汉口调来整五十二师之八十二旅，从潼关、西安一带调来整十师、整七十九师、骑一旅，从豫北调来整四十师，从郑州、洛阳调来二〇六师，并且叫有名的败将王仲廉

来指挥这个杂货摊子。试问有什么用呢？至多只能补足被消灭的九个半旅的缺额。大家看吧，那个姓王的已经完蛋，这个姓王的又来送礼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蒋介石的谣言。一则诬蔑解放军破坏河堤，再则吹嘘所谓国军在羊山集的空前大捷和刘伯承部的溃不成军。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已经学会了一条经验，蒋介石的一切宣传都要从反面看，所谓国军大捷的真相是如此，所谓解放军破坏河堤呢？也正是蒋介石自己阴谋决堤放水的烟幕。刘汝明正在执行他的命令破坏河堤，解放军有充分的责任、决心和能力，一定要严厉惩办这些杀人凶手。

我们这二十一天的战果，大略相当于去年下半年五个月内的总和，我军之愈战愈强，敌人之愈战愈弱，实已昭然若揭，不须再加任何说明。可以注意的是，蒋军上下士气之消沉，现已更为明显，因此更容易被消灭。不仅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动缴械者日益普遍，甚至七十师的正副师长，五十五师的副师长，乃至陈诚亲信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等高级将领，都不待我军查问，就自动说出他们的真实职务。这几个人都是刚刚从南京受了训来的，可见蒋介石的叫嚣和哀鸣，已经日益没有效力了。

为羊山阵亡烈士纪念塔题词

刘伯承

人民解放军鲁西南战役乃打开了战略反攻挺进长江的前门，
阵亡将士受到人民的纪念，永垂不朽！

刘伯承敬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

（注）据一九七九年七月八日山东省济宁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胡新立同志来信：羊山战斗纪念地——烈士陵园，建立在羊山上，周围是一望无边的鲁西南平原。羊山，在战争时期是战略要地的制高点，它是金乡西北门户，金乡失守，就等于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所以羊山乃徐州北门的一把钥匙。陵园建有宽大的五间“烈士纪念祠”，正面镶有五个鎏金的刘伯承同志亲笔题字，祠内有放大的刘伯承同志题字手迹：“人民解放军在鲁西南战地阵亡将士之祠，鲁西南人民为纪念他们而建之。”穿过纪念祠，便是高耸的纪念塔，高十九米，青石筑成，塔正面为毛主席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正面塔基上为碑文，叙述整个羊山战斗的经过，塔的北面就是这首题词。

向中原挺进

邵文彬

把革命战争迅速地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去！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常胜的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大胜和紧张的部署之后，继续向中原进军。

组成三路挺进纵队的大军，在八月七日黄昏，同时由鲁西南金乡至菏泽以南一线出动。

八月的夜晚是如此宁静，北极星在天空中分外明亮，只有路旁的大小池塘中蛙儿在歌唱，近村的犬吠和战马偶而一两声的嘶啼。

南征的铁流，一直望不清哪里是头，哪里是尾。从黄昏走到天明，宿营了，人们忙着一面工作，一面做饭，还要争取时间休息恢复体力。入夜，人马又继续踏上征程，披星戴月疾进，没有停歇。大家偶一回头，望望那明耀的北极星，便充满了信心，北极星在北方高照，是不会迷失方向的！

八月十一日，我中路纵队已在古心王集附近胜利越过陇海路。蒋军藉以贯通中国东西的大动脉陇海铁路，和在铁路沿线苦心经营企图作中原屏障的密密碉堡，被孤零零地遗弃在后面了。

这时正值雨季，时雨时晴，路途上的水塘，给人们平添了不少麻烦，过水前要脱鞋，过水后又要穿上。队伍人马众多，不能久待，所以跑跑停停，停停跑跑，人马疲劳倍增。但是大家都知

道：目前在反攻中克服困难，就是革命战士的头等任务。

连续行军几天了。连续行军和进入新地区中的生活管理、设营、警戒、筹划粮秣、请向导、路线调查和病员救护等等，都是一些纷繁的新问题，都需要作新的迅速的处理，需要很好的指挥。

八月十六日夜，部队在陇海路南的大牛岭、吴台庙、杨菜园一带驻下休息一天，并召开军直各行政首长会议，检讨几天来的行军和布置今后的行军工作。

这是一个大雨滂沱之夜。除了刘伯承司令员一人留在办公室处理军务，及张际春副政委被雨水远隔在政治部外，邓小平政委偕李达参谋长、郭天民副参谋长均冒雨前来主持会议。他们听取了各单位行军汇报后，即明确指示：当此反攻进军中，部队首长的任务是在于领导行军任务的胜利完成，并且详细指示行军具体事宜。为了改善生活，会议临时规定全军增加每日的菜金和粮秣；又为适应军直的组织行军的需要，加强原来行军指挥机构，决定正式成立军直指挥部，以军政处长杨国宇和民运部长穰明德两同志分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这是一个解决繁重的行军困难的会议，它给南征的千军万马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随后，队伍踏进了一直在坚持游击战争的豫皖苏解放区，被解放了的人民是那样兴奋地在沿途上向我们热诚欢迎慰问。

八月十四日，南征大军胜利地徒涉过了水深及腰的一道大河——涡河。

中路军直已迫近黄汛区——一个充满神话的地区。自蒋介石制造黄河改道后，这个地区在九年中是一片汪洋，断绝了通商行旅。最近蒋介石为了残害解放区人民，又使黄河归故道，但我们进入这黄汛地区时，这里仍是遍地积水污泥，莫辨途径，虽经当地解放区政府给我们准备了熟悉地形的向导，依然是困难重重。

八月十七日入夜后，到了汛区前的单城集，这里有区政府准

备好的向导带路，大队紧张地跟在向导后面去涉历这谜一样的地区。

近汛区了，我们走在前面的已经可以在繁星下隐约地看见前面地平线上显现出明晃晃的一片光亮，接着终于走到了泽国的边沿，只见沿岸是脚迹印，却没有一条路。从哪里入水呢？以后又从哪里上岸呢？向导只能指出方向，但不能指明准确的地点。经侦察研究的结果，确定从岸上脚迹印最多的地点下水，以先头标兵为基准，后行者紧跟上走，按向导指出的方向，探索着一步一步前进。脚底下是那样既滑又陷，而且凸凹不平。为着不致掉队和便于互助，队伍缩短距离，改成两路行军纵队。每个人都紧张地走着，如果失掉联络找不到部队，就有陷落到旁边深水污泥里的危险。跟行在行列中的骡马，要奋力地竖起两耳向前昂头，才能拔出蹄子继续往前走。北方人吆喝牲口的急促呼喊，与人马泼动泥水的声响，混合成轰震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千军万马徒涉汛区的伟大交响曲。

终于，在晨光曦微中，我们英勇地征服了黄汛区。挺进中的英雄们，从司令员到每个年青的战士，每个人都溅染一身黄黄的泥浆水。在黄汛区，刘邓大军留下了有历史意义的足迹。

刘邓大军南征记

唐平铸

(一)

汹涌澎湃的黄河，象一条蜿蜒的巨蟒，躺在广阔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在朦胧的月光下滚滚向东流去。

这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夜晚。战士们静悄悄地蹲在战壕里，各种渡河器材都准备停当，一门门大炮向南岸伸出长长的脖子，只等待指挥员发出攻击的命令。

午夜十二时整，我军大炮开火了。惊雷般的巨响打破了寂静的夜空，河对岸立刻变成了一片火海。千百只帆船载着解放军健儿杀向南岸。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十二万余人，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在三百余里的地段上突破敌人防线，从这条巨蟒身上踏了过去。蒋介石所谓可以代替四十万大军防守的“黄河战略”的神话，只一夜功夫就烟消云散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的序幕揭开了。

渡河的第二天下午，刘邓（当时我们都这样亲切地称呼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召集各纵队军政首长研究了行动计划。在一间不大的农村小学校的教室里，墙上被标着许多红蓝色箭头的军用地图布满了。

邓政委跟平时一样严肃、镇静，讲起话来斩钉截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纸烟，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由于一年来我军在内线

作战大量歼敌的结果，蒋介石被迫放弃他的全面进攻，而在山东和陕北两翼，集中兵力进行绝望的所谓重点进攻。现在，山东敌人聚集了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陕北十五个旅，十四万人。正象刘司令员所讲的：敌人搞的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是连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象这个哑铃的‘把’。现在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和全国各战场兄弟部队一道，在党中央的统一号令下，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这当儿，刘司令员插上来说：“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拦腰砍去。”他的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在座的同志们都笑了。

邓政委接着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刘邓讲话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讲完，第二个人插了进来讲，使你后来很难记住哪一段是刘讲的，哪一段是邓讲的。可是在人的脑子中却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概念：这是刘邓的意图。

刘司令员接着说：“一年来敌我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我们不能低估。这就决定了我们野战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要大胆地把敌人甩在后面，长驱直入地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象孩子穿的‘兜肚’，是长江向南面的一个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这时候，北面的敌人就会被吸引一部分到我们这边来，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担子就可能减轻一些，他们不但可以在内线继续歼灭敌人，而且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打出外线。这样，我们的担子就会加重，困难就会增多。不论在跃进途中，还是到了大别山，我们都会遇到……”

邓政委接下去说：“革命就是困难的事。对这次行动中的困难，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但是，我们是在全国各战场大举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热烈支援下来执行党中央规定的战略任务的。在蒋介石统治区，我们的游击部队还会配合和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行动，决不是冒险，而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毛主席指出：我们到大别山可能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力争第三个前途，坚持为跃进到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这是中央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阵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国。大家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出去，情况将会怎样呢？当然，我们在内线还可以继续歼灭一些敌人，但是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会渐渐消耗殆尽，我们很难持久打下去。蒋介石就是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里进行，这样来彻底摧毁解放区，达到他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罪恶目的。我们要打出去，破坏蒋介石这个恶毒的反革命计划。”

最后，刘司令员对我们的南征行动，作了具体的部署，并决定我们在出动前在鲁西南这个地区先打几仗。

炮声不时地在南面轰隆隆地响着。好久不下雨了，灼热的太阳晒得地面发出裂缝，高粱叶儿有些发黄。各纵队首长们骑着马，默默地离开会场从田间小路上往回走。刘司令员和邓政委的话，还在他们的脑际回旋。这些老战士们，大多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家乡就在大别山。然而眼下他们所思念和渴望的，不是久别的故土和亲人，而是怎样带领着自己的战士，去执行这千里跃进的伟大的战略任务，把锋利的钢刀插进敌人的心脏。

(二)

在我野战军强渡黄河以后，原来守在河南岸的敌人，因为害怕被我军歼灭，很快就龟缩到郛城和菏泽城里去了。根据刘邓的指示，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先攻打郛城、定陶，并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援兵。当时，蒋介石看到黄河防线已被我军突破，华东野战军主力又在津浦线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开始感到其在山东战场的左翼及后方，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挽救这种危局，蒋介石除了命令跑到郛城和菏泽的两个师在那里固守以外，又挖肉补疮，急急忙忙从豫北和陇海线抽调三个师和一个旅，星夜兼程北上，向我军右侧迂回，妄图迫我背水作战。敌人这一着，早在刘邓首长预料之中。当这些送死鬼刚刚赶到，我们在鲁西南战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他们。

我们部队在过河以后，战斗情绪极为高涨。各部队争着要打好南下第一仗，谁也不甘落后。接受任务要最硬棒的才觉得过瘾。年轻的指挥员们常常因为争任务，向上级“讲价钱”。头几仗，我们打得确实很出色，仅郛城一战，我们一个纵队就歼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及两个旅。歼灭定陶的敌人四千余人，我仅伤亡三百人，比例是十四比一。

我军在郛城、定陶等地作战的胜利，使前来增援的敌人不敢冒然前进，在巨野、金乡之线，摆成一条长蛇阵。当时党中央的精神是：应该在鲁西南这个地区放手歼灭敌人，歼灭敌人愈多，对跃进大别山愈有利。那时，我们的部队已经腾出手来，经过几天休整和补充，可以随时机动作战。刘邓首长决心抓住敌人主力还在运动中和队势分散的弱点，分割歼灭这股敌人。

各纵队根据刘邓的命令，以迅速突然的行动，将来援的敌人三个师切成三块，把敌人团团围住。敌人两个师挤在狼山附近的

六营集这个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小村子里，部队混乱不堪，粮弹异常困难。他们一面抢修工事防守，一面准备打开缺口突围。这时如果我们实行强攻，敌人会作困兽之斗。刘邓首长采用了“围三阙一”的打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我以一个纵队在村东开阔地上布置一个袋形阵地，另一部分部队从西面猛攻。果然，敌人队形大乱，纷纷夺路向东突围。两个师就这样全部装进口袋被我歼灭了。

然而，刘邓总是要求我们在胜利面前保持冷静和清醒。这次鲁西南战役的最后一次战斗——羊山集战斗，我们虽然打胜了，但是打得很吃力。羊山集这个村子，三面环水，背靠羊山，敌人到达后抢修了坚固的工事。开始我们连攻四次，都没有攻上。刘司令员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火线了解情况。他谆谆告诫前线指挥员说：“越是胜利，就越应当细心和谨慎，千万不能疏忽大意。你们应当亲自到前面去看看地形，了解打不下来的原因，看看下面还有什么具体困难，应当多和干部战士们研究研究。”他还说：“现在我们应当乘敌援兵尚未赶到的时机，迅速、坚决地歼灭这股敌人。这样我们就主动了。”

前线指挥员根据刘司令员的指示，在激烈的炮火里，到最前面去看了地形，征求了下面干部和战士们的意见。原来敌人接受了郛城等地被歼的教训，利用羊山制高点进行固守防御。我们前几次因为把突破口选择在东面和南面，一来因为有水不好打进去，二来受敌人制高点火力的封锁，打进去了也难于向村子纵深发展。第五次攻击，由于我们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抓住了敌人的要害，重新改变了作战部署，不到两天就把羊山集的敌人全部歼灭了。刘邓嘉奖了攻打羊山集的部队，表扬了他们英勇顽强、不畏艰苦的战斗作风。

羊山集战斗结束后，刘司令员挥笔写了一首诗
狼山战捷复羊山，

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
欣看子弟夺城关。

在我军强渡黄河二十几天连续不断的战斗中，共歼灭了敌人九个半旅，六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我们取得这个初战胜利后，情况却越来越紧急了，需要刘邓当机立断地作出决定：是在当地继续歼灭了敌人再南进，还是撇开敌人立即行动。

从全国战局来说，我们早些出动比较有利。当时山东陕北两个战场都很吃紧，我们迅速从中路突破，打到外线，调动敌人，便于这两个战场的兄弟野战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从敌情方面来说，我们在鲁西南久留也不利。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在七月二十日亲自飞到开封，从山东、陕北、豫北等地东拼西凑地调动了十一个师二十八个半旅共二十多万人的庞大兵力，陆续开到鲁西南来，对我军实施分进合击，企图利用我们背水作战的不利地势，歼灭我主力于黄河南岸，或者把我们“赶”回黄河北岸去。我们继续和敌人纠缠下去，会延误南下的时间。即令再消灭敌人几个旅，对全国战局也不会发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还有另外一条毒计，就是阴谋决开黄河堤坝，把我南下大军和黄河南岸数百万人民“淹死”在鲁西南。这样，在和敌人日夜奋战的同时，我们又开始了一场固堤防险的紧张斗争。邓政委根据确凿的事实，亲自撰文，通过新华社一再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蒋介石决堤放水的阴谋。李参谋长部署部队，放出水哨，严密监视水情。那几天黄河水不断上涨，早已超过了警戒线。敌机又不断轰炸河堤，有一处堤坝曾被炸开一个缺口，河水象猛兽似地向田野和村庄冲来。经过数千军民的奋力抢险，终于把缺口堵住。另外，敌人调来的二十几万人马，眼看就要到跟

前了。当时刘邓真是“忧心如焚”，整晚整晚都不能安睡。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立即行动，显然是不利的。

可是部队本身真要马上行动，却是困难重重。打了二十几天的仗，部队没有休整，对南下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大批的俘虏没有经过教育就补入部队，这样仓仓促促地拿去执行战略进攻的任务，是很危险的。

情况就是这样：或者是排除万难，勇敢地去执行那艰巨的战略进攻任务；或者是考虑部队本身的困难，让部队稍事休整，打几个胜仗再走。刘邓权衡全局，当即下了决心：“立即行动！”

这个决心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中央要我们在千里跃进途中，除了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以外，不与敌人纠缠，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在我军出动的同时，中央又命令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转出外线，开进到鲁西南；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从晋南强渡黄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地区展开，由东西两翼掩护刘邓大军从中央突破。

(三)

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刘邓首长采取了隐蔽的突然行动，命令一部分部队在黄河边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的声势，吸引敌人继续向北合围。正当敌人大军压境，向我合击的包围圈将拢未拢之际，我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于八月七日黄昏，突然地甩开敌人，向南急驶。千军万马，象无数支离弦的箭，向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直射而去。在中原无边的原野上，我们没有遇上一支国民党的正规军，他们都开到围攻解放区的前线去了。民团等地主反动武装，在我南征洪流的重压下，早已冲得不

见踪影了。我军很快跨过陇海路，向敌人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

我军的这个突然行动，给蒋介石造成了一个不小的错觉。他以为他的大军压境，我们既不能北渡（当时连日暴雨，黄河水势更猛），又不敢和他再战。他的结论是：“共军溃不成军，向南流窜。”根据这个结论，他的行动计划就是一个“追”字。

蒋介石为什么不采取前堵后追的办法跟我们决战，而只是在后面紧追呢？因为在敌人看来，我军既是“溃不成军”，在“向南流窜”的道路上又有陇海路、黄泛区，以及沙河、颍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大小河流的阻隔，他们就满可以利用这些天然障碍，把我们赶到黄泛区和沙河之间来“歼灭”我们，或者是用穷追的办法，把我们追垮。调兵遣将去“前堵”，时间既来不及，似乎也无此必要了。然而，正象刘邓所说，蒋介石的算盘又打错了。

果然，向北合围的敌人扑空以后，马上掉过头来向我们追来。由于敌人的飞机不断“光顾”，部队只能在夜间用很快的速度行动。那些时，天气闷热，常下大雨，部队从黄昏走到天明，有时浑身淋得透湿，疲困不堪。到了宿营地，一面做饭吃，一面侦察警戒，挖防空壕，找渡河器材，做群众工作。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几乎连恢复体力和晒干衣服的时间都没有。这时候，有些不了解全面情况和害怕困难的人就讲起怪话来了，埋怨“领导上不照顾下级的实际困难”。有的干部提出是否让部队休息一天，或者干脆打一两仗再走。可是刘邓南进的决心丝毫不动摇，他们坚持走，而且要快走。刘邓常向干部们讲：“慈不掌兵！部分人的饥渴和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和安全。此时此地的困难和危险，换取今后和全国的胜利和幸福。我们要学会算大帐。”

十一月十七日晚上，我们到了宽达三、四十里的黄泛区。黄

泛区是一九三八年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决堤使黄河改道造成的。这里广阔肥沃的田野，当即变成了一片汪洋，三十几万人民的生命，被黄河水吞没了。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为了残害解放区人民和阻止我军南进，又使黄河归故。当年的黄泛区仍然是遍地积水污泥，路途莫辨。部队通过黄泛区的时候，战士们臂挽着臂，手牵着手，踏进没膝深的污泥，象“拔慢步”似地迈一步拔一步。我们的刘邓首长，也和战士一起在污泥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到天明的时候，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成了“泥菩萨”。炮兵和汽车部队是特别艰苦的。汽车开进污泥里，就是开不走，战士们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许多重炮走不动，炮兵们就把零件拆卸了，一件一件扛着走。有些实在弄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地扔掉了。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在鲁西南战役中缴获敌人的，把它扔掉，战士们心里真不好受。

在通过黄泛区的第二天，部队来到了沙河北岸，有些人看到我们已经通过了黄泛区，离敌人远些了，心想一定会让部队歇歇再走。可是刘邓说：“背水作战，兵家所忌”。仍然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我南下大军在当地群众的支援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在南岸的接应下，打散了小股敌人，找到了船只，在两小时内搭起了浮桥，部队迅速地渡过了沙河。

(四)

我军渡过黄泛区和沙河以后，蒋介石这时才如梦初醒，察觉了我军的战略意图，知道我军不是什么“向南流窜”，而是有计划地向大别山地区进军。这对他的威胁非同小可！在慌忙火急中，他赶调了一个师零一个旅的兵力约三万余人，沿平汉线南下，企图先我到达汝河南岸，挡住我军去路，对我军来一个南北夹击。

汝河之战，是我野战军千里跃进途中最紧张、最激烈、最严重的一次战斗，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完成这次中央突破的战略任务的关键。从地图上看，汝河并不是一条很大的河，它不过是淮河的一条支流，河面不太宽，但水深流急，两岸陡峭。部队徒涉不可能，而渡口附近的船只，早被敌人砸沉和拖走了。

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先头部队到达汝河北岸，立即派人分头出动找船。找了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条群众隐藏起来的小木船。靠这条小船，一次仅仅能渡过一个班。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千军万马怎么能过得去？当时，我们的部队还在络绎不绝地由北向南开进。最前面的是野战部队，接着是野战军指挥部、中原局领导机关、以及随队的大批南下地方干部和数以万计从老解放区来的民工。这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差不多同时赶到，在汝河南岸占领了几处渡口，挡住我们的去路；而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有三个师，离我们只有五六十里地，一天功夫就可以赶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中间横着一条汝河，形势真是千钧一发，险恶万分！

我们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利用那条小木船和用木头高粱秸扎成的筏子，实行敌前强渡。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后，集中大炮、机枪向我强渡点猛烈轰击。敌机三五成群地轮番轰炸和扫射。河面上被炮弹、炸弹炸得掀起一根根水柱，子弹打得象雨点一般。战士们哪里顾得个人安危，一心只想渡过河去，为全军打开一个缺口。

第一批强渡的战士终于在敌前登岸了，从敌人手中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大雷庄，把第一个楔子塞进了敌人防守的南岸。与此同时，我们派去找船的同志，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又找来几只木船。他们冲破敌人封锁，冒着敌人的炮火，把船只拖到大雷庄附近硬是在敌前架起一座浮桥。我们一个主力团便飞快地从摇摇晃晃的浮桥上渡过去，和敌人展开了拉锯式的战斗。这座浮

桥就几乎成了我们全军的命根子。

离我们占据的大雷庄不远，有小雷庄、王庄和西王庄等村庄，构成一个马蹄形，从东西南三面把大雷庄团团围住。敌人在这些村子构筑了工事，以凶猛的火力向大雷庄我军阵地射击。黄昏前，敌人为了防止我大部队夜间渡河，在从油房店到汝南埠连绵几十里的河岸边，放起了大火。火光照亮了半个天空，汝河水也映得通红。河对岸究竟来了多少敌人，前线指挥员心中无数。当时电话线也被敌人炮火打断了，不能把情况立即报告刘邓。表上的时针，已经指向十二点。那时候，一分钟、一秒钟都是宝贵的。夏夜很短，再过四个钟头天就亮了，天亮以后再想渡过，就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了。

正在这紧急万分的时刻，我们的刘邓首长亲自到前线指挥所来了。在听了前线指挥员的报告以后，邓政委对李参谋长说：

“打开地图，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李参谋长指着地图，把我军前后的敌情向大家讲了。他说：“从这些情况来看，敌人是想拉住我野战军的主力，在汝河一带决战，打乱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大家默默地听着，感到情况比预料的严重得多。

前线指挥所离河岸很近，敌人的炮弹前一个后一个地爆炸着。同志们一面听着李参谋长介绍情况，一面担心着首长们的安全。有的同志要刘邓首长进到屋子里去，他们似乎没有听见，只顾看地图。正在这时，一颗炮弹突然落在隔壁院子内，轰通一声，炸得泥土砖瓦乱飞，浓密的烟雾腾空升起。同志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扯起地图，把几位首长拉进屋子里。

邓政委向大家扫了一眼，说：“情况就是这样，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

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站在一旁沉思的刘司令员提高了嗓子接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打开一条通路冲过去。”刘邓还再三询问前线指挥员，兵力是怎样部署的，什么地方放了多少部队，预备队控制在什么地方？还提出了许多问题，甚至涉及到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人们看到我们的刘邓首长在这种紧张严重的情况下，仍然从容不迫，镇静异常，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

刘邓在布置了战斗任务以后，准备随先头部队过河。前线指挥员担心首长从这里走有危险，建议他们从东西友邻部队那边渡过。因为那里情况比较缓和一点。可是邓政委干脆地拒绝了：

“不要管我们，你们打好仗就行。”刘邓在指挥作战的时候，从来不考虑个人安危；而对于自己的部队，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邓政委在前线布置任务以后，马上给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写了一封信：“（一）各部门立即将机密文件全部烧毁，以免遗失；

（二）桥头之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里了，直属队接第六纵队后尾过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以免前后接敌被迫作战；（三）预定宿营地在彭店一带，过河后到齐一个单位即指定专人负责带走，免受空袭。”

他们正谈着，忽然来了情报，说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三个师，已经和我们后卫部队打响了。情况真是急如星火，部队得马上行动。先渡到南岸的那个团经过一场激烈的拉锯似的战斗之后，前线两个旅的主力接着迅速渡过到河南岸，占领了王庄、东恒庄等大小七、八个村子，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从敌人的阵地上砸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我们边走边打，终于在毫无隐蔽的开阔平原地上杀出了一条血路。在激战中，我们许多同志为了执行中央突破的战略任务倒在血泊里了。有的连队伤亡过

半。干部牺牲了，战士自动代理指挥。他们都记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誓言，一个个象下山的猛虎一般向敌人扑去。进攻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会遭到这样惨重的打击，不得不向后逃跑。

刘邓到了前卫团以后，纵队的首长就代替团的指挥，旅长团长一见刘邓前来，也很快跑到前面去指挥营连。战士们看见刘邓和自己在一起，感到勇气十足，信心百倍，觉得什么敌人都可以战胜，什么困难都可以踩在脚下。

在火力封锁的地区，刘邓都是步行。我们的刘司令员，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大好，随着部队跑了十几里地，累得汗流浹背，上气不接下气。后来部队把敌人抛在后面了，刘邓才骑上马。他们那样镇定自若，边走还边和战士们谈着话哩。

下午一点多钟，部队到了预定的集结点——彭店。刘邓见了在前线指挥的干部们，一扫昨晚那种严肃紧张的气氛。刘司令员和蔼地对干部们说：“这一仗打得好！我们这次能够突出敌人的重围，主要靠我们向敌人采取了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的时候，要勇猛才能战胜敌人。敌人想把我们消灭在汝河两岸，但是在我们的勇猛面前，敌人的企图完全被粉碎了。”

邓政委接着说：“我们到大别山还有一道险关——淮河。你们稍微休息一下，明天拂晓前要攻下息县，夺下淮河渡口，准备渡河器材，以便部队迅速进入大别山。……”

正在说着，野战军的直属部队到了。刘邓立即跑到门口，和带队的干部一一握手，关心地问：“你们的人都来齐了吗？”刘邓和同志们虽然只有半天没有见面，但是好象久别重逢似的，显得格外的亲热和兴奋。邓政委大声向正在行进的部队说：“同志们，离宿营地只有一里多路了。你们到了地方，赶快做饭吃。吃了饭，烧点热水洗洗脚，争取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行动。”经过

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同志们听了首长这几句话，感到十分温暖，身上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劲，几乎忘记了疲劳，步子越走越快了。

八月二十六日，我南下大军到达了最后一道险关——淮河。当时，淮河正发着大水。黄昏时分，人们远远看到有一个人站在小船上，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在淮河上来回划动，不知在干什么。原来，那是我们的刘司令员迎着风浪亲自在探测河水哩！我们的刘司令员经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干部，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调查研究，不可莽莽撞撞，粗枝大叶。刘司令员在探明水势后，发觉淮河的水已开始在退了，我们到达时的大水是上游下暴雨造成的。他给指挥部写了一封信：“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可以架桥。”过了不久，指挥部又接到刘司令员从船上写来的另一封信，信上说，他亲眼看见有一个饲养员从上游牵马过河了，证明完全可以徒涉。于是，刘邓一声令下，千军万马立刻沿着用竹竿标志出的水道，浩浩荡荡涉过了淮河，先敌进入了大别山。

当时，部队很快流行了这样一首歌子，歌颂刘邓大军南征的胜利。

刘邓大军真勇敢，
渡河反攻鲁西南大捷歼敌六七万，
蒋介石正在手忙脚又乱，
我们又挺进大别山。
艰苦行军二十多天，
血战汝河胜利渡淮踏上大别山，
大别山好比一把剑，
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努力学会山地战，
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就能打胜仗，

同志们大家来比赛呀！
看谁是战斗英雄工作模范。
毛主席领导如明灯，
刘邓首长亲自指挥就是指南，
同志们挺胸勇敢往前干，
解放全国胜利曙光在眼前。

(五)

渡过淮河，部队很快踏上了弯曲的坡道。上了大别山，欢乐的歌声立时此起彼落地唱了起来。战士们仿佛把中原的风尘和连日连夜行军作战的劳累，一起丢在淮河北岸了。

大别山的八月，说不上是最美妙的季节，然而，那秀丽明媚的景色已使战士们全然入迷了。路边，开满各式各样的野花。山坡的一面是茂密的马尾松，另一面却是数不清层次的梯田。常言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一点儿也不假。这儿，就连山顶上也是水田连片，处处葱绿。村庄大都在高大的竹林掩映之下。在村头断墙上，可以隐约看到红军时代的遗留下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等大字标语。战士们，特别是亲历过鄂豫皖苏区斗争的老战士们，总是在这些经受了二十年风吹雨刷的标语前面停下来，看了又看，给人们带来多少充满欢欣和血泪的回忆啊！

大别山是这样富庶、美丽，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大别山的人民却生活在贫穷和悲伤中。很多房屋被敌人烧毁。人们穿的是破衣烂衫，孩子头上长满了癞子，不少人长粗脖子，面带菜色。他们搞不清我们是什么队伍，用惊奇和恐惧的眼光注视着队伍开过去。问他们的话，都说不知道，有的人甚至跑进山林躲了起来。

部队到了宿营地，分给刘邓休息的是一间黑洞洞的窄小的房

子。这家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正在煮稀饭。她自动盛了小半碗端给刘司令员，说：“喝口稀的吧！看，眼窝都塌下去了。唉！这大年纪还当兵！”刘司令员十分感动，一面接过那半碗稀饭，一面说：“老大娘，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回来了。”老太太低着头叹了一口气说：“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啊！”

休息了一会儿，邓政委派人去请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以及司政机关的部长、处长等来研究情况和任务。邓政委首先说：“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大别山处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是我军进行战略机动夺取中原和进军江南的重要战略基地。在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我们的根据地。这里的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对我们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我军曾几次退出这个地区，群众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加上我军初到，反动统治还没有完全打垮，还在暗地威胁群众，群众对我军这一次能否站得住脚还有怀疑。我们在大别山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和‘多打胜仗’，开动这两个车轮子，把革命推向前进。敌人一定会从其他战场抽出兵力来到这里向我们争夺和扭打。但是，我军从北方到南方，由平原到山地，由有后方到无后方，各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一定会感到不习惯，不适应。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寻找战机，歼灭一定数量的敌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政权，开辟新区工作。搞得好，打它几个回合，我们就有可能站住脚。”

因为房子里很黑，刘司令员端着一盏油灯走到地图跟前，说：“你们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三山四河：三山就是大别山、泰山、伏牛山；四河就是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我们解放了这个地区，把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歼灭在这里，就可以致敌人于死命。中原逐鹿，鹿死谁手？中国古代历史上，谁要得到中国，谁就得控制中原。我们同蒋介石争夺这个战略地区是你死我

活的斗争。我们坚持大别山，是义无反顾的。”接着，刘司令员具体地规定了部队的任务，用两个纵队在大别山北部堵住敌人，寻机歼敌。其余纵队在皖西和鄂东地区推进，实施战略展开。

(六)

在我实行战略展开时，蒋介石慌慌忙忙以二十三个旅的兵力跟过淮河，对我们实行追击和“围剿”，企图在我立足未稳的时候，利用我们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把我们歼灭或“困死”在大别山。

当时，在全国战场上我军正在实行外线进攻，但在大别山这个局部地区，我们却变成了内线防御；在战略上我们是前进了，但在装备、供应等等方面却后退了。部队的一举一动无不感到无后方作战的严重困难。同时，进到大别山的敌人，除了向我军进行“围剿”以外，还从日本人冈村宁茨和美国人那里学来了什么“三网政策”（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制造无人区，煽动地主富农武装叛乱，威胁群众不准接近我们，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作风。在优势敌人的进攻面前，在无后方依托和山高路窄、地形不熟、后勤供应得不到保障、伤病员无法安置等等严重困难条件下，我军一面连续作战，一面担负着工作队任务。但是，由于情况紧急，思想工作一时跟不上，有部分同志只看到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全国的胜利形势和本身执行任务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产生了对坚持大别山信心不足的右倾情绪和某些违法乱纪的现象。

刘邓首长抓住了这种思想苗头，九月下旬，在光山以南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邓政委在会议上，对全国形

势作了分析，他说：“党中央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现在，我们不但保存和进一步巩固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迫使蒋介石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同志们可以看到，中央这步棋下得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可是，我们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艰苦，而看不到全国战局这种新变化，个别人甚至产生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这种错误倾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刘司令员作了长篇讲话，他最后说：“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宣了誓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现在我们具体地消灭蒋介石反革命，我们的手不要发抖啊！每个共产党员称一称你这个共产党员是否足秤！”

王大湾会议以后，各部队争取打胜仗的挑战竞赛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十月十日，党中央发表了人民解放军宣言，颁布了解放军口号和重新颁发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通过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同一天，党中央还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党中央这些重要文件的发表，大大坚定了部队和人民群众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意志。大家感到前进的方向更明确了，胜利的信心更足了，战胜困难的办法更多了。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王大湾会议精神，部队继续完成战略展开，每个纵队抽调干部和老区翻身战士一至二千人参加地方工作。在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又增加了这样一支生力军，群众很快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在敌人到达大别山北部地区企图对我野战军主力实行合围时，我另一部主力突然乘虚出鄂东，歼敌地方武装八百余人，并在黄陂以东的柳子港、李家集歼敌五十二师

和新十七旅的一部分部队。接着挺进皖西的一个纵队，全歼了敌六十二旅四千余人。打了这几个胜仗以后，我军主力继续向长江沿岸推进，攻克了武穴、团风等重镇。这时，惊弓之鸟的蒋介石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我们马上要打过长江。他立即命令与我们在山南周旋的四十师和八十二旅，迅速尾追我们，阻挡我们过江。刘邓就在敌人不意中，指挥部队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广济的高山铺地区，把这股敌人全部消灭了。如果是在解放区的内线作战，消灭敌人一两个师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居然在大别山这种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也能整师整旅地消灭敌人，这就证明：只要我们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刘邓首长的亲自指挥下，发扬指战员的高度积极性和主动性，善于捕捉战机，即使条件再困难，也是同样可以取得胜利的。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大别山终于站稳了脚跟，实现了党中央指出的最理想的前途。这样，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以大别山为依托，直接威逼长江；陈毅、粟裕同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依托山东作战，主力突入豫东地区；陈赓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突入豫西，依托伏牛山作战。三路大军，互为犄角，布成“品”字阵势，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黄海的广大的中原土地上伸展开了手脚，向敌人实行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真正的中原逐鹿之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迫使敌人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个伟大的变化，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初稿写于一九六二年，一九八〇年
即南征三十三周年改写和补充）

掩护刘邓大军主力南征

程绍祥

七月二十八日鲁西南战役刚一结束，刘邓首长命令各部队抓紧时间休整，以利再战。当时，我在七纵二十一旅任副旅长，部队驻在巨野南面二十来里的张凤集。一天下午（我记得是在二十九日），太阳已经下山了，我们旅长胡华居同志急急忙忙走到我跟前说：“刘邓首长叫我们俩马上去一趟，说有要事交代。”我俩随即骑马上路，火速向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龙固集奔去。从张凤集到龙固集大约有十七、八里路，个把钟头就赶到了。

设在龙固集的总部，是一座极简陋的，座北向南的四合院民房。我俩一进院门，刘邓二位首长就从北屋里走出来和我们握手问候。进了屋子，首长还亲自为我们搬凳倒水。刘司令员又动手点燃一支蜡烛，放置在一张摊着地图的旧方桌上，就和我们攀谈起来。二位首长先后询问了我们部队的情绪怎样？减员多少？旅里其他同志和几个团的领导身体怎样？等等。我俩都一一作了汇报，并特别告诉刘邓首长，部队过黄河以来，打了胜仗，士气很高，坚决要求继续打仗，歼灭更多的敌人。两位首长边听边点头。接着，刘司令员扶了扶眼镜，仔细来回打量我们一番，用强有力的口气说：“叫你们两个来，就是有新的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我俩一听就高兴了。邓政委接着说：“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哩！”听邓政委这么一说，我和旅长都禁不住互相看了看。刘司令员说：“我们研究确定，把你们二十一旅和十九旅、二十旅

合并，三个团分编到十九旅、二十旅去，你们两个带着旅机关一部分同志和独二旅机关部分同志，组成新编的十一纵三十二旅。胡华居同志任旅长，程绍祥同志仍任副旅长，政委由汤成功同志担任。部队由独二旅的一个团编为九十四团，由七分区的两个团升级为九十五、九十六团。这项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而且要立即着手办。”刘司令员说到这里，突然收拢挥动着的右臂，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目光炯炯地望着我和胡旅长。一听刘司令员这一席话，我俩顿时不知说什么才好。邓政委看出我俩忐忑的表情，和蔼地询问了一句：“怎么样？听明白了吧！有什么想法和意见，说说嘛！”经邓政委这么一催问，胡旅长回答说：“我们拥护首长的决定。可是，这一下子把我们旅给编散了。我们对自己的部队总是有些留恋。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能打仗，还是发生了什么问题？”邓政委站起来说：“不是不能打仗，也不是有什么问题，过河以来，你们都打得不错嘛！”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地图跟前，双手扶着桌沿，转而对刘司令员说：“你给他们讲讲吧！”刘司令员拿起一个放大镜，示意我两个到桌跟前，指着地图，给我们讲述了这次调整部署的目的和意义。他指出：部队渡黄河以来，胜利进行了鲁西南战役，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蒋介石已经慌了手脚，急急忙忙调兵遣将，从陕北、山东和中原各地抽调二、三十万人到陇海一线摆开阵势，企图利用我军长期紧张作战疲惫之机，对我实行重兵包围，妄图迫我背水作战，把我们消灭在鲁西南地区。再说，我们的部队经过这次战役，也有很大伤亡，需要调整。刘司令员说到这里，直起腰来，用放大镜在手里轻轻地拍打着，有力地说：“可以告诉你们，在我们渡河之前，党中央毛主席就明确指示我们，为了粉碎敌人对我陕北、山东的所谓重点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我们晋鲁豫野战军渡河以后，要掌握时机把中央突破，贯穿到底，把战线从黄河推进到长江。向大别山和中原广大地区进击。现在，

毛主席已经下令，要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这是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大局，这是我们考虑问题和办事情的出发点。为了保证我野战军胜利跃进大别山，党中央、毛主席从大的方面为我们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部署。在野战军范围内，我们也必须调整一下部署，这才决定组建十一纵队，把你们两个放到三十二旅。你们的任务就是留在黄河边上一线佯动，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掩护我野战军主力实施跃进。”说了这一大段话后，刘司令走近到我俩跟前，挥动着右臂，指指北方，特意嘱咐：“最好造成一种我们要渡河北返的声势，把敌人吸引到黄河边上。如果敌人要想过河，设法不让他窜过河去，把他拉回来。如果敌人往南，到陇海一线，就积极开展攻势，再把他引向北边。总而言之，不要叫他尾追进大别山的部队。”刘司令侧身问邓政委：“是这样吧，你再说说。”邓政委点了点头，对我们说：“这次调整部署十分重要，回去要对旅里的同志讲清楚。你们能在黄河渡口一线牵制敌人愈多、愈久，成绩就愈大。要记住，你们的任务是迷惑敌人、牵制敌人，不要贪‘小便宜’，不要恋战，该打的时候就狠狠地打他一下，打一下就走，要多走路，设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转。这样，时间长了，可能有些同志想不通，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主力走后，你们的担子不轻，我们相信你们能够完成任务。”

两位首长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时，一下子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千万斤重，起初留恋老部队的那种感情不翼而飞。刘、邓首长的话音一落，我俩非常激动地向首长表示了坚决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二位首长看我们的决心很大，微笑着和我们握手，祝我们胜利。大约九点来钟，我们和首长告别。

在回张凤集的路上，首长的指示一直在脑际萦绕。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二野出击大别山的战略意图，当时只有纵队以上主要

领导才知道。我俩这次亲自听了刘邓首长战略出击大别山的部署和决心，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对胡旅长说：“咱们今晚就分头行动吧，你找旅里几个同志开个会，我到七分区去一趟，安排一下两个团的升级组建问题。”胡旅长说：“先回去开个会，我说不全的你补充，把首长的指示给旅里几个同志传达完你再去七分区。”当晚，我们开了会，便分别按计划行事。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这个我军建军二十周年的值得纪念的节日，十一纵在鄆城和郛城之间的一个镇子宣布成立。我们三十二旅在鲁西南大运河西岸南旺湖南面十里的柳林闸村召开了成立大会。胡华居同志、汤成功同志和我分别在会上讲了话。由于保密起见，我二野主力南进的战略行动没给部队讲，只是讲了要抓紧整训，准备执行新的战斗任务。部队求战情绪很高。

大约是在八月三、四日，纵队司令员王秉璋同志和政委张霖之同志向我们交代任务，指出：即日起作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行动；要多准备石灰粉、高粱杆等，以便多设路标，迷惑敌人。他们还指示：困难再大，也要坚决完成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出击大别山的任务。

八月六日，我旅奉命由南旺向北开进。当天进入梁山以西郛城以北地区。一路上，各部队大显神通，用石灰粉在各主要道路的交叉口撒上向北的标志，在一些能通过部队的徒涉场、渡口，用高粱杆摆成向北的箭头，有些部队还沿途不住地打空枪，弄得敌人不知所措，真的以为我们要北渡黄河。国民党从徐州、开封等地调到鲁西南来的部队，紧紧尾追着我们向北而来。

八月七日晨，我纵各旅集结在黄河南岸高河崖一带。当我们正在修筑工事时，蒋介石调来封锁黄河渡口的罗广文兵团、王敬久兵团也进至马楼、连楼一线。敌罗广文兵团整十师、四十师各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高河崖我旅九十五团及友邻部队的阵地猛攻。我九十五团指战员，在阵地大部被敌炮火摧毁的情况

下，顽强地实施反冲击，打退敌人，坚守了阵地。在我旅及友邻部队高河崖阻击战打响后，更加重了敌人的错觉，以为我刘邓大军主力仍在黄河岸边集结，随时可能渡河北返。当天，敌人在金乡、定陶一线的五、六个师迅速北进压缩，陇海线上敌人频繁调动，蒋介石已以重兵向鄆城、郛城包围而来。就在敌人重兵向北压缩的同时，八月七日晚，在刘邓野战军四个纵队以突然的动作兵分三路向南挺进了。此时，敌人还被蒙在鼓里。我旅紧接着撤出高河崖地区，在对我实行包围和尾追之敌的中间穿行，袭击和扰乱敌人，并在菏泽东北李庄地区，和兄弟部队一起歼敌六十八师一部。这一下子更使敌人捉摸不定，把我刘邓大军主力南进的行动判断为“北渡不成，被迫南窜”，仅分兵一部南下尾追，仍以大部兵力留在鲁西南地区，继续封锁黄河渡口，企图等我主力“回窜”。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从八月八日到十四日，一连五天，我们不停地在黄河南岸巨野以北的菏泽、鄆城、郛城、梁山等广大地区，从敌人合围圈的空隙中穿行。那时候，尾追的敌人距我们只有三十来里路，有时候只有十几、二十里路。愚蠢的敌人以为我们是刘邓野战军的主力，每追一段，总是小心设防，不敢妄动。我们则是要袭击他就袭击他，要走拔腿就走。记得大约是在十三日的晚上，我们进入成武县境。侦察分队报告说：不见尾追之敌的动静。我和胡旅长商量了一下，命令派一个七、八人的小分队，到离部队驻地七、八里外的地方，用树枝枯草烂柴点燃起十几堆烟火，再用轻机枪、步枪朝天乱放一阵。这一招果然奏效，不久，侦察分队报告说尾追之敌又跟上来了，离我们不到三十里。当即，我们连夜又向张凤集方向出发了。

连续五天都是整夜行军。我把马让给伤病员们骑，自己跟着部队走路。在走到张凤集东边二、三里远的一个地方时，我一边走一边打瞌睡，不小心掉进了塘子里。塘子水深岸陡，我一时抓不

到什么救生物，拚命在水里挣扎。几个战士见我落水，扑扑通通跳进塘里把我救到岸上。旅政治部主任段思英同志闻讯，赶忙跑过来，见我没什么危险，就风趣地说：“这一下，保险把瞌睡吓跑了”。也就是在这天晚上，我刘邓大军南进部队顺利地越过了蒋介石吹嘘为另一道“封锁线”的陇海铁路，进入我豫皖苏辖区。

我们在敌人包围圈中穿行的那些日子里，由于连日暴雨，河水猛涨，部队行动非常困难。加以我们旅的部队都是地方武装刚升级不久的，底子薄，没有什么雨具，每人仅有一块三尺长的油布用来遮背包，所以干部战士只好淋着雨走路。大雨过后，到处黄水淤泥，指战员们就手挽着手，一步一步在泥泞中挣扎着前进。有时遇到泥潭，随时都有被陷下去的危险。记得九十五团齐刚团长向我汇报说，他们一匹驮着弹药的大骡子，陷进了一个大泥潭，派了好多战士去拖，怎么也拖不出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泥潭淹没。

八月十五、六日左右，我们突然发现尾追和合围我们的敌人张惶失措，纷纷开始向南开进。很快我们就得到消息，我刘邓野战军已经越过黄泛区到达沙河一线，敌人发觉上当了。就在这个时候，陈粟野战军转入鲁西南地区的兵团，加紧策应刘邓作战。我们奉命转归陈粟野战军指挥。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公开对部队进行掩护刘邓大军南进的形势任务教育，号召部队不惜流血牺牲完成好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全旅指战员热血沸腾，斗志旺盛。不久，我们就开到郛城至单县一带，配合华野西进兵团，节节阻滞南下尾追我刘邓大军的敌整五师。十八日那天，我们得到消息：刘邓大军已通过沙河向南挺进，部队一片欢腾。

为了更有效地牵制敌人，八月下旬，我们配合华野四纵在单县的浮岗集地区歼灭敌人伞兵总队及暂二十四师各一部。这一下子，使敌人骑虎难下，不得不以约十七个旅的兵力与我们在鲁西

南周旋。

浮岗集战斗之后，我们紧接着又在敌合围圈中穿行。这时候，不少同志有些恋战，几次找到我要求打几个象样的仗，不要整天光走路。我们旅里几个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大力开展政治工作，使广大指战员明确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不能贪“小便宜”，一切都要服从刘邓大军出击大别山的战略需要。经过工作，较好地克服了恋战情绪。

接着，我们从浮岗集出发，在砀山和虞城之间穿过陇海路。在陇海路南侧，我们以小股部队频繁袭击敌人，阻滞敌人。当敌人一部正面向我运动的时候，我们又回头北返，再过陇海路，向江苏丰县前进了。

在丰县境内，我们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当时正是暴雨刚过，河水上涨，黄水滚滚，浪涛声声，部队一时无法前进。我们询问当地群众，得到的回答是：“这时候过河，除非是神仙！”我们派侦察分队沿着河的上下游察看，无船无桥，但发现有一段河面较宽，水齐腰深，可以徒涉，于是我们立即行动。那天是九十五团最先过河，由于水深流急，除少部分会游泳的同志很快通过外，其余大部分同志都是手拉着手试探着前进；走到河中间，九连副连长孙合彬同志脚下一滑，倒在水里，被水冲出几米远，才被同志们救起来。孙副连长已经喝了几口黄水，呛得无法站立，几位战士连忙互相面对面地把双手抓在对方肩上，将孙副连长扶到用手臂搭成的“担架”上，抬过河去。第二天，我们听村里老乡们传说“共产党的队伍昨晚是一人骑一个宝葫芦过河的！”其实，世上哪有什么宝葫芦，要说有的话，那就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是官兵之间的亲密团结。

八月末，我刘邓野战军主力经过艰苦跋涉，激烈战斗，克服重重困难之后，胜利地渡过洪河、汝河、淮河，进入了大别山区。在这同时，我陈粟野战军全部进抵鲁西南地区，使敌人陷入

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能摆脱我军的牵制南下作战，又无力在鲁西南地区有所作为。在这以后的一个时期里，我们随同陈粟野战军在鲁西南辗转作战，机动歼敌，先后发起沙土集战役、张凤集战斗，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我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迅速展开，立足生根。

（张国文整理）

汝河南岸的激战

尤太忠

从刘邓首长那里出来，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纵队首长给我们布置了任务：十八旅肖永银旅长带他的旅先攻下汝河对岸大小雷岗，从敌群中杀出一条通路冲出重围；我立刻到后面七、八里地，带我十六旅部队上来接防，固守大小雷岗及桥头堡，抗击敌人，掩护大军安全渡河。

凌晨三点左右，我把部队带上来了，但一共只四七、四八两个团加个旅直，（四六团事前就跟十七旅从东边渡河了）兵力不到七个营，而在我正前面的敌人是一个整编师。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任务可以说是艰巨的。但从我起到每个战士，都非常明确这次我们所担负的是一个特殊光荣的任务，我们所掩护的是向南进军的统帅部，最敬爱的刘邓首长就在我们身边；战斗的成败，关系着意义重大的战略进军。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在每个指战员心里掀起了无比昂扬的战斗意志。我们现在的两个团，可以当两个师，不只能战胜敌人一个师，也能战胜它两个师。

大小雷岗，离我军在汝河上架的浮桥的桥头约三、四里地，象两支触角伸在外面，护卫着桥头。大雷岗在右前方，部队南进时就从它旁边插过。小雷岗在左前方河堤旁边，离敌人主力所在的汝南埠很近。天还未明，敌人就不断用炮火向桥头及这两个村子轰击。敌人撤出大小雷岗前还放火烧了村里的房子，和村外的高粱杆堆，一时间，四野火光冲天，人喊马嘶，炮弹爆炸，枪子

呼啸，情形十分混乱。

我带四七团迅速进入大雷岗接防，布置一营向村外伸出三里多地，肃清村外敌人，并占据那一片开阔地，把部队散布开来，构筑简单工事。准备迎击敌人；二营作二梯队，在一营后面；三营在村子附近隐蔽。在一家老乡的破马房里，战士们打通土墙架上几根木头，堆一层土，作了我的临时指挥所。旅政委张国权同志的位置，在离我一百公尺左右的地方。我们分开两处，为的是准备万一牺牲了一个，还有一个可以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我旅四八团几乎同时进入小雷岗。此时，敌人已经重新占领了村子。于是，敌我两军就在黑夜里展开了一场混战。部队经过大半夜行军，又累又饿，但战士们十分勇敢，一鼓作气把敌人赶出了村子，一直赶到一个大水围子旁边，敌人躲了进去，扎了根，攻不动了，部队才在村外一里地处改造敌人工事，布下了防御阵地。

天亮前一刻，敌人被我们一夜间突如其来的攻击打懵了头，退缩到大、小雷岗前面一带集结，不敢进攻我们，只是拼命地用炮火向我阵地轰击。这时肖永银旅长已带着大部队往南插了。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动向，不知道我们是突围还是要找他们决战。

天刚亮，肖旅的李政委带着他们的后卫部队上来了。我和李政委正在大雷岗村子里研究天亮以后如何迎击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刘邓首长和李达参谋长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来到离敌人一二里的最前线，使我们非常兴奋，但更多的是焦急。这里是激战的中心，敌人的炮火正一阵一阵地在我们周围爆炸，弹片横飞，随时都会造成人员伤亡，但他们丝毫不动声色地站在外面，详细询问战斗布置，同我们一道研究和观察敌情，再三劝他们进掩体也不听，突然一颗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爆炸的冲击波差点把我们的帽子冲飞了，这时李政委和我才把他们强拉进了临时指挥所。刘司令员命令我们坚决守到晚上，直到大军全部过完才

能南撤。这时，他说什么我都说“是！”只希望他们赶快离开这个危险地区。刘司令员问我还需要什么，我考虑了一下，要了肖旅后卫部队的一个营以备万一。好容易等刘邓首长作完指示，我就赶快请纵队首长和李政委护送他们走。他们终于走了，但才走了十几步，刘司令员又返回来，叮嘱说：“会合的地点记住了吗？彭店！彭店！淮河边上的集结！”

望着刘邓首长向远去的背影，我心里非常感动，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即使在这里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准敌人一兵一卒扰乱大军南征的行列！

昨天是在夜里进入阵地，无法看清情况。这时我趁着曙色好好观察了一下敌情和周围地形。敌人依托汝南埠向小雷岗、大雷岗一带布防，形成一个半圆形同我们对峙。根据地形判断，敌人可能先攻取小雷岗，因为这个村子紧挨河堤，离桥头很近。敌人若打下小雷岗，我们就会失去依托，很难守住桥头。于是，我命令部队在河堤上安置了侧射火力，以备敌人进攻村子时从它的侧背打击它；又命令小雷岗的部队加速储蓄弹药，抢修工事。

果然，刚到六点，敌人的炮火就开始轰击小雷岗了。这一阵炮火十分猛烈，阵地上掀起了几丈高的尘土，一片迷茫，连前沿阵地也看不清了。由于炮火激烈，指挥部和前面的联络不时中断，但这种情况丝毫未影响战斗的正常进行。连长牺牲了排长自动出来指挥作战，班长牺牲了战士就起来指挥，到剩下一个战士的时候，就单独和敌人作战。敌人在成束的手榴弹投击和密集的机枪扫射下溃退了。

一场激战过去，阵地前面遍躺敌尸。但我们的伤亡也不小，营里要求增援。我看看时间还不到八点，今天却要准备和兵员、火力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敌人整日作战，不能轻易动用后备力量。我要求各团很好组织力量，准备再战。

八点多钟，敌人又发起进攻了。这次炮火更加猛烈，重炮、

迫击炮、轻重机枪，简直是象一群火鸟向我们阵地飞扑过来，弹片枪子横飞，火药味呛得人直咳嗽。炮火一停，敌人就气势汹汹一面呼喊一面进攻。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敌人占领了小雷岗前面一二百公尺的外围阵地。我命令后面的部队急速上送弹药。好容易抗住了敌人，但村子已被敌人占去了一半。

这时情况十分危急。小雷岗一丢，敌人就会沿着河堤直插桥头，大雷岗将陷于孤立，南进大军特别是野战军直属机关和中原局各单位，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截于汝河北岸，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这是紧要关头！

这时团里向我汇报，战士们眼红了，坚决要求把进村的敌人消灭，为牺牲的同志报仇。虽然现在大多数战斗班只剩下三、四个人了，但大家杀敌情绪很高。到拚的时候了！我决定立即采取措施，趁敌立足未稳，队形火力混乱，把敌人反击出去。一营还有一个后备连未动用，我命令他们准备出击，并命令纵队所有炮火及河堤上的侧射火力全部支援一营，要尽一切力量把敌人压下去！

十几分钟以后，我们的反击开始了。

我拿起望远镜，看见村南头突击部队中有一位提着手枪的干部，亲自带领全部上了刺刀的战士在敌丛中冲杀。敌人一看见这支人数虽不多但势头特猛的突击队，转身就跑。突击部队冲出村子，把敌人一直赶到村外坟地。这时，敌人远处的火器把那位带队的干部打伤了，但他还爬在地上指挥部队作战。我急切地想了解这位勇敢的干部的情况。团里来电话告诉我，他是四八团一营营长陈达同志。

与此同时，各排各班战士在我军火力配合下，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刚进村子的敌人还没摸清地形就遭到了一阵猛烈的冲杀，吓得晕头转向，纷纷溃败下去。为了巩固阵地，我命令部队停止

反击，原地构筑工事。

丢掉的半个村子又夺回来了，前沿阵地到处是敌尸，敌人完全没想到我们会来这一手，疯狂气焰完全被压了下去。

敌人攻不下小雷岗，士气大受挫折。他们也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守在这里。从此以后，就再没敢来攻小雷岗。

敌人在进攻小雷岗的同时，也炮击大雷岗，并且派小兵力来骚扰。我命令守大雷岗的四七团加强戒备，并派旅部的科长们下去检查情况，布置工作。但敌人主攻方向不在这边，战斗不算激烈。

当前面的部队同敌人激战的时候，南下大军正以四路纵队通过浮桥，沿着先遣部队冲出来的一条血路，沿着通往彭店、通往淮河渡口的公路挺进！一路上敌人飞机不断扫射，炮火不断轰击，但丝毫没能影响部队的行军速度。这种情况敌人看得很清楚，但又能有什么办法阻止刘邓大军从它鼻子底下穿过呢？我们这支部队钉在这里，敌人休想越过雷池一步！

小雷岗攻不下，桥就占不了。于是敌人改变了方针，想攻占我桥头右前方的大雷岗，把南下的大部队拦腰截断。

十点以后，敌人的攻击又开始了。他们集中所有火力，从大雷岗前沿阵地打到纵深，又从纵深打到前沿，还用四、五架飞机向阵地轰炸扫射。这一阵空前猛烈的炮火，打得阵地上昏天黑地，一片烟火尘硝，十公尺以外就看不见人，伏在地上的战士满脸都是沙土。但战士们对敌人的这次攻击，思想上早有了准备，很沉得住气。我们也从小雷岗战斗中吸取了教训，保存实力，不过早过远地打击敌人。炮火过后，敌人仗着优势兵力，用了四个连，一齐向我大雷岗阵地扑过来。虽然我们的战士很英勇，但这场战斗毕竟是艰苦的。四七团一营的尖刀连，就在村外几百公尺的开阔地上。他们只有临时挖的很浅的掩体和土坎作依托。敌人成群地拥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用成束的手榴弹往敌人堆里抛掷，

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敌人死伤无数。我们的好多战士也牺牲了，他们为了集体，为了几万大军的安全，在这难忘的汝河岸边，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敌人攻势很猛，但一到村边就攻不动了。村子里强大的火力几乎把所有的敌人都消灭在开阔地上。敌人的指挥官还想作挣扎，又立刻把后面准备的两个营投入战斗。我决心在这次战斗中给敌人以更重的打击，彻底把敌人压倒。我从各个团营二梯队中抽出了两个连，配置在村子两边，准备待敌人进入村子后，配合正面主力夹击敌人。

攻击开始，我站在一个地形稍高的土堆后面观察敌人情况。我的望远镜里出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

敌人的炮弹在我们的阵地前面爆炸了，但敌人阵地上没有一点动静。炮火停了，还不见敌人前沿的步兵有什么动作。起先我以为敌人要搞什么鬼把戏，但仔细一看，土堆边上有一个敌人的号兵正在脸红脖子粗地吹冲锋号，号声连我们这边都能听得清楚，但敌人的步兵还不动作。我看见敌人几个指挥官爬起来用棍子打那些兵，那些兵挨一下进一步，官一走又停了，气得那几个官东跑西打，暴跳如雷，哇哇乱叫。直到军官拔出手枪打死几个当兵的，那些敌人才畏畏缩缩地向前运动了，但都争着往后躲，不愿走在最前面。

经过一上午激战，敌人已被打得失魂落魄，士气消沉了。这个情况我们的战士也看得很清楚，大家情绪更加高涨。这时我命令所有火器一齐开火，刺刀在敌群中发出闪光，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顿时传来一声声惨叫，成堆的敌人倒在阵地前面，没死的东逃西躲，被挤倒在地上，许多人被踩死了。这简直象一窝乱蚂蚁。我从报话机里听到敌人的指挥官在声嘶力竭地喊叫：“攻不动呀，快来炮啊，‘共匪’凶得很！”

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一点多。这场战斗打得那样痛快，大家

兴奋得连饥饿、疲劳都忘光了。

激战过去以后，阵地上沉寂了，战士们开始整理工事。后面的机关人员、炊事员忙着往前沿送饭送水，往后抬伤员。昨天一整夜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睡觉吃饭。这时我站在路边向负伤下来的同志一一问候，他们虽然负了伤，但还向我说：“首长，我们的大部队都过来了吗？”我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把我们几万大军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我一面安慰他们，一面指着远处象潮水一样行进的部队说：“同志，你好好休养，他们正在很安全的南进！”

我返身观察敌人方面的情况，但见敌阵地上一片垂头丧气的景象，士兵正在懒懒散散地抬伤兵，挖战壕，收尸体……

敌人在一切力量使尽以后，对攻下大小雷岗完全失去了信心，只能用远炮和飞机骚扰南进的大军，但这点“阻力”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

到下午四点，我四、五万大军，二百多辆大车，全部安全地渡过了汝河。在这两军狭路相逢的汝河岸边，我们是“勇”者，我们以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压倒了敌人！

薄暮时分，敌人害怕夜战，龟缩进汝南埠。我们撤掉浮桥，离开了激战终日的大小雷岗阵地，向淮河北岸的彭店进发了！

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纪实

李德生

一九四七年夏天，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我军共歼敌一百一十余万，基本上遏止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大量歼灭敌人，建立新的解放区，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创造条件。这是我国人民革命新的高潮到来前夕的伟大战略决策。它将推动我国革命车轮，使之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当时，蒋介石正以陇海铁路为纽带，集中六十万军队，分别向我陕北、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钳形攻势，其战略部署犹如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党中央、毛主席，选定敌人中部兵力的薄弱环节，作了两翼牵制三军配合的周密部署，要求陕北我军把敌人引到长城以外，山东我军把敌人牵制在胶济线上，命令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从鲁西南实施中央突破，斩断陇海路，跃进千里，深入敌后，直插大别山，重建根据地。同时以陈赓同志率领的太岳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同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南进豫皖苏，三军形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配合作战。从而调动陕北、山东敌人回援，减轻敌人对我东西两大战场的压力。我南下三军，打出外线，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夺取整个中原地区，建立解放全中国

的前进基地。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西至平汉路，东达淮南路，北临淮河，南濒长江，山脉东西横亘，平原南北延伸，物产丰富，人口一千二百余万，为中原敌人最敏感的战略重地。在当时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直逼敌长江防线，威胁首都南京和武汉重镇，自然成为蒋政权的“心腹大患”。蒋介石必然会调集大军，与我争夺这块战略要地。因此，毛主席对我军跃进大别山的前途，作了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三种情况，都是要付出代价。刘邓首长深深懂得这一行动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全局的伟大意义，下定决心，不惜牺牲，以惊人的毅力和胆略，率领大军，创造性地实施了战争史上少有的、大兵团千里跃进敌后的无后方作战，“义无反顾地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的指示，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经过半年多极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实现了毛主席估计的最好前途。

—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夜，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东阿、玉濮两县三百里宽正面的地段，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把蒋介石的“四十万黄河大军”踩在脚下，展开鲁西南战役，连续作战二十八天，歼敌九个半旅以后，蒋介石慌忙调整部署，从其它战场调动十三个师共三十个旅的兵力，日夜兼程，兵分五路向我合围，企

图迫我主力背水连续作战。他还不顾鲁西南数百万人民的死活，阴谋在花园口再次挖开黄河堤坝，以水代兵，把我军淹没和消灭在这一地区，以堵住南线中央被我军突破的缺口。

原在山东战场围攻我华东野战军之敌军一部，这时已调到运河以东的洛宁、汶上和徐州、商邱地区；我主力经过连续作战，急待补充休整。又值阴雨连绵，河水猛涨，敌情水情万般险恶。是争取短期休整、配合华野部队继续歼敌，为南下创造有利条件呢？还是立即挥师南下，直取大别山呢？野司首长为此反复考虑，彻夜难眠。在此关键时刻，毛主席致电刘邓，授权他们在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他们机断处理。刘邓首长审慎地分析了敌情我情，决心不顾重重困难，抓住敌人对我合围未拢，误判我军必将北撤的有利时机，毅然决定：即日南下！电报军委后，毛主席立即复电说：“刘邓决心完全正确”。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南征壮举开始了。

为保持部队行动的隐蔽和突然，制造敌人的错觉和出敌不意，刘邓首长决定以一个纵队向黄河南岸佯动，造成我军北渡的态势；以中原独立旅沿平汉路东侧行动，分散迷惑敌人；以华野外线兵团五个纵队，积极寻机打击敌人，掩护我主力南进。而我野战军主力则兵分三路，以突然的行动浩浩荡荡南下。敌人开始错误地判断我要北渡黄河，继而，又错误地认为我在敌大军压境下，北渡不成，只好向南“逃窜”。因此，仅以四十六师一部南进至沙河布防，堵截我军，主力则分路尾我南追，妄图将我军一举歼灭在黄泛区。

黄泛区是一九三八年蒋介石以堵挡日寇为名，异想天开在花园口决堤，让黄河改道，从豫东人民身家性命之上斜刺下去，汇入淮河所造成的一片汪洋。如今蒋介石为了阻止我军南下，数月以前虽然把黄河当作“四十万大军”改回故道去了，可是黄泛区

内依然草长人稀，淤泥无际，浅处至膝，深则及脐，部队在泥潭中行进，徒步都很吃力，骡马、大炮、辎重、车辆行进更加困难。部队将重炮牛拉人推，有的拆成零件，扛着涉渡，酷夏烈日炙晒，敌机盘旋扫射，十分艰难。刘邓首长蔑视自古军队怕水不怕山的惯习，与全军涉水同行，鼓舞了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以惊人的毅力和无敌的革命意志，迅速渡过了黄泛区，又胜利地渡过了沙河。

此时，蒋介石如大梦初醒，方才察觉我军并非南逃，而是战略矛头直指大别山，于是急忙调动部队沿平汉路南下堵截。但此时平汉路已被我军破坏，要想重新调整部署，为时已晚。我军抓紧时间甩开敌人，轻装前进，直奔汝河。

不料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敌八十五师吴绍周部终于先我赶到汝河南岸之汝南埠，将我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及掩护首脑机关的第六纵队截堵在汝河北岸。此时，尾我南进敌三个师与我相距五、六十里，炮声时时可闻。刘邓首长亲至汝河岸边先头部队指挥所，召集六纵队领导干部布置强渡。敌人一排盲目炮弹在近处爆炸，尘土掩盖了地图，大家力劝首长到隐蔽处，刘司令员从容不迫，用手拭去图上尘土，严肃命令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冲过去，现在任何犹豫，都将对人民革命事业犯罪！”他同邓政委把指挥部移到六纵队司令部，亲自指挥渡河。五十二团一营首先抢渡登岸，与对岸大雷岗的敌人展开激战。工兵部队冒着敌人炮火紧张架设浮桥。天上敌机轮番扫射，浮桥一再被摧毁。在此危急时刻，邓政委听到有人叫“困难”，当即回答：“困难，确定是困难，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二十四日午夜，部队开始行动，刘邓首长随前卫团前进，纵队和旅的干部亲自到团、营、连具体指挥。指战员以有我无敌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天亮以前突过汝河，从敌人防御阵地中杀开一条血路。掩护了统帅机关、中原局和大批为开辟大别山根据地随军南下的地方干

部，突破了敌人的堵击。第二天夜里，野司和六纵队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邓政委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我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司令员先行过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刘司令员当即表态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我同意立刻执行！并亲自到河边探测水深，找到了可以徒涉的渡口水道，指挥部队渡过了淮河。八月二十七日，我主力经过二十多天的急行军，战胜敌人的前堵后追，越过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一道又一道的障碍，胜利进入大别山，象一把锋锐的利剑刺入了蒋介石的心脏。我军这一战略行动，牵制和调动了大量敌军，配合陕北和山东战场我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至此，实现了毛主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计划，我军在全国各战场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二

我军进入大别山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既要开辟根据地，又要牵制打击敌人，兵力应如何使用？刘邓首长创造性地运用了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刘司令员提出了我们在大别山的斗争，好象是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消灭敌人，一个轮子是发动群众。如果不同时开动这两个轮子，就不可能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也就不可能完成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原局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从每个纵队各抽调三个团或一个旅的兵力作为各军区、军分区基干武装，和南下干部一起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政权，发动群众，繁殖游击战争。野战军主力则集中机动作战，攻占县城，扫除土顽，寻机歼敌正规部队。这时，蒋介石凑集了二十三个旅跟过淮河，尾我追击。我军以九个旅的兵力将敌牵制和抑留在大

别山北面，而以五个旅的兵力分别向鄂东、皖西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十七个县的民主政权，取得立足之地。当时，中央军委还向我们通报了当前敌情，指出：敌湖北全境空虚，长江沿岸守敌甚少，我军如速出兵力攻占大别山以南、长江以北各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发展形势。野司首长研究了这些指示后，立即部署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以两个旅兵力留大别山北，伪装主力迷惑牵制敌人，而主力则大部南下：七个旅出鄂东，三个旅向皖西，以扩大解放区，拖散敌人，寻机歼敌。南下大军锐不可挡，一路扫除了守备之敌和地方反动武装，连克沿途城镇，直下长江岸边的江防重镇武穴、华阳。企图包围我转向皖西部队之敌六十二旅，在运动中被我全歼于张家店。在大别山首战告捷，我军声威大震，长江北岸三百余里，悉为我所控制，枪炮之声，江南可闻，形成随时均可渡江南下的声势。南京、武汉反动当局，惶惶不可终日，急忙宣布汉口至九江沿线口岸同时戒严，加强防范，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到九江应急。蒋介石也仓惶飞至庐山牯岭坐镇指挥，以图挽救危局。但大别山区敌军兵力已被我分别牵制各处，蒋介石深怕我渡江南进，急令敌四十师和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跟踪我军南下，赶赴江边，拦截我军。

我军见来敌孤军突出，决心杀它一个“回马枪”。据报，敌正从浠水向广济急进，途中将经过地形险要的高山铺。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两侧山峦起伏，公路蜿蜒其间，最南端为一狭窄的山谷，西面有一缺口，是一条一千三百米长的丘垅，表面是稻田，底下是深陷及膝的淤泥。这里正是歼敌的好战场。刘邓首长立即移至与高山铺一山之隔的胡凉亭指挥战斗。命令处于机动位置的我军主力，日夜兼程向心集结，两天内全部赶到指定位置。两个纵队和独立旅在高山铺四面设伏；两个纵队于外围机动和控制敌人，保障战斗进行。另以一支小部队化装游击队诱敌进入包围圈。当敌与我前哨接触后，误为“零星共军”，仍按四路纵队

沿公路南行。十月二十六日，敌人全部钻进口袋，其先头已达伏击圈最南端之洪武埭山。我军突然猛烈开火，四面夹击，激战终日，敌受重创，拚命突围，仍未逃脱。二十七日九时，我发起总攻，敌全线溃乱，一部残敌涌向南面缺口，陷进没膝的淤泥，纷纷向我军缴枪投降。这次战役，仅用两天时间，共歼敌一万二千六百多人，其中俘敌七千五百余名，给蒋介石以沉重一击，这是我军在无后方作战情况下大量歼敌正规军的巨大胜利。战后，党中央发来电报表示热烈祝贺。

十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议”及湘、鄂、皖、豫、赣、苏六省“绥靖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敌国防部长白崇禧亲任总指挥，统管以上数省军政大权，进行所谓“总力战”，企图拚力“消灭”我军，摧毁我大别山根据地，与我争夺中原。敌人除了以重兵分别钳制我华野部队及陈赓兵团外，并从豫皖苏和山东战场抽五个师，加上已进入大别山的九个师，共三十三旅的优势兵力，开始对大别山进行全面的“围攻”。

党中央、毛主席针对这一形势，及时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密切配合。……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为增强力量，中央军委又调来两个纵队加入大别山作战。

在敌人大规模合围、追击的形势下，我军执行毛主席内外线紧密配合，军民协同作战的方针，积极准备扯破敌人合围阵势，粉碎敌人的疯狂“围攻”。

面对严重的敌情，刘邓首长号召全军指战员，在决战时刻，英勇奋斗，不惜牺牲，保护群众。要求地方武装配合主力，对敌展开游击战争，破坏敌之交通补给，并动员群众，空舍清野。决

定将进入大别山的野战军主力部队和指挥部一分为二。刘司令员转入外线指挥，以新调来的两个纵队西越平汉路，向桐柏、江汉地区发展，以一个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方向发展，实施战略再展开，开辟三个新的根据地与敌作战。同时华野主力一部及陈赓兵团对陇海路、平汉路进行大规模破击作战。这样就在大别山西北面，构成外线迫敌阵势，从而牵制和拖散了围攻大别山的敌人。

邓政委则率三个纵队和鄂豫、皖西军区部队、地方武装，在大别山区坚持内线斗争，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以小部队牵制大敌，以大部队消灭小敌的方针，与敌周旋。当敌围我主力时，我外线部队兜击敌后路，内线主力分散机动，歼灭小股敌人；当敌主力被迫分散，我又适当集中，歼灭孤立之敌。军区部队、县区武装、游击队和野战军配合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其交通补给线和通信联络。我军还适时消灭敌地方武装，仅宋埠一战，就歼灭了由各地聚集在那里的敌保安中队及土顽骨干二千四百余人，狠狠打击了残酷迫害群众的地方反动势力，大大有利于我地方工作的开展。由于我作战方式灵活机动，行动迅速，战斗顽强，使敌人既不能集中，又不能分散，终日疲于奔命，被动挨打，最后只得收缩兵力，退守维护其交通线。

与此同时，华野主力一部和陈赓兵团，在平汉、陇海线破击作战中，破路八百四十余里，歼敌两万余人，攻克二十三座县城。陈赓兵团在西平以南将敌第五兵团部和第三师全部歼灭，有力地配合了我野主力在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

经过一个多月激烈、艰苦的斗争，敌人不得不从大别山调走十三个旅到周围应急。至此，我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区进行的大规模“围攻”。

看看敌人国防部，对这次“围剿”失败总结的“教训”，是

很有意思的。敌人认为“因守备兵力薄弱”，“造成目前鄂西严重局势”；又说：“敌常于我大军合围势态将形成时，行离心退却，以退却之部队，绕至我军后方，围攻我孤立弱小部队。”还承认“部队行动每为敌情所诱”致使“包围圈破裂，予敌北窜机会，影响全盘围剿计划，以致功亏一篑。”……这些在解放后为我缴获的敌人内部“绝密”文件，有力地证明了在大别山反“围剿”斗争中，刘邓首长卓越的军事指挥和我军的英勇作战。

三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刘邓首长在渡过淮河不久，即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全军在打胜仗、歼灭敌人的同时，大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并指出：使大别山人民“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军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

大别山是我党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鄂豫皖苏维埃政权，组建了人民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第一军，后又扩建为红四方面军。四次反“围剿”后，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及新四军五师，又相继在此与当地人民一起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我军主力曾三次撤离该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主武装对当地人民进行过多次残酷镇压，许多村镇被敌人夷为废墟，许多军属、烈属惨遭敌人屠杀，不少村庄只留下老弱妇孺，看不见青年和壮年。大别山人民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这时见到我刘邓大军重返大别山，一方面欢欣鼓舞，庆幸重得解放；另一方面又担心我军站不住脚，怕敌人回来报复。加之我军初到，反动统治尚未彻底摧垮，仍在暗地里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公开与我军接近。为了迅速展开，重建政权，发动群众，我军在寻机歼敌、打击土顽的同时，主力所到之处，组织大批工作队，深入群众，访贫问

苦，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全国各战场上我军大量歼敌的有利形势，说明我们是当年红军——鄂豫皖子弟兵打回家乡，是在歼灭了一百多万敌人以后的战略大进军，我军誓与大别山人民同存亡、共患难，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决不会再走，以消除群众的顾虑。在斗争环境复杂的地区，采取了秘密串连，组织群众，以保护群众的安全。与此同时，主力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和老区翻身战士，配合南下地方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会，领导群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开展游击战争，密切配合主力部队的战略展开。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许多优秀的工作队员，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群众的利益工作，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原六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马丰年，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工作队员。他在麻城县肖家坳开展群众工作时，不幸被地主小保队捉住。敌人用四颗铁钉将他钉在地上，威胁地问：“你还要不要穷人翻身？”马丰年同志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死了，穷人也要翻身！”终于被敌人挖眼割耳残酷杀害。中原独立旅宣传干事梁桂华同志，在圻春县边街六斗观开展群众工作，与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反清剿斗争中，因叛徒出卖被捕，押解途中，奋身跳下响水岩，又遭敌人残酷折磨，壮烈牺牲。当地人民将附近的水库命名为“桂华水库”，在她墓前立牌坊、刻碑文，寄托他们无限的哀思。这些优秀的人民子弟兵为建设大别山根据地抛头颅、洒热血，受到人民群众永恒的怀念和尊敬。

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中，野司首长十分重视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维护群众利益，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看成是我军“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邓政委曾严肃地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亲手制订的……不能看成是枝节问题，而是一个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事”。

“一切行动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

我军初进大别山时，部分地区在发动群众的斗争中，曾发生过打击面过宽、损害了中农及工商业利益的左的倾向，邓政委及时报告中央予以纠正：明令停止了“急性”土改的做法，改变了农村的过左政策，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规定。对违犯政策纪律的事情抓得很紧，处理得很严。在行军作战途中，野司首长和统帅机关，处处带头执行群众纪律，不放松点滴小事。刘司令员在胡凉亭指挥作战时，发现警卫人员在地上拾了一支拐枣吃，立即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警卫员把钱给老乡送去。野司每到一地，都要组织通信员另挖厕所，邓政委还亲自检查此事，再三提醒大家尊重群众的生活习俗。隆冬严寒时节，为了不用群众的柴禾烤火，李达参谋长亲自带领警卫排上山砍柴、背柴。有一次，邓政委和李先念同志等到皖西视察工作，有群众反映：小保队抢了他一头牛，解放军赶跑了小保队，把牛也给牵走了。邓政委立即让部队查清此事，迅速将牛送还老乡，并道了歉。他告诉大家说：“我们能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会不会被敌人赶走，决定的一环，就是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你们是做这方面工作的，你们的一举一动，就象一面镜子，群众就是透过你们来认识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因此，我们要时时刻刻，处处注意自己的行动。”由于部队抓紧了纪律教育，出现了许多遵纪爱民的事迹。刚进大别山时，一天夜里滂沱大雨，有一个班来到老乡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房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透，冷得发抖，也不进屋。某部重机枪连过旧历年时住在群众家，为了尊重老乡过年不泼水的风俗，全连一整天没有洗脸。这些乍看起来都是生活小事，却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老乡们高兴地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真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由于我党我军与人民亲密无间、血肉相连，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高山铺战斗前，当地党和政府动员群众，连夜舂米，支援军队，并在几天内备齐一千多副担架。战后，迅速将我军七百多名伤员转运至斌冲山区。战斗中，派出武工队和民兵为我军带路、侦察敌情、运送弹药、打扫战场，保证主力歼敌的胜利。一位不知名的民工，在战斗中冒着密集的炮火，爬上阵地，为战士们送干粮。一路上，他自己也负了重伤，连干粮袋也打穿七个弹孔，当干粮送到战士们手中时，这位民工英勇牺牲了。在敌人向我大规模“围攻”期间，我军主力与敌转战，部分伤病员分散在曹大山、谈家沟一带养伤，处境十分危险。老乡们日以继夜看护调理，喂汤熬药，象对待自己亲生儿女一样。敌人进山搜捕，群众白天将伤员背到深山岩洞里隐藏，晚上接回家中休息。曹山长凹张顺昌，家里住九名伤员，他常去毛咀、白水为伤员买肉，被敌人怀疑抓去审问，吊在梁上，拷打得死去活来，也未向敌人暴露情况，掩护了伤员的安全。皖西金（寨）东县委书记白涛同志被敌杀害后，暴尸城关，敌人扬言：“谁敢收尸，与白涛同罪！”住在附近的老贫农吕绍先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在群众的帮助下埋葬了白涛同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人民，与人民子弟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刘司令员在回顾这段斗争历程时说：“这就是表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我们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依靠的是碉堡……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在大别山战斗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

四

大兵团跃进敌人战略纵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是一场十分艰巨、十分严重的斗争。我军进入大别山以后，刘邓首长向全军发

出庄严号召：“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愈困难愈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广大军民在重建和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

我军远离晋冀鲁豫老根据地，千里跃进至敌占区进行无后方作战，面临物资供应的严重困难。毛主席和党中央于九月中旬电示：“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人员、粮食、被服、弹药一切从敌军和新区取给。”我军初入新区，开始是利用旧保甲筹借军粮，以后是在解放了的城镇中征税和向商人筹借物资的办法。并号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部队在紧张频繁的斗争中，没有鞋子穿，就组织战士们学习打草鞋；没有足够的药品，卫生部门利用食盐水等代用品，为伤员消毒，并组织卫生人员采集中草药。最困难的时候，有的部队二十多天没有吃到油盐，有的部队在断粮的情况下，拔野菜或以清水煮马肉充饥。高山铺战役之后，气候已转寒冷，十万大军尚着单薄的夏衣在山区转战。刘邓首长决心发动全军将士自己动手解决冬装。各部队派出采购人员，根据规定的政策，向商家和群众商购、筹借布匹和棉花。干部战士动脑子、想办法，用树条代替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将布染成灰色，请当地老乡传授缝衣技术。刘司令员还亲自教干部战士用搪瓷碗扣在布上裁领口。全军上下，一齐动手，终于克服了困难，穿上了棉衣，战胜了大别山严寒的威胁，满怀信心去迎接更加艰苦的考验。

我军从北方来到南方，从平原转进山区，环境的变化，给部队战斗、生活带来不少新问题。干部战士对南方气候变化、生活习惯、地形条件极不适应。吃大米，爬高山，走田坎小路，进行山地、水网地战斗，均成为新的课题。时值阴雨连绵，道路泥

汴，山高路窄，重炮和大车都不便行动。而且敌情严重，为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围攻，部队经常处于紧张的行军和作战中，得不到休整，痢疾、疟疾等疾病造成部队大量减员。特别是在进入大别山初期，无后方基地，伤病员得不到妥善安置，不少指挥员产生思想顾虑。有的同志过多看到局部的暂时困难，产生了右倾情绪。刘司令员、邓政委及时在王大湾召开了会议，指出我军战略进攻的伟大胜利和重要意义，强调了要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加强时事和阶级教育，增强斗志，克服右倾情绪，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为适应大别山的斗争环境，缩减了机关，减少了重武器和牲口，以利山地机动。各部队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南方战士与北方战士展开互助等办法，引导部队熟习南方环境的作战与生活习惯。并在部队普遍开展了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斗争意志。高山铺战斗前夕，刘司令员来到六纵队，对连以上干部讲话说：“革命战士要勇敢。‘勇’是男字的头上扣上一个英雄巾嘛。”刘司令员的讲话传到部队，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信心倍增，勇敢地投入歼灭四十师和五十二师八十二旅的战斗，终于取得了全胜。

在重建大别山斗争中，敌情严重，战斗频繁。有的连队经过昼夜行军，连续战斗，病员、伤员大量增加。当敌人重点围攻开始以后，形势更加严酷，险象丛生。为掩护桐柏、江汉、淮西三个地区的战略展开，配合陈粟野战军、陈赓兵团在外线歼敌，刘邓首长号召全区军民忍受最大的困难和艰苦，将敌人几十个旅的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吃大苦，耐大劳，为全局的胜利而作出牺牲。我主力部队在敌人合围开始后，不顾疲劳，忍受饥寒，以紧张的急行军，适时跳出包围圈，转到外线，不断消耗敌人，并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有的部队一夜之间奔袭一百二十多里，甩开敌人主力，寻机打击敌后土顽；有一支部队连续行军一天两夜，行程二百四十里，只吃了一顿饭。刘司令员眼睛不好，年事已高，

常拄着棍子爬山越岭，同部队一起行军作战，备受艰苦。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刘司令员率野司机关及一纵队向淮西展开，在光山县西南北向店之菜园，与敌整十一师不期遭遇，陷入极端危急的情势之中。刘司令员沉着果断，凭借大雾的掩护，采取紧急措施脱离敌人。当时，他骑在马上轻松地说：“这是一股迷雾，把敌人迷住了。《西游记》确实写得有道理，一碰到危险的时候雾就起来了。”但事后他经常以此告诫部属说：“这是我治军数十年第一次扮演了——‘李逵’。”在腹心地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地方干部，以英勇顽强的精神与敌周旋。他们风餐露宿，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袭击分散孤立之敌，摧毁敌政权，保护我政权。我分散行动的工作人员和隐蔽的伤病员，在敌人“清剿”、“驻剿”的艰难时刻，自动组成战斗小组，到处打击敌人，牵制敌人。许多同志英勇不屈，壮烈牺牲。活动在圻春张家湾的工作队员和伤病员，在沉重打击敌人之后被敌俘获，二十多人在高唱《国际歌》声中英勇就义。其中一位姓吴的干部临刑前对群众说：“老乡们，不要悲伤，我们不久就会胜利，敌人一定要被消灭！……”话未说完就被敌人开枪杀害了。一九四八年元旦，邓政委在敌人重点“围攻”的危急、困难情况下，组织了机关团拜，并检阅了警卫部队。战士们连夜剃头刮脸，把破烂的军装缝补得整整齐齐，成营横队排列在山角的田埂上。天还没有大亮，邓政委和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向警卫部队走来。邓政委用洪亮的声音向大家拜年，鼓舞大家坚定胜利信心，克服困难，紧紧地把敌人拖住，坚持到最后胜利！频繁的战斗，恶劣的环境，残酷的斗争，对我广大军民是一次最大的磨练。

我军自一九四七年八月进入大别山，经历了七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鄂豫、皖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新创造了桐柏、江汉根据地和军区，使大别山和豫皖陕、豫皖苏连成一片。半年多时间，先后歼敌十九万多人，

解放县城一百余座，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一起，在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中原地区，完成了面的占领，迫使敌人龟缩到铁路沿线，把敌人筹集军需、补充兵源、进攻我军的后方，变成我军继续歼敌、发展革命力量的前进基地，调动了敌人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到中原地区，为大兵团逐鹿中原，大量歼灭敌人打下基础，使全国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取得了战略上的伟大胜利，为尔后的淮海决战和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军从战略防御的内线作战转入到战略进攻的外线作战，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光辉的文件，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而且“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革命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

张 家 店 战 斗

郑国仲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队作为刘邓南征大军的左翼队挺进到大别山皖西地区展开。接着，我纵主力西调豫南，寻机歼敌，同时决定由我带领八旅坚持原地区与敌周旋，配合开展地方工作。十月，在刘邓首长的统一部署下，又命令我纵主力乘皖西敌主力被我调走，急速东返，趁虚歼敌，我纵七、八、九三个旅又向心集合于六安张家店，在运动中一举歼灭蒋军方先觉部八十八师六十二旅。这是我军进入大别山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首次取得的全歼敌一个正规旅的重大胜利。给千里跃进大别山进行无后方作战的这支战略突击队提高了胜利信心。给大别山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以很大鼓舞，同时也打开了皖西斗争的新局面。

尾随侧击 拖住敌人

我纵七、九两个旅由陈锡联司令员、彭涛政委率领，于九月中旬西进豫南以后，进犯皖西之敌便乘虚而入，重占我主动放弃的舒城、芦江和六安等城，活动猖獗，气焰嚣张，妄图乘我立足未稳，把我赶出大别山。针对当时敌情，坚持在皖西的八旅也采取积极行动，一面与敌周旋，一面寻找战机，歼灭敌人。

我们在多路进犯的敌人中，抓住了入侵舒城的这一路分散孤

立之敌。这股敌人是蒋军嫡系整编八十八师师部率领的主力六十二旅。这个旅大部是美式装备，受反动教育较深，有一定的战斗力，而且善于防御作战。这个敌人过去在冀鲁豫战场的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中我们与它较量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经过重新补充训练，蒋介石又把它调来皖西，真是“冤家狭路相逢”。我们把敌情查明以后，及时报告了野战军和纵队。同时，我和八旅几个领导又分析了敌六十二旅的活动。认为它虽然气势汹汹，连占我主动让出的城镇，但它受过我们打击，慑于我军威名，心有余悸，色厉内荏。从各种征候看，它的意图是乘虚占我城镇要道，重新控制皖西，而不象是找我主力决战。而且原在皖西的整编四十八师等部队又被抽调西援豫南，六十二旅是孤军深入，给了我们以歼灭的好机会。但是，我们也考虑到，要歼灭这股敌人，一个旅的兵力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决定向野战军和纵队建议：集中我纵主力，抓住战机，歼灭敌人，很快，我们就接到刘邓首长给我纵的指示：东敌西调，皖西空虚，迅速回师，寻机歼灭分散薄弱之敌。同时，也得悉陈、彭已率七、九两旅冒雨从豫南兼程东进。我和八旅干部商量，为了不让敌人脱身，就把分散游击和配合地方工作的部队集中起来，尾随侧击，拖住敌人。从当时情况来说，敌人想跑也难跑掉，但我们兵力少，要围住它也围不住。我们便决定一直跟着它，咬住不放，等主力回师再收拾它。

在我纵主力回师之际，六十二旅又从舒城出侵桐城，沿舒、霍（山）公路西犯。沿途，我八旅不断派出小部队对它进行袭击；十月六日，又在舒城以西的南官亭附近，对敌殿后部队实施侧击，给敌以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敌虽不断受我尾随堵击，但因不明我之意图，所以仍无所顾忌地继续向西进犯。一直到七日深夜，当它与我回师的九旅先头部队接触以后，发现我主力，预感不妙，才慌忙回窜到毛坦厂西北的抱儿岭一带。这时敌人已

察觉我纵正部署兵力对它合围，遂于八日拂晓开始向北退缩。敌人的这些行动，更证实了它畏首畏尾，不敢与我决战。于是我立即发报向陈、彭建议，由七、九两旅顺势在敌西侧翼追歼敌人，由我率八旅继续沿敌人东侧翼跟踪追击。我命令部队不怕疲劳，不怕敌情多变，死死咬住敌人，决不让它跑掉。

主力回师 追围逃敌

本来是一个旅对付敌人，现在七、九两个旅赶回来了，追歼逃敌的兵力就占了绝对优势。

部队兵分几路，紧追敌人。着慌的敌人也利用沿途的山地，以小部与我接战，且战且退，掩护主力向北逃窜，妄图与六安驻敌整编四十六师会合，摆脱它面临被歼的命运。我们在追击路上，为了及时掌握敌情，便于组织战斗，各级都靠前指挥，带领先头部队勘察道路，判断敌情。部队在崎岖的小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搜索前进。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迅速围住敌人，全歼敌人，打好挺进大别山以来的第一个大仗。

仓惶逃窜之敌见左右两侧有我部队平行推进，前有堵截，后有追击，怕夜间行动对它更为不利，天不黑，就全部猬集在六安东南六十里的张家店。敌人停下了，我们没有停。半夜，七旅二十团迅速从敌西侧迂回到张家店北面，抢占了几个山头，堵住了敌人北逃和南援的道路；九旅二十六团也抢先占领了敌西南的外围高地；八旅一部则直插东面，控制有利地形。至此，各旅先头部队已把敌人围住。

被围在张家店的敌人，这时象一头刚关进笼子的野牛，困兽犹斗，拚命挣扎。天刚破晓，他们就选择北面为主要突围方向，以整连整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对我七旅二十团阵地猛扑，妄图夺路向六安逃窜。我先头部队密切协同，一次又一次击退了

敌人的突击。刚赶到战场的后续部队也先后展开，从侧翼向敌主动进袭，使敌多方受击，有效地制止了敌人的突围。同时，从六安前来增援的蒋军四十六师三个团，到达张家店北三十里的中店、槐树岗一带，被我七旅二十一团有力地阻挡在那里。

前面正在激战的时候，我和八旅干部赶到张家店，登上南面的一座小山，观察当面敌情。当我见到部队的行动既迅速灵活，又大胆勇敢，把敌人围得紧紧的，心里很高兴。眼看天马上黑了，正可以发挥我们夜战特长，迅速发起攻击，消灭敌人。可是，纵队的主要领导同志现在还没有赶到。我很着急，心想，如果我们攻迟了，敌人可能突围跑掉，或者援兵赶来，这个仗就难打了；弄得不好，就打不成了。我考虑再三，觉得争取时间就是胜利。于是，我当机立断，立即把七旅赵兰田旅长、九旅童国贵旅长都找来，与八旅马忠全旅长一起研究如何打好这一仗。当时他们也和我一样着急，一见到我，就建议赶快动手。我看他们的信心很足，决心很大，就对他们说：现在敌孤立受围，立足未稳，合肥来不及增援，六安援敌一时过不来，我们兵力占优势，力争在今夜采取速战速决的手段，一鼓作气把它吃掉。我还提醒大家，在无后方条件下作战，不但解决战斗要快，而且还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我们很快统一了思想，确定当晚总攻，一面部署兵力行动，一面报告了纵队。

速战速决 当夜歼敌

张家店是一个东西向、里把路长的小集镇，有二百多户居民和商店，住房大多数是泥墙茅顶。居民、商人见国民党六十二旅闯来，除年迈老人外，几乎全部逃避一空。如惊弓之鸟的敌人，一进镇随即抢劫钱财物品，据房为营，并立即赶筑防御工事。敌人利用镇周围广布的池塘，水田和处长满小松林的土丘山岗交

织相间所组成的地形，修筑了外围工事；敌还在四周有旧时遗留下来的寨墙水沟的原有基础上，修缮加固了防御工事，各要道口又立桩布寨，挖掘堑壕，据守的民房都有两层到数层的枪眼可以互相支援。敌人的指挥部就设在镇西北的一个庙里。

根据敌人防御情况，决定八旅由东、东南，九旅由西、南两面，七旅由北对张家店实施围攻。战斗分为两个阶段：先是肃清外围，然后发起总攻。这时，附近地方政府听说我们要消灭张家店敌人，赶忙组织很多担架队来支援作战，增加了我们的后勤保障力量。

肃清外围的战斗，于黄昏开始。各参战部队虽经过连日行军、追击，极度疲劳，但眼看今夜要打个漂亮歼灭战，干部、战士个个斗志高昂，作战勇猛。我们部队有打上党、攻羊山的经验，战术动作熟练，战斗作风顽强，指挥也果断灵活。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扫清了外围据点，直逼张家店前沿阵地。

夜十时，我们向敌发起总攻。先是集中各旅山炮、迫击炮向敌前沿和纵深猛烈射击，直打了一个多小时，一阵阵密集而又准确的炮火，迅速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配系，压得敌人的枪炮很长时间当了“哑巴”；紧接着，纵队的几门化学迫击炮，也集中向镇内敌人的纵深连续猛击，很快击中了敌人师指挥部，又引燃了镇内茅屋，顿时火光四起，敌人大乱。我部队乘势猛攻，九旅一部首先在南面突入镇内，七、八两旅的部队也同时由东、北两面向敌猛压。一部敌人妄图向东突围逃窜，被八旅堵住、赶回。这时，敌指挥系统已被我打乱，八十八师副师长张世光看事不妙，便带着十多人，沿着张家店东面后河逃跑。无头之敌乱作一团，不堪一击。我攻入镇内的部队，一面勇猛歼敌，一面奋勇救火。拂晓，整编八十八师师部及六十二旅已被我全部歼灭，俘敌少将副旅长唐家楫以下官兵四千七百余，毙敌九百余人。十月十日天明，除了阻击六安援敌的七旅二十一团守在阵地

外，各旅部队象撒开的大网一样，从战场四面八方收拢来，押着俘虏，抬着枪支、武器、弹药，按纵队规定的集结地点开进。援救解围的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赶来，只不过是给六十二旅“送丧”而已，无济于事了。

张家店全歼敌人一个旅，这就表明，只要我们正确掌握和运用毛主席的作战原则，执行上级指示，积极捕捉战机，英勇顽强战斗，我们在外线，在无后方的困难条件下，同样也能整师整旅地消灭敌人。

二次会面的蒋军八十八师战俘

明 朗

经过一天的追捕，蒋军八十八师六十二旅终于被我们包围在六安东南的张家店。

一九四七年十月九日十九时，前线司令部里还在讨论什么时候总攻的问题，十月十日天一亮战斗就胜利结束。

这是使人十分兴奋又使人十分惊异的消息。今年一月十日在鱼台外围的杨庄，我们用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曾经歼灭过八十八师的一个团，今天用了同等的兵力，仅仅八九个钟头，竟然能歼灭同一敌人一个整旅，实在是“不讲道理的事情”。

在俘虏军官收容所里，一个歪戴美式便军帽、斜披日本军用雨衣的人，得意地从裤腰里掏出个指南针：

“同志，把这家伙送给你，我这一下算是彻底放下武器了！”

这个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一经查问，他象表功一样承认他是一八四团二营营长宋万铭，并且着重说明，我这个营是站队缴枪过来的，四、五、六连连长一个不缺。接着，五连连长周天爵，也很得意地比划着他缴枪的姿态说：

“我把驳壳枪这么往外一扔，叫弟兄们站个队，把枪这么往院里一摔，事情就办妥了。”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去年鱼台外围战斗，是不是你们这一部分？”

“是这个旅的一八六团，那次被俘的二营营长叫杨光勋，这回消灭的还有他，那次他被释放回来还在一八六团，哈哈，他可是熟路。”

“你们那一次没被俘？”

“没有，没有，我们在金乡城里，就是那一仗以后，把我们剩下的两个营补充了些新兵，才编成这个旅的，这回，一个旅又完了。”

谈到他们为什么要缴枪的时候，宋万铭激昂慷慨地说：

“我们的指挥官指挥他妈的屁，我把队伍带上走过张家店八里路了，团长写信叫转回去，你问六连连长，我把脚一跺，当时就把条子给扯了。八路军一天一夜走一百八十里，谁不晓得，才脱离开你们包围十几里地，走都走不赢，还叫返回来。我打个屁，打死了，老婆还得进窑子，到马路上当野鸡。”

“现在这队伍比去年可差远了，兵也不是那个兵，官也不是那个官，老百姓抓来两三个月补进来就打仗，谁不是爹娘生的，谁不怕呀！鱼台那回就打怕了。你们消灭台湾兵，知道。消灭六十六师，知道。跑回来的人都说，光见你们成师成旅消灭我们，没见过我们那一次消灭过你们。同志！莫见怪，我嘴说惯了，可不是把你们当敌人，我是说这仗有个啥打头。”

歼灭六十二旅的捷报印出来了，他们挤着争着看，边看边议论：

“副旅长叫唐家楫吧，把他老先生也请过来了。”

“咱们团有两千人上下吧！全旅一共俘虏五千多，差不离。”

“他们的消息就是差不离。鲁西南那一回公布消灭我们两个团，鱼台一个团，加上金乡城外两个营，单县一个营，不多不少刚好。”

“日他妈，我们上级说话都是卖狗皮膏药的。说人家向黄河

北逃跑哩，逃跑还有把方向错到南面来的？”

宋万铭听到我军再次解放盐城的消息，他往椅子上一倒，长叹了一口气：

“我就是盐城人，打了一年多了，还在那里打，盐城又叫你们拿去了，这仗有个啥打头？”

他很懂一些解放区的政策，我顺便把新公布的《土地法大纲》中“分给地主同样一份土地”的决定讲给他听，想不到他突然站起来把桌子一拍：

“真是这样吗？”

“我们共产党说啥算啥！”

“那，天下一一定是你们的了。”

我翻开鱼台外围杨庄战斗后一月十三日的一篇日记，上面写着：

今天演了一幕舌战群俘，想不到这些下级军官们脑袋会如此顽固，当了俘虏不承认他们打败仗，还批评我们指挥不好，队形不好，活捉了谢懋权硬不相信，根本不承认台湾兵到达鱼台；只说我们出击陇海，不承认他们先打李先念；满口夸耀他们的衡阳战功，方先觉降日叛国却一字不提；说得没道理了，又嫌我们共产党名字坏，“一听到就脑袋痛”。

这些死法西斯是根本不讲道理的，难怪他们能一连反扑七次，能和我们拚刺刀、拚手榴弹……

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到十月十日，正好九个月，假如从鱼台到六安，六十二旅后退了一千里，那么，从杨庄到张家店，六十二旅战斗力的下降，又何止千丈？

张家店歼灭六十二旅的战斗，是刘邓大军反攻到大别山后第一个大的歼灭战，这个歼灭战的胜利，假如不如此迅速干脆，那才真是“不讲道理的事情。”

记高山铺战役

唐西民

一九四七年十月，刘邓大军一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在连克大别山南麓蒋匪重要据点黄安、宋埠、歧亭、广济，横扫鄂东蒋军之后，胜利地挺进到长江北岸，东下武穴、陇坪，西克团风、仓埠，（进入皖西的三纵队则直抵望江以东的华阳镇）把蒋军的内战大动脉——长江航线，在武穴到华阳镇三百华里长的地段上，一下子拦腰截断。声威所至，九江告警，武汉戒严，解放军威震大江南北，江南千百万被压迫的人民，到处都在暗地里传诵着解放军要渡江南下的消息。蒋军在惊慌失措之余，乃星夜飞调整四十师及整五十二师之八十二旅赶来增援。十月二十七日，这部敌人被我军全部歼灭在蕲春东北广济西北之高山铺。下面就是这次战役中的一些片段的记述。

一、“请 客”

十月二十五日，蒋军整四十师外带整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从浠水出发了。它们沿着浠（水）广（济）公路，浩浩荡荡地向东南杀来，妄想把解放军压缩到长江北岸的湖沼地带，一举包围歼灭。解放军马上放开了大路，让它们在一天之内，安心大胆地前进了六十华里。黄昏的时候，这部蒋军进到漕河镇和横车桥。

当天晚上，分布在广济东南和长江沿岸的一纵队和中原独立

旅，纷纷自远道兼程赶来，于黎明之前，全部开抵清水河和高山铺地区，而且，立即按照刘伯承将军事先设计好了的“口袋阵”，肃静而隐蔽地分别进入了公路两侧的界岭山、洪武脑、子女山和大王砦等预定阵地。

二十六日早饭刚过，天上飘着毛毛细雨，中原独立旅奉命到前面“请客”去了。他们派出了一批侦察员，特意换上了便衣和一些杂七杂八的破军装，专门收罗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旧步枪，摆起吊儿郎当的架势，顺着公路直向漕河镇走去。在漕河镇不远的地方，他们和敌人的尖兵遭遇了，敌人根本没有来得及还手，就被他们一阵密集的扫射，打得狼狈逃窜回去。

敌人的前卫部队被迫停止下来，仓惶应战。几个军官爬到公路旁边的高地上观察，只见公路上统共才不过有百十多个身穿杂色衣服、队形混乱的士兵；再凝神仔细一听，满耳里都是老套筒、湖北条子和破三八式步枪的杂乱枪声。这些军官高傲地放声大笑了，断定这是“八路军的地方游击队来捣乱”。于是，一面把情况报告上去，一面就带着一个营追了过来。紧接着，蒋军的大队人马也毫不在意地跟踪追击。

我们的侦察员见敌人已经上钩，扭转头“请”“客人”往回走。走了大约有三四里地敌人停下来不追了。

“怎么？你们不想来了么？那可不行！前面早已给你们摆好了‘酒席’，等着你们呢！”

“这些‘客人’的架子真不小，你不高兴来？还要我们再‘催请’你一回么？”

战士们纷纷说笑着，站下来，回过头就是一阵猛烈的袭击。敌人的前卫部队死的死、伤的伤，一下子倒下去一二十个。蒋军军官们气得发了火，带着部队又继续追过来。

就这样，“客人”们紧紧地在背后跟，侦察员们就不即不离地在前面引，“客人”们停下来不跟了，他们就再来一番“催

请”。经不起他们如此一再的引逗，蒋军的这些军官们气得简直要发狂了。

“他妈的！这股小小的‘土八路’‘游击队’这么可恶，非撵上把你们消灭不可！”

蒋军军官不停地大声咒骂着，督促着部队拚命地追赶。

侦察员们终于顺顺利利地把这伙“客人”“请”到了高山铺和清水河，便敏捷地跳下公路，向南穿过田埂和树林，爬上了西南的大王砦山。这里正是中原独立旅的阵地。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一层层的密云和浓雾从山壑里升了上来，罩满了整个的山头、树林和村庄，蒋军还是一刻不停地继续冒雨向东南行进。几个高级指挥官，幽闲地坐在马背上，用望远镜向四下里张望了又张望。可是，除了这一股“窜”上西南大山的“小游击队”外，他们从望远镜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弥漫山谷的云幕雾海，和几个隐隐约约地躲闪在云雾后面的山头。他们完全放心了，轻松地拿开望远镜，端详了端详天色，又低下头去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便傲慢地、满有把握地告诉下级军官说：

“部队加速前进，黄昏赶到广济城吃晚饭”。

二、“口袋”扎紧了

十二点二十七分，蒋军的尖兵刚刚走到了界岭，埋伏在公路北侧洪武脑山头上的勇士们便发起了攻势，炽热的火网霎时间严密地封锁了公路，蒋军被迫在山坡下停滞下来。这时，那些愚蠢的蒋军军官还以为又是“土八路”、“游击队”前来捣乱，照旧命令他的部队继续攻击前进。然而，这一次却与从前的那几回大不相同了。一个连攻了上去，不到五分钟工夫，就被打得狼狈溃退回来；接着拿两个连攻，依然不行；最后，增加到了一个营的兵力，结果还是一样不管用。

蒋军的那些军官似乎已开始感觉到，扼守在前面山头上的，已经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小小的游击队，而是刘伯承将军的常胜军了，便一面继续指挥部队向洪武脑发动猛攻，同时又派出一个多营的兵力，向公路南侧的界岭山迂回前进。可是，向界岭山前进的部队，刚走到了山脚下，同样也受到了山头上勇士们的猛烈射击，一次又一次地惨败下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已经到了黄昏，该是广济城吃晚饭的时候了，但是道路还是没有打通，蒋军完全被卡在界岭以西的山沟里，一步也无法东进。他们虽然也曾几次想夺路而进，但无奈每每都撞在了我军的钢墙铁壁上面，碰了个焦头烂额。洪武脑和界岭山耸峙在公路的两侧，就象一把大钳的两个钳头，从南北两面死死地卡紧了敌人的咽喉，蒋军一看实在无法前进了，无可奈何地在清水河和高山铺一带宿下营来。这时兄弟部队六纵已经沿着蒋军前进的道路赶来，在马骑山和李家寨把“口袋”扎紧了。直到这个时候，蒋军的高级指挥官还没有发觉，他们已完全被装在“口袋”里而陷入绝境了。他们依然盲目而幼稚地这样判断说：“这里的共军不过只有一个旅的兵力，是想以阻击来迟缓国军的前进，好掩护他们江边的主力安全转移。”

蒋军大概总还是有点不大放心吧，在山沟里宿营之后，便向北伸出两个营来，企图占领背后的大山，以保障其全军的安全。一小时后，失败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从前传来：

“子女山已为共军全部控制，我军屡攻不能得手，伤亡甚众。”

“子女山左翼的蜈蚣山上，也发现有大批的‘共军’。”

“蚂蚁山也早已被共军占领了，并在山上筑有坚固野战工事。”

这时候，那些高级指挥官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已被完全包围起来，开始感到了全军覆亡的危险。因之，便不顾一切地命令

他们的部队，冒着倾盆大雨，向四周的子女山、蜈蚣山、洪武脑、界岭山、蚂蚁山、大王砦和马鞍山等山头，发动了一连串的反扑，妄想侥幸地从黑暗的山沟和密林里打开一条可以逃窜的道路。但是，可惜他们醒悟得有点太晚了，所有的反扑部队到处都遭了解放军的迎头痛击。蒋军就象一群关在笼子里的老鼠，盲目地到处乱撞，乱扑腾了一整夜。然而，在解放军严密的天罗地网里面，他们始终也没有找到一线可以逃亡的缝隙。每一条山沟和每一个山头，都被解放军紧紧的封闭起来。这样，到了黎明时候，蒋军的这种绝望的“困兽之斗”，终于不得不渐渐地消沉下来了。

三、把敌人消灭在山沟和水田里

二十七日上午九点钟，解放军发起了总攻。扼守洪武脑的勇士们首先从山上猛冲下去，困守在山脚下的蒋军残兵败将，仅仅手忙脚乱地勉强支撑了几分钟，就抱头逃窜了。勇士们跟踪追下山，勇猛地冲散了溃退的蒋军兵群，顺着公路笔直地打进了蒋军整四十师师部的中心。他们就象是一颗巨大的炸弹，一下子投进了敌人的心脏，在里面猛烈地爆炸起来。

敌人整个地动摇溃乱了。四面山头上的解放军就如同山洪暴发似地，从山坡上，从密林中，一齐向山沟里倾泻下去。蒋军完全停止了抵抗，士兵抛弃了枪支，马夫丢开了骡马，都拚命地争着往西逃命。大路上挤了个水泄不通，两丈多宽的公路这时也显得是如此的窄狭。于是，在田埂上和山脚下，也到处都拥满了横冲直撞的军马和四散奔逃的溃兵、乱将、乱马、乱车、乱炮。它们挤在一堆，乱冲、乱撞、乱喊、乱叫。有些被撞倒的士兵来不及重新站起来，就被人马活活地踏死。也有的人失足掉进山沟，摔了个腿断背折。有的人则滑进了水洼，被淹得奄奄一

息……

敌人一批一批地束手就擒，剩下的还是没命地向西南逃窜。老天也好像故意和他们为难似的，撒下炽热的阳光，他们热得实在跑不动了，就把棉袄、棉裤一齐摔掉，有些人甚至把单军衣也完全剥掉了，只穿着一身衬衣、短裤拚命地奔跑。

最后，在高山铺西南的安山山脚下，他们被解放军预先埋伏在山上的部队给拦头挡住了。经过了一昼夜的大雨，雨水和山洪早已把这一带洼地汇成了一片汪洋的大湖和没膝的泥淖。因此，当蒋军仓惶地窜下公路后，就一个个地陷进了水田泥坑里。他们伸着双手，在深水内和泥淖中挣扎，喊着：“救命啊！救命啊！”解放军的勇士们就象扑野鸭似地，把他们一群一群地从泥水里捉了上来。

四、额外的礼物

当战斗业已完全结束，解放军的勇士们扛着新缴获来的黄棉军服和武器弹药，押解着成群的俘虏，往回走的时候，六七架美制蒋机才匆匆忙忙地从武汉赶来吊丧。他们在天空里一再地盘旋侦察，可始终也找不到一个明显的轰炸目标，和解放军的任何影子。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队队身穿黄色军服的部队的漫长行列，连绵不断地在山沟里和山坡上齐整地稳步前进。他们想：“这大概是‘国军’已经解围了吧！”便推开了机门，把刚从武汉急忙装运来的馒头、大饼，一齐投掷下来。

地面上的黄色行列稍稍停滞了一下，还是照常地继续向前移动。看不到联络旗在下面飘动，也收听不到下面呼叫的电波讯号，他们开始有点疑惑起来：“下面的部队，究竟是‘国军’还是共军呢？”一点儿也没有把握，还是进行一番低空侦察吧。于是，飞机的飞行高度慢慢地降低下来，最后，差不多快要触着山

头了。

这时，地面上解放军的勇士们早已把他们的武器准备好了，没有等到他们观察清楚，无数挺机关枪便一齐从山顶上、密林里密集地向飞机猛射。两架飞机登时中弹起火了，随即拖着长长的浓黑尾巴，从半空中直掼下来，撞在山坡上，碰了个粉碎。

勇士们一面吃着飞机刚才扔下来的馒头、大饼，一面直乐得拍手大笑起来。大家嘲讽地说：

“蒋介石这个小子真孝顺，知道咱打了一天一夜肚子饿了，特意给咱送来热馒头吃。”

“蒋介石这回给咱送来了两个半旅，还嫌这份礼物太轻，又给咱送来了两架飞机，外带馒头、大饼，作为额外的礼物。”

五、战场以外的佳话

战场上的蒋军是被全部消灭了，在战场以外，关于整四十师的“佳话”，却还在一连串地继续传播着。十八日早晨，武汉行辕还在急急忙忙地替整四十师的官兵赶制馒头、大饼；中央社汉口十八日的电讯，也照旧地在编造着所谓“鄂东大捷”；至于汉口广播电台，则更是兴高彩烈地狂叫：

“鄂东‘共匪’主力已全部被歼，大别山‘残匪’扫数肃清之期，指日可待。”

最可笑的是，蹲在蕲春城内未上前线而侥幸漏网的李铁头（蒋军整四十师师长李振清之浑号），直到十八日下午，还在继续做着他的黄粱美梦。他一再打电报给武汉行辕，要求派大批飞机给他的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和协同作战。他这样坚信不疑地报告武汉行辕说：“我的部队至少可以再支持两三天不成问题”。不过，当武汉行辕问到他把东西送往何地时，他却实在没有办法答复，只好喃喃地回答说：“已与前方电台失掉联络，部队现在

何处我也不得而知，正在派部队寻找中，希望空军方面也帮助寻找一下才好。”

结果如何？自然是很明显的事。李振清从此不可能再找到他的部队。

一个真正的佳话是，安阳人民听到了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我军打安阳城时，躲在坚硬的乌龟壳里没有被消灭的四十师李振清部，被刘邓两位将军指挥到大别山去，在运动中被消灭了。

抓住敌人，不让它跑掉！

宗书阁

一天清早，天气晴朗，我正在村子里看战士们缝棉衣、舂米。一个通信员跑到我跟前报告说：“参谋长，旅长请你回去，有要紧事！”我立即返回旅部，刚一跨进门槛，就看见李德生旅长、何柱成政委等同志，正围着桌上摊开的地图聚精会神的在谈论着。旅长手上拿着一支红铅笔不时在地图上指划。我在身旁的凳子上坐了下来。他一见到我就向我说：“老宗，刚才纵队首长来电话，说蒋军整编四十师，昨天经上巴河东南地区，向浠水方向南下，今早先头已过浠水。纵队首长已令十八旅五十四团二营尾追敌人，并让你带我十七旅四十九团两个营，立即出发追击敌人，指挥前面部队作战。”

我一面听他讲，一面注视他铅笔所指的地方。当时我纵进入大别山以后，正驻在鄂东蕲春地区；上巴河在我们西面，浠水在南面，按照所指的路线看，敌人一天时间已由西北往东南去了四十几里了。

旅长指我看了地图以后，又接着说：“纵队要你们抓住敌人，不让它跑掉，并随时报告敌人动向，主力随后赶来消灭它！”

这股敌人是最先突过敌人整个的追击线，深入到我们所占领的地区来的。因为当时友邻的一纵，已横穿鄂东直插到了长江边上的武穴，指向九江，武汉近在咫尺，长江三百里航线已被我们切断，到处传说“解放大军要过长江了！”蒋介石惊惶失措，才

从宗埠一带星夜调来整编四十师并八十二旅，企图南下广济，阻止我大军前进。

这是个紧急任务，如果消灭了这股敌人，不但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而且还具有战略上的意义。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我心情非常急切，恨不得插翅飞到，即令侦察班立刻先头出发，向浠水方向尾追敌人。其余部队经短时间准备以后，于十时左右以急行军向浠水出发了。部队行进很快，每小时要走十几里，虽然两三个月以来转战大别山，大家相当疲劳，可是一听要打仗，战士们生龙活虎的劲头就又来了。十月的大别山已有寒意，但同志们却是满身大汗，挺着胸，扛着枪，一个赶一个快步前进，深怕自己落在后面。还一路谈论着如何追上敌人，消灭敌人，抓俘虏。看见战士们这个劲头，更增加了指挥员的胜利信心，我心里非常高兴。

下午三时左右，到达浠水城。

部队在城内及南关休息。我们找老乡了解情况。个把月前，我们解放浠水时，这里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街道上人来人往，店铺里不断有人买东西。可是经过蒋军昨夜过了一趟以后，现在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街上冷冷清清，很少人来往，到处是破坛坛烂罐罐，好多店铺都被打得七零八落，橱窗货架都被蒋军劫掠一空。老乡们跑来向我们诉苦，这家的东西被抢走了，那家的儿子被拉了夫，很多老年人边说边哭。看见这些，战士们又恨又气，都要求马上追击。

我们一了解，敌人今早离开这里，沿公路南去了，方向不明。

部队休息了一下就出发了。原来有很多躲藏起来的老乡，知道我们是解放军以后，都跑出来给我们送行，并一再叮咛我们要替他们报仇，把拉去的“娃仔”给找回来。我们一一应允。人民的这种信托，更增加了战士们的责任感，队伍步伐加快了！

黄昏时，部队到达丁宁埕村北。这个地方除了一条公路通向东南外，还有一条路通西南方向。往东南的公路是去广济的，往西南的大路是到长江边上的，这两个地方敌人都可能去，到底到那里去了呢？必须搞清楚。趁部队休息的时候，我下马到路上察看。大路上，路口有些马蹄印，再往前去，就寻不出更多大队人马走过的痕迹了。我返回公路察看，路中间看不出很多迹印，但路的两旁，泥土潮湿的地方，却有些蹄印，再往前去，出现了一堆堆新马粪，和一些零乱的脚步迹，一路络绎不绝。可以肯定，敌人是沿公路往东南去了，部队立刻朝这个方向追。

晚上七时，到李家店铺，遇到了五十四团二营的部队。李教导员前来报告说敌人已南去很远，部队疲劳，在这里宿营。我们已走了一天，很累很饿，我叫部队也在这里宿营。布置好警戒派出侦察员以后，部队休息了。这一天走了一百多里地，大家一倒下就睡熟了，连下了大半夜的雨都不知道。

第二日拂晓，冒着濛濛细雨，部队继续追敌，下午两点到了西河驿。战士们肚子饿得咕咕叫，早就该吃饭了，可是敌人去向还没弄清。正在这时，一个侦察员回来报告。刚才遇到一个从敌人那边逃出来的民夫说：敌人已在前面三十里的清水河一带住下了！我把民夫找来一问，果然是这样。这个消息是天大的喜讯！追了两天找不到敌人的影子，我们的任务是要抓住敌人，摸清情况以便主力赶到歼敌，见不到敌人就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敌人就在前面，这个机会决不能轻易放过！

我找来苟在合团长和杨毅参谋长研究。现在是部队走了八、九个小时，午饭都没吃，又疲乏又饿，同志们都希望在这里吃顿饭、休息一下再追；可是好不容易才发现了敌人，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要叫敌人跑了再想抓住它那可就难了。现在应该立刻追！我告诉苟团长，很快向部队说明此一情况。

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情绪一下子就转变了过来，一致

同意追！饿着肚子也要追！打敌人比吃饭更重要！部队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了。

黄昏时分，部队离高山铺西北还有二里多路，突然听见前面响起了枪声。我立刻赶上前去，在路上遇见一个跑得气呼呼的通信员报告说：“参谋长，前面发现敌人！”

我一看前面地形，不远处正是一个山鞍。这时苟团长立刻命令警卫连抢占两边的山头。很快，我和苟团长就到了山垭口。这时天已快黑了，敌人的子弹在我们头上乱飞，周围的地形逐渐模糊不清了。我站在山垭上用望远镜一看，从我们这座山下去，是一片几里地长的斜坡，坡下有个小村子，那就是高山铺。我们占的地势最高，看见山湾里十几里远的地区，东一堆火西一堆火，缕缕炊烟，在薄雾中缭绕。敌人在烧饭！从这一片烟火看来，敌人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在这里了。这条十几里长的大山沟，中间还有些高高低低的小山丘。我们现在占领的地方是道山口，十分重要。狂妄自大的敌人很麻痹，它以为这一带是无人之境，就大摇大摆的在这里住下了，甚至连屁股后面的这个主要制高点也不放一个人。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刘邓首长早就给敌人布下的口袋，敌人的东南面那条山口，早有一纵的部队在那里“恭候”，我们纵队是到后面来封口袋的，路上不打敌人也是有意麻痹它。

我们和敌人接触，敌人并没放在眼里；随便找点部队和我们放放枪。我们打几下他还几下，不打它也不管，照样在底下做饭，布置宿营。敌人以为我们是大别山的“小游击队”，没想到我们是正规部队的先头，更不知道我们的主力正日夜兼程向这里合拢。

抓住敌人了，必须立刻考虑的问题是打不打？要打！我带的部队不到一个团，而敌人是三个旅，敌人十倍于我，并有各种火器，打起来不会占便宜。而且一打开，打草惊蛇，引起了敌人的

警惕，就会增加主力到达时进攻的困难。不打！要是主力还不到敌人就跑了怎么办呢？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暂时不动。先叫部队守住山垭两旁的制高点，左边的马骑山，右边的李家寨山。我们连夜构筑工事，等待主力。如果主力到达以前敌人南窜，我就在它后面抓它一把，消灭一部。决定以后，我向部队布置了任务，即返回山后一个小村子里，拟好电报，向纵司报告敌情及我的打算。

我们架好电台开始和纵队联系，可是叫了好久联系不上。这时我心里十分焦急，真希望立刻得到纵队的指示。隔一会我又到电台边去看看，一连四、五次，还没找到纵队的电台。我估计部队正在行动，只好到房子里躺下休息。并告诉参谋守在电台旁边，回电一来立刻叫我。

夜十二时，前面高山铺方向不时传来阵阵机枪、手榴弹爆炸和射击的声音，这是我们派出去的小部队正在骚扰敌人，不让它安静，疲劳它，这对我们天明后作战有利。

拂晓前，纵司回电来了：“你们坚决守住马骑山、李家寨山一线，主力正向你处急进，赶到后即配合一纵消灭敌人。”

一纵主力已于昨夜赶到，晚上也在和敌人不断接触。

大网撒下了，敌人还蒙在鼓里！愚蠢的敌人，完全想不到这条黑沉沉的大山沟就是他们的坟墓。

夜里我命令部队加紧修工事，马骑山、李家寨山位置非常重要，敌人不注意我们只是暂时现象，天明以后，战斗一打响，敌人一定会从这里突围。那时要没有牢固的工事，光依靠我们这点小部队要坚持到主力到来是有困难的。同时这两个山头是制高点，我们还可以凭借这有利的地形居高临下痛击敌人。

天明以前，这两个山头上的工事做得差不多了，部队摸黑吃了早饭，一切准备妥当，只等待明天的大战。

果然，下半夜以后，敌人看见两边都有部队袭击它，开始警

觉了，派出了侦察部队到我们这里侦察，刚一上来就给揍了回去，敌人这才发现昨夜失策，于是想夺马骑山。

天明以后，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在山沟里“调兵遣将”，安排进攻。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起床吃饭，集合讲话，调部队，忙得很象那么回事。一直弄到九点，东南方向界岭、洪武脑的友邻部队开始向敌人发起了总攻。杀声震天，枪声，手榴弹，炮弹爆炸声，响彻山野，而且越来越激烈。敌人慌乱了，我们阵地前面的敌人也向我们发起了攻击，企图夺路逃跑，一阵炮弹，在我们阵地上爆炸。守在山头上的三连战士们立刻卧倒在自己的工事里，隐蔽好，敌人来势汹汹，一个营的部队分成几起，一批一批的先后排列着往山上爬。连长传下命令“敌人不到五十公尺不准开枪！”战士们很沉着，一阵炮击过后，敌人吆喊着往山上扔手榴弹，打枪，越爬越近，可是快到山头上了，我们还一枪不还，敌人心慌起来不敢再走了。连长看时机已到，叫一声“打！”轰、轰、轰！一阵手榴弹在敌人堆里爆炸，一刹时，血肉横飞，后面没打死的敌人吓得翻身就往山下滚。战士们又劈头劈脑给敌人一顿，满山遍野的敌人被压到半山腰去了。右侧李家寨山上六连的同志们也对敌人侧后打开了机枪，敌人这个营就报销了一大半，再也无力从这里进攻了。

这边攻不下来，敌人立刻掉转矛头，向我右侧的李家寨山攻击，那边战斗进行得更为激烈，敌人一连四次进攻都遭到失败，但这时山头上六连战士们的弹药也快打光了，指导员马拴起向同志们传出了命令：“任何情况下，要坚守阵地，直到大部队到来接防为止！”

敌人的炮火封锁了山后的道路，弹药运不上来，现在剩下的武器就只有少数手榴弹，再就是刺刀，战士们都装上了刺刀！

敌人最后一次攻击又开始了，指导员叫大家这次要把敌人放到最近的距离打，要彻底把敌人打垮！敌人的兵力也只有一个连

了，一气冲上山头，看看快接近阵地了，我们一阵手榴弹打过以后，一排长尤全井带着全排战士一下子从工事里跳出来，端起刺刀就向敌人冲锋，一场肉搏，杀死了大批敌人，剩下的回头就跑，战士们拾起敌人丢下的冲锋枪、轻机枪，一面射击，一面追，一直追到山下，追过稻田，把敌人逼进了一间小屋子里，尤全井用机枪把们一堵，高叫：“缴枪不杀！谁动打死谁！”武器从屋里扔出来了，一排在这里俘虏了一百多敌人。

当我们这边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高山铺这条大沟已沸腾起来了，友邻一纵从各个山头上冲下了山沟，因为他们主力部队已全部到达，所以火力很强，各种炮火都使用上了，满山满谷打得烟火冲天，敌人的阵势已开始混乱。看见这个情况，我心里十分着急，很怕敌人从我们这里逃掉。

正在这时，旅里通信员来报告，旅长已带主力插到西南独山，堵住了敌人可能逃跑的去路；接着，十八旅萧旅长、李政委也来了，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部队已在西面山上布了防。现在我心里更踏实了，东面友邻正在把敌人往我们这边压，我们据守的这个山头敌人也被打垮，围歼敌人的大阵已摆成！

东面战场上，一阵激烈的枪声以后，敌人整个崩溃了，山沟里，成千的敌人象潮水一样往西南方向涌流过去，从敌人溃逃的惊惶状态，可以想到友邻作战的勇猛！

几千匪军，象踏乱了的蚂蚁群一样，顺着大山沟拥挤着，推打着，争先恐后地往这边逃命。山头上的战士们早准备好了机枪、手榴弹，敌人一过来就是一阵子，在没有空隙的人堆里，一打就倒一排，前面的一挨打，后面的又掉头跑，东边挨了打往西跑，西边挨了打往南跑，南边挨了打又往回跑，只见山沟里几千敌军汇成的人流，一会涌过去，一会涌过来，那些驮炮的拉东西的牲口、马匹，惊得狂嘶乱叫，杂在人堆里，人马一起闯来闯去。这些只顾逃命的敌人，枪也丢了，炮也丢了，行李也丢了，

棉衣也脱了，光着身子象发了疯一样逃命，往山坡上民房里，大路边，到处乱窜；有的被挤下稻田陷在里面，进退不得，有的被挤倒在地上活活踩死。一条大山沟里，哭喊之声震动山野。我们打过很多次胜仗，但敌人崩溃到这样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些敌人现在完全失去战斗力了。山头上各级指挥员发出命令：“停止射击，下山捉俘虏！”战士们象猛虎一样冲下山去，敌人成百成百的向我们投降。一个战士捉一百多敌人是太平常的事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混乱状态逐渐结束了。东一队西一队的俘虏，扛着自己丢下的武器，跟着各部队的战士们到指定地点集合。很多负伤的敌人自动跑来找解放军的医院，看来这些敌人对当解放军的俘虏一点也不怕，对他们自己那种混乱的溃败倒是谈之变色。

整个战斗结束后，天空忽然出现了几架敌人的飞机，但它看见地下整齐的俘虏队伍还以为没发生什么事呢！就给我们丢了些洋面下来，丢过以后，它还想看个究竟，就俯飞下来，战士们一见，也不和它讲客气，在山头上架起机枪就打，一阵黑烟，报销了一架，其余的夹着尾巴逃跑了。战士们称这为附带的礼物。

这时天快黑了，部队带着大批俘虏，扛着带都带不完的武器弹药，高唱凯歌离开了激战终日的高山铺大山沟。

敌人的四〇师和八二旅，一万二千多人，仅半天时间，全部覆灭在这条大山沟里。光我们纵队，就俘虏三千多，这是坚持大别山斗争时期，获胜最大的战斗。这次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争意志，补充了我们的装备，也再一次显示了刘邓首长的指挥英明，对敌人说来，他们对刘邓首长著名的“口袋战术”也更加惧怕了。

（甘耀稷记）

捕 俘

孙贵昌

我军跃进到大别山后，蒋介石调重兵尾追而来。

纵队首长急需了解敌人的布置情况，命令我们侦察队出去捕俘，但两次捕回来的俘虏，都没有提供所需要的材料。于是，首长命我们再去捕捉，并限四天内完成任务。情况紧，任务困难，科长决定要我亲自去，并再三叮嘱：“这次一定要抓个象样的回来，否则，抓到了也算没完成任务！”

我们了解到，敌人的司令部驻在宋埠，隔我们驻地有四十多里远；在宋（埠）麻（城）公路上，经常有敌人的军官来往。只有抓个敌人的军官，才能摸到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决定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带去。

我挑选了二排副黄从州同志给我当助手。他身高力大，枪法又准，临危不惧；曾有两次出去捕俘，俘虏不肯走，他就用绳子捆上，象扛一棵大木头似地扛了回来。

我换上长袍，戴上礼帽，腰里掖好枪，又带上些证件和钱，便带着也化了装的黄从州向宋埠出发了。

十一月的夜晚，天漆黑，几颗星星挂在天上，寒风呼呼地刮得人透心凉。我们轻手轻脚地穿过了敌人的警戒区，天明后，来到了宋埠西门公路上。

这一带公路沿线，隔不远就有一个炮楼，各条叉道上，都有敌人的游动哨兵。附近的山沟里，不断地响着有规律的枪声。敌

人正在打靶。黄从州轻声地对我说：“队长，不好下手呀！”

我说：“先到城里去吃饱肚子，看看动静，等晚上再瞅机会下手！”

我们在城里一家客栈里挨到黄昏，才又往城外公路走去。刚出城不远，路旁忽然闪出一个敌兵，喝令我们站住，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后，才放通行；但前去不远，又被另一个哨兵盘问一次。就在这两次盘查中，敌人的军车就开过去几辆。这一带敌人的碉堡林立，防守又严，要在这里抓俘虏风险太大。

我心头十分焦急，脑子里不断转着圈子，一句话也不说。走了好一阵，老黄象想起了什么心事似的说“哎！要能抓到个敌人的谍报人员，就好了！”他的话顿时提醒了我。我们早就了解到，敌人有一个谍报组驻在潘塘，专收集我军的情况。谍报组长叫罗辉才，曾经在山东金乡一带搞过特务活动。抓住他肯定有价值，而且潘塘一带敌人的防守相对薄弱，这对我们活动有利。虽然我们还没有掌握罗辉才的活动规律，但是，我觉得总还有点希望，就对老黄说：“走！到潘塘看看再说！”

来到潘塘，我们沿着大街小巷走，正在为毫无线索焦急，忽闻远处传来一妇人的骂声：“烂婊子！臭婆娘！罗队长是你的野老公，去向你的野老公告枕头状吧！”

“罗队长”这三个字顿时引起了我的注意：罗队长是不是罗辉才呢？我们赶紧凑了过去，便又听见另一妇人回骂道：“罗队长还是你家嫩女儿的野老公哩！去问问你家嫩女儿吧！她得了罗队长好多洋钱！”

旁边一个老头冷言冷语地骂道：“呸！真不要脸，都是些烂货！”

我听见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便乘势问老头道：“是哪个罗队长？”

那老头忿忿的，却又压低声音说道：“有几个罗队长？还不

就是那个什么工作队的罗队长，听说叫罗辉才。这个人一到这里就搞这些烂女人。有人还说他是什么佛门弟子，和东边大庙里的老和尚是干兄弟呢。”

我又问另一人：“这是哪家的妇女？”

那人指着答道：“那个是张家的，那一个是赵家的！”

这意外的发现，把我焦急的心情一下子扫掉了，我急忙和黄从州往东山大佛庙去，想找老和尚探个究竟。

走进佛庙，我看见一间小房里燃着一盏清油灯，灯旁坐着一个老和尚。

我走进去，问道：“老师父，罗队长在这里吗？”

老和尚惊诧地打量了我一阵，大概听到我是北方口音，又这样晚来找人，有些疑心，便摇头说道：“不在！他早回宋埠去了！”

我说：“我到潘塘找他，听后街姓张那个嫂子说，他住在这里，我特地来拜望他！”说罢，我把身上的证件掏出来给老和尚看。

和尚把我的证件贴近油灯，轻声地念着：“一八一师搜索营营长王……”边念，边慢慢地站起来，最后，笑着说道：“啊！王营长！请坐！请坐！刚到这里吗？”

我坐下，答道：“刚到这里三天，听说罗队长在这边，特地来拜望他！分手几年，一直没见过面！”

和尚道：“唉！真不凑巧，他昨天才回宋埠去！”

“哪天回来呢？”

和尚想了一阵说：“他说，这边的事很紧，要没有别的事耽搁，明天就要回来！”

我急于要弄清罗辉才的活动规律，便用话套和尚道：“看来，他最早也要明天中午才能回来啦！我们还是到宋埠去看他吧！”

和尚摇摇头说：“他这人喜欢清早赶路，每次从宋埠回来都赶上我们吃早饭！”

我故作吃惊地说：“这里离‘八路’很近，老罗一个人早上走路不危险吗？”

和尚叹道：“是呀！我也劝过他，他总说，不要紧，共匪不敢到这边来。他也不是一个人走，还有个山东汉子老何跟他一道。老何有把好力气，不离罗队长左右，是他的得力帮手！”

我们和和尚谈了许久，见要打探的东西都得到了，便托词离开和尚，又转向宋埠。路上，我脑子里设想着活捉罗辉才的各种办法。

天刚蒙蒙亮，我和黄从州就藏到往潘塘去的小路边的棘草丛里，仔细地查看着从宋埠方面来的行人。我悄声地对老黄说：“今天要放灵活些，看我的眼色行事，不要莽撞！”黄从州点点头。

天大亮时，我们看见宋埠方向过来两个人，前头的一个身穿长袍，上罩青色马褂，头戴一顶礼帽，右腋下挂着一个布袋子，背后那人是一个彪形大汉，一身短打扮。根据老和尚谈的情况，我判断这可能就是罗辉才和他带的那个何大个子。

等他们走过我们藏身的地方约几十公尺后，我和老黄才钻出草丛，跟了上去。距离近了，我突然冲前面喊道：“罗队长，罗队长！”

果然是他。罗辉才惊住，急转过身，眨巴了两下眼睛，把我们打量了一番，问道：“你怎么会认识我？”

我急忙陪笑：“老兄，真是贵人健忘呀！民国二十三年，你在山东金乡工作，我们还见过一面呢！”

他想了一会儿，淡然地说：“嗯！说是有点面熟嘛！老兄在……”

我急忙掏出“证件”给他看，他若有所思地说：“啊！一八

一师搜索营！哎？张营长不在啦？”

我说：“老张高升啦！当情报科长去了！”

他晃了晃头，叹了口气道：“老张爬得真快呀！……”

我说：“老兄你混得也不赖呀！”

他岔开我的话，问道：“贵部到这里多久啦？”

我知道他在探我虚实，便道：“前几天才到，师部住在麻城。听说老兄在这里，特来拜望！”

他笑道：“不敢当！不敢当！怎么样，公私如意吗？”

我苦笑道：“刚到这里，匪军的情况一点也不摸，工作棘手呀！老兄对这一带很熟，干这行又是前辈，以后还要多多仰仗你喽！”

罗辉才这时虽不惊疑了，但仍很冷淡：“大家互相关照吧！这一带都是我们国军的势力，匪军没有什么了不起，谨慎点就行！”稍停，又问道：“你们到哪里去？”

我说：“师长叫我去看看潘塘一带的地形。”

他紧接上说道：“好！同路，一道走吧！”

我点点头。

我们边走边谈，不觉来到了一个山脚下。山脚下有一家酒店子，铺门已打开，锅里冒着热气。那个何大个子对罗辉才说：

“队长，吃点东西再走吧！到潘塘还有十来里呢！”我正愁找不到机会来摸罗辉才的虚实，加上肚子也有点饿，便附和道：“是呀！到那店子吃点东西，喝杯见面酒，暖和暖和再走吧！”

他急忙推道：“我事忙，清早又不能喝酒，到潘塘去吃吧！”

何大个子说：“等会儿走快点，准误不了事。”

我也跟着劝道：“是呀！等会儿走快点就行了！一顿饭的功夫误不了什么事，走吧！走吧！”

罗辉才很固执：“还是到潘塘去吃吧！”

何大个子道：“队长，天冷，喝口酒吧！暖和些，也好赶路！”

罗辉才盯了何大个子一眼，说道：“你这家伙就是想喝酒！”

黄从州在一旁插嘴道：“队长，他也是好心，冷天喝酒好呀！”

这罗辉才本是酒色之徒，哪里经得起东说西劝，便故作为难地说道：“喝酒我是不行，就陪大家去吃点东西吧！”

进了酒店，老板端来了热酒和菜，我提壶先“敬”了罗辉才和何大个子。罗辉才刚喝两杯，便装着醉了的样儿，迭声推道：

“我头昏了，不能再喝了！”那何大个子笑道：“队长哪次不喝斤把的！来！我敬你一杯！”我们东说西劝，一会儿功夫就灌了他俩十来杯酒。为了套近乎，我装着有点昏了，故意摇摇晃晃，说起胡话来：“老兄，干我们这行的人，真是要脑袋呀！”

罗辉才喝了酒后，话也多了，笑着摇头道：“没有什么！共匪守得再紧，也有空子！他们装着不打骂老百姓，我就钻他这空子。老兄，有次我被抓住了，我就同志长、同志短地说了些好话，就把那些家伙骗过了，啥事也没有！以后，我到匪军那边去就不带枪了。没有枪，抓住了也没关系！”

我乘势把手搭在罗肩上，笑道：“老兄！你不要耍我们了，我才不信你不带枪呢？”

罗辉才被我一激，便站了起来，拍拍腰说：“哼！耍你？不信，来摸摸，摸呀！”

我真地摸起来，从他胸部一直摸到腰上，见没有枪，便翘起大拇指夸赞道：“真是高见！”

罗辉才哈哈大笑：“不是吹牛，对付共匪，就要耍点本事才行！”

这俩家伙没有带枪，真是我意想不到的好事。

喝罢酒，我们又同行朝潘塘走。我准备在前面山沟里动手。没想到罗辉才被冷风一吹，酒意有点醒了，快进山时，一会儿朝左右看看，一会儿又朝后看看。这一带山林大，四处无人家，行人又稀少。大概他对我们有些提防了，突然停下脚步，摸了摸身

上说：“呀！我的东西掉了！”说罢转身就要走。

我唰地一下掏出枪来，推上子弹，对准罗辉才喝道：“不准动！”说时迟，那时快，黄从州此刻也一把将何大个子抓住，用枪抵住了他的后心。这时罗辉才假笑着，边说“老兄，不要开玩笑”，边向我移动过来。我提防他夺枪，便向后退一步，说道：

“放老实点吧！不要和我们要这一套！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八路！’”

何大个子举起双手，脸惨白，颤抖地说道：“是！不乱动！同志，我没有作坏事，我是为了生活……”罗辉才咬紧牙，转过头，横眉竖眼地瞪了何大个子一眼。我对何大个子说：“你知道我们的政策，只要老老实实，就可以宽大！”

何大个子说：“是！是！我知道！”然后用嘴朝罗辉才一叟，“你们要小心他！”

前面还有敌人，不能打枪。我想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但又顾虑我们只有两个人，不敢贸然动手。于是，我叫黄从州把绳子递给何大个子，对何说道：“去！把你们队长捆起来，将功折罪！”何大个子战兢兢地朝罗辉才移过去，但不敢捆。我喝道：

“快捆！”他看看我们的枪，这才过去将罗辉才的手扭到背后捆。罗辉才连声喊救命。我喝道：“把嘴塞起来！”何大个子就把从黄从州手里接过的毛巾塞进罗辉才的嘴里。我过去检查了一下，捆得还紧，塞得也严，这才放心了。

然后，我笑着对何大个子说：“你知道我们的政策，现在，要先委屈你一下！对不起！”我叫黄从州去捆何大个子。

何大个子伸出手来，苦笑道：“是！我知道！捆吧！要提防他，他口袋里的情报！”

我们押着这两个俘虏，躲进大树林，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起来。直到晚上，我们才带着这两个俘虏回到了部队。

十二月，大别山里飘起了大雪。这时，敌人部队调动频繁，

看样子，是在向大别山区增加兵力。纵队首长为了彻底弄清敌人的企图，又命杨科长和我去捕俘。

我们研究后，决定带上一个班，化装成敌人的官兵，越过防线，到距我们四十里外的车摇镇去，趁敌人从那条公路上运动的机会混进去，抓个敌人的军官回来。

来到车摇镇公路附近，老乡们已经在吃早饭了。我跟着杨科长去了解情况，知道敌人在拂晓时已经开过去了。这情况使我们心里凉了半截。

想了好久，科长对我说：“这样吧！去赶敌人！它大部队行动，总有掉队人员。我们就捉这些掉队的家伙！”

我觉得这也是办法，便同意了。科长又说：“人多不好行动。我看，你一个人从公路上去，摸准情况，见机行事；我们从小路跟上去，鸣枪为信号，我们就跑过来抓！”

我应了一声，拔腿就走。

昨夜走了几十里路，有些疲劳，走得不快。我担心这样无法追上敌人。走了二里来路，看见前面叉道上过来一辆马车，赶车的是个老头。我跑上去，也不管他往哪里去，便装出国民党军官凶神恶煞的样儿，把车挡住了，喝道：“快送我到前面去赶部队！”

老头急忙央求我：“长官！你行行好，我有要紧事呀！”

我说：“少噜嗦！快走！赶上部队，就叫你回来！”说罢，我故意摸一摸枪，随即就跳上了大车。

老头是受过蒋匪军的迫害的，见我一摸枪，知道不好惹，不再讲什么，不耐烦地把马缰一抖，又狠狠地抽了那马两鞭子，马车便沿着公路，飞奔起来。

跑了十几里路，我看见前面公路上有四五个敌人，还赶着四条毛驴，毛驴上驮着许多东西，有几个士兵还背着枪。我急忙下车。老头转身把车赶了回去。临走时，狠狠地瞪了我几眼。唉！

真是委屈了他。

我见有好几个敌人，又有枪，心里禁不住“卜通卜通”地跳起来。四处一看，又看不到科长带的人，这该怎么下手呢？我不愿放过这个机会，慢慢走了一阵，决心不管三七二十一，追上去。于是，我左手按着佩在腰间的那把刻有“蒋中正赠”的佩剑，右手提着盒子枪，边跑边喊：“等等我！”

前面的敌人听见我的喊声，停下脚步，回头看看，又走了。

我追上后，没有好气地问道：“部队走多远啦？”

一个尖声尖气的声音，象不耐烦似的答道：“好远啦！要到河边啦！”我留神一看，这个家伙挂着中尉符号，几个敌人中，数他官最大。

我摆出长官的神气问道：“是你负责吗？”

他又有点不耐烦地答道：“我负责！”

我见这家伙有股捣蛋劲儿，心想如不先打下他的威风，就不能叫其他几个敌兵服贴，于是，我熊他道：“你负责！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们走快些？掉得这样远！”

那中尉见我话头不好，不服气，盯了我一眼，说：“他们走不动，叫我有什么办法？”

我把脸一沉，骂道：“你还敢顶嘴，嗯？你不想办法，就有办法啦？老百姓有马车，你不搞，偏要搞毛驴，让大家一拐一拐地走，你安些什么心？”

那中尉见我官儿比他大，（我挂的是个少校符号）虽然心里不高兴，就不敢再顶了，其他的人更不敢说话。

我乘机说：“这一带敌人常常出来，要把你们抓走了，我们也要跟着倒霉！”我见前面不远处有几户人家，便心生一计：

“快走吧！到前面去想办法搞辆马车，大家坐上走。等会我们搜索营（敌人侦察营的名称）到了，就跟着一道走。前面河边有我们的橡皮船，只要渡过河去，就不怕‘共匪’了。你们走不快，我

们搜索营也要跟着你们慢下来，出了乱子，大家都倒霉！”

中尉挨了我一顿熊，就在掉队的士兵身上出气：“快走！就是你们不争气！”

这时，我稍平和些说：“快走吧！到前面坐上车走就少受苦了！”

这些家伙听我要搞马车给他们坐，觉得我关心他们，又有办法，所以一拐一拐地走得快了些。

来到那几户人家后，我叫他们到老乡屋里去休息，把毛驴拴在院里，又对那中尉说：“看紧点啊！不要让他们开了小差！叫老百姓给他们烧点水喝，我去找马车，不要乱走！”

现在是下手的机会了，但是到处看不见我们的人。我心里十分着急，走到邻院老乡屋后，朝天放了两枪。接着，敌兵休息的那个院里也响了两枪。老乡听见枪响，不顾命地往后山跑去。我急忙返回去，只见那几个敌兵都站在院里。我气冲冲地问道：“谁打的枪？”

中尉颤抖地说：“是我！”

我骂道：“凭什么打枪？真是胡闹！”

“我听见你在打枪，怕有情况！”中尉解释道。

我瞪他一眼，说：“我是走火了。不得命令，不准再乱！听到没有？”

中尉带着他的兵呆呆地回屋去了，我又装着去找马车。

其实，我们的人，离我不太远，听见枪声，很快就赶到了村边。我朝那屋指了一下，急说：“都在屋里，快下手！”

侦察员们冲进院去，踢开屋门，敌人吓楞了，全举起手来。

我们把这几个家伙捆起来，塞住嘴，牵着那几条毛驴，便朝我们驻区的方向走。

因为我们都化装成了敌人的模样，一路上，老乡们都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抓着自己的逃兵哩！

奔 袭 潜 山

李长生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部队沿着山间曲折的小道向潜山急进。

潜山是敌人“清剿”我们的据点之一。我们侦察到该城守敌保安第六团主力到桐城去了，城里只留下一个大队。团党委决定由团长左奎元和我带部队奔袭潜山。

我们到达了距潜山西关三里的地方，经过研究，部队便分头行动：三营直插潜北地区，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担任警戒，阻击桐城方面敌人的增援；一营绕过去打东关；二营从西关直插县府，团指挥所设在二营。这时城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灯光，也没有任何声响。我几步跨到部队前面，找到二营副营长石春喜同志，问他：

“怎么样？”

“副团长，没问题。城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枪一响，管叫那些老总们啃地皮去！”

“可得注意呵！心细干好事，麻痹出岔子。”

前卫接近城了。二营的部署是四连居中，五、六连附其左右，全营成三个箭头直指西关。攻击开始了，枪声大作，杀声四起。敌人从梦中惊醒，吓得在城内乱成一团，有的懵懵懂懂地朝天乱放枪，有的到处找地方躲藏，有的占领了楼房进行抵抗。这时东关上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城内战斗很快便结束了，县里的

“大头”都逃上了城北的将台山。

天亮前，我们包围了将台山。这是一个较大的山包，紧靠城北，从主峰向西延伸出去有一道山梁，远看象鲤鱼背一样；四周有简单的战壕和障碍物，南面山脚下有四个子堡，主峰上耸立着三个大碉楼。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将这股敌人团团围住。敌人依靠山势进行顽抗，部队前进迟缓。团指挥所转移到将台南山脚二营四连刚夺下来的一个碉堡里，团长根据当时的情况，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待令行动。战场上立刻出现了暂时的沉寂。

天，阴沉沉的，虽然才下午四点钟，已象黄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发起了总攻。

四面八方炽烈的火力射向山岗，敌人在火网中惊惶地嚎叫。

战士们冲到半山，山顶上一个大碉堡内的两挺机枪还在疯狂地射击着。

“集中火力干掉它！”左团长简短地命令道。

石春喜喊来通信员，说：“传令五连，抽一个排迂回上去！”

几分钟后，五连的一个排就从侧翼冲了上去，几枚手榴弹飞进碉堡，枪声顿停。一会儿，碉堡里踉踉跄跄地出来了四十几个敌人，其中有戴礼帽的穿短褂的，也有穿二尺五戴熨斗帽的。一个个好象丧家之犬，垂头丧气地被押着朝山下走去。

石春喜用手肘杵了我一下，对着俘虏一咧嘴说：“副团长，你看，这些平日作威作福的家伙，今天该他们搭拉着脑袋显威风啦！”

“搭拉着脑袋瓜显威风？！”我听到石副营长这诙谐的话语，禁不住笑了。

部队又进入潜山城内，成群的敌人伤兵、俘虏正在集中。参谋姚履范报告说：“据初步统计：俘敌二百名，战马八匹，枪械弹药在进行清理。还缴获了无数的过年物资和两筐中央钞票。俘

虏中还有‘县大老爷’、‘科长老爷’呢！”

“还有县大老爷？”我和团长笑起来。

我问姚履范：“担任警戒的三营回来没有？”

“回来了。”

我们正围着地图研究情况，一个参谋匆匆进来报告说：“据派出的侦察员报告，去桐城的敌人现在乘汽车回来了，目前距这里约十华里。”

听到这个情况，我们都感到非常突然，团长立即命令：

“通知各营，准备战斗！”

参谋离开不久，二营副营长石春喜来了。他说：“刚才五连警戒哨捉到的两个俘虏供称：敌人离北关五里就下了汽车，现在向东关步行。看样子，敌人已经知道了这里的情况。”

“俘虏呢？”我急问道。

“在外边！”

我走出大门，只见一高一矮两个俘虏，低着头坐在石阶上。我问道：

“你们是从桐城来的吗？”

他俩猛地站起身，大个子战战兢兢地答道：“是！是！长官！”

“你俩是一个单位的吗？”我追问道。

“不不！长官，我是一营的，他是二营的。我们在离北关不远才碰在一块。”

“为什么跑到这里来？”

“今天下午突然集合，我们官长只简单地告诉我们到潜山，我们心想你们共，共……”高个子为难地停了一下说：“你们共产军走了，我们坐上汽车就直向这里开来。”

“是这样的吗？”我转向矮个子问道。

“是这样，”矮个子说，“下车后部队绕小道走，我们掉了

队。我想反正到潜山，城里又没啥动静，就顺大路来了……”

我回到屋里的时候，各营干部都到齐了。我对大家说：“据俘虏所供，估计敌人是来包围我们；从两个俘虏的所在单位来看，可能是两个营或更多一点的兵力。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打！”一营长说。

“插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二营副营长石春喜接着说。

“不行！”我说：“拚！问题不大，但这样会增加伤亡，削弱我们的力量；再说，打的价值不大，我看还是赶快转移。”

团长、政委都同意我的意见，大家很快就统一了思想。于是，部队带着大批战利品撤出了潜山。离城五、六里了，我们才听到潜山城外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敌人开始“攻城”了。那密集的枪声，正象欢送我们归去的鞭炮。石春喜对我说：

“副团长，这比大年三十还热闹啊！”

我笑着说：“若按你的意见，恐怕更热闹呢！”

青峰岭突围

贾来富

一九四八年初，我在三纵七旅二十团九连当通信员。潜山战斗结束后，我们又乘胜攻打了宿松、岳西。敌人老羞成怒，发起了更疯狂的“清剿”。

那时，我们遵循着毛主席“化整为零”的战术，以营为单位展开分散活动。我们三营就在潜山地区，日夜与敌人在深山密林中周旋。

一天，敌人两个营的兵力跟住了我们。我们东拐西弯地把敌人甩掉了，还趁空拿下了附近的一个乡公所。黄昏时分，部队转移到青峰岭，因为七、八连还没有跟上，只得暂时在此地宿营等候他们。这时，狡猾的敌人又发现了我们的踪迹，紧紧地追了上来。

我们住在半山坡的一个小村子里，房舍十分破旧狭窄。除了放哨的同志外，大伙都抱着枪坐在屋角边休息。连长马魁鸾同志召集排长们布置工作，他说：

“今夜我们就住在这里，敌人也在我们周围，最近的离这儿只有两里地。敌人在夜里一般是不敢出来的。但各排应特别加强警戒，万一有紧急情况就分散转移，第一集合点蔡家畈，第二集合点蔡家岭。”

各排长走后，连长坐在一张矮桌旁，就着昏暗的油灯光仔细地审视地图。

我靠着门坐在一张小方凳上打盹，不一会便呼呼地睡去了。

突然，几声枪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天已蒙蒙亮了。连长和排长们急匆匆从外面进来。这时，“哒哒哒”，又一梭子机枪子弹扫过来，打得房上的碎瓦片“哗哗”地往下掉。连长大声喊道：

“以班为单位分散突围，集合地点和联络暗号同前！”

我收拾东西耽误了时间，出房门时天已大亮。眼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急忙向大门外跑，刚一抬腿，“轰轰”，两颗手榴弹在门外爆炸了，我掉头从侧门冲出去，隐入屋后的树丛里。从树丛里看出去，只见村子周围到处都是敌人，五、六挺机枪的子弹暴雨似的扫过来，子弹在头上“嗖嗖”直响。部队都冲出去了，我现在要赶快去找部队。

我在树丛里东闯西冲，躲闪着敌人。转到一个山凹处，碰上了九班长，只见血迹染红了他的军装，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我撕下了军装替他包扎，这才发觉他两腿都负了重伤。我抓住他的手，蹲下身子说：“来！我背你走！”

他摇了摇头，说：“别管我，你赶快冲出去吧！”

我坚持要背他走，他固执地说：“我已经不行了，你告诉同志们，我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教育，敌人是用了五条生命才换去了我的血的。快走吧，不要为了我误了事！”

争执间，不远处突然一声吼叫：“不准动！”接着，十几个敌人端着枪朝我们逼来了。我一滚，趴在地上，端起冲锋枪朝敌人就是一梭子，九班长也对着敌人射击。这一打，吓得敌人一骨碌卧倒在地，举枪还击。九班长一边射击，一边恳求地对我说：“我掩护你，快走！”

我说：“不！我掩护你，你走！”

九班长瞪起一双大眼睛，厉声说：“我命令你离开！”

我又急又气，说不出一句话来。在这紧要关头，我不管他命令不命令，反正抱定了一个老主意：不能丢下他，要死死在一

块。我爬过去想强行背他。忽见他支起身子，向敌人投出一颗手榴弹，浓烟中，一个敌人抱着大腿乱叫，两个倒下去不动了。可是，就在这时，从左前方飞来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九班长。我连忙过去扶他，只见血从他胸前的衣服里渗出来，染红了半个身子。他用右手按住胸口，左手将枪递给我，嘴唇喘动着，我把耳朵贴近他的嘴边，听到他断断续续地说：“带，带回去，你，快走，革，革…命需…要…你…”。说罢，头一歪垂下去了。

我真恨不得将敌人捉过来碎尸万段，举起冲锋枪向敌人一阵猛扫，又一连扔过去三颗手榴弹。趁着爆炸的烟雾，背上九班长的遗体就跑。我穿过密密的树丛，拐了好几道山坳，才把敌人甩掉了。在一个僻静的山沟里，我掩埋了九班长的尸体，又采了些野花野草把新土遮盖起来，默默地念道：“九班长，我一定记住你的话，为革命斗争到底，我要为你报仇！”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青峰岭向集结点走去，途中遇见了六班长王仁和同志，接着又碰上了二排副，我问他：“排副，见到连长没有？”

“连长同我们一块冲出来，以后又跑散了，可能他老早就到集结地啦！”

说话间，又来了几个同志。我们组成了一支小分队，二排副率领着我们，穿过敌人层层警戒，向第一集结点——蔡家畈奔去。这时，月亮已爬上了对面的山头。我们走完了一条小路，又过了一道小河，就到了蔡家畈。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脑子里涌出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这么静？部队还没有到吗？还是我们走错了地方？正揣疑着，突然传来一声问话：“干什么的？”

这声音好熟呀，可一下又辨不出是谁？二排副立即答道：“卖桃子的！”（暗语：意思是三营的）

“好多钱一斤？”（那个连的？）

“九角！”（九连的）

“好，挑过来吧！”

我们高兴地跑过去。见到了自己的同志，大家就象几年不见面一样，互相抱着，跳着，叫着。我见到连长，汇报了突围的经过。连长说：“我们的人都回来了。这次突围战歼灭了不少敌人。九班长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同志们会永远记住他。我们要为他报仇！”

午夜，全连在村外一个树林里休息。天上有月亮。大伙围坐在一起，交谈着自己突围的经过。五班长嗓门大，吸引着好大一堆人，我也凑了过去。五班长说：

“我一冲出门，就被龟孙子们看见了，几个敌人紧跟着屁股追。我边打边跑，敌人边追边射击，跟着我硬是不放，东拐西弯也甩不掉，急得我真没有办法。眼看敌人离我只有十来公尺了，我急中生智，一弯腰，顺手一扬，出去了——”

“什么出去了？”我插嘴问道。

“土坷垃！”五班长说罢咧嘴微微一笑。

“为什么不用手榴弹？没有吗？”我好奇地追问。

“手榴弹倒有的是，可敌人离我只十来公尺我能扔吗？你看你，光知道问就不知道想一想！”五班长冲我笑笑，继续说：

“我这土坷垃一扔过去，就听后面唏哩哗啦一阵乱响。我回头一看，龟孙子们都吓得趴下了，瞧他那卧倒的姿态还不赖呢。我趁势向前跑了十几步，这下我可真掏出手榴弹来了！敌人知道受了骗，就一窝蜂地向我扑来。这正合我心意，我照敌人堆里扔过去一颗手榴弹，敌人还以为是土坷垃呢，躲也不躲。只听“轰隆”一声，两个家伙脑袋开了花，其余的也来了个嘴啃泥，也不讲什么姿势了。我赶紧转身向西边树林跑去，谁知那帮没炸死的龟孙欺我只一个人，还死死跟着我，随后又纠集了二、三十人将我团团围住，象水田里的癞蛤蟆一样，一个劲儿地咋呼。常言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一声也没吭，心想，看你咋呼完了能把

我怎么样？这帮龟孙真可恶，用起火攻来了。不一会，四周火焰冲天，烟雾弥漫。你们都看见了吧？对，就是那会儿，真是风趁火势，火借风威，逼得我直往后退。退呀退，只觉两脚踏空，‘扑通’！我掉进一个坑里了。仔细一看，哈！唱薛平贵回窑啦——原来这是一座烧木炭的土窑。窑底积了水。我想，水能克火，这下可不怕了。又一转念，不行！不能蹲在这里等死，得想办法冲出去才行。我爬出窑门，见前面不远有一条小水沟，就冲出窑门往水沟里跑。这时我脑子又忽地一动，哪能轻易就走了呢？得给敌人留点‘纪念’。于是我又跑回窑洞口，从身上取下两颗手榴弹，拉出弦，固定在洞口的一边，又找了一根草绳拴住拉火圈套在另一边。伪装好后，我便迅速地离开了。当我下到山底，就听到“轰”地一声，这一声炸得我心花怒放……”

五班长讲得眉飞色舞。他圆盘子脸上，被烟火和木炭染得黑黑的，真象唱大戏的包公一样，笑起来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我见他这副模样儿，禁不住嗤嗤笑起来，引得大伙也笑开了。二排副在旁边插嘴说：“小伙子，老人们常说：凤凰在火中一烧，变得更美啦。你这一烧呀，也变得更漂亮啦！”

“真金不怕火炼嘛！”五班长晃着脑袋说。

连长在旁搭了腔：“对！真金不怕火炼，这是人民战士的本质。经得起考验的就是真金！”

夜深了，连长的话随着微风在这大别山的一个小山沟里回荡着……。

在“老虎洞”里养伤

王自阁

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我在战斗中负了伤——一块弹片钻进了左腿的膝盖骨。当时部队在大别山区整天行军打仗，没有一定的后方，伤病员就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休养，由卫生队的王医生负责治疗。我住在黄岗县西家湾童老大爷家里。他家还有老大娘和他们二十来岁的儿子金孩。他家除了种田，还搞点副业——做挂面卖。

直到二月底，取出弹片，我的伤口才止住了化脓，不过还不能行动。这天清早，外面下着大雪，欧区长来了。欧区长是民主政权的区长。他看了看我的伤，谈起外面的情况来：敌人加紧了“扫荡”，敌七师离这里只有三十里；那些在民主改革中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伪乡保长，也组成“清乡队”回来了；咱们的伤病员都要迅速隐蔽起来。欧区长叫我到一个名叫“老虎洞”的山洞里去躲避一段时间。他说：“王同志，要让你受委屈了！那石洞地形很隐蔽，里面也干燥，只是听说藏过野兽，很少去过人。在这大雪天，也没有别的好去处。等情况一好转，再接你回来。”我说：“放心吧！天大的苦咱也吃得下。你们到哪里去呢？”他指了指腰上别着的手枪说：“上山同敌人逗圈子呗！你们伤病员的事由老乡照顾。”他又跟童老大爷嘱咐了一些事情，就匆匆走了。我真恨我这条不争气的腿，累赘得自己象个死人一样。要不，回到部队去，那真比长上翅膀还快活。

这时，房东一家人都到我床前来了。老大娘听说要送我到山

上去，首先就一百二十个不赞成。她说：“谁不知道那山上是闹过老虎的，再说，吃的喝的，冷了热了，有谁来照顾？”于是，她就出开点子了——叫我喊她娘，装成她的儿子，口音不对就说是哑巴。金孩也出主意：如果有人问到我的伤口，就说是打柴跌的。我知道他们是一片真心实意地爱护我，可是这些办法都不成呵！老大爷一直紧皱着眉头，不住地捻胡子。他说：“那山上去年是闹过老虎的，乡里还组织人去打过。喏！”他指着墙上那把猎叉，“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他们还借去用过。可后来那虎就没有下落了。那石洞今年金孩打柴还进去过，倒也没有什么。洞叫老虎洞，也不准定就有虎。去住三天五天，避开敌人这股风浪，也是个安全的办法。”老大爷说得有理，眼前只好这样做。天大的风险咱也能承担起来，千万不能让老乡受连累啊！我说：“大爷！大娘！当兵的既然同枪炮子弹打过交道，就也有办法对付老虎。我还有两颗手榴弹，你们放心吧！”

我坐在一副用门板凑成的担架上，金孩和一个邻居抬着，老大爷在旁边照顾着我。临走，老大娘塞了一卷饼子在我枕头边上。担架走了好远，我扭回头去，她还站在大风雪中望着我……

上了半里多路的一个陡坡，又从山垭下到一个小山洼。紧靠山洼根，有个石洞，洞口被茅草盖得严严实实的，洞口也不高，要弯着腰才能进去，里面倒宽敞些，有三公尺深，低着头可以直起腰来，旁边还有岔洞。这就是“老虎洞”。洞里已经有一个伤员，也是刚抬来的，我挨着他躺在稻草上。老大爷帮我盖好被子，又给我一盒火柴，说：“万一野东西来了，擦根儿火柴就能吓走它！我们年年在山上守庄稼，野东西怕的就是火。你们两个人好作伴，我叫金孩给你们送饭。”

洞里很暖和，但很昏暗。我模糊地看到身边的伙伴是个小圆脸，眼里闪着亮晶晶的带些稚气的光泽。闲谈中，我知道他是团里通信连的司号员，名儿叫宋新周，才十七岁，说话还带着童子

腔哩！他是和我在同一次战斗中大腿挂了彩的。我和他商量如何对付敌人，他说：“怕什么？你有两颗手榴弹，我有两颗手榴弹，敌人来了，就叫他死在洞口！”我心里暗暗高兴，好个坚强的同志！

第二天天刚明，就听到隐隐约约的枪声，紧一阵松一阵地吵得人放不下心来。

中午，金孩送来一大叠饼子。他说：“咱们部队和敌人在李家山接上火。敌人的清乡队也进了村，挨家挨户搜查咱们的伤员，还抢粮食，我是装做打柴才上山的。这点饼子是妈给你做的干粮，我还要给你送吃的来。”临走的时候，他愤愤地说：“反动派又想回来，不行，这块天不能变！”

不一会儿，小宋的房东——一位老大爷也给小宋送了干粮来。他们亲亲热热地谈了好久。

黄昏时分，枪声停了。这时，我口渴得象火在燎喉咙，想试着爬到洞口，去抓点雪吃，但还没翻转身，左脚就痛得象被人一刀截断了似的。我连忙仰躺着，想歇一歇再走。忽然，洞口传来“呼哧”、“呼哧”的声响。洞里已昏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屏住气，心里象擂鼓一样跳动起来。敌人？不象！莫非是老虎真的来了？我们连忙掏出火柴盒。“呼哧”、“呼哧”的声音越来越响了。这时，手指头偏偏僵硬得不听使唤了，我暗自警告自己：沉着，要沉着！但是心里还是咚咚地跳。“唰”的一声，我的火柴亮了，透过黯淡的黄光，见野兽在洞口停住了。它头上有黑一块白一块的花纹，眼里放出绿光，贪婪地一闪一闪地盯住我们。小宋一直在擦火柴，只听“哧”“哧”地响，可一根儿也没有擦燃。眼看我的火柴快燃完了，野兽还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

“唰”的一声，小宋的火柴也亮了，随着这亮光的一闪，野兽回转身就跑了。我这时才觉得全身的血液都紧紧收缩到胸膛里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出了一身冷汗。我们商量好轮流休息，但一整夜谁都睡不着。

第三天半夜里，洞口又有了响声。我们连忙掏出火柴盒，却听见洞外传来了金孩的轻轻呼唤声：“王班长！”金孩送饭来了，两大瓦罐煮挂面。我说：“怎么晚上来啊？碰到野兽咋办！”他说：“敌人四面站岗，围住村子，白天谁也出不来！”原来咱们部队转移了，敌人下午就进了村。敌人一来就抢粮食。金孩说：“没有藏好的，就什么都翻光了。”金孩临走时问了我的伤情，又说：“妈一天叨念你好几遍呢！一会儿说，怕把王班长冻坏了，一会儿说，怕把王班长饿坏了。唉！两位老人家愁的心都快磨烂了，敌人到处查问哪家藏过八路军的伤员；听说还要抓青年人当壮丁。”我拉住他的手说：“你……你可要小心！”他说：“脚长在我身上，一有动静，我就找部队去！”我听他摸索着出洞去了。他全家人的面容立刻涌上了我的眼帘，脑子里重现出两个月来他们爱护照顾我的情景，禁不住流出了两行热泪……

眼前的处境很困难。首先是粮食有断绝的危险，我们的干粮勉强还够吃三天。我们就控制起来，每人每天只准吃两小块麦饼。我们拿着饼子闻了又闻，舔了又舔，就象小孩子吃糖葫芦那样，舍不得吃下去。可是细嚼慢咽地吃了，肚里仍然空空的，反而更想吃。这时候就需要有极大的决心克制住自己。小司号员往往吧唧着嘴，吞吞吐吐地说：“班长，我再吃一点点，一小块！”我怎么能忍心不让他再吃一点呢？

三天过去了，金孩没有送饭来。那天黄昏，那只野兽又来了。透过茅草伸进头来向洞里张望。它似乎熟识了火柴光，我们燃了好几根火柴，它不但不走，反而在洞口坐下来，象等待什么似的。可真吓坏人了，我想甩出一颗手榴弹去，又怕爆炸声惊动了山下的敌人。到这时候，这条命算豁上了，光怕也没有用。我想起童老大爷的话来，就从身子下面扯出一把稻草来点燃，一下子满洞里都是红光。那野兽果然一惊，又转身跑了。

我们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既怕野兽又怕敌人搜山，时刻都

把手榴弹扣住线圈拿在手上。困得实在不行了，就轮流睡一会儿。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的伤势都有了些好转。我的左腿能微微地弯曲了。我用手隔着绷带摸了摸伤口，肿消了，痒痒的。王医生说过，这是生长新肉的征候，但讨厌的是还不能站起身来。

干粮哪怕是一天只吃一点点，也是在逐渐地减少。金孩已经有六天没有来送饭了。一定是敌人封住了所有山路，不然他肯定会来。这时，我们只剩下巴掌大的两块干饼子，谁都舍不得再吃，尽管人已经饿得头闷眼花，浑身象拆掉了骨头似的，软得瘫痪了。就这样，我们还低声谈论着，猜测着部队的行动。我们都坚信部队会回来，我们会有回到部队的一天。我们还考虑到部队是不是出大别山去了，暂时不回来怎么办？当然要斗争下去！我想起王医生告诉过我，在这附近隐蔽了三十多个彩号，就对小宋说：“别愁，等你好了，咱们和他们联系上，打游击去！”小宋说：“对！咱们凭这四颗手榴弹就可以起家。班长，你不要丢开我啊！”于是，我们就讨论起打游击的办法来了。

那天晚上，洞外透进来月光。我们决定爬到山坳上那户独立人家要点吃的。一想到饭，什么敌人野兽通通都不怕了，碰上咱就拚了！但是刚爬到洞口，只觉得两眼发黑，耳朵里“鸣”地叫了一声，就再也不能动了。躺了一会儿，吃了些雪。我发现了一种宽叶子的青草，这植物在雪地里竟还能生存。我拔了一根儿塞进口里，还没尝出是什么味道，就被牙齿嚼碎，随着唾液咽下去了。小宋也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但是，吃了一阵就再也咬不动了。我们体力实在不支，只好退回山洞。

第二天晚上，我们分吃了一块干饼子，把我的一件贴身衣服撕成布条缠好伤口，月亮一出来，就揣着手榴弹，又爬出了洞口。地上积雪有两寸厚，被冷风吹得结了一层硬皮。手指头冻得失去了知觉，爬着爬着又不想动了。这时候，躺在这里就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不能！我还要活下去，眼前并不是一切都已经绝

望了。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窝窝囊囊地死在这里。吸进几口冷风，头脑清凉一下，我又催小司号员：“快走！不远了，到那里就有饭吃！”在半路上，听到山下大声地吆喝：“哪一部分的？”我们以为被敌人发现了，就把身子紧贴在雪地上。后来听到了另一个声音：“老子查哨的！眼睛瞎了？”山脚下就是敌人的岗哨。

半夜时分，我们才爬到山坳口上的那户独立人家的门口，其实这不过只有半里路。听到叩门声，一位老大娘把门打开，颤颤兢兢地问：“老总，深更半夜的干什么事？”我们再三说明是解放军的伤员，她仍然将信将疑的。她翻出一碗剩饭来，又回到灶前去拨弄柴炭，微微的红光映出她满脸愁容。她叹气说：“在这山坳口上，也一天搜括几遍，几颗逗鸡的粮食都早翻光了！”我们两人看着一碗饭，互相推让起来，最后同意合吃，你一口，我一口，几口就光了。我们听到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就揭开锅盖，一股微带酸味的热气冲鼻而来，唾液顿时涌满了口腔。小司号员拉了我一把，我们几乎同时说：“老大娘，我们要吃！”她一惊，说：“么事！猪食能吃？”她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们恳求了好一会儿，她说：“你们真是解放军呀？我还说是国民党的逃兵哩！好，大娘还藏了一碗米，给你们做饭。”她用盆把猪食舀起来，要重新生火。我说：“大娘，这里很危险，敌人看见火光可不是玩的！”这时，小司号员低声嚷起来：“这东西才解馋呵！”他用碗舀起猪食吃开了。我也舀了一碗，这是用干红薯藤合米糠煮成的，有点酸味，热呼呼，怪香的；又解饥又解渴。转眼间，我们就把一小盆猪食吃光了。老大娘擦着眼泪说：“苦了你们啦，孩子！”她端出一碗米来，说：“大娘没有干粮给你们带，这碗米拿去煮吧！”石洞里没锅没灶的，我们谢绝了她。

回到山洞，天都快明了。月亮早已隐去，天上灰苍苍的，似乎要变天。我们奔波了一夜，又吃饱了肚皮，倒在草上就呼呼地

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猛然被一片叫喊声惊醒——

“在哪里啊！我们换药来了！”“看到你了，你还躲？再不出来就开枪啦！”我慌忙摇醒小宋：“敌人搜山了！”他一惊，连忙抓起手榴弹。我说：“沉住气！”我提着手榴弹爬到洞口去看动静，透过密密的茅草，见天上正飞大雪。我暗高兴：亏得这场雪！不然敌人会发现我们留在雪地上的痕迹，好险啊！敌人在各个山头上乱叫乱嚷，有时喊声离洞口很近。我和小宋屏住呼吸，眼睛盯住洞口，一双手紧紧捏住手榴弹，手心直冒热汗。直到天快黑了，山上才寂静下来。

连着两天，没有什么动静。石壁上湿漉漉地淌着浸水，外面在化雪。我们不敢出去找吃的，怕在雪地上留下脚印。小宋真是好样的，一点不叫苦。我劝他吃下那唯一的小饼子，可他说什么也不吃，还让我吃。我说：“小鬼，苦吧？咬咬牙！敌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他说：“没什么。饿死了，也是革命战士！”我们的伤势更好转了一些，可以拄着棍子一瘸一瘸地慢慢行动了。我们决定离开“老虎洞”，到离这里五里路的邓家湾大松林里去。那一带地形复杂，便于我们的人活动，或许可以碰到自己人。再呆在这里，无异等于饿死。

我们费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才到了邓家湾山上。天一明，阳光刺得眼疼。我们看到山下有老乡在地里生产，就想莫非敌人走了？这时，我最放不下心的是金孩一家人怎么样了，真想跑去看一看，但两条不争气的腿半步也挪不动了。

这天下午，果然遇着王医生了。我顿时觉得饿了，累了，浑身松弛下来了。见着亲人，困难有人共同负担了。王医生正忙着到处找咱们的伤员。他说：“敌人走了，咱们部队又回来了。你们都回队休养。”回了部队不久，伤就完全好了，又随着部队北战南征，竟再也没有机会到金孩家去了，这件事我至今不能忘怀，象是欠了一笔永远无法还清的债。

重返鄂豫边区

郑绍文

一别江汉又经秋，倚马太行忆旧游。
山河不改昔日貌，烈士早断少年头。
丹心自可光三楚，浩气亦堪耀九州。
雄师重返中原日，鄂豫父老应消愁。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晋冀鲁豫十二纵队，在山西晋城召开南下誓师大会上，同志们要我写点什么作为纪念，我就写下了这么几句，以表达我对中原突围中牺牲同志的悼念和重返鄂豫边区的决心及喜悦心情。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战争，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军则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集结在晋城地区休整的新四军第五师主力，奉命与嵩岳部队一部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赵基梅为纵队司令员，张才千为政治委员。当时张才千和李人林正率部转战大江南北，不在军中。我们的老师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同志这次也随军南下。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纵队奉命从晋城出发。按照中央命令的规定，纵队经河南的林县、鹤壁，在汤阴越过平汉铁路，尔后即受华东野战军指挥。

九月上旬的一个夜晚，我们从寿张南渡黄河，进至山东省曹县西南阻击西逃之敌，一举歼敌一个后卫营。我军初战告捷之后，

奉命在商丘以西分路突过陇海铁路，进至通许县东南集结待命。这时，敌人虽派重兵把守陇海铁路沿线，但在刘邓大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击下，早已士无斗志，只是固守据点，不敢出击。我们在夜幕掩护下，未发一弹就通过陇海铁路封锁线，到达了通许东南地区。

两天后，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来部队传达野战军首长指示，要我军迅速攻克通许，进取扶沟，尔后进入淮阳地区休整。

根据野战军首长指示，先念同志立即召集会议，研究攻占通许作战方案。大家一致认为：通许工事坚固，且离开封较近，援兵易于到来，可谓城坚援近；因此，必须采取出敌不意、突然袭击和连续爆破的战术，以攻破敌人的坚固防御。会上还部署了各个部队的具体行动计划，决定由三十四旅担任主攻任务。

三十四旅先以强大的火力封锁了以南城门为中心的敌人所有火力点，接着爆破组依次轮番爆破攻城。顷刻间，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爆破声与冲杀声响成一片。前卫部队攻占南城门后，即向东西两侧突进，将城上守敌赶入城内，大军随之冲进城里。战斗不到三小时，敌守城一个保安团全部被歼。

攻占通许后，我们即乘胜奔袭扶沟，该城守敌闻风逃窜，我军随即进入淮阳地区休整。

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华野司令部来电说，陈毅司令员要来我军视察。第二天上午，陈司令员果然来了。陈毅同志是新四军老军长。五师自组建以来，就属新四军建制。为欢迎陈毅同志的到来，我们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大会由先念同志主持，陈军长讲了话。陈军长身着一套草绿色军服，风度豪放，平易近人。他说：“同志们，我当了你们几年军长，可从来没和你们见过面，很对不起大家。你们经过中原突围，到了华北，现在又要重返鄂豫。我也和你们一样，在华东七战七捷之后，撤出苏北，转战山东，现在又要打回苏北去。共同的战斗任务，使我们有机会在这

里见面，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也没有发财，我也没有关饷呀！”这充满革命情谊和十分风趣的几句开场白，打动了同志们的心弦，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少同志的笑脸上淌着激动而又兴奋的热泪。

陈军长高兴地回顾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他说：“现在我们已经从战略劣势转为战略优势，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一点不仅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就是外国人也感觉到了，这个转变也有你们一份功劳。抗日战争时期，你们五师一直孤悬敌后。日本投降后，你们处在华中战略重镇的武汉外围，战略孤立，加之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一旦内战爆发，战略转移是难免的，如果那时你们要走，无论是东到华东，或是北向华北，都是畅行无阻的，那样你们对革命的贡献就不大了。为了牵制敌人，保障全局胜利，中央决定把你们留下来，并命王震和王首道率领三五九旅由湘鄂边界北上，命王树声和戴季英率嵩岳纵队和豫中第八团由豫西南下，组成中原部队，在武汉外围形成一支强大战略力量，象钢刀似的插入敌人的心脏，牵制蒋介石的主力。你们牵制了三十万敌军达十个月之久，这就为华北的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七战七捷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我敢说，如果没有你们的牵制，这三十万蒋军，无论压到哪一个头上，都是吃不消的，那就很可能没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七战七捷的胜利。那样，中国革命的形势就将大大不同了，我们今天见面就可能不是在这包拯放粮的古陈州，而是在靠近蒙古的大青山。”陈军长略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你们在完成了伟大战略牵制任务后，中央决定你们突围。在突围中，部队受些损失是难免的，但是你们保存了主力，这就是很大的胜利。此外，你们在突围后半年多的时间里，转战鄂豫及陕南等地，继续牵制敌人和消灭敌人，为保卫延安作出了贡献。你们不愧是一支英雄部队！”

陈军长的讲话，激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掌声。

陈军长走后不几天，纵队奉命结束休整，继续南下，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终于到达罗山县的苏家河，进入大别山区，与刘邓大军会师了。

苏家河临近宣化店，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又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根据地，老乡们象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欢迎我们。

先念同志住在一户贫农家里，同这家老大娘叙家常。

“大娘，你这里住过新四军吗？”先念同志问道。

“住过”。

“是哪一部分？”

“李先念的第五师嘛。”

“李先念这个人怎么样，他的军队好吗？”

“嗨！同志，”老大娘说，“李先念他们都是好人呵，就是后来不该走了。”

“大娘！”先念同志满怀激情地说：“这回呀，李先念他们的部队又打回来了，要是他们再走，你就拉着李先念打他的屁股！”

当我们到达这里时，张才千、李人林率领的中原独立旅已配合刘邓大军主力一部胜利结束了高山铺战斗。这次战斗全歼敌四十师、八十二旅共一万二千余人，使长江北岸三百余里的地区置于我军控制之下。刘邓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进入江汉地区，建立江汉军区。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还亲自来到我们这里，向营以上干部作报告，进行战斗动员。

那天，邓小平同志穿着一身灰布军装，首先讲话。他分析了自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来的全国战争形势，然后说：“你们越过平汉铁路后，敌人很可能派兵尾追，乘你们立足未稳扭住你们，这就麻烦了。因此，必须设法摆脱敌人的追击，迅速地完成战略展开任务，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在

工作中，你们一定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这个地区是你们部队的老家。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小平同志最后说：“你们的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既要打仗，又要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在工作中，一定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把根据地巩固下来。”

邓小平同志讲话后，刘伯承同志简要地作了补充。他说：“你们重返江汉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消灭敌人！”刘伯承同志怕我们记不住，又把他的那四句话重复了一遍。

根据刘邓首长指示，纵队不久就与张才千、李人林领导的中原独立旅会师，组成了江汉军区，赵基梅任军区司令员，刘建勋任政委，张才千任副政委，张树才任政治部主任，宋侃夫任副主任。

十二月初，在李先念同志主持下，军区党委在湖北礼山（今大悟）陈家湾召开会议，研究了军区的任务划分和作战部署问题。李先念同志说：“江汉部队确实是一支好部队，缺点是骨多肉少，瘦了一点。希望很快得到补充，迎接即将到来的大的战斗。至于部队供应问题，用不着过多担心，江汉是湖北鱼米之乡，只要你们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吃穿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我为你们担心的是战略展开问题。你们看看江汉地图，东之武汉，西之襄樊，南之沙市、宜昌，历来乃为兵家必争之地。你们进入江汉，白崇禧决不会坐视不理。如其派兵追击，把你们缠住，问题就不好办了。我估计，实现战略展开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你们要设法在三个月内摆脱敌人的纠缠，因为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会议开得十分热烈而活跃。最后，大家认为：当时国民党报纸正在宣传刘、邓大军有横渡长江作战的意图，蒋介石亦正在着

手计划部署长江防务，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摆开渡江架势以迷惑敌人，把白崇禧的注意力引向长江沿岸，我江汉主力则进入大洪山、白兆山地区，寻机歼灭国民党的入股保安团队，并掩护一、二军分区的战略展开。

李先念同志同意了 this 战略部署。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江汉军区部队在陈家湾地区分三路从广水、花园之间向西越过了平汉铁路。敌军只顾躲在据点里放炮，那敢出击。我们是大摇大摆越过平汉路的。

部队过平汉路时，带病坚持工作的司令员赵基梅不幸病故。他是一位令人怀念的好同志。

赵基梅去世后，由张才千继任江汉军区司令员。他率领江汉军区独立旅于十二月二十日进攻京山县城。守敌弃城而逃。我军随即奔袭钟祥，在钟祥城外与一个排的敌人巡逻队相遇。该敌误认我军为国民党部队，列队敬礼欢迎，我先头部队立即令其缴械投降，惊惶失措的敌人全部当了俘虏。当查明钟祥守敌的部署后，我军立即展开对钟祥守敌全面包围，并且控制了襄河上的所有船只，断敌逃路。二十三日拂晓，我军发起攻击，激战一天，全歼敌湖北保安第二总队一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摆开了飞越襄河进取荆门的架势。

李人林带领三分区部队越过平汉铁路后，攻克皂市，解放了天门、岳口；十二月二十二日又渡过襄河，潜江守敌不战而逃。他们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先后攻克江陵东南的郝穴、麻布拐、横堤等地，歼敌石首县保安队，直逼长江北岸。他们到处张贴“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千军万马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等标语口号，使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大为震惊。

在国民党将领中素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果然“接受”了我们的“调遣”。他认为我襄南三分区部队是过江先遣部队的主力，便将他的整编八十五师从大别山调出，尾随我三分区部队

进入襄南占领潜江县城；由汉口抽调整编五十二师三十三旅九十八团进至新沟咀；调湖北保安四总队进至潜江浩子口，交警第二大队进至监利县城及其北的刘家铺，妄图对我三分区部队进行合围。这时，我三分区主动采取内线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开展反“扫荡”斗争。一月中旬，他们转移到外线，越襄（阳）沙（市）公路，并在公路沿线打击敌人，迫使浩子口守敌撤至江陵、沙市固守。在我钟祥胜利的威胁下，为阻止我军主力进入宜（昌）沙（市）地区，敌整编八十五师乃由潜江进至荆门地区，襄南内地敌兵力顿显空虚。三分区则乘机以一部主力转入内线，连续解放潜江、仙桃等重要城镇；另一部主力则留在荆门南部扫荡敌乡保武装，把整编八十五师紧紧拖住。

在敌军被我三分区吸引到襄南长江沿线的同时，我江汉军区独立旅向随县进军了。

随县系鄂北重镇，是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的所在地。专员曹勛是湖北京山人，抗战时期任国民党五战区第六游击纵队司令，人称鄂中地区搞反共“摩擦”的专家。他的部队反动有余，战斗力却不足。如我军能全歼该部，鄂中各县就不会出现大股地方反动武装。

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我随军区后方机关住在随县柳林店。有一位中原突围时分散隐蔽在城内的同志来找我，相见之下，悲喜交集，彼此叙谈了别后情况。他特别详细地报告了随县城内敌军的全部部署。根据他提供的情况，我们在张家集与张才千和独立旅的同志们研究之后，决定了进攻随县的作战计划。

我军从张家集出发，经洛阳店向随县进发。一月六日下午，在随县西南的汤家畈，我军同出城骚扰的敌一个营遭遇，遂歼灭该敌一部，残敌乃逃回随县。我军乘胜追击，将随县守敌包围。

七日晚，我军采取佯攻西门、主攻南门的战术，对随县之敌发起攻击。一排排炮火猛烈地射向城内，工兵爆破了南城门，突

击队立即冲进城中。当我军冲进敌第三专员公署时，敌报务员正向武汉“华中剿总”发报，我们读过报文，命令他全文照发，电报称：

番号不明之共军一部，刻向我进攻，我全体将士正英勇反击中，职荷党国重任，誓与随州城共存亡，奈敌众我寡，独力难支，祈火速派援，职当坚持最后，以待援军。

曹 勛

华中“剿总”回电，要曹勛坚守三天待援，并令其次日上午十时，点火接受空投物资。他们根本不知道，随县城此时已落入人民手中。

这一战，除曹勛只身逃走外，敌第三专员公署保安队副司令以下一千余人全部被歼。

解放随县之后，一月八日，军区派黄德魁率军区警卫团一个营组成襄西支队，渡过襄河，向襄西地区挺进。襄西支队一月十日进入襄西后，先后与在襄西南坚持游击战的许猛和在北山坚持游击战的李炳南两部会合，建立了远安与北山两个根据地，成立了两个军事指挥部。

二月中旬，军区独立旅相继解放了应山和安陆。二月十五日，独立旅进占应山县城。

形势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快。自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进入江汉地区，到一九四八年二月止，我军相继攻克了京山、钟祥、天门、潜江、沔阳、随县、应山、安陆等八座县城。至此，江汉军区已顺利地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

把矛头指向敌最后防线

——忆坚持襄南的斗争

李人林

襄南位于武汉西南部地区，南指长江，北逼襄河（即汉水，又名汉江），东胁武汉，西扼荆（门）沙（市）；解放战争时期，含有天门、江陵、沙市、荆门、潜江、沔阳、监利、石首、汉川、汉阳等县市。全区人口约三百余万，面积一万余平方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河流港汊纵横交错，水面占全区面积百分之六十左右。这里湖川相连，浩浩荡荡，莲叶田田，蒹葭苍苍，自古即有“云梦大泽”之称；又鱼富粮丰、钟灵秀毓，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历来为兵家所必争。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为挽救败局，妄图以长江为其最后防线，与我决一死战。襄南地区首当其冲，成为两军对垒的前沿、争夺的重点。在襄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我江汉军区三分区部队和襄南所有人民武装一道，与数倍甚至十数倍于我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粉碎了他们旨在置我于死地的四次大规模“清剿”。一年中，我们进行了大小三百七十九次战斗，歼敌七千八百九十八人，胜利完成了中原军区和江汉军区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一)

一九四七年八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为了配合大别山建设根据地的斗争，根据刘邓首长指示，桐柏、江汉军区相继建立。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新成立的江汉军区各部队主要领导人在鄂豫边区礼山（今大悟县）附近的陈家湾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研究军区、军分区的地域划分和部队编成及进入江汉以后的作战部署。江汉地区武装斗争新的一页揭开了。

初冬，阵阵北风夹冰裹雪呼啸着。在陈家湾一间普通的农舍里，十几个意气风发的中青年军人正在聆听一位领导人的讲话。这位精力充沛而又机敏的领导人就是我们新四军五师的老师长，现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的李先念同志。这次会议是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眼下，他目光透着坚毅、信任，对大家说：“你们进入江汉后，要把消灭蒋介石的保安团队、地主武装、土匪，作为主要任务。江汉部队确实是一支好部队，缺点是骨多肉少，瘦了一点。希望很快得到补充，迎接即将到来的大的战斗。”

到会的同志有许多是江汉一带人，长期以来一直在那里坚持革命斗争，自从一九四六年六月部队突围以后，离开江汉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就要打回日夜思念的家乡，大家的心情非常兴奋。

李先念同志继续讲着，他精辟的见解、风趣的语言，引起了大家阵阵的笑声。忽然，他把目光转向我，说：“李人林同志，这次你们三分区的任务可不轻哦！你要想方设法把敌人拖在长江沿岸和襄南地区，争取时间，掩护江汉军区的全面战略展开。”

任务的确艰巨而又繁重。江汉地区临江跨汉，象块“肥肉”，谁都想争，更何况在这战争的紧要关头。李先念同志这样说：“你们进入江汉，白崇禧决不会坐视不理。如其派重兵追击，哪

怕就是一个旅，配合反动武装把你们缠住，问题就严重了。”作为军分区的司令员，我深感责任重大。假如我们失去了对襄南地区的控制权，势必给整个江汉地区的战略展开带来极大压力。

散会以后，我和军分区政治委员杨殿魁同志迅速赶回部队驻地，对部队进行了动员教育。我们的部队的确是支好部队，任务越艰巨，情绪越高涨。大家磨拳擦掌，斗志昂扬，纷纷表决心，订保证，恨不能一下子打进襄南。

经过短时间的准备，各分区部队分头向自己的地区挺进。十二月十二日，我三分区部队如离弦之箭，直指襄南。在到达距礼山县城以东十华里的丁家冲时，与由礼山到河口去的敌八十五师遭遇。我为迅速到达目的地，未予恋战，乃北绕三十里，于次日在花园、广水之间西越平汉路；又连续五天挥军急进，经安陆的赵家棚，直逼皂市。当时，皂市有敌部分土顽驻守，挡住去路，我决定拔掉它。二十日，部队向皂市守敌发起攻击。敌以为我大部队抵达，未敢顽抗，弃阵而逃。我顺利攻战皂市，打开粮库，开仓济贫。部队补充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带不走的便就地焚毁，爆炸声惊天动地，熊熊烈火，映红了半边天。

攻克皂市以后，我继续向南疾进，一路上张贴标语，大造声势：“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摆出了一副渡江的架势，以迷惑敌人。沿途守敌慑于我军声威，望风而逃，不战即溃。我连克天门、岳口。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岳口一举渡过襄河，兵不血刃，占领了潜江。

至此，我江汉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正式进入襄南地区，将矛头直指敌最后防线，拉开了襄南斗争的帷幕。

(二)

为了更好地和襄南人民一道完成军区首长交给我们的牵制敌

人的任务，襄南地委及分区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潜江县城召开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及行动，并组成了天（门）潜（江）沔（阳）、监（利）沔（阳）、江（陵）监（利）石（首）、江（陵）荆（门）潜（江）四个民主县政府，及四个县指挥部。

我分区部队是以中原独立旅旅部和一团组成，共一千四百余人。我任司令员，杨殿魁同志任政委，张水泉、钟春林同志任副司令员，罗通同志任副政委。本来我们兵力就不多，一划分指挥部，分区部队就只剩下了两个营。然而，我们这些同志多数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坚强的革命意志、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可以说每一个战士都是干部，李先念同志所谓“骨多肉少”即指此而言。

当时，由于敌重兵集结大别山区与我刘邓大军角逐，襄南尚无敌正规部队，但伪政权及县乡武装却多如牛毛，比比皆是。若不清除这些土顽，我很难立足襄南。按照预定方案，各部队展开的时间要赶在敌正规部队到来之前，因此我军不顾长途跋涉疲劳，昼夜兼程，连续作战。我追击潜江逃敌的部队，猛追四十里，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直路河将潜江县土顽大部歼灭，遂挥师向东横扫了通海口、沔阳城、峰口、府场等地。阳历年关，分区部队转向西进，分头进击郝穴、麻布拐，攻占横沟市，全歼石首县保四中队，活捉该县指挥官杨佐宝；又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盘踞在我江监石地区的顽匪，夺地拔城，连克十余城镇，直逼长江沿岸，威胁荆州、沙市。随后，我以突然、猛烈的攻势向监利城郊推进，沿途痛击监利县保安队等土顽武装，不给敌以喘息之机，先后歼灭土顽三个中队、一个分队、四个乡公所，打垮两个中队、两个乡公所。我军士气空前高涨，铺摊子建立各级政权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我们控制了这一地区，是继大别山向南鼓出个“兜肚”后，又向南鼓出了另一个“兜肚”。这样即可上控巴蜀，又可下慑南

京，在战略态势上对敌华中心脏——武汉形成了钳击之势。

以“小诸葛”自誉的白崇禧失算了。他误以为我们是过江的先遣部队，深恐重蹈当年关羽大意失荆州而败走麦城的覆辙，乃速调其整编八十五师自大别山尾随我进入襄南，于阳历年关占领我潜江县城；接着，元月上旬又调遣整编五十二师三十三旅九十八团由武汉经新堤直入我腹地新沟嘴。土豪恶霸也乘机蠢蠢欲动，敌监利县长谢自力同大恶霸、县参议长刘坤璧，一同上书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及荆州专署，直至白崇禧，要求派兵“剿共”、“戡乱”。白崇禧美其名曰代表假借“民意”，授意部署派出交警第四总队二大队五百余人，一部伸到刘家铺，一部驻监利城；湖北省保安第四总队也趁势进占浩子口。敌对我襄南的第一次“清剿”，在一片反共嘈杂声中出笼了。

敌我兵力悬殊，硬拚无益。我们认真分析了形势。当时，敌八十五师辖五个团已经占领了潜江、周矶一线，先头一部伸至莲花寺，会同鄂保四总队、交警二大队，建立了由潜江至郝穴、由郝穴至丫角庙的封锁线；同时，组织还乡团，扶植土顽，收集逃亡地主，建据点、筑工事，相互配合，实行反复搜剿，企图割裂、封锁我们，一举围歼我军于襄南三角地区。敌来势凶猛，我处境困难。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我们到襄南的目的就是要牵制敌人兵力，以减弱敌对我大别山中原主力部队的压力。敌在这一地区投入兵力越大，被我牵制兵力就越多，则我们的贡献就越大。表面看来，敌人不可一世，实际上是外强中干。我军处于全线反攻前夕，士气空前高涨，兵力虽少，且与主力有襄河之隔，襄北一、二分区和军区主力以及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必将给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并成为我们的可靠依托。更何况经历了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锻炼的襄南人民，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的优良传统，他们是我们赢得胜利的可靠保证。而襄南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于我们开展游击战争，茫茫

水乡是我们的天然屏障，任凭敌人诡计多端，亦无可奈何于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很快就决定了作战方针：敌进我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内线坚持和外线作战相结合；发动群众、民兵和地方武装，偷袭、奇袭、破袭骚扰敌人，疲惫敌人，与敌人纠缠、撕打，造成犬牙交错的战场态势；分区主力则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精神，调动敌人，在运动中积极寻机歼敌。

按照部署，分区部队分两路向西转移，在毛鲁店会合后，西越汉（口）宜（昌）路，突破敌侧翼薄弱部位，转至外线，一路横扫土顽，势如排山倒海。浩子口土顽见势不妙，慌退至荆（州）沙（市）。敌八十五师未及喘息，急忙尾我主力西来，因而扯碎了敌人的战场布阵，破坏了敌人的协同，内地出现较大空隙。我旋即乘隙挈兵东进，先由我和杨殿魁同志带一个连返回内地，掌握全局，指示主力相机返回。主力是于一九四八年元月下旬分批转回内地的。主力一会合，就乘敌东线空虚，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连克潜江、沔阳县城，沔阳县长汤家骏率部仓惶逃窜。敌八十五师被甩在襄西，只能望东兴叹，痛感又输我一着。

这一时期，各县和区乡武装都在各自区域内，利用水乡屏障神出鬼没，与敌周旋，巧妙地打击了敌人。

敌“清剿”初期，群众对我尚有怀疑，担心我在襄南站不住脚，不敢与我接近。为了配合部队粉碎敌人的“清剿”，襄南地委及时发出《目前襄南形势及反清剿指示》和《关于反清剿和发动群众的补充指示》，指出反“清剿”斗争的有利条件，帮助群众树立胜利信心，要求干部与襄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坚持原地斗争。在敌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广大干部积极工作，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这在一定程度上灭了敌人威风，长了群众志气，有效地发动群众。但我们由于思想上有一些左的倾向，急于

打开局面，在客观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片面强调打土豪分田地，甚至发展到打一般的地主富农，只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强行分地分财，强迫群众接受，并要求在半个月之内完成土地改革任务，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虽然是在斗争初期，其危害还不十分明显，但却为以后的斗争留下了隐患。

在粉碎敌人第一次“清剿”中，我们正确运用了毛主席的军事斗争方针，成绩是显著的。一个月之内，共歼灭敌九个保安中队、十四个乡镇公所，敌八十五师狼狈地溜出襄南。敌人满怀希望的第一次“清剿”就此告吹。我们的脚根扎下了，川汉沔的局面也打开了。二月初，我们又在沔阳的接阳组成了川（汉川）汉（阳）沔（阳）县民主政府和指挥部。襄南新增添了一支对敌斗争的力量。

（三）

襄南我军是敌人哽在喉中的一根鱼刺，吐不出，吞不下。二月中旬，敌人纠集了更多的人马，卷土重来，发动了第二次“清剿”。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是东、西、南三线配置：东线敌一六四旅四九〇团位于峰口，三十三旅九十八团位于仙桃；西线敌湘保一旅位于岑河口、郝穴、白马寺、熊家河、胡家场一线，鄂保四总队仍于丫角庙、三汊河一线；南线敌一九二旅（辖三个团）及交警总队第二大队分驻监利、刘家铺、太马河、观音寺、汴河到朱河一线。敌人企图从三面逐步推进压缩，逼我北渡襄河，将我赶出襄南。乍看敌布阵严整，气势汹汹，实际上却是兵力不足。捉襟见肘，战线过长，难以合拢，且纵深很浅。这样就给我军留下了极大的机动空间和歼敌的机会。战场态势是实施指挥和运用战术的客观依据。两军对垒，先下手为强。我军决定赶在敌人前面，迅速采取行动，以打乱它的部署。

二月十五日，我住监利汪家桥的江监石部队经一天激战，挫败了由太马河袭击他们的敌交警部队。翌日，分区派第二营配合江监石指挥部，对太马河之敌实行钳击。敌猝不及防，死伤过半，夺路而逃，我紧追不舍。十七日晨，我占领刘铺，遇敌通信兵架线，当即将其击毙，接过已要通的电话，和其上司通话，诈称：“共军机关部队被我包围，望火速派人运送弹药增援。”然后，我在荷花池设伏，全歼二十余名送弹药之敌，缴获了大量弹药。我其他县武装也积极出击，捷报频传。此时，我分区主力部队正酝酿着围歼白马寺之敌，以挫败敌人的进攻势头。

白马寺位于江陵东南约四十公里处，守敌为湘保一旅一团第三营（辖两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加一个乡公所，共二百九十余人。敌第三营为湘保一旅主力，配有十挺轻机枪，四挺重机枪，且士兵较老，战斗力颇强。十天前，敌即进驻该地，筑有较坚固的工事，不易攻取。但该旅防线较长，各部相距较远，难以互相支援。我只要动作迅速，完全可以歼灭该敌。为达此目的，我们先对敌情、地形做了详尽的侦察，然后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以第一营和江监石县武装担任主攻，第二营为预备队，防敌增援；地方政府也大力配合，组织民工支前，筹担架，派向导。一切准备就绪，我乃于二月下旬的一天拂晓向该敌发起了进攻，第一营第三连一马当先，利用夜幕和地形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入敌南面的前沿阵地，未等敌人发觉，密集的手榴弹已在他们中间落地开花。各部队也同时打响。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很快，第三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固守白马寺街头的敌一个排，直捣街心。同时，江监石部队全歼了敌在街北白马寺里的排哨，占领了该寺。最后，固守榨房的敌一个排见大势已去，乖乖地放下了武器。至此，敌第三营全部就歼，副营长肖楚被俘。

白马寺一战，大振了我军声威，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敌遭此

意外沉重的打击，西、南两线阵脚大乱。我趁敌慌乱之际，从容离去，乘兴东进，寻机歼敌。积极善战的部队，永远不愁找不到战机，正如下棋，走几步后必能发现对方弱点。果然，在敌防守薄弱的施家港，我路遇峰口敌四九〇团的一个连掩护其通信人员架线。我即乘敌不备，迅速发起进攻，将其击溃。第二天，敌营长龙飞带四个连前来报复，遭我迎头痛击，全部溃散，龙飞束手就擒。我遂乘胜向洪湖以西、监利以北地区横扫过去。此时，敌一九二旅集中设防朱河一带，正竭尽全力对我桐籽湖和剅口地区进行“清剿”。他们处处扑空，乃烧杀抢掠，以泄其愤。该旅三团一营住汴河剅，距其主力较远，突出而暴露。我抓住此良好战机，速以分区的两个营及监沔部队连夜奔袭该敌。敌自以为“清剿”刚毕，太平无事，做梦也未料到我会如此神速从天而降，因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大部被歼。

我分区主力奇兵征战，连续给敌以重创，由开始歼敌土顽，发展到歼敌正规军，打乱了敌人“清剿”部署，使其自顾不暇。地方武装和民兵、贫农团则采用麻雀战，夜摸偷袭，昼夜活跃在辽阔的襄南水乡，搞得敌人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在我有力打击下，敌苦心经营的第二次“清剿”又告破产。此阶段，我先后歼敌土顽及正规部队共约四个营。

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我们的部队也发展壮大了，各县部队由原来的一个连发展到两个连，分区则恢复组建了第三营。我根据地也得到巩固、扩大，全区人口约达百万。

土顽慑于我之声威，纷纷土崩瓦解，有的则向我拉关系，搞“双保险”。我们也因势利导，教育其改恶从善。这样一来，很多敌乡保人员就暗地为我筹粮筹款、送情报、掩护我方人员，而我们很多伤病员也放在地主和敌乡保长家寄养治疗。同时，我们对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坚决实行镇压。在策略上实行打拉结合，

宽严并举，赏罚分明，对分化瓦解敌伪人员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我英勇进行第二次反“清剿”斗争中，军区部队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战斗捷报，特别是宋河战役更是名震遐迩，给我区斗争以有力的策应和极大鼓舞。

(四)

我军的不断胜利，更加深了白崇禧对襄南地区的忧虑。他决心不惜一切，将我逐出襄南。于是，四月初敌又策划了对我区的第三次“清剿”。这一次赌注下得更大，动用的正规部队达十个团，除原有兵力外，又增派八十二旅从孝感进驻沙洋，其二四四团伸至苏家港、积玉口一线，企图将我与襄西隔开，阻我西去；鄂保一旅增至东线；西线之湘保一旅一团伸至资福寺、胡家场、丫角庙之间，南北连成一线；南线之一九二旅向北伸至福田寺、毛家口、陈宅子口，西与观音寺、太马河连成一线；东则企图经柳关、小沙口与峰口之四九〇团连成一线，并将小皇河变为内河，以河构成封锁线，切断我与洪湖之联系。敌南北依长江、汉水之险，妄图集中优势兵力，凭坚固工事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稳伸，向我内地步步挤压，用心可谓险恶。

大概是吃我苦头太多了，这次敌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才开始行动。首先，敌十八绥靖区在监利县成立了所谓“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其正规、非正规武装，实行什么军、政、警、特“总体战”；并在各地结成联防，派出数百名特务潜入我内地，刺探情报，打进拉出，有的已混入我各种组织。敌内部则大搞肃清活动，撤免工作不力的人员，重用反革命死硬分子，给伪军头子、土匪、反共老手封官晋爵，还收罗逃亡地主、地痞流氓组织还乡团、别动队等反动武装。这些反动地主武装狐假虎威。如鹰似犬，配合敌正规部队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抓丁、抢粮、烧杀、破坏，无

恶不作。敌国防部还规定了一条残酷的杀民养军政策，对敌所谓绥靖区内的群众，除留三个月口粮外，其余粮食一律压价收购，以支援“戡乱”。敌人每占一地，即大肆抓夫，为其构筑工事，建立据点，而后只以一部兵力固守点线、驻剿扩面，另集结相当数量的机动兵力，寻我主力进行决战。

敌人费尽心机，大有将我一口吞掉之势。我军虽在一、二次反“清剿”斗争中有了发展，但和敌人相比，仍是众寡悬殊。群众条件也尚欠成熟。由于在执行政策上的左的倾向，错划不少成份，侵犯了群众利益，少数地方甚至出现错杀、误杀现象。监利的汪家桥一直是我们的中心区之一，以往我们到达这里，群众都是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后来我们再去，群众却都跑了。一调查，就是过左行为造成的恶果。这个问题在我们的中心区较为普遍，越是左的地方，在敌人“清剿”时垮得就越快；相反，受左的影响小的游击区反倒稳定。这是一条深刻的教训。另外，由于我们两次反“清剿”的胜利及其中间的暂时和平环境，致使一些下级干部和战士滋长了麻痹轻敌、盲目自满情绪。这些不利因素，势必影响反“清剿”斗争的顺利进行。

部队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级指挥员头脑不清醒。我们没有陶醉于一、二次反“清剿”的胜利，而是利用粉碎敌“清剿”后争取到的近一个月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开展诉苦、立功和新式整军运动，清除了部队存在的各种错误观念。同时，各县根据江汉区党委的指示，初步纠正了“急性土改”及一切过左政策，将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并提出保证交租交息；对工商业则采取保护政策，合理收税，公买公卖。这样，就争取了绝大多数中农和工商业者，减少了对立面，稳定了群众情绪，巩固、发展了反蒋统一战线。

襄南敌情虽严重，我暂处守势，但是，我全国各战场的春季攻势已普遍展开，并取得辉煌胜利。襄南之敌亦多次领教了我们

的厉害，士气低落。他们之所以步步升级，三演故伎，必欲夺之，是因为襄南的战略地位的确太重要了。这次“清剿”，敌虽有统一指挥，却无法解决其日益加深的内部矛盾。敌若“固点、连线”，则兵力更加分散，便于我各个击破；若集中行动，则又无法联成线，必破绽百出，使我更加有懈可击；加之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激怒了人民，这是他们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所以，全面地看，形势对我有利。为了提高大家战胜敌人的决心和勇气，地委及时作出了《关于三次反“清剿”指示》，提出在全区开展“六百条枪”运动，即在五月份全区部队总共要缴获敌人六百条枪；号召全体人民帮助部队消灭敌人，锄奸反特，侦察敌情，实行空舍清野，反对敌人抓丁抢粮、烧杀破坏，为保卫自己利益而斗争；要求干部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坚持斗争，克服当前困难，夺取胜利。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全区部队满怀杀敌立功的决心开始了行动。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敌进我进，趁敌立足未稳之际，迅速转到外线作战。四月七日，部队向西线敌防守较弱的据点出击，先后打下三汊河、张家场、资福寺；并以江监石县武装奔袭沙市东南二十里的观音寺，对荆沙之敌构成威胁。在敌研究对策之时，我却又挥兵北进，直指沙洋。当我部到达距苏家港以东只几里的浩子口时，敌八十二旅已由孝感增至沙洋，其二四四团先我到达苏家港。我当机立断，决心歼灭该敌，打乱敌人的“清剿”部署。四月十六日午夜，战斗首先在王家港打响，江荆潜指挥部协助分区第一营担任主攻。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奋勇冲击，但由于开始对敌情估计不足，未能得手，部队伤亡较大。江荆潜指挥长郑怀远同志怒火满腔，带领其部队和第一营再次攻打该敌，由于敌炮火猛烈，亦无法接近。八连连长马飞武挺身而出，带领四位班长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摸到敌重机枪火力点，一阵突然猛烈的手榴弹打哑了敌人的火力支撑点，占领了机枪阵地。部队迅速冲

上去，消灭了敌人一个营及其团直，余敌仓惶逃窜。我乘胜前进，追至积玉口，将其围歼。

这次战斗，歼敌二四四团大部，俘敌九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装备，群众受到莫大鼓舞。战斗结束后，部队到潜江的熊口进行短期整训，并召开了庆功大会。老百姓喜气洋洋，如欢庆盛大节日，天刚亮就敲锣鼓放鞭炮，一队又一队地抬着宰好的猪、鸡等慰问品前来部队慰劳。负责接待的地方干部既感动又为难。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还拿出这么多的东西，可见群众对部队的一片深情。群众对部队的关怀、热爱，激发了指战员的斗志。大家决心多杀敌、多立功，报答人民的深情厚意。很多俘虏兵吃着群众送的肉，感动得泪流满面，有的说：“国民党军队抢老百姓的东西，而老百姓却把东西主动送给你们吃，难怪你们总打胜仗。”我们抓住时机，开展了诉苦教育。很多原来对我怀疑、不愿留下的俘虏幡然醒悟，主动要求参军打老蒋。

苏家港一战，迫使沙洋守敌八十二旅东去长江埠增补。西线已破，东、南两线之敌却仍“固点、联线”，逐步向我内地伸进，时常出扰我中心地区的周老嘴、新沟嘴等地。为调离该敌，分区领导同志带两个连，并统一指挥天潜沔、川汉沔、监沔等县武装，奔赴东线川汉沔地区活动，先后在张家沟击溃敌九十九团一个营，在肖泗沟击溃鄂保旅一个营；接着，又打下脉旺嘴，全歼守敌报警队，在白庙击溃敌九十九团的一个营。东线之敌阵脚大乱，遂立即回马西线，与其主力会合。军分区即率一、二、三营全部和天潜沔、江荆潜两个县武装的大部，直扑汉宜路，于五月十六日攻克沙洋。然后，部队乘坐缴获的十余辆汽车西进，打下后港，占领拾迴桥。接着，天潜沔县武装乘车向西南进占距荆沙十五华里的龙会桥，破坏了三十余里路沿线的电杆，并扬言进攻荆沙。该地守敌惊恐万状，四门戒严。已深入到我内地丫角庙、张家场、资福寺之敌被迫慌忙调至荆沙，并抽出一部兵力维

护交通线；普济观之敌也缩至郝穴，准备开赴沙市；峰口之敌则退至新堤。这样敌西、南两线也乱了阵脚。我即返回内地，敌又慌忙调兵跟踪。我乘机将回返丫角庙之敌击溃。我军忽东忽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襄南地区回旋机动，创造着有利战机歼灭敌人，打的得心应手。敌“清剿”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此时，郝穴之敌一九二旅第一团，由其团长徐承煊率两个营返回普济观。我即捕捉住战机，全力南进，组织普济观战斗。

普济观是一个小集镇，位于监利城西北约四十公里处。相传古时候这里有一年闹瘟疫，不少百姓饱受疾病折磨，不治而死。就在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不知从何方来了一个道人，铺下道袍，席地而坐，打一白布招牌，上书：“药医百病”。人们吃了他的药，果真都好了。为了纪念这位道人，人们就在他卖药的地方修了一座庙，并塑了道人身像，取庙名“普济观”，该镇因而得名。驻守该镇的敌团长徐承煊对这里的群众非常仇恨，说他们的骨头都是红的，故终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罪恶累累。群众对他无不切齿痛恨，盼望能够有人来为他们铲除这股“瘟疫”。随部队行动的当地贫农团成员听说要打普济观，消灭这股敌人，不由得欣喜万分，纷纷请求参战。

当时，监利城驻有敌一九二旅旅部及其第二、三两个团，西北的郝穴是普济观之敌的团部及另一营所在地，另有部分地方武装。此外，普济观西南的新厂有敌一个步兵营守备。这几处均在长江沿岸，交通方便，利于敌实施机动，互相支援。我除分区三个营外，还集中了四个县的全部武装，总兵力略小于敌。有的同志担心此仗不易获胜。五月二十五日，我们在沙岗专门召开作战会议，分析了当时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认为敌总兵力虽大于我，但较分散，而我对普济观守敌则是优势；加之到处大水茫茫，只要我部署得当，敌纵有援兵也无能为力，反而利于我围点打援，重创敌人。大家统一了认识：此战尽管有一定的冒险，但

出敌意外，可以致胜。当晚，部队按照部署迅速进入阵地，将普济观团团围住，并以江荆潜县部队及分区警卫连位于麻布拐，准备阻击监利来援之敌。

在此以前的几天里，为了迷惑、消耗、疲惫敌人，我县区部队派出小股武装和民兵，对普济观守敌频频袭扰。该敌不知是计，大动肝火，轻重武器乱放一气，并于二十四日派出一个连追击，被我全部歼灭。

二十六日拂晓，我围困普济观的各县武装先后发起攻击。敌自恃工事坚固，装备优良，拚命抵抗，并时而反扑，但均被我堵回。这里敌盘踞时间较长，筑有三道防线。外围是一道鹿砦，树枝朝外；第二道是水壕，宽、深均约为三米；最后一道是高约二米的土墙。普济观周围除南边有一小村，其余均为五百米到一千米宽的开阔地，不易我接近，但我英雄战士们置生死于不顾，接连发起猛攻。二营六连政治指导员带领一个排从东南角越过小石桥，突破敌前沿工事，但因敌工事重叠，地形复杂，既不能继续深入，又不能撤下来，全部壮烈牺牲。为了诱敌来援，设谋歼敌，我暂时停止了攻击普济观。二十八日，监利守敌一九二旅果派其所部两个营，分由三团长林子雄和二团副团长黄灿率领前来增援。我严阵以待的江荆潜县部队和分区警卫连当即将其阻击在麻布拐地区。此时，我除留各县部队继续围困监观普济观之敌外，抽出分区主力一、二、三营大部，迅速轻装，强行军十余里迂回到敌人侧后，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将援敌围住，未等敌人醒悟过来，我即向敌猛烈开火，并进行了穿插分割。敌无路可逃，除敌团长林子雄被我击伤后乘马逃窜外，其两个营悉数就歼，副团长黄灿被我活捉。

打援意图顺利实现，我即撤回部队，继续围城。为避免无谓伤亡，我先对守敌施以政治瓦解，晓以大义，指明出路，被俘的敌副团长黄灿也按照我们意图劝告守敌团长徐承煊投降。徐承煊

执意顽抗到底，我即组织突击组、爆破组、架梯组及后续梯队准备攻坚，并准备了方桌、门板、梯子等器材，百里外的潜江熊口群众还筹集了三百条棉被，用船火速运来，以做攻城之用。

二十九日拂晓，总攻开始了。我各路健儿骁勇异常，摸到敌城墙根下登城，但由于连夜下雨，城滑难攀，部队伤亡较大。硬干下去，恐要吃亏。兵不厌诈，必须改变战术。以谋取之，方是上策。我遂决定诱敌出城，在野外运动中将其歼灭。于是，我有意在光天化日之下，佯动部分围城部队，网开一面。敌果然中计。当晚，徐承煊召集部属，哭丧着脸说：“援兵出了拐，弟兄们各逃各生吧。”三十日拂晓前，敌弃城向郝穴方向逃窜。我有意撤出的部队早已在城外四五里外等候多时，敌人一到，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敌遭此意外打击，丧魂落魄而溃散。对敌有着深仇大恨的当地群众、贫农团和民兵等，早就盼望着这一天，未加号召，即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手持锄头、锹、镐、鱼叉、扁担，满山遍野，追擒逃敌。有的群众赤手空拳俘虏了十几名全副武装的敌人，逃到大君湖的徐承煊也被群众抓获。他浑身湿透，眼镜也跑丢了，鞋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模样十分狼狈。群众气愤地说：“你还想当你的团长啊！”他不住地求饶，昔日威风一扫而尽。后来我们审问他时，他强辩说：“要不是天气不好和老百姓帮助你们，凭我们的装备，你们胜不了。”我奚落地说：“团长先生，你要不服，马上可以放你回去，再带一个团来试试怎么样？”他羞愧地低下了头。不过他这里倒也有一句实话，我们的确得到了老百姓的帮助。我们为了人民打仗，也依靠人民打仗。

当我们在普济观街上集中清点俘虏时，敌人的飞机来了，投下不少粮食、弹药，我们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群众风趣地说：“这是给他们部队吊孝来啦！”望着远去的飞机，徐承煊无可奈何地悲叹了一声。

普济观大捷共歼敌一千五百七十二人，俘敌一团长徐承煊、

二团副团长黄灿以下一千二百多人，给敌以重大打击，受到了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通令嘉奖。敌猖獗一时的第三次“清剿”，也随着普济观守敌的覆灭而告败北。

这一阶段，我们战斗最频繁，战果也最大。共歼灭敌六个营，击溃三个营又一个连；歼灭四个保警中队，击溃五个保警中队。至此，除江陵、沙市、监利、汉川等少数边缘城镇尚有敌人外，全境西自沙洋、东至马口，北起襄河、南抵长江，长达三百里、宽约百余里的地区内已无敌踪。我控制区内人口达一百二十余万。整个襄南，出现了近两个月的和平安定局面。分区部队也由原来的三个营扩编为三个团，各县区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

为了庆祝胜利，我们于七月一日在新沟嘴以东的杨林关召开了“祝捷建军”大会。分区部队、县区武装及各地民兵、群众上万人到会。刺刀、梭标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红旗猎猎，盛况空前。在热烈的掌声和鞭炮、锣鼓及吹奏乐声中，三百多名战斗英雄、功臣模范英姿勃勃地登台受奖，一枚枚特制的奖章在他们胸前放射光彩。群众争相为我们献旗祝贺。徐承煊、黄灿也在会上发言，赞誉我军的胜利，承认自己的罪恶，表示悔过自新。我分区一、二、三团也在欢呼声中宣告正式成立，按照江汉军区的编制，分别为第十团（团长郑怀远、政委潘选才）、第十一团（团长熊光武、政委陈鲁炎）、第十二团（团长方晶明、政委周琳）。

六、七月间，我们利用战斗空隙认真进行了整军学习，开展诉苦活动，以进一步激发部队、尤其是解放战士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为谁当兵，为谁打仗。针对几个月来出现的问题，大力整顿部队的组织纪律，开展三大民主，检查军阀主义、骄傲自大、违反纪律等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把干部集中起来，专门进行学习整顿，召开了指挥长、团长、参谋长以上干部会，总结半年工作，研究今后工作和作战问题。与此同时，部队掀起了轰

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如今我们已经是粮弹充足，兵强马壮了，这给未来的大反攻，打大仗，奠定了良好的组织、物质和思想基础。

军事斗争的胜利和两个月的和平环境，也给地方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各地大力纠正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半年来，虽经多次努力，但因战事紧张、贯彻不力等因素，左的偏向仍未得到根本纠正。现在，各地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六·六》指示，坚决停止分田运动，纠正错划偏向，合理摊派粮款税收。这样，地方工作就有了根本转机，广大群众扬眉吐气，踊跃交公粮，积极应差。有人说：“出这点粮算么事，解放军为我们打仗，不吃粮怎行？国民党来了抢这抢那，给他们吃等于自己养狼害自身。”改正成份的贫农说：“这是交翻身粮，应该多交！”中农则说：“可给我摘了封建帽子啦！”地主富农也逐渐向我靠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正确的政策，对于革命党人来说至为紧要的，如同布帛菽粟，须臾不可离开。稍有偏差，就会自食其害。

（五）

六月份以来，我中原解放军各主力部队开始了主动出击。敌人预感到他们的末日将临，象输红眼的赌棍，收罗残兵败将，准备做困兽之斗。焦头烂额的白崇禧自然不会放过荆州要地，遂于八月份纠集其二十八师、五十二师、七师一个旅和原在襄南地区的一九二旅、湘保一旅（已属十四兵团）以及鄂保旅、鄂保四总队等共计二十五个团，加上土顽，近三十个团的兵力，张牙舞爪、铺天盖地而来，对我襄南区发动了第四次“清剿”。这次“清剿”从八月十二日敌二十八师进占潜江、三十三旅进占仙桃开始，至十月九日该敌调走，前后达两个月。“清剿”时间之长，

动员兵力之大，斗争之残酷尖锐，均为历次“清剿”所未有。敌人为了“清剿”花费了许多心思，只准备工作就做了两个多月。首先，敌对其部队进行反动宣传，给其败军之旅打气；还结合湖区特点，进行架桨、划船、水上射击等训练；又在武汉召集土顽头目开会，研究对策，并派遣大量特务、逃亡地主等混入我区，串通内地坏分子四处刺探情报，大搞策反活动，秘密恢复三青团反动组织。敌到我边沿区后，即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大肆造谣，挑拨群众同我地方干部（主要是外来的）的关系，吹嘘他们力量强大，还说什么“一、二次暴乱（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是八月份从这里撤走的，这次也到了八月。以前是他们的天下，这回成了我们的了！”

截至八月上旬，敌在东面增来三十三旅（辖三个团），北面有二十八师（辖二个旅），西面增来整七师的一个团。这些敌部队与原有之敌构成封锁线，除采取所谓“总体战”外，还新添了什么“棋盘战”、“赶塘捉鱼战”等。他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控制长江、襄河，由二十八师、三十三旅自北向南、自西向东，五十二师八十二旅和一九二旅自南向北，分别展开拉网式的压缩合围。敌由于前三次“清剿”的惨败，此次行动极为谨慎，多采用集团推进。由潜江至新沟嘴不足七十里路程，敌人用了二十天才到达。敌三十三旅由仙桃搜剿一个月才进至峰口。敌大部队每行必有空军掩护，占领某地前，先由飞机侦察、扫射、轰炸，为其搜坑搜湖开路。襄河上，敌汽船频繁往来，沿河巡逻及运送物资，保持交通，控制船只，以防止我军北渡。这可真谓水陆空“密切配合”。

敌合围之后，即进行辗转“清剿”，象熊口、徐李市、新沟嘴等我中心区，敌分片轮番“清剿”就达一个月之久。敌此次“清剿”，一般都是先由大股武装穿梭扫荡，然后在要道、要点构筑星罗棋布、犬牙交错的强固据点工事，不分昼夜搜捕我干部群

众，抢夺财物，抓丁拉夫，奸淫烧杀，还建立伪政权，组织保甲，登记户口、船只，大搞诱骗自首活动，设“军民合作站”。敌主力部队所到之处，土豪恶霸趁机抬头，重新纠合还乡团、别动队，疯狂报复，伪监利县长谢自力还伙同刘坤壁等恶霸，导演了向九十七军军长倪祖耀“献旗祝捷”的丑剧。一时间，襄南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灾难再次降临到襄南人民头上。

敌人的淫威吓倒了少数意志薄弱者，有的人自首叛变了，有的坏人混进区中队杀死了干部。由于我部队为寻机歼敌，暂时转于外线作战，一些群众也产生了误解和顾虑，担心我军此次会不会真地象过去两次革命时期那样，一去不归。几十年的残酷斗争，使这一带的群众吃够了苦头，他们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面对严重形势，我们的心情极为沉重。粉碎敌人的白色恐怖，保护群众利益，这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当然，我们也为仅以三个团和县区武装几千人的兵力就拖住了如此众多之敌，进而减轻了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而感到欣慰、自豪。

这个时候，我们坚持地方工作的干部，在极其艰难条件下，毫不退缩，无所畏惧地带领群众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河湖港汊是他们的屏障，鱼虾芦根是他们的食物。白天，隐没在湖水深处，芦苇丛中；晚上，活跃在夜幕笼罩的广大村落，联系群众，袭击敌人，搅得敌人不得安宁。很多干部不顾个人安危，保护群众，瓦解敌军，利用书信、登门谈话等，对地主、乡保人员进行教育，对那些反动分子则予以严正警告，不准他们反攻倒算，否则将予严惩。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下，不少敌伪人员权衡利害，采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手法，对敌消极应付，暗中和我们拉关系。有些乡长保长，主动给我们送情报，掩护我方人员，替我们收养伤病员，以求立功赎罪。有的还劝说土顽匪兵少作恶，留后路。连惯匪、伪军头目苏振东也表示向我靠拢。敌人失去了耳目，行动更加困难。地方干部的工作，使广大群众看到

了希望，他们悄悄地兴奋议论：“干部没有走！”同时，他们在党组织的号召、指挥下，纷纷起来和敌人斗争，拆碉破路，空舍清野，迟滞了敌人的军事行动。

在地方干部开展工作的同时，我主力部队迅速结束了整军学习，趁敌尚未对我形成合围之前，主动向敌人出击，以打乱敌人部署。八月初，我一举攻克汉阳县西南之重镇侏儒山，歼敌一部，尔后又西进连克数镇。八月的襄南，酷热似火，不少同志晕倒在急行军途中。贪婪凶恶的蚊虫对部队的健康造成很大威胁，特别是疟疾的传播对部队的危害更大。连日的战斗，也使部队遭到了一定的损失，而敌人调来部队却有增无减。艰苦的生活和残酷的斗争，又淘汰了一些口头革命者。然而，革命洪流总是滚滚向前的，历史决不会倒退。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敌锐气，我们立即变更了部署：除各县区武装继续在内线坚持游击战，寻机歼灭小股敌人外，主力立即西进。八月二十二日，我西进主力在荆沙路将阻我之敌击溃，沿途又消灭部分土顽，终于跳出了包围圈；尔后在荆门县以东的石牌歼灭了该地土顽，冒着敌机轰炸东渡襄河，抵达钟祥、京山、天门地区，休整待命。

留在内地坚持的县区武装各自为战。他们在我主力暂时撤出、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英勇地坚持斗争，大部分单位做到了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他们穿插在敌人的空隙之中，时而集中消灭小股孤立之敌，时而分散消灭敌特务、便衣队，时而严惩叛变分子，搅得敌人胆战心惊，不得安宁。江荆潜县武装曾两次打下沙洋，后又消灭后港土匪。监沔县武装在小河口、峰口战斗中，川汉沔武装在下查铺战斗中，均消灭或赶跑了突出孤立的土顽。

九月初，我中原部队各战场展开了猛烈的秋季攻势。军区独立旅和二分区部队先后打下了天门、安陆，我分区主力一部和四

分区则乘机向襄西运动。敌整二十八师被我牵着鼻子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象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晕头转向。九月中旬，由于敌在中原战场的不断失利，整二十八师和整七师被调北援。此时，襄南北部空虚，我趁此良机，即和二分区五团绕至天门，经彭市河南渡襄河，再度返回襄南与敌周旋。十月三日，敌整二十八师师直及所属一五五团由岳口返潜江，进至三江口与我遭遇。我迅速发起猛烈攻击，将其击溃，俘敌中校人事科长彭元白以下三百余人，残敌分逃潜江县城和岳口。

回返襄南，首战告捷，部队士气更加高涨。为彻底粉碎敌第四次“清剿”，我们乘胜组织了新沟嘴战斗。新沟嘴位于监利县境内，距城三十余公里，是我们的中心区之一，同时也和其它中心区一样，是敌四次“清剿”的重点区域。此时，在我强有力的打击下，各路敌人纷纷龟缩。除周老嘴、窑湾、双鸣寺及潜江有部分敌人外，其余地区全部为我军控制。新沟嘴之敌已经孤立，极利我围点打援，尔后再来个“一锅端”。为打有把握之仗，我们于三江口战斗之后，将部队转至杨家场地区休整了两天。十月五日，我们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听取了坚持内线作战的领导同志介绍新沟嘴周围的敌情，研究了作战部署，决定由分区第十、十二两团及二分区第五团（五团当时配属我分区作战）和监沔县武装的优势兵力担任此次作战任务。群众听说我们要解放新沟嘴，无不拍手称快，积极组织支前，要人出人，要物给物，表现了老区人民高度的觉悟和极大的革命热情。

新沟嘴守敌是敌监利县保安大队的两个中队，加上乡、镇公所，共约三百人。另外，新沟嘴东南约十公里的周老嘴驻有敌整五十二师八十二旅二四六团，新沟嘴西南的窑湾、双鸣寺驻有该旅二四六团。这两处敌人与新沟嘴之敌构成了三角形配置。敌八十二旅之两个团虽距新沟嘴不远，但据我们分析，周老嘴之敌全部出援的可能性较大，而窑湾、双鸣寺之敌因通向新沟嘴的道路

两边均是茫茫湖水，不会轻易出援，即使出来，也不敢死打硬拚。因此，我们决定派二分区五团在新沟嘴和周老嘴之间的张家场、胡家场地区隐蔽设伏，只以分区警卫连的少数兵力在新沟嘴和窑湾、双鸣寺之间的南禅寺地域担任警戒、阻击。

部署完毕，部队于十月六日拂晓前由杨家场出发，在新沟坎乘坐监沔县指挥部预先组织好的渡船，顺利渡过东荆河，急行军三十里，突然迅速地包围了新沟嘴守敌。翌日晚九点，十团及监沔县部队即发起了攻击。守敌少校大队长张家新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六期学生，他刚愎自用，目空一切，自以为新沟嘴固若金汤，难以攻破，故负隅顽抗，但面对我凌厉攻势，又有些心虚，遂急电周老嘴之敌予以援助。

新沟嘴的工事构筑和普济观相似，里外三层，最外层也是树枝朝外的鹿砦，第二道是水壕，第三道是土城，城上有碉堡。敌由于兵力不足，只好龟缩到该镇东南陶家场、袁家场的大庙、戏楼的土围子里顽抗。这里是张家新指挥部所在地，中心为十几米高的大碉堡，周围一片平房，平房和碉堡有地道相通，外面是铁丝网、土壕、土城三道工事。我攻击猛烈之时，张家新见势不妙，再次急呼周老嘴之敌速来援救。这时，我十团大部已攻入街内，在距敌大庙不到一百米处一地主高房上架起了机枪。这时，大雾弥漫，有的同志求胜心切，想借大雾掩护将敌歼灭，便组织了强攻。十几名同志奋勇当先，但由于地形不利，在敌猛烈炮火下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尽量避免牺牲，我暂时停止了攻击。几乎是与我暂时停止对新沟嘴之敌进攻的同时，周老嘴之敌应张家新的急迫呼救，派其第三营增援。当敌进入张家湾、胡家场我二分区五团设伏圈内，顿时四面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冲击分队象猛虎一样扑向敌群。敌猝不及防，全部就歼。另外，窑湾之敌一个营也匆匆而来，当遭我分区警卫连的迎头痛击，乃慌忙逃回。十一时许，周老嘴之敌一、二营在其团长督领下倾巢而

出，又沿其三营行进的路线前来增援。为全歼该敌，我二分区五团退出胡家场，坚守在张家场以南地区，英勇顽强地将敌死死挡住。而十二团跑步十几里，如疾矢般地迂回到敌人侧后，重新占领了胡家场。五团立即行动，和十二团前后夹击敌人。敌团长、副团长见势不妙，涉水逃走。其部队溃不成军，纷纷分散逃窜，茫茫湖水挡住他们的去路，不少敌人掉进湖里被水淹死。周老嘴之敌的两个营又全部被我歼灭。

消灭了敌援兵之后，我们即向张家新所部发起政治攻势。分区侦察队的王传茂同志担当了这一任务。他家住新沟嘴街上，距敌据点仅二百米。当时，他母亲被敌弹击成重伤，生命垂危。他怀着无比的义愤，毫无畏惧地站在街上向敌喊话说：“张家新，你们的援兵部队被我们消灭了。你周围都是我们的部队，顽抗到底没有好下场，替老蒋卖命值不得，只有投降才是唯一出路。”被俘的敌副营长也站出来和张家新见面。张见大势已去，只好乖乖投降。

新沟嘴战斗，前后只用了十几个小时，我以少量伤亡，干净利落地歼敌二四六团大部及监利县保警两个中队和乡镇公所各一个，击溃敌二四五团一个营，毙伤敌二四六团三营营长刘东成、副营长杨天武以下一百五十余人，敌被水淹毙八十余人，俘敌少校大队长张家新以下八百一十七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各种军用物资，受到了江汉军区首长的通令嘉奖。

敌深入我腹地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拔掉了。敌处心积虑的第四次“清剿”，至此又以惨败而告终。

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进入襄南，至一九四八年底，我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越、英勇不屈、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胜利地粉碎了白崇禧精心策划和亲自指挥操纵的数次残酷的“清剿”，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了我们的武装，建立和巩固了根据地，有效地

牵制了敌人的大量正规军，积极地配合了我军区的战略展开和主力部队的胜利作战，有力地支援了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动摇了蒋介石赖以进行垂死挣扎的最后防线，为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战火纷飞、硝烟滚滚的年代过去了。回首往事，我常常激动不已。我们的国家日益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然而，我们怎能不经常想一想：这一切是怎样得来的？我们怎能忘记，为了我们的今天，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心上为他们树立一块丰碑，应该经常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辜负了先烈们的遗愿，是否还保持着过去那种为人民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应 城 之 役

张才千

应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镇，以盛产石膏驰名于世。早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一带开拓、生息。一千五百多年前，南朝的小朝廷在这里置城为守。西汉农民起义军王匡、王凤起兵荆当，攻拔应城。唐末的王仙芝、明末的李自成、清末的太平军，均在应城一带与当时的统治王朝辗转周旋过。大革命时期，我党在这里创办过“蒲东文艺社”，宣传马列主义，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三二年，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该县之龙王集附近歼灭蒋匪军四千余人。

应城上接郢襄，下连江汉，战略地位重要。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之后，我军经常在此地区运动作战，从而构成对蒋军华中心脏——武汉的严重威胁。

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我军在全国各战场上，正胜利进行着太原、辽沈、察绥、济南等进攻战役，淮海战役亦正在酝酿进行中。蒋家王朝已是风前残烛，摇摇欲熄。十月中、下旬，白崇禧为维持华中地区的统治，企图在随（县）枣（阳）、桐（柏）唐（河）地区围歼我二野二、六纵队和江汉、桐柏军区主力，遂调张淦之三兵团五十二师率两个团由安陆渡府河，进至洛阳店、跛家畈、三里店，七军主力进至历山、高城、江家河地区；二十三旅在随县，一一〇旅在历山、净明铺，四十八军十九日在大邦店、双河寺一带；并令三兵团速沿襄（阳）花（园）公路西进，

限定时间进至苍苔、程家河、随阳店等地；十二兵团位于唐河、泌阳一线；十三绥区编成内之二军、十五军出新野、邓县向南阳方向推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决定中原野战军部队采取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方针，以二纵、江汉、桐柏军区主力将张淦兵团拉入大洪山，以六纵、陕南十二旅扣留黄维兵团于桐柏山，使两敌不能相顾；并电令我军区主力与二纵、桐柏军区部队迅速跳出敌人之合围圈，转至随县以南之古城畈、三阳店地区，采取敌进我进之作战原则，广泛地回旋机动，相机歼敌，吸引黄维兵团南进于桐柏，拖回张淦的三兵团于大洪山区，以支援配合一、三、四、九纵队和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进行郑州战役。

此时，白崇禧已经摆下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蛇阵：头部在大小洪山、桐柏山之间；腰部在云梦、安陆、应城一带；尾部在襄河南岸。即三十三旅一个团位于峰口，一个团位于柳家集，八十二旅旅部及二四四团位于观音寺；一九二旅位于朱儒山、白马河、普济观；湘保一旅位于丁家集一带。白崇禧这一手貌似攻势，但实际上还是为了稳定其在华中地区的战略防御态势。他的腰部——应城，仅有二十八军一个团加一个工兵营、一个搜索营及军部，兵力薄弱。应城的城池虽坚固，但从战场态势来看，应城却突出暴露在我军的当面，加之其首尾远离，难以相顾，又缺少侧翼或次点的掩护，从而变成了孤立的弱点。战场上最有利的战机是敌无防之时、不备之处。白崇禧在得意地集中兵力专图桐（柏）、唐（河）地区时，却对其暴露的腰部丧失了警惕。此良机，正利于我向这条长蛇阵的腰部（既是弱点，又是要害）猛刺他一刀，以夺其三军之气，震撼武汉，拖回张淦的第三兵团。我江汉军区果断定下决定，迅速发起了应城战斗。

(一)

战斗前夕，为了隐蔽我之意图，造成敌人更大的错觉，达成攻城的突然性，我采取了一系列的佯动：三分区十团、十一团向荆门以南地区进击，牵制敌人不向东进；四分区部队攻袭宜城；二分区之六团破袭花园、孝感之间的铁路；一分区九团穿上新棉衣，到随县、安陆一带，累次变换番号，易地号房，大摇大摆，佯装军区主力进行活动。这个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果然上钩了，匆匆忙忙、慌里慌张地将其主力缩回平汉铁路南段和襄(阳)花(园)公路两侧，而武汉西北却门户洞开，应城处于更加孤悬状态。与此同时，我采取各种侦察手段，对应城守敌的兵力部署、阵地编成、火力配系、工事构筑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进行了比较周密的侦察。但由于敌在全国各战场的失利和我之各种佯动，搞得敌人惊恐异常，穿梭调动，也给我们的侦察带来一些困难。十月二十一日，我召集旅、团两级主要指挥员，研究作战部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大家斗志旺盛，求战心烈，提出了许多很宝贵的意见。最后我决定，以独立旅全部和二分区三个团的部队投入战斗。为了保障作战的胜利，二野首长还命二纵和桐柏军区部队作后盾，虎视左右，相机制敌，以防不测。

应城守敌，正规军约有二千五百余人，另有应城、京山、天门、随县一带之土顽二千余人，其中大股的为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之曹勛部和京山县保安大队之许友祥部，他们因其盘踞地被我解放，即猬集于应城苟延残喘。这些土顽，如狼似虎，十分残暴，白天为兵，晚上为匪，奸淫掳掠，敲诈勒索，广设捐税，从人头税到马、牛、羊、鸡、犬、豕，无所不捐，无所不税。群众称他们为“倒坛队”，意即走到哪里，就把哪里老百姓的坛坛罐罐翻个底朝上，抢劫一空。当军区指挥所进至周家湾时，这个不到二

十户的小湾子已是残垣破壁、屋塌人稀了。老百姓都围拢我哭诉国民党的残酷统治。

应城敌人的兵力部署是：北城门、魏开记旅社和北门外之古城台，配备一个营，构成一个三角守备区。古城台是敌外围之主要支撑点，其西北面之广福寺，有敌正规军一个排，西面有应城县两个保安中队，又构成一个小三角。东南面城外之寿宁寺背靠城墙，可以东南两面左右支援，是东南方向的主要支撑点。城西南面是敌二十八军军部所在地，其军部住在锤业工会建立的一所有三幢高楼的公立医院，这里西靠城墙，城外是大富水，水深不可涉，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五十二团团部住在医院北面之县立中学，和其军部背背相依，并配备有四个连守卫。公立医院和县立中学是敌人的核心阵地。另小北街配备了一个工兵营。整个敌人的城防布阵又构成东北、东南、西南一个防御大三角。

敌之工事构筑是江汉地区最坚固的工事之一。城墙厚九公尺，高六公尺，是明清时期陆续建成的。城墙外有一道外壕，最宽地段有三十公尺，窄处也有十五六公尺。水壕外面，是一道鹿砦和铁丝网。城墙内还有一道水壕，宽处达四五十公尺，窄的地方也有十几公尺。北大街、南大街、府后街、小北街等主要街道都布满了机枪掩体，十字路口还筑有砖木结构的地堡，其兵力容量大者可放一个排，小者可容五、六人。“核心阵地”的军部和中学遍布地堡群和卧姿、立姿掩体，鹿砦、铁丝网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敌外围工事亦十分坚固。古城台在大小富水之间，拔地而起，高六七十米，离城仅有一华里，是应城最大最高的制高点。日寇盘踞时，曾在这里筑过七个钢筋混凝土半隐蔽式永备性的碉堡，当中修了一个三层楼高的砖木结构的大碉堡。后来，国民党又在此筑了数十座三层砖木结构的地堡。古城台西北面横着一个“冬瓜式”的无法涉越的大水塘，南面倒有一条可以接近古城台的狭窄通道，但这里又处于北城门和魏开记旅社两面侧射火力的

控制之下。古城台的周围设有两道鹿砦三道铁丝网，铁丝网上还挂有地雷。而寿宁寺则是一殿两廊的大型古刹。从前这里住有一百多个和尚。它的东、南、西三面都是大面积的开阔地，周围筑有半掩蔽式砖木结构的地堡，地堡的外围布有鹿砦和铁丝网。

应该说，应城敌军的将领们并不是傻瓜。从应城的布势和阵地编成来看，他们的战场概念是清楚合理的。他们根据应城的地形、地貌特点，布置了个三角阵地，这样就可以犄角相支，互为股肱。其“核心阵地”，因有大富水相依，亦无后顾之忧。但布阵的合理与否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因素，其它因素还应该包括战争的性质、人心的背向、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士兵的战术技术水平和精神面貌等等。从整体来看，后者更为重要，而敌人恰恰在这方面是落后、腐朽和死板的，所以不管他布成“方阵”、“环形阵”也好，布成“长蛇阵”、“三角阵”也好，统统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

(二)

我应城战斗之决心是：独立旅一团从北门攻城，二团从东门攻城，三团作预备队。二分区率其所属之四团位于城东南之十里铺一带丘陵，阻击长江埠方向来援之敌；其六团位于城东北方向之伍家山一带起伏高地，阻击云梦方向敌之援兵。五团归独立旅指挥。京（山）应（城）指挥部率其独立营，位于西南之七里港，截击应城西窜之残敌。

部署完毕，各部即进行紧张的临战前政治动员。我军战士纷纷争先报名参加突击队，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组织的给养、担架队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各种准备就绪后，部队于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从京山之仁和店出发，黄昏到达应城以北之盛家滩附近，得悉该地住有敌应城县两个常备保警中队和三个乡公所，

当即决定歼灭该敌。我一团一营以洪峰似的队形从正面压过去，敌不支而溃散，我俘获二十余人枪。二十三日晚七时前，各攻击部队即按预定部署全部进入作战地域，阻击部队亦已展开，并开始挖掘开式阵地、枪炮掩体、散兵掩体和交通沟。二十四日凌晨四时，独立旅一团在古城台、草街，二团在寿宁寺，同时发起战斗，以扫清敌人之外围据点，但都因工事坚固，不易接近、摧毁，而未能得手。二十四日黄昏，一团又重新组织四个连的兵力，并加强了一部分火器，冒着大雨寒风，猛攻古城台。部队在水壕中英勇顽强，反复攀登。梯子炸断了，有的战士就冒着枪林弹雨，不怕地雷爆炸，用身子爬在铁丝网上作前进“踏板”，为战友开辟冲击通路。但终因雨大路滑，敌工事坚固，地幅狭窄，我军虽经一夜激战，但仍未能攻克敌外围据点。

此时，我心急如焚。时间不能再拖下去了。应城距离武汉很近，一旦敌援兵赶到，我军就会前功尽弃。我在屋里踱来踱去，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时偶俯下身看看桌子上的作战地图。电话铃不断地响，参谋人员回答着部队提出的有关作战、后勤等许多具体问题。电报稿不时地送进我的指挥所。我在反复地考虑：攻坚一定得先扫清外围吗？一定要欲攻其内，必先取其外吗？模式化、老套子，不能应付战场上变化万千的情况，必须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原则，善于观风机变，敌变我变，制定最好的处置方法。倘因循守旧，不调整部署，可能会吃亏。同时我想，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战场设防部署是不可能有的，一定能够找到敌防守最薄弱的地段加以突破。我正在沉思，突然接到独立旅的报告：据群众反映，大南门已封闭十余年，平时都是保安队守备，从未见有正规军；独立旅二团一营的干部经过仔细调查观察，认为敌人南门守备的确薄弱，原因是敌从一开始就判断我军无论如何不会在此突破，并自恃寿宁寺支撑点能够彻底封锁这一带城区；南门外一带是凹凸地形，同时有几条小沟壑，离城门六十公

尺处还有一条面对城墙的小横堤，既便于我隐蔽接敌，又便于我发扬火力，实施突击。我听了这个报告很高兴，感到我们的基层干部们真是可爱，他们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常常成为我军作战取得胜利的关键。根据这个新的情况，我当即决定采取避其甲壳、击其软部的战术，重新调整了部署：留一个营监视古城台的敌人，一个营佯攻寿宁寺，以麻痹敌人；命二团一营作突击队，并加强一定数量的炮兵和工兵，极其隐蔽地接近冲锋出发地，攻击时炮火要突然、猛烈、绵密；二团三营、三团三营作第二梯队，突破南门后立即投入巷战，扩大突破口，掩护一团两个营进城，全面展开巷战，要象数把刀子从乌龟的头部、尾部插到他的心脏，挖掉他的心肝肺及全部软组织。

二团一营的干部战士接到作突击队的命令后，高兴万分，紧张、认真、细致地准备了一天又半个夜晚。营长徐道宗同志带着突击连和工兵、炮兵的班以上干部，隐蔽接近南门，又反复地观察了地形和敌情。他对大南门、地堡、水壕、铁丝网等障碍物如何排除，突击分队如何突击等问题，都现地作了详细部署。他要求步兵、炮兵、工兵要密切协同，彼此间有机的结合成一支整体的打击力量。同时在他的组织引导下，架桥组、梯子组、火器组、爆破组、投弹组都准备了二至三套作战方案，以做到一组受阻，二组速上。任务布置完毕，器材准备妥当后，徐营长还让战士们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以发扬军事民主，研究具体打法。临战，他又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了一个短会，说：“我们的突击是战役突破的性质，能否突破，关系应城战役能否取胜。军区和旅的首长对我们都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必须勇猛冲杀。突破后，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巩固住突破口，为后续部队创造进行巷战的有利条件，以最后歼灭敌人。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就是我们牺牲了，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

(三)

二十五日凌晨二时，细雨霏霏，古城台、寿宁寺都在响着激烈的枪炮声。一营以极其隐蔽的动作，神不知鬼不觉，从集结地域胡家湾一带进入了进攻出发地——城南门外小横堤，九二步兵炮、六〇炮、掷弹筒、轻重机枪等火器均在离大南门百米之内，按预定部署进入射击位置。

在此期间，敌县长袁浩然视察了其东门至南门的一段防御。他向敌二十八军副军长顾心衡报告：东至南门守备薄弱，恐有不测。顾心衡决定派搜索营加强东至南门一段防御。

在敌搜索营到达之前，我九二步兵炮突然一炮，就把南门上的地堡打去半截。接着，三十六门（挺）六〇炮、掷弹筒、轻重机枪在距城南门不到一百公尺的正面，以极其浓密的炮火猛烈地轰击、扫射敌人的设防工事。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猛烈炮火打懵了，整整十五分钟竟没有还一枪一炮。随即，我爆破组在架桥组的配合下，以二十公斤重的梯恩梯炸药包，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就将封闭十余年的南门炸开。徐道宗营长亲自带着突击队冲上南门，一营其他连队随后冒着爆炸的烟雾尘土从城楼和炸开的城门勇猛地突入城内，并占领了南大街两幢高楼。敌搜索营进行了一次反扑，当即被我击退。搜索营长跑回去报告顾心衡说：“共军已突破南门，进了城区。”顾心衡预感到形势不妙。实际上，他对打恶仗、受重创是有准备的，但却认为可以依靠坚固的城池和防御工事与我争衡，固守待援。城池一破，他恼羞成怒，立即抓起桌子上的手枪，对搜索营长骂道：“你这个窝囊废，党国大事全毁你等败类之手！”说着“叭”的一枪，把搜索营长打死在他的军部。接着，他怒气冲冲地向他的参谋长下了死命令：“搜索营、工兵营全部出动！打光也得给我把共军消灭在城内，

或逐出城去！”

黎明前，下起了霏霏细雨。我站在指挥所屋后的小高地上，耳闻城南枪炮声，“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登城”。这会儿，敌人象被打疯了的野猪，拚命地向我一营反扑。南大街住房内、高楼下、小巷里的敌人都在对我反冲击。敌我双方包围与反包围，穿插与反穿插，犬牙交错，杀成一团。战斗都是在几米、十几米内进行的，双方使用的兵器也都主要是靠刺刀、手榴弹、冲锋枪。为争夺南大街，双方共投入了近三个营的兵力，因为地幅狭小，所以伤亡都很大。不到一个小时，敌人两个营已基本被我打垮，我一营有战斗力的也只剩六十余人。营长徐道宗同志胸中数弹，临终前还口含鲜血低声地向同志们说：“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坚……决守住……突破口。”在这短暂的激烈搏战中，副营长袁世春同志和两个连长也相继壮烈牺牲，其它两个连长负重伤。他们的英雄业绩应名垂竹帛。在紧急关头，教导员蔡德清同志把剩下的干部、战士收拢起来，激愤地对大家说：“替营长报仇！替牺牲了的同志们报仇！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突破口！”他们死死守住夺来的南大街的两幢楼，一面用火力杀伤敌人，一面不断组织短促突击。敌人不但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消灭掉，相反却又失去了一幢楼房，三十多名士兵亦成了俘虏。

上午七时三十分左右，敌空军编队机不断临空向南门城墙内外俯冲投弹、扫射，第一批返航，第二批四架编队继续临空狂轰滥炸。我第二梯队两个营不顾敌机扫射、投弹、轰炸，勇猛进入城区，二团三营向东南席卷，以突然之势出现在敌人的背后，敌措手不及，当即被我俘获二百余人。寿宁寺之敌因被我三团三营切断其内外联系，举白旗投降。据守东门之敌保安队向北大街逃窜。为尽快向纵深发展，稳妥加速全歼城内之敌，我令独立旅一团除留一个营监视古城台之敌外，一、二营立即从二团突破口投入城区巷战，不得迟误。寿宁寺之敌投降后，二团二营佯攻任务

已完成，我从电话上命令他们也立即投入巷战。正当一团两个营、二团二营向城内急速运动时，敌机又低空向我运动部队俯冲投弹、扫射，企图阻止我生力军投入城区战斗。我独立旅部队很快组织轻机枪、步枪不断地对空射击，掩护部队不停地向城内急进。至此，我方投入巷战的兵力已达六个营，和敌人的兵力相较，基本上是一比一。激烈的巷战在城区全面展开。

一团入城后，确定二营从府后街由东向西打，到北大街后，再转锋向北发展，并攻占北门，肃清北大街之敌。该营五连从府后街打入北大街，以一个排向北打，一个排向南警戒，一个排作预备队。四连从北门南之公园出敌不意迅速展开，三排夺取北城门楼，一、二排参与打北大街，三排副带一班冲击北城门——这个班打得很顽强，最后只剩两个战士跟排副冲上城门楼，消灭了敌人，夺取了北城门。四连夺取北城门后，转头与五连对打北大街。为了运动方便，突然制胜，他们采取了穿插分割、逐个歼敌的战术，凿洞穿屋，交替前进，很快就消灭了北大街之敌五百余人，接着又抽部分兵力肃清了北关外之残敌。一营从县银行北向西打，二连从银行南向西打，正逢敌一个连从“核心阵地”之一的县立中学出动支援北门，我二连猛烈向敌冲击，迫敌退守中学。一营遂调整部署：由一连和二连两个排凿通房子，隐蔽地从中学的西南面接敌；在小北街、十字街口用桌子门板堵塞街道，在一些视界开阔的地方悬挂芦席晒席，以遮蔽敌之视线，便利我部队运动；又以二连一个排和营、团炮兵协同，从正面猛烈射击进行佯攻，牵制敌人。一、二连接受主攻任务后，从侧翼炸开了突破口，迅速突入中学，经过拚手榴弹和白刃格斗的激烈争夺，终于夺取了敌“核心阵地”的一部分，全歼守敌五百余人，震撼了敌二十八军军部。顾心衡见此情此景，举起手枪说：“吾为党国将领，今战场失利，理应按总裁训谕：‘不成功，便成仁’，吾决心自裁。”话音刚落，他的手枪就被参谋、随从人员夺下。其实

顾心衡并不想死，而是刘备摔孩子——假买人心，想借此拢络部属，拚命死守，以待援兵。此时，顾心衡的处境更加危急。我二团三营从南大街往西打，已经进入了敌“核心阵地”火制区。他们虽然暂时无法向敌纵深发展，但我们在其阵地之间楔进一个营，就象是威逼在敌人胸前区的一把刀子，使敌军心顿时大乱。

二十五日午后二时，守城之敌大部被歼，仅剩西南角二十八军副军长顾心衡所据守的“核心阵地”——公立医院。其“核心阵地”内除原有两个加强连外，还有奉顾心衡令猬集于此的敌县政府官员、乡保队，以及溃散下来的五十二团、搜索营、工兵营残部。顾心衡把一些县保安队、坚决反共的乡保土顽，部署在最前沿，用杂牌给其当炮灰，以提高其防御空间的磨擦力，力争消耗、疲惫我军。他还同时急电白崇禧请求增援。白崇禧接电后，令五十二师从安陆、云梦两个方向火速向应城运动，令空军加强对位于应城东门和大南门之间的我作战部队轰炸扫射，同时在应城周围寻找我指挥所、集结点、后勤保障点和担架队等目标实施攻击，以摧毁我指挥中枢及后勤保障系统。

时间刻不容缓。我命令独立旅快速解决敌二十八军军部及其所据守的“核心阵地”。该旅很快决定由一团一营担任攻歼敌军部“核心阵地”的任务，并要求二十六日拂晓前必须结束战斗。一营全体干部战士虽经两天两夜的苦战拚杀，已十分疲劳，但接受任务后，情绪大振，斗志昂扬，决心拿下敌“核心阵地”，全歼守敌。团首长确定：第一，先集中炮火于冲击通路和突破口，打烂敌人的鹿砦、铁丝网、单兵掩体，掩护工兵送炸药；第二，工兵用炸药炸掉敌军部门前两个碉堡，并连续爆破敌指挥中枢——军部大楼；第三，突击队一律换上冲锋枪和手榴弹，炸药一响，立即突击；第四，由团、营、连三级干部带领的后续梯队，紧紧跟进，投入决战性拚杀。

二十六日凌晨一时，攻击敌军部大楼的战斗提前五分钟突然

打响，炮兵以抵近快速射击摧毁了敌鹿砦、铁丝网和火力掩体，并轰击地堡和军部大楼。轻重机枪以密网一般的火力，压得敌人抬不起头。工兵在炮火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最后把军部大楼的东北角炸塌。敌人刹那间丧失了抵抗能力。我突击队随着炸药轰鸣声，威风凛凛，蜂拥而上。接着，二梯队及后续部队冲进敌“核心阵地”。一时间，冲锋枪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呼喊声，连成一片，震山撼岳。拂晓前，敌“核心阵地”全部被我占领，守敌死伤狼藉。在这里，我军活捉了敌副军长顾心衡以下七百余人，击毙敌军副参谋长熊介生。敌县长袁浩然原亦为我俘获，但这个狡猾得象狐狸一样的家伙，竟从我们手中溜掉了。袁浩然在后来给他上司的报告中说：“被俘后，战斗尚未结束，辗转移解，犹未被其重视，复因天雨，将棉被裹身，本来面目已去，混入大批俘兵内行走。翌日晨又趁将俘虏概分三列之际，即混入工兵队内，行至潘家集附近张村，即潜入住户床侧而得脱险，当向居户借衣化装，返回城区……。”

应城战斗胜利结束，计俘敌副军长顾心衡以下三千二百六十一人，毙伤敌军副参谋长熊介生以下九百余人，缴获各种炮八门、轻重机枪九十八挺、长短枪一千四百七十七支、各种子弹十三万余发、电台三部、电话机四十一部、战马一百三十五匹，及其它大量军需物资。

开辟桐柏山区

胡代耕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作为刘邓大军南征的后续部队，由晋冀鲁豫解放区出发，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十一月底，部队抵达大别山区，在光山县的何家畈地区与刘邓大军主力会师。此时正值白崇禧指挥三十三个旅对大别山区我军进行重点围攻，企图将我主力消灭或驱逐出大别山区。为了调动敌人，减轻敌人对大别山的压力，十纵奉命立刻西进，跨过平汉铁路，挺进桐柏山，开辟桐柏根据地。行前，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接见了十纵连以上干部，作了关于创建桐柏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及十纵具体任务的指示。

一、向桐柏山进军

十二月五日，我们十纵分南北两路向桐柏山作战略进军（纵队首长率纵直、二十八旅及其所属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等三个团，二十九旅的八十七团，三十旅的八十九团为北路；二十九旅率八十五、八十六团，三十旅率八十八团、九十团为南路）敌人发现我军西进后，调集了四个整编师（欠两个旅）对我北路军实施围追堵截。我们行至九里关时，接到刘邓首长电示：

“你们今晚立即通过平汉路，否则有被歼的危险。”

我们接到电示，遂急行军向平汉路西挺进。

那时，我在二十八旅八十四团任政治委员。七日夜，二十八旅向信阳以南的柳林车站前进时，我们团奉命歼灭了驻守柳林车站的敌交通警察大队。

柳林战斗后，部队继续向西挺进，途中天落倾盆大雨。我们这支部队是在冀南平原上生长起来的，缺乏在山地、泥地、稻田阡陌小路上行军作战的经验。天黑、雨大、坡陡、路滑，人摔跤，马摔跤，部队拥挤，行动缓慢，一夜只走了十二华里。围追堵截的敌人利用公路迅速行动，将我北路军各部队层层包围。面对数倍于我之敌，北路我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八十四团对所属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如被敌人打散，只能向西走，不准往东撤，集结点在桐柏山下。我北路军各部英勇奋战，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重围，胜利地进入桐柏地区。纵直进驻信阳以西的浆溪店一带，二十八旅进驻随县草店一带。

十二月十三日，纵队领导召开了浆溪店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和中原军区首长命令，宣布成立中共桐柏区党委、桐柏军区、桐柏行政公署，并做出了关于在桐柏区战略展开的部署。二十八旅作为桐柏军区的野战部队，在纵队首长率领下向指定地区前进。

二、解放桐柏城

我们八十四团奉命奔袭桐柏县城。十二月十五日凌晨，部队从草店出发，冒雪奔袭一百一十华里外的桐柏城。我们采取急行军隐蔽接敌、攻敌不备的战术，将先头部队伪装成敌军，从金桥镇奔向桐柏，以闪电般的速度突然包围了桐柏城。当我侦察部队进入东关时，国民党县长曲林铎正在澡塘洗澡，当即被我俘虏。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城内只有张启东的一个保安团，城防比较薄

弱。敌人对我军的突然来袭没有发觉，我二营便乘敌不备，迅速占领了东关，然后全团立刻作攻城准备——以二营作主攻部队，三营作预备队，一营则在敌人可能逃跑的方向设下口袋阵，以阻击敌人。

下午一时，攻城战斗打响了。我们集中使用了旅炮兵营及团八二迫炮连和二、三营的机炮连及两个连的六〇炮，以六〇炮打击敌人城墙上的火力点，炮兵营摧毁敌人的城门和火力工事，迫击炮打敌人的纵深，拦阻敌人向东门增援。我们一开炮，就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了。炮兵营对东门作摧毁性轰击，打开了一个缺口，二营六连迅速从缺口突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四连则迂回到敌人背后，占领了敌县政府的一个制高点。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我将守敌七百余人全部歼灭，缴获轻重机枪九挺、长短枪五百余支和其它军用物资。

解放桐柏城，歼敌七百余，这是十纵进军桐柏的第一个胜仗。它大大地鼓舞了士气，对发动群众、开辟桐柏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三、战略展开中的战术展开

十纵进入桐柏地区后，作为中原战略再展开的一个方面，在全桐柏区展开，同时也在每个县作战术展开。展开的主要内容是消灭敌人当地恶霸和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我们的地方武装，建立地方党政组织。

十二月十七日，我和其他团领导正准备第八十四团随旅部沿信（阳）南（阳）公路向平氏、唐河挺进，纵队首长对我说：

“部队西进你不要去了，决定把你留在桐柏任县委书记。桐柏山区很重要，你的任务就是开辟桐柏县，把它建设成军区（纵队）的后方。桐柏山是我党的老游击区，开辟桐柏山的工作有许多有利

条件，但也有很多困难。你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我们已经决定调九十团第五连作为县武装的骨干，解放桐柏县城缴获的枪支全部给你们留下。”

第二天，九十团五连和一百多名地方干部都来到了桐柏县城。地方干部是山西武乡及和顺县老解放区的干部，都有比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我们立即组建了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指挥部。经县委研究，桐柏县划分为城关区、平氏区、金桥区、淮河店区、武城区、大河区等六个区。我们给一百多地方干部发了枪，并且从五连抽出两个排分散到各区（每个区去一个班作为区中队的骨干），五连的另一个排留在县指挥部，又把我们八十四团留下的轻伤员组成了一个新排。当时，我们的这点武装和土顽（敌地方武装）相比，力量相差悬殊。虽然我们在桐柏城消灭了张启东保安团的主力，但当时张启东不在县城，他在城外还保存了一部分反动力量——乡、保队。同时在桐柏县北部边境还有泌阳的谢子正匪部，东北部有王星武匪部。我们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县、区武装发展到八百余人，县指挥部直辖的部队由两个排发展到六个连，建立了六个区中队。县区武装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斗争中抓住了下面四个环节——

一、县委认识到，要创建桐柏县山区根据地，就必须依靠贫农、雇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发展县区武装，否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如何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却是在实际斗争中，逐渐摸索、逐渐统一认识的。开始，我们实行过开仓济贫，但这一斗争不能持久、深入。我们就在一个乡搞了减租减息试点，结果是明减暗不减。我们还在一个村搞过新区土地改革试点，结果也失败了。这主要是由于残余的保安团、乡保武装又重新组织起来，杀害我地方干部，袭击我区中队，残酷镇压基本群众，致使基本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活动亦不积极。县委认识到，目前实行减租减息还不具备条件，实行土改更不具备条

件。只有先搞剿匪反霸，彻底消灭恶霸地主的反动武装，我们才能站住脚，才能真正充分地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县委决定以剿匪反霸作为发动群众的杠杆和内容，在斗争中发展县、区武装。

我们首先打击了固庙一带的大恶霸地主蔺大少。经过周密的调查，我们在固庙南山的一个山洞里。抓住了他，并缴获了几十条长短枪，还在他家里挖出了三万多块银元，搜出了大批粮食、浮财。我们把银元全部上交军区供给部，把粮食和浮财分给了贫、雇农。抓住蔺大少，固庙一带的群众喜笑颜开，纷纷起来控诉他的血腥罪行。我们在群众的要求下枪决了他，随后很快就建立了乡、村政权，逐步恢复、发展了党的组织，而县武装在几天内就发展了一百多人。固庙的实践证明，我们制定的关于剿匪反霸斗争方针是正确的，后来各区都按固庙的路子开辟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二) 整顿地方武装，捏成拳头打击敌人。一部分区武装升级为县武装，县指挥部辖一、二、三连和五连(原九十团五连)以及警卫连。八十四团留下的伤员分散到新发展的连里作骨干。县委对县指挥部的要求是集中剿匪，分散发动群众，扩大新兵，发展武装。

我们在歇马岭集中了三个连的兵力(一连、五连、警卫连)，围剿土顽徐子范和徐长义的保安团百余人，当场击毙保安团长徐子范等三十余人，徐长义率残部溃逃，我紧紧追击，又歼灭了它一部。后来我们在武城以东的王家湾集中了四个连的兵力(一、二、五连、警卫连)，将王星武保安团千余人击溃。这两仗锻炼了新组成的县武装，振奋了基本群众，许多乡、村干部给县指挥部送来了新兵。

以后，我们在剿匪中又获得了不少胜利。漏网的保安司令张启东曾率保安团三千余人骚扰桐柏县北部，并且企图骚扰桐柏县

城。我们乘它集合时，攻其不备，在大河以东的归及坡、土门，集中警卫连、五连、教导队等兵力，对张启东部突然袭击，活捉了张启东。这一仗从根本上扭转了桐柏县的形势。

（三）注意掌握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干部战士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哪里，对恶霸地主武装亦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我们活捉张启东的时候，正值二十八旅在泌阳少白寺消灭了谢子正保安旅二千余人，我们就以此教育张启东，促其认清形势，向人民低头认罪，并让他给匪首写信劝降。我们还对国民党军家属解释我党的政策，通过他们瓦解敌人下层官员和士兵。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做法收效很大，一批一批土顽下层军官和士兵纷纷交枪投诚，张启东部基本瓦解了。

（四）外来干部善于发现培养、团结本地干部，我们到桐柏县不久，区党委、军区派桐柏县的老共产党员牛德胜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兼指挥长。他过去长期在桐柏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这对开展桐柏县的工作是个有利的条件。以后县委逐步提拔了本地同志任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干部和区中队长、连、排长。我桐柏县党政军民艰苦奋斗，努力工作，在桐柏山区扎下了根，基本完成了区党委和军区首长给予的任务。

忆少白寺围歼战斗

张世盖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桐柏革命根据地，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我二十八旅八十四团奉命出动，寻机歼灭敌唐河县魏香亭保安旅、泌阳县薛子正保安旅之一部。

这之前，邓县战役刚刚结束，部队正在唐河县汉友滩一带休整补充，总结邓县战役的经验教训，同时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和诉苦三查运动。桐柏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白崇禧如坐针毡，日夜不安，慌调大批兵力北上桐柏，进行所谓新的“清剿”。当地土匪武装更加嚣张，而盘踞在泌阳县和南阳社旗镇一带的魏香亭、薛子正匪徒，则是我桐柏革命根据地的一大祸害，特别是薛子正匪徒，凶残毒辣，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我军除此恶匪，伸冤报仇。

根据纵队敌情通报，魏香亭匪部还在南阳、社旗镇一带活动，而薛子正顽匪经我二分区部队多次打击后，很有可能已经撤离泌阳县城，经西北少白寺一带窜犯袭扰我桐柏根据地中心区。

少白寺地处丘陵地带，位于泌阳县城西北，是通往泌阳县城的一个重要集镇。镇内共有五百余户人家，社会情况复杂。镇子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为狭长开阔地带，紧靠镇东还有一条小河。镇子四面筑有二丈高的土城墙，并挖有丈余宽的外壕沟，仅南北两道门，尽管如此，但从特殊的地理环境看，少白寺地区仍不失为设伏的理想之地。据侦察，薛子正匪徒历遭打击后，果然

撤出了泌阳县城，向西北少白寺方向窜犯。根据敌情，我团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决定在少白寺设伏，除此恶匪。我们的作战意图是：迅速隐蔽接敌，待敌进入少白寺镇内，突然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断敌退路，将敌包围，选择突破口发起总攻，迫敌向少白寺以南狭长开阔地带突围，在野外一举歼灭之。

命令下达后，战前准备工作就绪，我团二、三营和团直属部队（一营随旅指挥所活动尚未归建）迅速绕道唐河以西，顺浮潭北隐蔽地向少白寺方向运动。经三夜急行军，步行三百三十余华里，部队于四月十一日凌晨到达少白寺以西陈家村一带，遂隐蔽待命。我命令侦察参谋姚建国带侦察员到少白寺东边侦察敌情。拂晓，侦察员在距少白寺以东十华里处发现了薛子正匪部。

根据敌情进展情况，我命令三营营长庞绍斌率两个连快速运动到少白寺以西小山梁，准备给敌人以突然打击，二营和团直属部队全部轻装作好战斗准备。五时许，薛子正匪徒在少白寺以东三华里处休息，并派出四十余人的便衣队向少白寺方向搜索前进。敌人丝毫未发觉我军作战意图。

六时三十分，薛子正匪徒近二千人如蝗虫一般向少白寺扑来。七时三十分，敌大部已进入少白寺镇内，并派出警戒部队五十余人到距少白寺不足一华里的西村驻防。此时，我二营和团直属部队已按部署运动到少白寺周围的山头上。七时四十五分，敌人进入少白寺镇内。我一声令下，各部队趁敌毫无防备，立足未稳，从各个方向突然向敌发起攻击。战士们如猛虎下山直扑少白寺，对敌实施突然性的包围。八时许，敌人还未完全清醒过来，我团即集中大小火炮二十余门向少白寺敌集结地猛烈轰击，顽敌猝不及防，纷纷倒地，第一次实施炮火急袭就毙伤敌三百余人。薛子正匪徒遭到这突如其来的猛烈轰击，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如丧家之犬龟缩在少白寺镇内。至此，我团顺利完成对薛子正匪部的包围，遂立即电告旅指挥所，并请求一营归建。旅首长不仅

批准了我们的请求，而且还决定从二分区抽调出两个连支援我们。

十时，二分区支援部队的两个连抵达少白寺东南，我团即将少白寺西南狭长开阔地东面的王家村交给他们扼守，并一再向他们强调狭长开阔地侧翼阵地的重要，必须组织较强的火力，阻敌从此突围。这两个连和原防守在这里的我三营两个班正在换防，敌人即向王家村方向发起了第一次突围。临近灭亡的敌人发了疯似的向阵地冲来，我换防部队立即给以迎头痛击，伤敌一百余人。敌人支持不住，一窝蜂地溃退下去。

十一时，少白寺被困之敌改变方向，从西北方向开始了第二次突围。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丢下八十多具尸体，再次龟缩进少白寺镇。

十一时三十分，一营从旅指挥所归建，我即向一营下达了作战命令。一营在营长李廷湘的带领下，迅速开往少白寺西面的关庄一带（距少白寺二华里处）。他们的任务是：待总攻开始，我其他部队迫敌向开阔地逃窜之时，以大小火炮二十门、轻重机枪三十五挺构成密集的火力，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将其全歼在开阔地带。

战斗准备就绪。根据土匪武装善夜战的特点，为全歼这股匪徒，我决定于下午一时发起总攻。

下午一时，我团合围部队按命令从三面向少白寺发起总攻。炮连连长赵真理，手握迫击炮筒向城墙敌防御工事瞄准射击，发发命中，很快就打开了一个缺口。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八、九连立即发起冲锋。九连在连长谢贵春、指导员张秋来的率领下，仅用五分钟便从西南角突破。守敌顽强组织了两次反扑，终于招架不住，丢下七十多具尸体，窜出南门，向正南方向逃窜。此举正合我意。二、三营除留部分力量解决镇内残敌，大部紧追不舍，并用炮火轰击敌密集部队，将敌人大部赶入开阔地带。早已守候在

这里的一营立即向逃窜之敌发起攻击，一时间枪炮齐鸣，爆炸声连成一片。敌人遭到这突然的迎头痛击，乱作一团，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我团各部则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敌群中间往来撕杀，分割截堵。惊恐万状的敌人感到末日来临，发现王家村二分区两个连防御阵地是个薄弱环节，便不顾一切地向这边涌来。缺少战斗经验的二分区两个连不及防备，放走了匪首薛子正及残匪百余名。一时三十分，我胜利地结束了少白寺围歼战。

整个战斗从四月十一日七时开始对敌包围，到当日午时一时三十分结束战斗，历时六小时三十分，除薛子正率百余残匪趁隙逃出重围外，我团共歼敌一千四百四十余人（其中毙敌三团团长王之元，活捉一团团长张治久），缴获轻重机枪二十挺，长短枪八百余支。此战我团仅伤十三人，无一人牺牲，消耗迫击炮弹三百余发，六〇炮弹一百余发，轻重机枪子弹八千余发，以一比一百的微小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

少白寺一战，大大地加强、巩固和发展了桐柏革命根据地，为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扫除了一大障碍。

桐柏山下的兵工厂

张锡海

一九四七年九月，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成立后，从冀南、太行军区抽调出八九十名技术骨干，组成了修械所和炸弹所，这些同志既是工人又是老战士，有一定技术又经过战斗锻炼。两个所属纵队司令部军械科领导。当时，我是军械科副科长。

十月，我们携带轻型工具和部分器材，随纵队南下，跨黄河，过淮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与刘邓大军主力会合；接着，又随纵队西越平汉铁路，开辟桐柏地区，于十二月中旬到达湖北浆溪店与纵队机关会合。

纵队到达浆溪店后奉命成立桐柏军区，并在桐柏山南麓建立军区后方基地。修械所和炸弹所于十二月底进驻湖北随县万和店西的河口村、梁家湾、悦来店一带，着手筹建兵工厂。

桐柏山南麓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但因为这是新解放区，所以敌还乡团还特别猖獗。我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旦被还乡团抓去，不是被活埋就是“砸核桃仁”（用大石头将脑袋砸出）。由于敌人的凶残，群众虽拥护我们但又不敢接近我们。因此，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彻底消灭还乡团，就成为新解放区地方政府和地方部队重要的任务。

当时，我们两个所除留下少数人保管工具器材外，其余的人全部协助地方干部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农会，建立村政权，成立民兵组织，进行土改和消灭还乡团。有一次，我们接

到后方基地指挥部情报，说还乡团要从山上下来扰乱。我们早上八点左右将所里的同志带到指定地点部署堵截。十点左右，一百多还乡团从山上下来，我们立即用步枪、机枪一齐射击，击溃了敌人。还有一次，还乡团三四十人半夜袭击我们小辛庄的采购站。站上只有两个参谋和四五个工人，但由于他们警惕性高，夜间轮流放哨，及时发现了敌人，英勇的与敌人展开搏斗，也击溃了敌人。

新创建的桐柏解放区，不仅有还乡团的骚扰，而且经常有国民党正规军的进犯。蒋介石在我军区四周部署了重兵，东面是张轸的部队，西面是康泽的部队，东南面是白崇禧的部队。有时，我们刚把摊子铺开筹备开工，马上就有了敌情，又得紧张地将工具器材埋藏起来，进行转移。敌人几乎平均每个月就要进犯一次，最严重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白崇禧部队的进犯。这次，我们事先就得到情报，遂派出一个工人班到驻地十多里外的敌人来路上警戒，其余的人则连夜把工具器材埋藏起来。敌人来得很快，我们刚开始转移，前面的警戒班就和敌人的前卫接了火。警戒班的同志见敌人后面来的人多，打了一下就撤到另一山头隐藏起来，等到晚上抄山路冲出，直到第三天才和我们会合。

我们南下时，虽带了些工具器材，但要正式开工还远远不够用。首先是缺原料，如修枪炮用的钢丝、钢材，造手榴弹用的硫磺、火硝、雄磺、盐卜（氯酸钾）、丝弦、干漆片等。为此，我们执行了党的工商政策，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各种原料遂逐渐得到了解决。我们对当地的地主兼工商业者，只分了他们的土地，没有没收他们开的店铺，而且准其照常营业。如悦来店炼铁厂就是个小地主开的。土改时，分了他的土地，但准许他的炼铁厂进行生产。这个厂炼的铁就成了我们造手榴弹用铁的主要来源。我们执行党的另一项重要工商政策是坚持买卖公平，既不准商人抬高物价、囤积居奇，又让其有利可图。当时，我们稳定物价的办

法是用现洋作基金发行中州银行钞票。一元中州钞票可到银行设的兑换处换回一块银元。这样，我们就不但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拥护，也取得了广大工商业者的支持。我们修枪炮用的钢丝，造手榴弹需要的雄磺、盐卜，当地买不到，有的商人就冒着很大风险到武汉买，回来再卖给我们。商人们还主动逐渐降低了商品的高价。开始我们买盐卜，商人要高价四十元一磅，后降为十多元一磅，最后我们只花两块钱就可买到一磅。

原料来源的另一途径是广开门路，就地取材。我们除在驻地设采购站收购外，还发动群众寻找代用品。如造手榴弹的弹柄，开始是买原木锯成板条，再用旋床加工成的，后改为收买当地松树柴圆棒做弹柄，既省工又省经费。做炸药用的炭以麻杆炭为最好，但当地麻杆少，棉花柴倒很多。开始我们做炸药，用木炭代替麻杆炭，效果不好，后经工人同志研究实验，改用棉花柴焖炭做炸药，效果比木炭要好。

当时，我们修枪炮、造手榴弹的各道工序全靠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很大，连南下时带来的一部四尺车床，也得靠四个工人不停地摇动四尺半直径的大铁轮进行操作。工厂的工人都是北方人，他们初到南方，生活不习惯，水土也不服，闹病的很多，特别是疟疾流行的六七月发病率竟高达百分之八十。当时买不到治疟疾的特效药，只能买些中草药来医治。许多工人患疟疾后，身体虚弱，头昏目眩，仍坚持工作。许多同志主动承担艰苦危险的工作，如生产信号弹本来是炸弹所的任务，修械所长徐凤楼同志过去学过做炸药，就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有次夜间生产，他由于过度疲劳，错装了药引起爆炸，右手被炸掉了，但伤好后仍坚持工作。

我们修械所和炸弹所分别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和八月正式开工，到十二月又接受新任务，离开了桐柏山区。在这段时间中，我们及时修理了纵队各种枪炮，制造了成批的手榴弹，还修好了我前方部队换下来的旧枪，把它们交给地方，加强了地方武装。

在汉江西岸

——记一个以少胜多的歼灭战和一位优秀指挥员

陆柱国

—

汉江滚滚流淌，是那么样的急促，波浪接连着波浪，土丘似的此起彼伏，水花互相冲激的响声，“哗啦，哗啦”的，仿佛要吞没一切。

北岸，三五团第一副团长张新生不时地用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向对岸的村落、向东南高峨的互相连接的老君山的峰峦，掂着脚吃力地张望着——那村落的附近，那老君山的峰峦上，扛枪的敌人和马匹正在来来往往。

刚吃完早饭，他就已经在旅部里接受了这样的任务：“抢渡南河，由老君山西面绕到老君山的南面山岭上，再插到汉江边，一方面截击敌人的南逃，一方面防备宜城敌人向这里增援，同时还要向老君山的敌人发起冲锋。”当时的敌情是：老君山有敌人一个旅部（一六三旅旅部）、两个团部、四个整营；对岸村落有二百多土匪；东面，离张副团长站的地方五里地的谷城驻有敌人一个后卫营。他派警卫员去叫部队，自己一个人到南河岸边看部队的渡河点。

敌人的众多，任务的繁重，在张新生个人说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过，这横在面前的滚滚河水，部队怎样渡过呢？搭桥吧？时间不允许。这真是个难题。

他在河岸附近村子里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老先生，附近有没有船？哪里水浅可以过人？我们是打国民党军队，给你们除害的。”在离河岸二百公尺的草庵旁，张新生和气地询问着这位老头。

“船？都让人家‘中央军’拉到谷城搭成浮桥啦！水落的时候，那个渡口的西边还可以过人，现在水涨了，很难说，你看那水流的多急啊！”

“哦！”张副团长沉思地点了点头。

河是一定要过的，而且一定得过去。

一营来了，张新生决定让机炮连掩护，侦察班去侦察河水的深度。

侦察班的同志从那位老头指点的渡口西边跳进河里，手拉着手向对岸摸索。急流的河水几乎要撞倒他们，波浪冲击着他们的胸膛和脖子。他们不得不艰难地转回来，向西绕行了七八十公尺。

这次过去了，河水只淹到了他们肩膀稍下的地方。

“一营跟着过！”张新生下达了命令。

同志们在河里互相拉着、扯着，把枪拴在脖子上，个儿小的同志被架起来走。

对岸的土匪一枪也没敢打，就向着他们的“正规军”那里逃跑了。

一营全部过来了。大家扭着衣服上的水，一个个象落汤鸡似的，相对着笑。

部队向着老君山西面的山里走去，两个连插向老君山南面的

山顶上。

二、三营的同志们也都穿着浸透了河水的衣服跟上来了。

二

在一个山头的灌木丛中，张新生蹲下来拨开了障碍视线的树枝，仔细观察着东北方敌人的两个主阵地。这两个主阵地位于老君山最高的两个山峰，它们东西毗连着，第一主阵地在东，较第二主阵地还高二、三百公尺。张新生所在的山头和敌人第二主阵地相距也只有三百公尺。敌人哨兵枪上的刺刀，敌碉堡上的每一个枪眼，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部队从这个山头向敌人第二主阵地冲锋，必须经过一个山凹，这山凹相当陡。张新生看着敌人碉堡上的枪眼，心里盘算着：“部队一进山凹，敌人机枪就封锁不住了。”不过，在第二主阵地的正西四百公尺处，敌人还占领着一个山头，无疑的，部队冲锋是要受到侧射的。

他考虑着，考虑着这以少胜多的攻坚战，考虑着这个团的命运，他要把部队的伤亡减少在最低限度。

稍为偏西的太阳，象一盆烈火烘烤着大地，张新生满头大汗顺着黑绿的灌木丛弯着腰往回走。在路上，他已决定让参谋长带着三营两个连佯攻敌人西面的阵地，吸住敌人的侧射火力；让二营营长带两个连钳攻敌人的第二主阵地；他自己则带两个连作预备队。他想：“二营长多么猛啊！这仗非猛扑猛打不行。”

参谋长接受任务往三营去时，张新生命令着：“听见这里排子炮响，你们就开始。如果这里顺利，你们就不顾一切向这面压。”

接着他亲自布置火力。他把三挺重机枪、一门迫击炮放在阵地右面，专门对付敌人第一主阵地，另外用三门迫击炮专轰敌人

第二主阵地，一挺重机枪和预备队的轻机枪掩护冲锋部队。

第二主阵地的敌人发现了我们，轻机枪向着这个山头猛射，灌木条被打断、打碎，枝叶到处飞，石块子也被打得开了花，到处蹦跳着。

张新生跑到每一个机枪射手的跟前，交代说：“一会儿就瞄准敌人的枪眼打！”

已经四点钟。我们阵地上的排炮发射了，烟柱一条条地在敌人阵地上向上伸延。参谋长那里也砰砰拍拍打响了。

准备冲锋。

“曹营长，记好，如果敌人向第一阵地退，你们就跟踪追击，跟紧！”张新生总是爱再三的嘱托自己的部下。

我们的轻重机枪吼叫了，敌人的碉堡黯哑下来。

四连在右，六连在左，在二营曹营长的率领下，通过山凹向敌人阵地急速地冲着。队形是排得那么样整齐，任何一个战斗小组都保持着三角队形，中间也有着几个同志被碎石滑倒，但他们马上爬起跟上队伍。

参谋长也在那里扭住了敌人，使敌人没有力量向这里侧射了。

第二主阵地的敌人向第一主阵地退去了。

“跟踪追击，占领主阵地啊！”曹营长高喊着。在溃退的敌人屁股后，我们紧跟着的战士用机枪扫射着。

当张新生带着预备队跑到第二主阵地上时，我们跟踪追击的四、六连已经追到敌人第一阵地上。

“号长，快吹冲锋号！”张新生把军帽向脑后推了一下，用手在额上擦了一把汗。

军号在嘀哒嘀哒地响。号长鼓着通红的脸蛋，好象存心要把军号吹炸似的。

第一主阵地上的敌人被二营压下来了。西面，参谋长也象赶

羊似地把敌人赶过来。

“压得好！拚命地压！冲锋号继续吹啊！”张新生带着两个连向敌人溃退的方向不顾一切地压过去。

主阵地的南面大山凹里，驻有敌人的旅部、团部和准备吃了饭就向宜城逃跑的敌人。但是，他们还没有放下饭碗，就被我们压垮了。

混乱，难以形容的混乱。遍地的饭碗、背包、枪支，骡马到处奔跑惊叫着，杀声、喊声、哭叫声、冲锋号声、求饶声充满了山谷。战士们有些已经跑到敌人前边去了。到处在捉俘虏，到处在缴枪。

残余的敌人向东面溃逃。他们刚跑到汉江岸边，南边一营的两个连就及时地合围过来。三四团把谷城的守敌一个营也赶到这里来了。

最后的歼灭战在汉江西岸进行着，敌人已经没有挣扎的力量了。

一群群的敌人扔下枪，举起了手：“不要打，我们缴枪！”

成百的不投降的敌人跳进汉江。我们的轻机枪向着汉江射击，敌人沉下去，又漂上来，汉江的水变成了红色……

战后，张新生向旅首长报告：“从冲锋到消灭敌人只两个钟头，我们团生俘一六三旅副旅长关宦禄、参谋长周玉海以下一千四百多名，我们负伤九人，牺牲三人。”

“好，攻击时的队形多好看呀！”

旅长紧紧握住了张新生的手掌。

这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的事。

大别山前方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

(1947年12月11日—1948年2月24日)

魏锦国

一九四七年

我军进入大别山作战略展开后，敌人以优势兵力和我争夺这一战略要地。敌共集中了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三个旅的兵力，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九江指挥所实施统一指挥，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对我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欺骗相结合、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总体战，企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

十二月七日，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周家墩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军委报告关于粉碎敌人围攻的基本部署：围攻大别山之敌，密集靠拢，难以捕捉战机，根据地新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中心区山高路窄，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据此，我不宜过早布置主力作战。故决心将十纵、十二纵迅速分别进入桐柏山、江汉区。其余主力，结合地方武装，适时分遣集结，依托大别山区机动。必要时，可暂时渡淮河机动，把敌拖一个时期，再打中等歼灭战。此次为我反攻后之最大考验，处境确有困难，唯士气颇好。但须有友邻有力配合，拖散一部敌人。

十二月十一日，于七里坪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直属队迅速分成前后两个指挥所。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率直属部队大部组成野战军后方指挥所，同一纵部队由湖北省礼山县东北之黄陂店出发，经宣化店、定远店北上；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率精干的野战军前方指挥所留大别山指挥作战。这一夜很紧张，前指转移之途，路窄、水多、且天寒，有大雾，对面不见人。因找向导困难，李参谋长走在部队的最前面，率领部队前进。在路难走的地方，他就自己动手修路，使部队顺利地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

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为了配合大别山反围攻斗争，遵照军委部署，对平汉、陇海两铁路发起大规模的破击作战。

十二月十六日，于经扶（今新县）县境

鄂豫军区部队袭占英山县城。三纵队解放岳西县全境。

十二月十七日，于经扶县境

前方指挥所以刘、邓、李（先念）名义发出关于部队分遣行动对付敌围攻部署的命令，指出：敌之重点已转至长江北岸，敌将多次反复地进攻“清剿”，以达其战略防御，使我难于立足，并阻我过江之目的。我军对此形势必须有明确认识，才有备无患。敌之一切进攻、“清剿”，均将在我坚强的有组织的反击下，归于幻灭。

为适应战斗，命令野战兵团分遣：一纵位于淮河南北，包括新蔡、息县、汝南、正阳及潢川、光山以西地区；二纵位于新县、金寨以北地区；三纵位于皖西地区；六纵位于鄂东地区机动作战。命令指出：这是积极坚持和深入大别山工作的方针，各兵团必须在指定地域，灵活分散集结，实行打仗、土改、筹款借粮三大任务。

十二月十八日，于新县境内

二纵队袭占金寨县城。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商城县境

平汉、陇海破击作战于十二月十一日发起，至二十二日共破路840余里，歼敌两万余人，攻克许昌、漯河、驻马店、兰封等敌重要基地，光复了二十三座城市。

前指发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关于和华野、陈谢兵团协同粉碎敌人围攻的作战意见向军委的报告：此次我陈粟、陈谢大破平汉、陇海，战绩辉煌。但敌仍图保持大别山的重点主义，而不抽兵北援。甚至对我十纵、十二纵出桐柏、江汉，也置之不理。故大别山的形势，在长期内，虽时紧时松，仍较严重。对此我们已有思想准备，并采取以纵队为单位，灵活分遣、集结，打小歼灭仗，强调军队、地方抓空深入土改的方针。因此，我们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宜作较长期打算，主要是争取歼敌二、三个师，使敌不能不从大别山抽兵。只要抽出二个师，局面即可改观。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中原其他部队能大量歼敌，深入开展工作，对全局极为有利。

皖西军区部队在桐城县以南之青草壩歼敌人四百余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商城县境

鄂豫军区部队在黄冈以东上巴河歼敌保安部队四百余人。

十二月二十四日，于商城县境

六纵队攻占广济县城，歼敌青年军二〇三师六团一千余人。

十二月二十五日，于立煌（今金寨）县境

皖西军区部队收复潜山县城。

鄂豫军区部队收复黄梅县城。

十二月二十六日，于商城县境

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以刘、邓名义发出关于粉碎敌人对大别山“清剿”的指示：敌白崇禧第一次合围扑空后，正作新的部署，但敌方兵力不足，空隙很大，进剿与扫荡力量单薄。如遭我有力打击时，则立即集结，或抽兵增援，裂出更大空子，

使其合围破裂。我军斗争方针，是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展新区，吸敌回顾，配合内线反清剿的斗争。抓紧空隙，深入发动群众。

十二月二十七日，于商城县西南之五里畈

指挥部经整夜行军，拂晓才宿营。各部门都是照着老规矩，干部亲自动手打扫房子，借办公的桌凳，腾出通信员挖厕所。天刚明，太阳还没有露头，邓政委就亲自到各处检查卫生。他刚走到机要处附近，发现老乡厕所里有新大便，未用土盖，便找到黄兴正主任说：这是什么人干的？赶紧追究！并嘱咐：今后你们应派人放个哨，监视这些不遵守纪律的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商城南曲河右岸之长竹园

李先念副司令员动员我们做好“清区”工作。所谓“清区”是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明的，意即清除共产党之区。它位于金寨以西，新县以东，商城以南，麻城以东、以北山地。当时苏区主要有两块根据地，东面一块以金寨为中心，西面一块以新县为中心。反动派为隔断东西两块根据地的联系，勾结当地反动头子顾敬之，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的进攻，以使革命力量无法在该区继续发展与存在。红军与白军在此曾进行过尖锐的斗争。顾敬之倒台后，商城反动县长张旭东继续镇压人民，并不让人民接近解放军。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于长竹园东南曲河支流右岸熊家畈

前指从长竹园出发，冒着阴雨走了一天一夜，到达新的宿营地熊家畈时，人困马乏，两条泥脚再向前移动一步，都觉得很吃力。同志们一个挨一个地往稻草上躺。牲口不等下鞍架就在地上打滚。首长们照例找老乡作调查。李参谋长没有进房子，先在村外召集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他说：“我们已经进入‘清区’了，这里的群众由于长时间受着反动派的宣传，对我们还不十分了解，加上反动头子张旭东的恐吓，暂时还不敢公开接近我们。各单位

就在附近小湾子找房子住下做饭吃，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出发”。各单位一致提出，没有锅，也找不到老乡，怎么办？李参谋长和葛地解释说：“同志们，大家应多想办法，我们在长征的时候，没有锅用脸盆、茶缸子做饭也解决了问题，你们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另外，你们还可以派人到周围小湾子去借锅。”

会开完了，各部门负责同志刚要走，李参谋长又把大家叫住了，再三嘱咐说：“你们千万要注意群众纪律。如借到了锅，用后一定要送还，并且给些代价。”这些话他差不多在每次会议上都要讲一遍。唯恐我们忽视了群众纪律。

时值寒冬腊月，青年人都冻得够受，邓、李、李首长穿着同样单薄的粗布棉袄，自然是不会不冷的。机要处副主任黄兴正便叫警卫员拿点稻草给首长烧堆火，烤烤手。邓政委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这话，我们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整夜行军的疲劳和寒冷减去了大半。

前指机要处照例一到宿营地先办公，再争取时间休息。各科的同志把皮包搁在膝盖上代替桌子，正在办公，见黄兴正副主任从参谋长那里开会回来，便说：“今天吃饭成问题，通信员找了好几个小湾子，才借到一个很小的破锅，漏的一塌糊涂。”黄主任便照参谋长的指示，对他们作了解释，并和同志们一起把破锅糊了糊，倒进水它居然不漏了。

十二月三十日，于金寨县漆店区楼房村

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鄂豫区党委书记兼鄂豫军区政委段君毅来金寨漆店区视察工作。

由于我野主力及桐柏、江汉、淮西三区部队在展开作战中共歼敌一万七千人；华野和陈谢兵团在平汉线上大量歼敌和破击，迫使敌从大别山撤走十三个旅。

我一纵和华野、陈谢兵团在平汉线确山地区胜利会师。陇海

破击作战胜利结束。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于楼房村

早晨，派人通知在漆店区担任区委书记兼工作队长的二纵队民运部长江川来前指汇报工作，之后，又请他迅速通知地委和县委的同志来汇报工作。

下午，金寨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张延积和县长王相卿、县委副书记张健三等同志为汇报工作，从南溪区的余富山经七里冲，走了四十多里路，直到天黑才到达位于楼房村的前指。晚上，前指办公室里点起了松明，邓小平、李先念、李达、段君毅等同志和大家围着火堆，听取地方工作干部的汇报，直到深夜。

一九四七年的除夕就是这样度过的。

一九四八年

敌人被迫由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防御，企图继续坚守东北、华北，集中力量加强其中原防御。敌人在中原战场共有三个整编军，三十四个整编师，七十九个旅，五十四万六千人，约占其全国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其部署：将白崇禧、顾祝同之主力根据作战需要组成若干机动兵团，执行监视我军和机动救援的任务。敌妄图保持津浦线，而以平汉、陇海两路作为分割中原我军的“十字架”和攻击中原我军的轴心，并仍置重点于大别山。

一月一日，于漆店区

邓小平政委签发刘邓关于部队作战行动的指示，其要点是：部队应采取宽大机动，主动分遣攻敌弱点。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部，以大部消灭小敌，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同时号召大别山区军民发扬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宁愿自己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以利华野主力、陈谢兵团机动歼敌和桐柏、江汉、淮西三个

区顺利地开展工作。

一月四日，于××

邓签发刘邓就敌对大别山围攻的特点和我之对策给各纵队的指示，指出白崇禧在对我合击扑空之后，往往朝令夕改，一日数变，且表现急躁，一触即跳。各纵各军区除仍围绕以前斗争方针施行外，还应做到：1.善于直接侦察当面敌军之具体行动，以利主动。2.善于以小部队结合地方武装，伪装主力，袭扰、疲困、迷惑敌人，争取我主力之机动转移、休整与寻找战机。3.在外线对薄弱之敌给以歼灭打击。4.组织精干小部队破坏一切可被敌军利用的公路、电线，焚毁敌兵站、仓库，阻绝其补给交通。

一月五日，于五里畈

邓小平政委签发中原局、军区联合颁发的《部队在新区筹粮办法要点》。

这是前指及部队第二次住该村。因第一次驻该村时纪律严明，大部群众都回来了。群众见我们就说：解放军真好，水满缸，房子打扫得亮堂堂。早知解放军这样好，我们还跑什么呢？

一月六日，于通城店

由五里畈向通城店移防，中途遭小保队阻扰，部队只好停下来。李参谋长亲自率警卫团一个排登山搜剿，掩护前指安全进入宿营地。

一月十日，于××

邓小平政委以刘邓名义签发《关于节约粮食、爱护民力、维护群众利益、度过春荒的指示》。

一月三十日，于新县县境

邓小平政委向毛主席作了关于大别山的阶级状况和几个策略问题的综合报告。

一、二月间，野战军主力在军区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采取敌进我进、适时分遣与集结、内外线相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斗争方

式，粉碎了敌人对潢川、固始地区与商城西南地区的重点合围和对全区的“清剿”。

二月×日，于新县县境

邓小平政委在鄂豫二地委会上作报告，讲了大别山形势、我们的任务等问题。他指出，自反攻以来到毛主席十二月报告为止，全国战场上我军共歼灭敌人六十九万人，加上去年十二月歼敌十一万，总计八十万人，超过自卫战争第一年战果。这里面有我们歼敌十一万。我们自进到大别山后，九月至十二月虽没有大打，但也吃掉敌五个旅，歼敌五万。更重要的是我们前进了一千里，创造了三大解放区，人口多了四千五百万，建立了各级政权及军区组织。大别山敌情最严重，而我们不仅战略展开了，而且战术也展开了，到处有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在新解放区站住了脚。我们的任务是把大别山发展成面的、巩固的解放区；解放大别山二千四百二十三万人口，并积蓄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斗争力量，配合全国再来一个跃进。

二月四日，于××

二纵队收复光山县城。

二月七日，于××

前指转移到此。根据当时敌我态势和地形隐蔽条件，可在此山坳作短暂休整，欢度跃进到新区的第一个春节。

春节，按习俗是人民群众最大的一个节日，部队成员大多来自农村，无不重视。我们在老根据地时，不管条件如何艰苦，都尽可能地改善一下生活，搞些娱乐活动。南下半年，一直是在极其紧张和艰苦的条件下战斗、生活，现在有了几天短暂休整的时间，又逢佳节，同志们自然想到了改善生活问题。当时，我们单位买了两口猪，准备吃一顿饺子。同志们有的去池塘捉鱼，有的到河沟里摸虾，有的打柴，有的采黑木耳。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去捉鱼，因工具简陋，收获不大，有人就出点子，放掉了池塘水，

在水的流口处拦阻捉鱼，这一下收获确实不小，一个池塘就弄到了几百斤鱼。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欢呼时，邓政委从山坡小路走了过来，见此景，先是对我们在很艰苦条件下仍保持饱满乐观的情绪予以鼓励，然后转而严肃地指出池塘的水是群众备旱用的，你们采取“竭泽而渔”的做法，贪图了眼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经首长这一指点，大家都后悔不及。水已流失，不能复收，我们就向群众道歉，并赔偿了损失。为此，邓政委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前指所属部队，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照顾群众的利益，决不能竭泽而渔。

二月九日，旧历除夕，于××

邓小平政委签发就部队情况向军委的报告：

1. 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大别山，伯承同志身体不好，暂率野后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

2. 我野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裕）的机动，实属必要。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的机动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的圈子。我们指挥所则相机转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

3. 主力抽走，可能引起一些波动，当予以防止。事实上，恐有一、二个月的严重扫荡。但休整、胜利及粟的机动，必可改变形势，利于发展。

二月十二日，于××

邓小平政委签发刘邓给军委及粟裕的电报。这个电报谈了关于部队转出大别山与华野、陈谢协同作战的意见，主要内容是：

根据总的任务，我们三军应确定向西，时间不宜过早，以先粟十天到半月为适当。战役组织，应以陈谢、陈唐两部先向西进，吸引敌十师、十一师向西，以便大别山部队集结，迅速补充新兵，尾十师、十一师之后，并吸引大别山之敌向西。

二月二十日，于××

军委发出关于中原各军作战部署的指示：前指应率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以便统一指挥中野部队及华野陈唐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路、津浦路之间，寻机歼敌。

二月二十二日，于××

邓小平政委签发中原局《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在主力转出大别山以后，军区部队与人民武装应该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要求提高全区军民的胜利信心与顽强的斗志，健全各级游击集团的组织，改进游击战术，使游击战争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

二月二十四日，于临泉县韦砦

前指北移与中原局及后方指挥所在安徽省临泉县以南之韦砦会合。

大别山后方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

(1947年12月11日—1948年2月24日)

杨志宏

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分头带领部队转到外线作战和在大别山内线坚持起，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两部重新汇合止，历时七十五天。这分合之间的七十五天，是极为艰苦和紧张的七十五天，是谨慎、缜密、坚定、远虑地指挥作战的七十五天，是高度发扬斗志、巧妙讲求斗法粉碎敌人围攻的七十五天。

为此，组织了前后方两个指挥所，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等为后方指挥所，率预定向淮西展开的一纵转出外线；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等为前方指挥所，领导其他部队留在大别山内线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四七年

蒋介石集中了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三个旅的兵力，由他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在江西九江设指挥所统一指挥，对大别山我军实施全面进攻。

这时，我军决心在大别山、豫西展开的基础上，实行战略再展开，将新从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增援到大别山的十纵、十二纵和

原在大别山的一纵队，分别展开于桐柏区、江汉区、淮西区，并以陈赓兵团（四纵、九纵、三十八军）和已进入中原作战的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三、八、十纵）发起平汉破击战，以与大别山反围攻作战相配合，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全面进攻，进而解放全中原。

十二月八日，于门前湾

为了今后行动更加迅速，便于打仗，粉碎敌人的围攻，司令部通知各单位动员大家轻装。轻装下来的东西，如果是老百姓用得着的，就分送给穷苦的老百姓，如果是军用物资，就暂时隐密地埋藏起来，但要采取适当措施，保证物资不至损坏，以备将来再用。

刘邓向中央军委报告关于粉碎敌人对我大别山围攻的基本部署。

十二月九日，于门前湾

今天在此待命。整天忙于轻装，处理物资，调整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以准备前后两个指挥部分开后，适应新情况。

十二月十日，于黄陂站（礼山县城东北）

昨日下午由门前湾北行，半夜抵黄陂站宿营，行程六十里。今日黄昏，刘邓开始分开行动。刘伯承司令员和张际春副政委所率后方指挥部，从这里出发北上。

十二月十一日，于崔家畈

昨夜经宣化店、定远店等地，到此宿营，这一夜行程八十里，跨四个县境和两个省境，即罗（山）、礼（山）、经（扶）、光（山）。这时，敌我相距很近，沿途还有敌武装侦察活动。

十二月十二日，于苏家河

午后由崔家畈转移至此，行程十里。主要是因敌我相距太近，故稍微移动了一下。敌我都在行动，我们必须根据新情况来决定今后的行动路线。

十二月十三日，于尹家棚

黄昏由此北上。这一夜沿途左右枪炮声不断，西面还有一股敌人向我追击。

十二月十四日，于何小寨

拂晓时由尹家棚抵此，行程七十里。这时有一股敌人路过此地，同住此村。当时有浓雾，敌我彼此都未及时发现对方。我军送信的通信员在途中碰见两个敌人士兵（敌侦察兵），他们带有美国制造的卡宾枪和望远镜。我们的通信员当机立断，叫这两人一块走，他们竟没有察觉通信员是解放军，乖乖地跟过来了。原来，驻此村的这股敌人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第十一师十八旅。这时，刘伯承司令员身边根本没有战斗部队，张际春副政委率领的政治部还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那里也仅带有一个警卫班。照原定计划，是有部队来这一带接应我刘、张后方指挥所的，但因负责取联系的同志在路上延误了时间，没有及时到达指定地点，故使刘司令员的统帅部陷于此时的险境。

在我们的通信员回来报告之前，刘伯承司令员已经接到一位老百姓的反映：本村另一边也驻有部队，正在锯树伐木，构筑鹿砦工事。情况不明，谁也弄不清该部是敌军还是我军。刘司令员立即派人侦察。

担负侦察任务的三位同志按老百姓指引的方向摸索，不一会儿，无意闯入了一间有人的大房间。其实这里是敌人的团部。当时敌人都吓呆了，慌忙操起枪乱打。我们这三位同志急忙后撤，一位同志不幸被敌击中，其他两位同志安全脱险，火速回来向刘司令员报告。刘司令员沉着地指挥全部人马，趁着浓雾，在敌人的枪炮声中迅速脱离了危险地带。

十二月十五日，于胡凹（潢川西北）

昨天黄昏由桃林园朝东北方向前进，今天天快亮时进入一个村庄，本来打算在这里宿营，但又发现有敌情，故继续前进。今

天早上路经光山、潢川间之寨河集时，有一股敌人从后面追来，机枪子弹不断从我们头顶上飞过。这里的地形比较开阔，对我们很不利，而且天气很坏，风雨交加，我们好不容易才甩掉了敌人。胡凹居民很少，住房亦分散，部队食、宿均难筹措，不适宿营。

十二月十六日，于涂围子（正阳县东）

昨天下午以后，天气变得更坏。入夜以后，暴风雪袭入住处，几乎无处安身。今天我们顶着据此地人所说的很少遇见的大风雪，从息县东南的潘寨西侧涉水北渡淮河。

去淮河的路上，大风雪愈来愈烈。同志们已经连续几天夜行军，没睡过一次囫圇觉，也没吃过一顿饱饭，个个体力不支。许多人跌倒了，但又立即爬起来，咬紧牙根儿跟上队伍。刘司令员这时已年近花甲，他虽有一匹马，但在这恶劣的天气里也无法骑，他坚持着和我们一起走路。

这一段淮河的水面不算很宽，但水深过腰，冰冷刺骨。我们来到岸边，脱下身上穿的自己缝制的棉裤，手拉着手地徒涉过河。到了河那边，大家全冻得发抖，下肢都失去了知觉。为了预防冻伤和感冒，大家按事先的通知立即跑步前进，直跑到感觉全身发热了，才各自找个偏僻地方，脱下湿透了的内衣裤，穿上棉裤。

天黑以后，到处都有枪声，却不见敌人影儿。据说这是受当地反动势力控制的所谓“联庄”打的枪。快半夜了，我们才进入宿营地。此地缺燃料，老百姓做饭都是烧草，我们想买点柴火烤烤湿衣服都很困难。

十二月十七日，于涂围子北隅（新蔡县西）

今天由涂围子到这里，行程三十里。暴风雪终于过去了，天空明朗朗，太阳光照在雪地上，折光刺激人眼不断流泪，颇难忍受。今天没有发现什么敌情，一路上倒也平静。

十二月十八日，于香寨

今天中午路过汝南埠，可以说是旧地重游。汝南埠位于新蔡县西南，我军的一个骑兵连在这里迎候，护送后指过汝河。汝河上架有浮桥。附近没有敌情。这比起三个多月前我们在离这里不远的雷岗硬顶着敌飞机大炮的猛烈阻击强渡此河轻松多了。但我们对当时敌我斗争激烈紧张的情景却记忆犹新，刘伯承司令员发出的“窄路相逢勇者胜”的洪亮声音仿佛仍在我们耳边回响。

十二月十九日，于梁竹园

中午，美制蒋机在我驻地上空低飞盘旋。我一队骑兵正路过此地，因村庄小，树木不多，无法隐蔽，敌机遂俯冲射击，我骑兵一人受伤，战马三匹中弹死亡。这地方老百姓住的多是草房，敌机的低飞扫射使房屋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我们刚才煮好的一锅粥落满了由房顶上震下来的灰土，根本没法喝了。

十二月二十日，于邢营

今天由梁竹园出发，途经秦桥、朱泗桥等地，行程五十里。

十二月二十一日，于安徽省临泉县之韩老家

今天从邢营出发，午夜于杨埠重渡洪河。这是三个多月前我们南下大别山时，敌我争夺过的地方。现在河面虽然不宽，但水深不能徒涉，原有的石桥几经破坏，很不牢固，尤其欲在黑夜里通过，真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大约在第二天上午九时前后，我们才进入洪河那边的宿营地。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韩老家

华东陈粟野战军陈唐兵团和我刘邓野战军陈赓兵团于十二月十一日发起平汉战役，至二十二日共破路八百四十余里，歼敌两万多人，攻克许昌、漯河、驻马店等敌重要基地，光复了二十三座县城。

十二月二十四日，于韩老家

上午，刘伯承司令员在野战军直属队干部会上作形势与任务

的报告。他说：我们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工作效率，以便使我们在大别山的部队更能取得胜利。他用右手指着大别山那个方向说：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斗争的重点仍在大别山！这当儿，只听摄影同志手中照像机的快门“喀嚓”一响，拍下了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珍贵镜头。

十二月二十六日，于韩老家

今天，平汉线我军乘胜在西平以南的祝家寨、金刚寺地区，全歼敌五兵团部和第三师。

敌人围攻大别山的输血管——平汉铁路，已经被我打得支离破碎。我军在三个地区的再展开，特别是在平汉线上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从大别山调走了十三个旅。

一九四八年

一月一日，于前刘寨（临泉县城南）

晚上，我们利用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收听了陕北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内容是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我们把这个报告记录下来，准备油印，供大家学习。但当地缺乏纸张，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各处收买来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色纸（连老百姓敬神用的黄表纸也买来了），因纸的颜色、质量都不好，所以印出来的字很难辨认。刘伯承司令员不顾疲劳，连夜在微弱的清油灯光下反复阅读我们油印出的毛主席的报告。

一月七日，于罗寨

江汉军区部队解放随县县城，全歼蒋军湖北保安第四总队等部，俘敌一千四百多人。

一月八日，于罗寨

江汉军区组织襄西支队，挺进襄河以西，开辟荆门、当阳、远安地区。

一月十一日，于罗寨

桐柏军区部队攻克邓县县城，歼灭守敌十一个保安团，共万余人。

江汉、桐柏两军区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胜利地完成了展开任务，建立了两个解放区，一个是纵横七百余里、拥有人口三百余万人的江汉解放区，一个是面积十万平方里、拥有人口五百余万的桐柏解放区。

一纵队协同豫皖苏区军民开辟了息县、临泉、项城、上蔡、正阳等十余县的工作，建立了豫皖苏军区第四军分区，填平了这块空白，使豫皖苏和大别山连成一片。在黄河变成了解放区的内河以后，汉水和淮河也正在变为解放区的内河。

一月三十日，于杜寨

刘伯承司令员写信给一纵队。刘司令员在信中指出：敌人战略重点防御（主要方面）在大别山，其它方面则为次要方面。我们如使其重点防御方面不断地受到小的歼灭、饿困，逐渐蔚成大的歼灭，以配合友邻大的歼灭，则三、五个月内，反攻战局又会有新的发展。

刘司令员还指出：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如无斗志，则不但一切谈不上，且有覆灭的危险。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蒋贼的庐山训练班及现在的南京训练就是要解决斗志与斗法的问题。

在谈到斗法、斗志的规律时，刘司令员指出：“敌我两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是此盈彼虚，此长彼消。如两相长则强者终强，而弱者终消。如两相消，则消极者必败”。

最后，刘司令员说：“我们的斗法已告，我们的斗志必须强化。须知蒋贼败局已定，我们的胜利信心是有科学根据的，惟在我们努力而已！”

刘伯承还随信附去了敌我“斗法”的文件，即《我反合击战

法之研究》和《匪军战法》，以使我部队知彼知己，打更多的胜仗。

二月一日，于韦楼

晚离张庄至韦楼（安徽省临泉县城东南十五里处），行程六十里。

敌已北渡淮河，企图向我“进剿”，其便衣已接近我后卫部队。

二月九日（农历除夕），于大唐庄

凌晨一时离二郎庙去大唐庄（安徽省太和县城西北五十里处）。沿途狗吠不止，枪声不断，老百姓怕土匪至，村村以敲木梆为号，以示彼此相告。

二月十日，于大唐庄

今天为农历戊子年正月初一，老百姓鸣炮、烧香、叩头。为了敬“铨神”，还要求我们允许他们放大土炮。我们欣然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

二月二十四日，于韦寨

今天是农历元宵节。早上离开张大庄，经沈邱、李桥等地，天黑后才到达宿营地，行程八十里。韦寨位于安徽省临泉县南。

我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与中共中原局及后方指挥所于今天在此地会合。

洛阳英雄连(外三篇)

冯 牧

一支队的第五连，也就是著名战斗英雄李步周和模范政治工作者傅立志所在的连队，由于在洛阳战役中所表现的卓越功勋，被全部队一致推选为模范战斗连队，荣膺了“洛阳英雄连”的称号。

第五连的光荣并不是偶然的。从自卫战争开始，这个连队就以英雄的姿态活跃在每次战役中。无数次战斗证明了它是一支攻得开、守得住的勇猛顽强的队伍；是一支不仅能打仗，而且能运用智慧的队伍；是一支不仅有着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而且能以出色的政治工作成为执行政策纪律的模范的队伍。英勇的事迹是写不完的，在闻（喜）夏（县）消灭三十一旅的下晁战斗中，这个连队一面在缺乏火力掩护的情况下猛登城墙，和城上的敌人在梯子上白刃格斗，一面迂回进敌人侧背，把最后守敌完全歼灭。在这里，产生了著名的英雄李步周和高启年。在赵城磨头战斗里，五连和其他连队同时进攻敌人据点。当别的连刚刚接近敌人时，它便以出敌意外的神速和秘密，通过敌人三面火网，最先攻了进去。在吕梁地区习里战斗中，他们遭到了几倍优势的敌人的猛攻，但他们以英雄关怀保、李步周为首的少数人坚守了阵地，一连打退了敌人七次进攻。在晋南攻击运城北关时，他们接受了更为艰难的任务：坚守在敌人三面炮火轰击下的野外工事里。敌人的重炮火集中在他们身上，每天都有将近两千发炮弹落在他们这

一线附近，但他们毫不动摇地完成了任务，一直坚守了三天两夜。在解放漯河战斗中，他们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机智灵活，以毫无伤亡的代价打进东关和解决了敌人最后的据点，俘虏敌人五百多名，创造了空前的战斗伤亡最轻比率。

在模范政治工作者傅立志指导员领导下，第五连的政治工作也有着极其出色的成就。不论是在立功创模运动中，还是在战场群众纪律等方面，他们都有着独特的创造。五连所产生的英雄模范的数量，在全团是首屈一指的，因此他们被看作是一个专门产生英模和干部的连队。自卫战争以来，第五连曾经出现了大批的象李步周、关怀保、傅立志、李志华、李永晶、霍守聚、王贵生、高启年、康丑孩、王银生这样的战斗英雄。同时，由于这些英雄都和群众有着紧密的联系，又由于领导上及时的培养和教育，他们很少发生过那种英模不能持久的“垮台”现象。

第五连的这些特色，在洛阳战役中得到了最高度和集中的表现。攻击洛阳城的任务原来并不是第五连的，但他们以对人民事业的高度的积极性，争取了主攻西门的任务。在战前，他们进行了热烈的动员和想办法运动。研究战术，召开诸葛亮会议，挑战应战，使他们在战斗前就充满了胜利信心和完成了一切准备。在攻击时，他们更表现了空前的英雄顽强精神，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在连长安廷兰、英雄李步周和霍守聚的带领下，他们冒着敌人三面火网前仆后继地冲过洛阳桥，拉开拒马，突进西外城。这时，他们遭到了一些挫折，但他们毫不动摇。他们的信念只有一个：就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打进城去。副连长李志华受了重伤，但他躺在地上还一面打手榴弹一面喊着：“同志们，上呀！”在城圈中，他们被敌火力包围，弹药也消耗殆尽，但他们在连长和英雄王银生领导下，一面拾取着敌人遗弃的弹药，一面和敌人三面作战，终于打垮了数倍于他们的敌人，攻进了洛阳城。

攻进城后，全连战士大部负伤，完好的人只有三十多个，但他们并未因此稍减战斗信心，仍旧继续和兄弟部队一起向前发展。在敌人师部附近，他们以巧妙的攻心战术，喊话争取了九十多名敌人投降。战斗结束时，他们虽然只剩下极少人数，但却一共俘虏了敌人一百九十五名，缴获轻重机枪二十四挺，长短枪九十二支。

在洛阳战役中，第五连的群众、战场纪律也受到了大家赞美。没有一个人取用过一点点即使是敌人遗弃的东西。许多战士没有鞋穿，便赤足在泥泞里奔驰。战士宋斌的鞋坏了，连长曾经四次让他捡一双敌人丢的鞋，他都没有拿。他们为什么不拿呢？

“我们是来争功臣的，不是争洋财的！”这就是他们的回答。

由于这些，当这次战役结束，讨论谁应该取得“洛阳英雄连”称号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第五连！”

攻 进 洛 阳 城

——记洛阳战斗中的英雄李步周所在连

战斗英雄李步周所在的连队接受了攻克洛阳西门的任务。这任务是艰巨的，但他们兴奋而高兴地接受了它。从部队进行诉苦和三查运动的那一天起，全连的战士就没有一个不是迫切地渴望着领受这样一个任务。

队伍还没有接近洛阳，英雄李步周就带领他的排紧张地工作起来了。他们在赶做着攻城可能需要的器材。李步周自己下手，半天就做好了一架登城梯子。他们整天开着想办法会，想出了新的

架设跳板的方法。在动员会上，李步周几次地申述了自己的决心，并且号召大家要尽一切智慧和力量完成这个任务。他说：“我们要想一切办法打进洛阳城，如果万一碰见敌人的顽抗，也不能畏缩。把我们的血流在洛阳城上是光荣的。”

洛阳四面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了，但敌人凭藉着多年来修成的复杂工事疯狂抵抗着。西门外面是一道满布暗碉的圈城，西城墙上碉堡多得象蜂窝一样，而外壕则宽得根本无法超越。从西关到西城是一道长桥，桥头上布满了拒马和暗碉。要攻进城门，必须通过长桥，但敌人的纵深和南北侧的火力全部封锁在这座桥上。要想通过长桥，就必须把敌人三面和纵深的火力全部封锁。而这，根据当时的阵地条件是不可能的。

但任务是不能变更的，第五连必须攻进城去。连下了几天的雨虽然停止了，但地上仍有半尺深的泥泞。他们曾几次想冲过去偷炸城墙，都因为被敌人发觉而未成功。

最后的总攻在中午开始。在濛濛的雨丝中，炮兵首先发出了神威，在火力范围内的敌人的显著的工事大部都被摧毁了，接着各种火力都对准了目标发射，敌人大部分火力也被压倒了，但左右两侧的游动工事里的火力却仍然封锁着桥头，把桥上的泥泞打起了一片水花。敌人在隐蔽工事里不断地变换着位置，要封锁住他们是困难的。但冲锋号响了，炮火已经把西门的外城轰了一个缺口，战士们必须前进，没有半秒犹豫的时间。

在响彻天空的号声中，战士李世如和另两个战士先从隐蔽地里跑出来，踏着泥泞，向城头飞奔而去。敌人的子弹在他们的左右跳动着，一个战士的帽子被一颗子弹打掉了，但他们却头也不回地一直跑近拒马和铁丝网。当最后一根铁丝网砍断后，李世如中了一颗子弹，倒在泥泞里，但紧跟着，两名工兵冲进了前沿，把一大包炸药按在外城墙被炮弹炸开的缺口里，火光一亮，城墙好象打了一个寒颤，接着便在浓烟中显出了一个更大的缺口。几

乎和工兵动作的同时，站在西关工事中的连长安廷兰把手向后一挥，由李步周率领的战士行列便从墙洞中一跃而出，在泥泞里向桥头冲去。正在这时，哑默了的敌人火力点又开始了射击，机枪和曲射炮弹不断地落在桥上。但战士们谁也没有停止冲锋，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便从他身边跳过去。李步周正冲过桥头时，突然有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他从地上爬起来，想挣扎着向城上爬，但他爬不动，又倒了下来。后面的人一个个从他身边跳过，跑到城边，一排排的炸弹便在城墙上爆炸了。

在五连的同志正要冲进城上的时候，敌人的火力又开始了反扑。有些敌人从地道又钻进外壕下的工事里，从后面来打我们在城边的战士。前后左右的火网把我们的突击队包围了起来，最先冲到城边的第一排的战士大部分负伤倒在了城下。这时，连长安廷兰带着三排突击队冲到了这里。七班长王银生一手提了一大篮手榴弹，一手提着手提机枪，喊了一声“三排上呀！”便向城圈扔了几颗炸弹，两步就爬上了城缺口，用手提机枪向里面扫了一阵，然后又爬到围城上，一面向里面打，一面向外壕中的敌人打。连长安廷兰也跳上了缺口，突击队员们一个个跟着冲了进来……

一冲进城圈，据守在里面的敌人两个连便溃乱了。我们的战士们不停歇地向城圈里的敌人工事中塞炸弹。王银生投完一篮炸弹又是一篮，炸弹没有了，便钻进敌人的工事去找。全连的手榴弹都用完了，弹盖丢得遍地都是，许多人投的炸弹都超过了一百个，胳膊都投肿了。

城圈内的敌人肃清了，但第二道城门还紧闭着，城楼上的敌人还在顽抗，敌人的一个营指挥所里还在响着电话铃。随着突击队的炸弹，我们的山炮火力又开始了，第一炮便打在城楼上的正当中，第二炮又打在城楼左面，把敌人指挥所的电话打得飞上了天空。残余的敌人从最后的根据点逃出来，向一个暗孔里钻。我

们一个战士发觉了，便叫道：“快进呀！这里可以通到城里！”于是队伍便紧跟着逃跑的敌人钻进了暗道。

城门洞开了，队伍一列列地冲了进去。走进去，前面便是楼房高耸的洛阳大街。大街上到处卧着死马和敌人的伤兵。天空的电线都被打得象柳枝似的垂到了地上。

我们的队伍开始向敌人的纵深进攻。

英雄李步周负伤倒下了，但他所在的连队发挥了他的英勇顽强作风，攻进了敌人自诩为不可攻破的堡垒——洛阳城。

打开洛阳的门户——周公庙

被洛阳守敌看作是洛阳门户的周公庙耸立在西关以外，这是敌人最引为自豪的洛阳外围据点。不久以前出版的一期敌青年军报纸上，还曾经有人写文章夸耀它为“不可攻破的要塞”。文章这样描写着周公庙工事的坚固：“周公庙的前沿工事，是最新式的‘袋形双层集团工事’，敌人（指解放军）想来攻击，无异于自投罗网！”

的确，周公庙的工事是复杂而坚固的，它背靠西关，南依洛水，北面是宽展的开阔地，西面是屯兵场西工。要从西工来攻取周公庙，就必须通过一千多米的开阔地。周公庙西的前沿工事，就是所谓“双层袋形工事”——前面是稠密的鹿砦和排列成三角形的地雷群，以后便是在一片高底不平地形上的碉堡群。这些碉堡大都筑在隐蔽的地形中，上边是几个主碉，第二层是密接的工事和双层地碉，第三层是在地下曲折伸延的二里长暗道。这些工事和周公庙构成了袋形的火网。保护着这些工事的，还有一道两

丈宽的外壕。

凭藉着这些工事，凭藉着将近一个团的守备兵力，敌人不相信解放军能打得进周公庙。

下午，一切准备都完成了。炮兵们早已看好了目标，突击队已经在冒着敌人的火网向前运动。在黄昏的暮色中，炮击开始了，炮弹飞跃一千米，在周公庙和野战工事的碉堡中爆炸。趁着敌人的火力被压得逐渐哑默的瞬间，冲锋号响了，突击队员分成了两路，猛虎似地向敌人的前沿工事冲去。整个敌人的前沿工事一片烟雾，战士们从烟雾里飞速地爬上敌人的阵地，手炮弹（绑炸药的炸弹）一个个在碉堡上开着花。几分钟之内，敌人所夸耀的“袋形工事”便被解放军占领了。

守在工事里的敌人大部逃进了周公庙和我们对峙，准备作第二道防线的死守。他们没有料到，正在这时，解放军的另两支突击部队，一支从周公庙北，一支从周公庙南，沿着洛水迂回打进了西关，象两把刺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腹。接受了突击任务的第九连，一夜间打了三十几个交通孔，向周公庙步步逼近。等到天亮，周公庙的敌人才发现他们已被包围得象铁桶一般严实了。

敌人动摇了，准备突围。正在这时，我们的第二次攻击号响了，各种火炮在几十米的近距离向围墙和庙顶一齐发射炮弹，雄厚高大的庙墙一片片被打塌，庙顶上被打得好象开了无数的天窗。敌人慌乱了，据伏在暗碉里和围墙后边抵抗着。我们突击队首先从东面进攻，战斗英雄尚德富一面端着机枪打，一面向围墙冲去，刚刚冲到外壕边，就被打倒了。他受了重伤，还是挣扎着要冲上去。担架员把他抢救了回来，他还不断地喊着：“同志！叫我上去，叫我上去！”这时，另外的一支突击部队也从东面和南面开始了突击，十一连的第四班首先冲到了外壕边，一连向围墙里投了四十多颗炸弹。在爆炸的烟尘中，梯子竖了起来，战士王东海头一个登上了围墙。敌人混乱了，争先恐后地向外逃窜，

机枪、炮、步枪、炸药丢得遍地都是，但还没等他们逃到门口，解放军的战士已经从四面八方涌了进来。一千多名青年军全部作了俘虏。

(与靖国合写)

二〇六师最后的毁灭

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带领着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第一团和师部，困守在洛阳城西北角的一所高大建筑物里已经两天两夜了。天下着雨，据守在工事里的“青年兵”一个个象泥猪一样，两三天没有吃饭，经常有人偷偷地冒着“督战队”的弹雨，逃到解放军阵地里来。于是邱行湘下了个命令，叫把所有可以通到前面和后面工事里的路都堵起来，不死守的人立刻“杀勿赦”。

十三日，顾祝同转来了蒋介石给二〇六师的电报，要他们“坚守到底与洛阳共存亡”，可是工事里的兵，却一天天地少了，成百的伤员躺在战壕里不准回去。据点外边虽然摆着十几门野炮、榴弹炮、化学迫击炮，却被解放军四面强大的火力压得只能胡乱地打出一两炮。解放军的阵地一分钟一分钟地逼近了。

起先，被“青年兵”们害怕得称作“邱老虎”的法西斯“将军”邱行湘，还假作镇定，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孔，到处督战，让那些士兵们用血来给他作盾牌。他每天都下着手令说：

“要死守，援兵马上就到了，胜利是我们的！”等到十四日上午，连他自己也觉得再不好意思说这鬼也不相信的谎话了，便决定突围。他把那些早已吓得面无人色的参谋、书记、传令兵、马夫都集合在一起，发了枪，组成了“突围队”，又拿出几千万元

给防守外围的第一团一营，要他们拚死保护“突围队”冲出重围。

但是，当他们还没有判断出哪一个方向有百分之一的生路时，解放军最后总攻的炮火便开始了。野炮和山炮、曲射炮的炮弹象急风骤雨般地把几所坚固的三层楼房打成了一片废墟。半点钟后，原来雄峙在围墙中的高大建筑便成了一片烟雾腾天的火海。解放军战士们从东南西三面同时冲到了敌人的工事外。东面的战士们首先冲过了桥，从被炮火打成的大缺口里突了进去。东南面的一座大暗碉中的敌人企图用侧射火力封锁我们前进。战士魏云刚带着他的互助组几步扑上去，用炸弹把敌人的火力压得无声无息。碉内的敌人吓得争抢着向外边跑，一百二十多个敌人便成了只有三个人的魏云刚互助组的俘虏。

西面的一路，遭到了敌人的顽抗。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炸弹和两面的侧射架好了跳板，战士李秉禄头一个冲到了缺口外。这时敌人一个连长带了三个士兵从里边猛冲出来，李秉禄向旁边一闪，一刺刀便把第一个人挑下外壕，又接着两刺刀把后面的敌人也刺倒了。突击队接着涌进了围墙。敌人作着拚死的挣扎，从楼上不停地把浸着汽油的火球和炸弹投下来。战斗英雄王保田率领着突击队把炸弹雨点似地投到楼上和左右的工事里。敌人被压倒，四面的战士潮水般地涌进了楼院。火越烧越大，照耀如同白日。到处是人喊马叫，敌人混乱了。俘虏被一群群地集合起来。

邱行湘的“突围队”刚一看见解放军战士，便象惊散的羊群一样到处乱跑。邱行湘象疯子似地又跳又叫，枪毙了好几个军官，但这也无济于事。他的头额被打伤了，便换上了一顶士兵帽子，老鼠一样地钻进了地下室。整个院子里站满了解放军。在碉堡旁，在打坏了的汽车旁，在堆积如山的炮弹壳旁，到处是肮脏褴褛的俘虏。烟火熏得人睁不开眼。在火焰里，敌人堆在楼里的

子弹燃着了，响声连天，一直持续了一两点钟。

战斗快解束了，但战士们还没有发现邱行湘和他的副参谋长符绍基。正在清查俘虏时，忽有一个瘦小个子的俘虏，在人群中发疯般地乱跑，东逃西撞。一个战士跑上去一把就把他抱住了。原来他就是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他歪戴着帽子，浑身是土，穿着肥大的士兵服装，那种法西斯“将军”的“威风”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双合寨阻击战

李 锋

当华东野战军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在豫东开始围歼区寿年及黄伯韬两兵团时，蒋介石以胡璉指挥十八军、二十八师，张轸指挥第十师、八十五师、二十师等部共五个半师十一个旅，约十余万人的兵力，企图由确山、遂平、汝南一带北援。二十八日，即在遂平、西平之线，遭到我军的顽强阻击。敌人不断地向我阵地猛攻，妄想驱逐我军，打开道路，但经四天战斗，不仅毫无进展，而且遭到我军连续反击，伤亡重大。七月二日夜，敌人因为正面不能进展，就企图脱离我们的阻击，于是，向上蔡及其东北窜犯，打算绕道经商水、周家口北进。我军就一面迎头阻击，一面跟踪追击，于七月五日后，阻敌于上蔡到商水公路两侧地区，七月六日窜占周家口的敌人先头部队十一师，也遭到别一部我军的坚决阻击。七月六日、七日两日中，敌人连续向我们的阵地猛攻，都被我军一一击退，未得前进一步。七月八日，敌人被迫转向上蔡以东、项城以西地区。这时豫东敌区寿年兵团大部、黄伯韬兵团一部已被华东野战军歼灭，我军完满地完成了保障兄弟兵团作战的任务。

——摘自《阵中记事》

七月五日下午，我们中原野战军一纵队的一个旅，冒暑行军四十多里，抵达预计的宿营地双河砦边上。

突然，砦里传来了枪声，部队立即停止前进。马参谋长带着

骑兵很快就从双河砦里捉来了两个蒋军副官和一个副官主任。原来敌人也在我预计宿营地设营了。于是，我军这个旅的指战员迅速先行抢占了由东往西的双河砦、孙庄、吴张一带，挡住了敌人由上蔡北渡洪河的去路。

下午一时，敌十师十旅以他的主力二十八团向我西吴张进攻。敌人首先集中了全旅的炮火向我轰击，排子炮落在阵地的周围，掀起一团一团的烟尘，阵地上象起了黄雾，弥漫的热气使人难以呼吸。一个多钟头后，敌人两个连以密集队形向我冲锋，刚接近我十二连防守的最前沿地堡时，就被我四班同志一阵子手榴弹打了回去，二十多个尸体和炸断的高粱棵一样倒在地里。

敌人二次进攻是在三点钟开始的。炮火照样猛烈，来势照样凶狠，但也就照样吃了一阵手榴弹后，扔下十几具尸体滚回去了。

黄昏，敌人发动了这天最猛烈的第三次进攻。东南角的房子被打着了火，敌从此突破。正面四班因传错命令也撤了回来。全线岌岌可危。但是，十二连清楚地知道：如果西吴张失守，孙庄、双河砦也难以保全，所以必须坚守西吴张阵地。二排长说：“我们丢的我们夺！”全连向敌人发起了反冲锋。三排长一个人就投了五十多个手榴弹。连长负伤了，副连长就率队与敌展开肉搏。两次负伤的四班长又带领全班夺回最前面的地堡。经过一场恶战，十二连终于夺回了西吴张的原来阵地，击毙敌人营长、副营长、连长以下一百多名，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和步枪、冲锋枪、机关枪。

这时，在孙庄村南坟坡上进行着另一场更为紧张的战斗。坟坡被敌人火力封锁，连弹药、饭、水都送不上去，而且受到三次三面夹击的进攻。坚守在那里的二十多个勇士只剩下了八个，坟坡上也躺下了一百多具敌人的尸体。八个勇士一直坚持到胜利。

第二天，西吴张阵地和孙庄坟坡上沉寂了一天。然而，敌人夺占双河砦的野心并未放弃，于是，比昨天更惨烈的恶战又在双河砦东南半里路的戚庄展开了。

上午七点钟，敌人照例经过一阵疯狂的炮轰后，分两路发起集团冲锋。我排子手榴弹打出去，击退了敌集团的冲锋，但紧接着后面的几个集团又冲来，于是敌集团里又响起了我排子手榴弹的爆炸声。发了疯的敌人见阵地攻不下，就又调重炮、迫击炮、六〇炮向我阵地前沿纵深猛烈轰击，还调来飞机助威。六十分钟后，战士们的子弹带差不多都空了，四十多人伤亡了一半，于是戚庄暂时落入敌手。

“不惜一切夺回戚庄！”这是团首长的决心。营长宋占魁率领五、六连的四十多个战士分两路进行反击。五连五班迅速地打进了东北角，司号员李道印见敌人一个机枪手正在用机枪扫射我后续部队，马上甩出去一颗手榴弹，爆炸声过，敌机枪手再也没有爬起来。六连也从西北角打了进去，顽守的敌人遭到他们手榴弹的夹击后，就不顾一切地逃命了。然而不到二十分钟，五连占领的东南角又被敌人突破，六连两个班立即跑过去，支援五连向敌人发起反冲锋，夺回了阵地。

后来，都是因为敌众我寡、地形不利于我、工事不坚固，我戚庄阵地又三次被敌突破占领，但也同样和前两次一样被我们夺了回来。

敌人重整残兵之后，空前激烈地进攻在下午开始了。敌人集中重炮从三面打来，八架敌机穿梭式地轰炸、扫射。一千多发炮弹使戚庄变成了火海，坚守在这里的五、六连的几十个勇士仍然顽强地抵抗着敌人两个营的进攻。战斗越来越激烈，勇士们打光了弹药，又被迫第四次退到双河砦的外壕里。

火热的太阳晒得勇士们汗水满面，鼻孔里尽是充满了火药味的黑泥，嘴唇上也沾了一圈干巴巴的泥土，空空的肚子连一滴水也

得不到，这时，可恶的敌机仍在轰炸，炮火也愈来愈烈，敌人已经有一个团进入了戚庄，而五、六连只剩下二三十个人。然而，这一切困难与险恶没有使勇士们悲观。

五、六连组成三个班，加上预备队七连三排，在营长、教导员的带领下向敌人发起了反冲锋。负伤后又参加过第三次反击的五连政治指导员董茂功，这次又拒绝下火线，当冲到村边时，他中弹牺牲了。我军仅仅凭着这几十个人，又一次突进了戚庄阵地。

这时，已是下午七点钟。从电话里传来了消息：“豫东战役胜利结束，消灭敌人五万多，我们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

侦察大石桥

屈海群

团长看了看他的夜光表，焦急地自言自语着：“桥！桥！桥的情况怎样了呢？”攻襄阳城唯一的冲锋道路，就是西门大石桥。敌人的炮弹象冰雹一样在桥上和桥的周围爆炸着，万一冲锋部队冲到桥上，桥断了，过不去，那他们将会遭到多么严重的打击。团长紧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瞅着大石桥的暗影。城楼上被我们的炮轰得象座火焰山。团长三番五次地回过头来看我。他身边可支使的人员都支使出去了，眼前只有我这样一个小通信员了。他好象不放心。可是，眼看就要冲击了，大石桥情况还不了解，怎么能让突击部队去冒撞啊！我完全理解首长的这种心情，于是非常坚决地说道：“我去！首长！”

我紧了紧裤带，大背枪，冲向了公路。刚到公路边上，炮弹就象一道火墙封锁了去路，腾空的泥块雨点般地砸了下来。我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到桥上去。但敌人的炮好象专门为我打的，顷刻间，八公尺宽的公路变成了一条黑烟滚滚的火河。我不自觉地停了一停。“怕死吗？”我问着自己。“不对！怕死我就不来！冲过去！”就在那炮弹爆炸的一点点间隙中，我猛地冲过公路，靠在桥头上左侧的石基下面了。向前看，看不清。如果到距这儿十来公尺的桥头上的岗亭那边也许好些。可是轻重机枪封锁着桥面，子弹象雨点般地飞着。“不管怎样也得过去！”我一边想着，一边一头栽到桥上敌人的死尸堆里去了。肉酱和血泥糊得我满头满

面，火药味、尸臭味熏得我头都发晕了。我一想，团长还在等着我的情况呢，就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蛮劲，抓起几个死尸迭了起来。敌人打过来的子弹扑哧扑哧地钻进了尸体。我低着头，用肩背推着死尸向岗亭靠近，好容易推到岗亭下面，把头抬起一看，真糟糕——前面的死尸堆的有一人多高，什么也看不见。

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了。“快爬到死尸前面去！”我把尸体掀开了一条缝，挤了出去，在尸上爬着。刚爬过岗亭，真倒霉，暴露了目标，不知从哪里打来的子弹，象风一样卷了过来。我脑子一热，身子一软，躺到尸首中间了。我寻思：完了！肯定完了！我冷静了一下，用手在脸上用力一拧——啊！疼！还活着！我把身子轻轻转动一下，也没有什么感觉，心里就比刚才沉着多了。“再爬十公尺，桥的全貌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爬！往前爬吧！”

敌人可能认为已经把我打的千孔百疮了，子弹渐渐稀疏了。其实，老子不是照样活着！再前进十公尺，决不能叫敌人发觉。爬到敌人眼皮底下去，看能把我怎样？我一边想，一边爬着。

哈，看清楚了！一个，两个，……十几个弹坑，坑里堆着些断胳膊断腿，桥是好的！没被打断！我的心高兴得几乎要跳了出来，可是马上又紧张了：假如暴露了目标，爬不回去，一场辛苦不但白搭，还得同志们再来冒险，冲击也要推迟。无论如何也得爬回去！就是负了重伤，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爬回去，把情况汇报给团长。一下子，臭味减弱了，劲头也更大了，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我顺着死尸堆的缝隙爬，没好久便顺利地爬了回来。

刚一冲过公路，警卫员常秋锁合腰抱住我喊道：“嗟呀！我的神仙！”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四肢无力，象喘不过气来，只得用嘴巴和鼻子同时呼吸。我气喘喘地对团长说：“桥，好，好，好的！”团长用十分严肃的眼光盯着我，一听完话，马上转过头去对李参谋长说：“通知三连准备攻击！”

攻破襄阳城

谭笑林

营长刚去不久，“轰！轰！……”连声巨响。

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我一看表，离发起冲锋的时间还有五分钟，便对通信员说道：“命令三连长，先派一个排过去，如果爆破开了，马上登城；如果没有爆开，就掩护工兵继续爆破，情况要快些报告。”

我站在草棚子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忽然看到：三排的英雄排长李发科带领队伍，扛着铡刀，抬着梯子，提着手榴弹篮子，象一簇箭似地飞跑过了石桥。多么令人高兴啊！在冲过敌人封锁时，我竟没有看到一个负伤的。

这时，我们隐蔽在城门角边的重机枪，突然同时向城墙上喷射出愤怒的火焰，象擂鼓助战似地鼓舞着我们的突击部队。

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了，却不见有人回来报告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我考虑着，忽然一个不祥的念头冲击着我……

三连长徐泉水匆忙地跑来要求过桥去查看情况，我想他那个有残疾的身体跑不快，通过石桥怕有意外，就拒绝了。可是必须有人去才行啊！考虑的结果，还是我去好一些。于是，我便告诉三连长道：“我过去看看，马上回来，部队没有营的命令，不准随便乱动！”我又叫一个通信员去告诉一、二连，便在烟雾弥漫中跑了过去。

离城门三十多尺远有道士埂子，三排带的铡刀正甩在这里，砍断了的铁丝网零乱地卷着。我就伏在这里向城墙上，见

挨着城门右边的碉堡上方被炮弹打了个大窟窿，露出一大块天。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作为突破口，别处没有办法登城。三排两挺机枪正支在土埂子上，掩护部队行动。敌人在我们的火力控制下，不时地忽左忽右地从城墙上投掷着一束束的手榴弹。三排排长李发科带领一个投弹组，竭力地同洞口里的敌人拚着手榴弹。显然，他们是想在这里打开一条登城的血路。班长李德义和几个战士正往洞口架梯子，大部分人隐蔽在被堵塞的城门洞里。看到这里，我忙跨过土埂子，跑到梯子旁边喊道：“同志们！坚决从这里突破！我回去带队伍！”说完，一扭头便又跑回桥西面。

我走进草棚，营长还没有回来。一看表，时间才只过了三分钟。我命令一连按原计划立即行动，又叫二连紧跟三连后面前进。布置完后，我向通信员和电话员喊道：“走！我们过桥！”

正象我们计算好的那样，这时从同济医院附近连续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这正是叫我们开始登城的信号。

我和通信员、电话员夹在三连急进的行列里，冒着弹雨，一口气跑到了城门洞口。

当我走向突破口时，三排已经开始登城了。李发科带着的几个人正紧张地往城墙上投着手榴弹，梯子上爬满了人，李德义在下面用力支撑着梯子。正在这时，城楼上甩下的一束手榴弹在梯子当中爆炸了，上面的人全摔了下来。下面一乱，投弹组也缓了一下，上面的敌人接着又是一束手榴弹打了下来，好几位同志当场牺牲。三排长一只手叉着腰，气得一声不吭。

“赶快把二排的梯子抬出来！三排投弹组继续掩护！”三连长大声命令着。这工夫，李发科突然把他高大的身躯往下一蹲，喊道：“三排同志们！快从我肩头上去！”话音还没落地，机灵勇敢的岳友清便第一个爬了上去。腿部被坍土埋着的冯秀林，一下子把腿从土里拔出来，紧跟在岳友清后面踏上了李发科的肩膀……。

又一束手榴弹爆炸了。李发科同志胸前负了伤，血浸透了衣

服，但他硬挺着把冯秀林送上城去，才悄然地倒下了。

城上连续地响起了手榴弹爆炸声和急促的冲锋枪射击声。敌人的喧嚷，一阵比一阵大地迫近洞口。岳友清和冯秀林正在和敌人进行着血战。

二排的梯子终于安上了，李德义从人群中冲出，大吼一声：“同志们！保持三连的光荣，冲啊！”他一个箭步便跳上了梯子。二排小鬼王西广在一旁急不可耐地看了看他的排长，还未得到命令，便把枪高高举起喊道：“同志们！为苟团长报仇，上啊！”接着他便抢先上了梯子……

天已经全黑下来了。我向作掩护的同志安排了一下，便跟在二排的后面，爬上了洞口。刚一上去，就被一个黑影子拉住了，一看，是一个背彩号的。

“背的是谁？”我往旁边闪了一下问道。

“岳友清！”战士吃力地回答。我凑近看也看不清伤在哪里，但看他佝偻着的样子，伤势一定是很重的。

岳友清听见我的声音，有气无力地问道：“教导员……我们完成了……任务……没有？”“完成了！你完成得很好！你安心下去休息吧！我一定给你请功！”我把嘴凑近他的耳朵说。

我一上到突破口，便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打退了敌人约一个连兵力的三次反扑，也有人说：“敌人不敢再来啦！”我一看，突破口很狭窄，总共不过五十来公尺，人都挤在这里，如果敌人进行大规模反扑，巩固它是有困难的。于是，我马上派人找三连长来，告诉他留一部分人改修工事，其余的人由他带着继续往南发展，准备迎击敌人的大反扑。

三连长去后，我又仔细地察看了一下附近的地形。

突破口上这时显得异样的沉寂，无怪乎有的同志会想到敌人也许不会再来反扑了。“要警惕这种心理！”这念头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从我们的伤亡和敌人在城墙上的横七竖八的几十具死

尸来看，足以说明敌人的凶狠、顽固，他决不会善自罢休！

二连也上来了一部分人，我刚要准备和一连取上联系，就忽听城墙里面乱七八糟地嚷叫起来：

“快冲啊！冲啊！”

“不要让他跑了！捉活的呀！”

“八路娃儿快下来吧，跟我们来安逸安逸吧！”

敌人的喧闹声越来越近，我立即命令准备好所有火器，坚决打退敌人的反扑。忽然我身旁有个人喊道：“有种的尽管上来嘛！老子这里有的是干粮，上来嘛！”调皮鬼王西广在胡闹了。随他之后，其他战士也喊了起来：

“快投降吧！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一〇四‘老朋友’！上来摆会儿龙门阵嘛！”

互相的对骂还没有停止，敌人的手榴弹就打过来了，城里面房上的机枪也向我们射击，下面的敌人顺势向上猛冲。

等到已经可以看到敌人的影子时，我们的各种火器一齐开了火。顿时，敌群里士兵的惨叫声和军官的恐吓声闹成了一片。敌人到底还是象惊了枪的兔子一样跑了回去。

有些同志骂道：“真他妈的松包！”有的同志说：“怎么还没有打就跑了？”

我怕同志们会因此而疏忽，便喊道：“同志们！麻痹是要不得的！要注意节省弹药，敌人会有更多更大的反扑！”

没隔多久，敌人又向我们进行了两次反扑，都没有等他接近突破口，便被我们打退了。

可是，经过了几次激烈的较量后，两个连登上城的同志已所剩无几了，三连长徐泉水同志也负重伤下去了，而且更严重的还是弹药没有了。大家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起来。我想：这时要是后续部队上来就好了，可是后续部队一连连影子也没有；而且由于一连和这里被城楼北面的一座大碉堡所隔绝，所以我们始终不

知那边的情况。

这时，我听见有人从城下上来，接着一个黑影子慢慢爬了过来。我想也许是后面送信来了，等到眼前一看，原来是小司号员孔庆丁。

“同志们！给你们送‘干粮’来了！放心地打吧，下面有的是啊！”孔庆丁边说边把两篮手榴弹放在地下。呵！这一下可热闹起来了。

“唉呀！救了命啦！”“谢天谢地，小鬼真不简单哪！”“这下可以跟狗日的拚一下了！”正在缺乏弹药的时候，送来两篮手榴弹，比什么都令人兴奋。

原来这些手榴弹都是在石桥附近的敌人尸体上捡来的。我马上又派了个通信员，要他们搜寻更多的弹药来。

大家正在分配着手榴弹，突然，冯秀林大吼一声：“敌人上来了！”说话间，“轰轰轰……”敌人的手榴弹已经在我们周围爆炸了，只见李德义在烟火中大声喊道：“同志们！狠狠地打，给排长报仇哇！”说完就连往敌群里抛去几颗手榴弹。王西广跳出工事，端着冲锋枪，站在城墙边向下面猛扫，边打边骂着：

“狗日的上来！狗日的上来！”但敌人不象刚才那样“熊包”了，前面的倒下，后面的又拥上来。我不住地喊道：“大家要沉住气，不瞄准不要打！”忽然，冯秀林着慌地喊道：“注意两边！注意两边！”果然一股敌人从我的左面冲上来了，一上城墙便喊着“杀”声直扑上来。我用最快的速度向敌人投弹，通信员给我光着手榴弹盖都供给不上了。双方正打得激烈时，只见几团火光在我面前一闪，我好象被甚么东西猛地推了一下，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坐起来时，周围一片寂静，头有点发晕。有人在我耳旁喊：“教导员！教导员！”我问：“敌人呢？”“打下去了！”通信员回答说。我觉得胸口有些压得慌，用手轻轻一摸，湿糊糊

有点发粘，我又用力呼吸了两下，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我知道只是一点轻伤，刚才主要是被炸弹震昏了。通信员要拉我到后面去休息，我拒绝了。

突破口的人剩得更少了，糟糕的是弹药再也收集不到了，但我还是叫大家补修工事，并命令把手榴弹集中使用。事情还没有做完，敌人的火炮突然响了，机枪似乎又增添了不少，一个劲地向我们这个没有几个人的“阵地”上轰击、扫射，打得我们几乎抬不起头来。我暗自想道：“好吧，今天就让我们来比比谁的骨头硬吧！”敌人在火力掩护下，蜂拥地向我们扑来。我们一枪不发，静静地注意着敌人，估计只有二十来公尺远近了，我喊了声：“打呀！”随着一把投出了两颗手榴弹，几乎是在同时，几十颗手榴弹从我两边甩了出去，看得见成批的敌人在一闪一闪的火光下倒下去了。为了节省弹药，敌人近了，我们的火力就猛，敌人退了，我们的火力就稀些。终于，狡猾的敌人象是发觉我们的弱点，简直象潮水似地一股股猛往上涌，还一个劲儿地喊：“捉活的呀！捉活的呀！”敌人愈逼愈近，而我们的一切火器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眼看敌人已经露出身影来了，我猛地跳出堑壕，大喊道：“同志们！上刺刀！坚决把敌人消灭掉，争取立特功啊！”冯秀林在壕边上对敌人喊道：“不怕死的请上来！让你八爷来同你拚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吧！”火光里，看得见同志们有的端着刺刀，有的举着冲锋枪，一个接着一个地跳出了工事……。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突破口处突然涌现出了一支头戴钢盔的队伍，这正是我们的后续部队五十团。我激动的心情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我向他们摇着臂，挥着枪，使劲儿喊道：“同志们来的好哇！快冲啊！不要让康泽跑掉了啊！”营里的同志精神尤为振奋，拚命发出了震耳的呼喊。顿时，城上城下杀声四起，惊天动地。我们随着五十团的人流，象下山的猛虎一样，呐喊着直扑入敌群的中心……

炸开康泽司令部

康清林

攻破了襄阳，成群的俘虏被我们押到城外。只有城中心还响着“噼噼啪啪”的枪声，康泽司令部仍在顽抗。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团参谋长沈培英把我叫去，命我带着连里的步兵炮、火箭筒和工兵，去炸毁久未攻下的康泽司令部，为步兵打开冲锋道路。

在我们前面的东北角有条五、六公尺宽的小街，街左面高高矗立着几幢平顶楼房，楼房四周虽没设有鹿砦铁丝网，却被高大而厚实的洋灰墙团团围着，墙壁上尽是密密麻麻的机枪枪眼，房顶上还有很多圆圆的小炮楼，这就是康泽司令部。

小街左右两边的房子排列成斜梯形，敌人占据的那面向街心凹进，靠我们这面的房子突出街口很长，因此康泽司令部前面就形成了一块百来公尺宽的开阔地。步兵运动了几次，都遭到敌人猛烈的火力阻拦。

我们的山炮拖不进城，迫击炮也接不垮它，现在只有请它吃炸药了。

步兵炮排长赵文章带着火器留在突出来的房屋尽头。我决定带着火箭筒班长苏士海、张富山，还有几个工兵，逼近敌人司令部，选择爆破点。

我们迅速地绕到小街右面房屋的背后。大家的脊背紧贴墙根，一点一点向前蹭，生怕被对面高房顶上的敌人发现。顺着墙

根穿过五、六座七零八落的院子，越过两堵倒塌的土墙，约莫靠近了敌人司令部，我们就象猫似地闪进一间黑糊糊的屋子里。

借着由一块块长形木板镶成的门面缝隙透过来的微光，可以昏昏糊糊看见屋内情况：这儿象个茶馆，铺满灰尘的桌子上零散地堆着些破坏的茶碗，地上尽是大大小小的碎瓦片，靠门有个烧茶的炉灶，灶旁有口大水缸。我们如果隐蔽在大水缸后面，就可以顺门缝看清对面敌人的情况。

我们用两只手紧紧抬着大腿，生怕它落地太重，踩响了地上的碎瓦片。我连气都不敢出，光往肚里吸气，不敢往外吐大气，嗓子眼痒痒得想咳嗽，也只有狠狠地吞口水，憋在喉咙里，眼睛里都憋出泪水了。敌人和我们只隔着薄薄一层木板门，我们之间才有五、六公尺的距离。

我悄悄向前挪动着，眼看要到水缸后面了，心里想走快点，手一松动，大腿落地有些重，“哗啦”一声踩响了破瓦片。这下可惹出麻烦了——屋顶上“轰轰”两声爆炸，瓦片、泥块、断木棒“唏哩啪啦”全都掉在我身上了。我赶紧蹲在缸后，只听见房外高处有人唧唧呱呱地嚷着什么，我听清了最后的一句：“娘卖皮的！别他妈疑神疑鬼好不好？……”好危险呵，我不由得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

门旁的窗子全都被人用木板一块一块地挡起来了。窗下有四尺高的半截墙，在这地方观察可以防备意外。我顺窗板缝朝外看：街上冷冷清清，地上散布着许多子弹壳和破军帽，对面就是封锁着开阔地的楼房侧面，洋灰墙上枪眼很密，接近地皮的地方都是枪眼，机枪张着乌黑的嘴巴由枪眼里伸出来。

苏士海和张富山也来观察。我看见他俩紧蹙眉头，工兵组两个爆破手也摇着脑袋。

“是啊！敌人司令部就在眼前。要想用火箭筒打，用炸药炸，必须开门才行；可门一开敌人对面的机枪马上会夺去大家性

命，首长和步兵还等着听我们的爆炸声呢！”我在苦苦地思索办法，猛然发现木板窗的第一块板子下面空了一截，只要抓住下面往下一拉，这条三十公分宽的板子就会掉下来，火箭筒刚好能从这里伸出去。我差点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几乎大叫起来，声音堵在喉咙下边没迸出来，心里却弄得咚咚直跳。

我把大家招到离门很远的地方，告诉了他们这个新发现，并让他们先把火箭筒架好，等步兵炮一响就开窗板伸火箭筒，掩护工兵上去，炸毁康泽司令部。交代完毕，我亲自跑回沈参谋长处，把这个计划报告给首长。首长用力拍着我的肩头说：“成啊！康清林，快去执行！”

我回到这里时，火箭筒已上好弹，由蹲在水缸旁边的苏士海扛着；工兵组两个战士，也一个抱着沉重的炸药包，一个拿着顶叉，贴在墙根跟前，等待第一声炮响。

这阵屋里沉默得可怕。

“嘶——哇！”

突然，一声清亮的炮声划破了可怕的沉静。

张富山象猴子似地从水缸后跃起，“咔嚓”一声把窗户上的第一块木板卸下来，苏士海紧跟着把肩上的火箭筒急促地伸出去，“轰隆”，一股黑色浓烟由窗外扑进来。这时候，工兵同志抬起脚，“咔嚓”一声就把门踹开了，“蹭蹭”几步就过了街，窜入弥漫的烟雾中……

我看见工兵上去了，心里紧张的疙瘩豁然解开，一会儿只见两个工兵已由对面屋边跳出，爬在地上，紧接着天崩地裂一声爆炸，地皮都震得发抖，墙头上“簌簌拉拉”直掉土，碎石子、大泥块“呼嘶呼嘶”地打墙头上飞过去，“噼噼啪啪”掉在院子里。我抬头一看，漫天的黑烟裹着白雾向四面散开来……

这时，冲锋号吼叫起来，我们的步兵象潮水似地从四方八面涌进康泽司令部……